

嘯亭雜錄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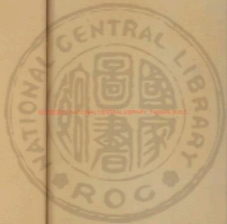
隨齋珍藏

卷二



200909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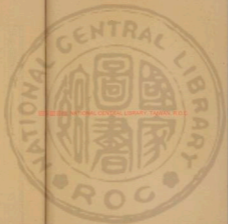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25.02.28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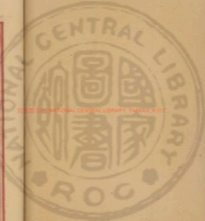
3956470-1



備享雜錄卷之一

太宗伐明

天聰己巳，大皇帝欲伐明。先與明巡撫袁崇煥書，申講和議。崇煥信其言，故對莊烈帝有五載復讎之語。實受文皇詔也。帝乃因其不備，假科爾江都道自喜峯口，洪山人明人袁驚，前達總督劉策潛逃。帝率八旗助旅，抵燕國之區。月諸將爭請攻城。帝笑曰：城中孤兒，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固尚強，非旦夕可潰者。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敵以待。天命可也。因解圍而房山，謁金太祖陵。



近下道化四城報故而歸降哉。帝嘗親圍武觀兵孟津，何以善哉。明人固知擇善如執，希孟輩反謂本朝反無大志，真義州之見也。

太宗讀金史

太宗天寶敬投難於軍旅之際，手不釋卷，嘗命儒臣翻譯三國志及通鑑之史，任理諸書以教國人。嘗讀金世宗本紀，見其中女真人學漢人衣冠之禁，心憐其語，曾御前展讀傳諭諸王大臣，不許來本博學以恭謹，令習氣凡登享明堂，必須手自割雞，以昭其敬。每譯數千言詳載。聖訓故紀皇帝欽依。祖訓凡八疏，收附處皆立冊，研以示警。

設明深囊營帳

本朝自改撫順後，明人望風而潰，無敢擾其跡者。惟明巡撫袁崇煥固守甯遠，攻之六月未下。高皇帝然曰：何意見乃敢阻我兵力，因罷兵歸故。文皇深喜大仇必破，甘心於袁已已冬，大兵既抵燕，崇煥十里入援，自恃功高，文皇乃繪明楊太監蓋於帳中，密刺觀承先，在帳外作私語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撫意，不日伊即輸誠矣。復陰縱楊監賂明，詐致帝信，其間乃立礮營，礮臺朝無以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周也。

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捨洪文襄歸洪盛，明帝之逼誓死不屈，日夜達頭枕足。



萬嘗不依 文皇帝諸文臣勳勉洪不容一語 上乃親至洪館  
解貂裘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 上久之歎曰真  
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 上大悅即日賞香奩其陳百戲以作  
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嚙一羸囚 上何待之重也 上曰昔漢  
所以極風休而者究欲何為衆曰欲得中原耳 上笑曰譬諸行  
者君等皆替日令獲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憊也衆乃服乃毛而河  
謂洪初不降願命僕人請奉洪效國人歎謂好男亂國之夫而何  
厚誼之甚故明帝初聞其死設壇以祭無幾日也

收孔狀二王

皮島自孫毛文龍表表皆解體孔有德等嫁登萊瓶為朝將擊賊

逃入海嶠流離無所歸 文皇帝聞之乃命達文成公等往相撫  
綏招孔狀二王至 咸京 上親迎至都門賞香甚厚即日授都  
招討印命其兵為天祐故其將早皆用命尚平南沈精曠等相繼  
歸降明皮島遂墟

世祖問喀爾喀使者

章皇即位時高七齡時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

上即宣問朝臣答以遠方使者未明禮節 上乃悅時 上在中  
齡即聰慧若此

世祖勤政

大兵入關時明臣迎降睿忠王權宜任之故得國興政未盡賢正



世祖親政，任法嚴肅。凡大臣尊禮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正。正典刑，故人如設禮，以弊甚，是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

世祖善禪機

章皇帝冲齡政，神性覺著。文無不貫通，其於禪語尤為闡悟。嘗召王琳、木陳二和尚入京，命經為善殿懺悔之暇，時相過訪，與二師談論，深機皆徹。迨大索性，王文靖麻文備孫學士請文在展，視互相問難，有遠公虎溪之風，其天縱夙悟也。

世祖畫牛

章皇帝勤政之暇，尤善繪事。嘗賜宋高郵家宰牧牛圖，筆意生動，躍

載萬莫過焉。王文簡公子誠曾記以詩云：

親定 陵殿

章皇帝校獵還化生今，孝陵處停轡四顧曰：此山王氣蔥鬱，非常可以為朕壽宮。因自取佩韞囊之論，侍臣曰：朝落處定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後有善青鳥者，視評贊曰：雖命我輩足遍海內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所以莫我。國家萬年之業也。

聖祖嘗餐拜

余嘗聞恭頌成文言：國初恭拜輔政時，凡一時成福，盡出其門。因正白旗園地，事以直懸，魏齊朱公呂拜，迺與王公聯登戶，每講書蘇公納海，與之誼語，乃將三公立如誅夷。聖祖不預知也。嘗



託病不朝。上親往問疾。上幸其第八子履御前侍衛和公。此是其親愛色。乃遂避至福前攝威刀見。上笑曰。刀不離身。乃滿洲故俗。不足異也。因即進駕。以赤珠故召索相圖。索圖入謀。數日。後何整拜入。見召諸將。林士卒入。因而問曰。汝等皆朕股肱。若舊法則畏朕。朕即其拜也。眾曰。獨畏皇上。帝因論整拜諸過。慈立命繪之。形色不動。而帝正屬信難能也。

論三逆

因初既定。當賞。因命英三桂。故雖茂高。可喜。善世守邊。因以為落。歸後。漸改。慈。誰與自重。聖祖次除之。召諸大臣。謀。重。惟富察高。書。未。思。論。首。否。其。兵。可。撤。明。相。爾。和。之。餘。皆。謀。賊。上曰。吳尚

等。首。叛。究。謀。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再。春。難。成。惡。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撤。亦。及。不。撤。亦。及。不。若。先。發。制。之。可。也。因。立。下。移。藩。之。諭。三。逆。果。叛。時。事。勢。首。謀。者。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故。明。相。成。上。恩。竭。力。籌。畫。以。致。成。功。也。

愛憎滿洲士卒

國初自定中原。後復遣三逆之亂。故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效死。歸。場。丁。口。稀。少。上。嘗。憐。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獲。一。滿。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當。時。時。加。賞。恤。至。為。之。代。償。借。務。凡。兵。字。之。符。無。不。備。施。雖。一。時。不。無。滋。滋。而。滿。洲。士。卒。感。戴。如。天。凡。結。討。之。所。爭。先。效。死。焉。



管理學

仁皇最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紙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風俗  
者學其能範圍所任孝又貞光地湯文正誠等官理學者儘嘗出  
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州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持命  
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家學昌明世多醇儒者學風俗醇厚  
非後所能及也

劉易五

鳴岡丹旼時役紀烏關古道其營善惡上分孝文貞公易得  
後之上六文貞變邑上笑曰今鳴岡丹旼大祀願自臨視機先  
乃應彼非應我也因立下觀極詣崇大捷焉

優容大臣

仁皇天嘗純厚過事優容每以寬大為政不事谿刻厚待儒臣如  
張文鑑漢高江村士奇等朝夕談論無異及坐與李文貞光地談  
易每至于夜諸侍從多枕戈以待又枉法諸臣苟可有者必寬縱  
之如明相雖會推上愈其善畫三逆之功時加警策朕未嘗不  
極典餘健養就學昆仲與高江村比昵時有凡天供賦歸東海異  
國金珠獻波人之語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諭近臣曰諸臣  
為秀才皆健步布衣一朝得使使高軒駟馬八驥擁護皆何所求  
皆可細究乎其明通下情若此

善天文算法

自明中葉泰西人入中國而算法天文精於中土中土因大統法  
條許魯齊所定鼓珠流其說不行 仁皇大殿聰明夙習算法特  
命畫堂皆以西法為主惟置閏用中法以合歲與千年錯失定於  
一旦然後就景臨明千歲可坐而定乃知 聖人御世故人預令  
西法傳入中土使 上因之懸象考合億萬年之景運固先兆於  
是矣

不改常度

仁皇臨御六十餘年凡一切起居飲食自有常度未嘗更改雖時  
暑歲處及未免冠見 純皇帝時注中

拜明孝陵

仁皇帝六巡江浙每至江寧必詣明孝陵拜謁如儀嘗曰明太祖  
一代人傑不可褻慢其他如遼金諸陵亦皆如明陵制其禮與  
先代如此

世宗居藩太度

世宗居藩邸時一切外間人情物理無不通徹凡藩屏外任者  
上皆命將其省封城產疏壘庶資番等情具載一小冊呈覽先以  
天下利弊如諸指掌理密親王時為儲位 上事之最敬而王先  
受實小言待 上甚薄及王被罪 聖祖府王時置空處不許人  
謁見 上親持湯羹以進守者道之 上曰吾惟知盡昆弟之情  
不知顧己之利害也 聖祖聞而善之





世宗不興土木

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至無土木聲色之娛於宮闈內務府司員親履言者習臺橋廊正中惟將遠成雲雷而四神祠以備祈禱而時外初擬將建一離宮別館以供遊賞故嘗時闕等費益入民富庶良有以也

理足國節

康熙間 仁皇寬厚以察大書言以取國用故庫幣虧絀日不暇給 憲皇即位嚴疎曩者奢靡一切不惠之務如河陽海鹽等巨費皆罷不修禮恤民力特置封格庫於內閣之東凡一切賦款羨餘銀兩皆貯其內至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每令直省將大

下正供課米隨漕以入故倉廩悉皆充實積貯可供二十餘年之用真喜為政理也

寵待大臣

世宗以知大旨祥薄不足效用故特定中外奏應銀兩以濟其用其外歲時尚賞上方珍物無異以通上下之情醫文鴉公召入時上特命海司空 望 為之起草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物其無不備置張文和嘗小疾及病痊服 上書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張爭未則安 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其優待也如此陳中丞時及官籍滇南 上因其母老特命當責有司置傳送其母至其任所岳感信公 鍾璣 以邊熟置高位或謗其像嘉武



得後欲復宋金世代之語 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後公出征西  
域 上特命其子 塔送至玉門關以慰之其體下情若此故一時  
稱相感 上感德無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鉅隆之化也

用顧天成

上以蔡中丞其依附年輩因藉其家得顧太史 天成諱墨星軍詩  
稿疑其將涉款獄命蔡索其全集進呈見其地 聖祖詩云已過  
虞舜返古日嵩少處先在位年之句 上聞之淚下曰某等之間  
乃有此忠臣耶因 召入特賜編修命值上書房以示差云

賞苑釣魚

世宗賦下嚴肅然每假以辭色以聯上下之情兩年秋特宴文武

大僚于乾清宮賦詩飲酒每詩時命節必賜諸王大臣進誦泛舟  
福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故當時堂座之闊散若父子無不可達  
之情也

察下情

雍正初 上因允禩輩深蓄逆謀傾危社稷故設嚴騎邏察之人  
四出偵伺凡聞關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間  
之者其故次日入 朝免冠謝恩 上笑曰慎勿汚汝新帽也王  
殿元嘗稱於元旦同戚友為童子戲笑失一葉次日趨 朝 上  
問夜聞何以為殿元以實對 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狀元歸因袖  
中出葉示之即王夜聞所失葉王制府士俊出解袋文和公薦一



健僕供役甚謹後王將 陸見其僕預辭去王問何故僕曰汝數  
年無大咎吾亦入宮而 聖以為汝先容也始知為侍衛某 上  
適以傾玉露跡也故人懷畏懼固敢詳意為也

疎比諭旨

上於御位後慮本意或有所漏洩故一切緊要政典俱改命摺奏  
皆可封達 上前無能如者 上於覽視親如此覽或上廟至丙  
夜未罷所批皆動輒甚言無不洞徹至要甚里之外有七觀而弊  
善服奸無不感泣朕隨後對劄者數十之三四其未發者始藏  
保和殿東西廡中積若山岳焉

善譯載

憲皇舊邸與翰林寺相近故 上間巡陵上人朝夕談禪頗通釋  
理聰敏後嘗告近臣曰朕設治世法十載然後開明釋法故於十  
一年稱滿禪理所著悅心集及論諸寺院等論皆直達上意非得  
泥之士所可解者又謂宋陳頤通世法非禪宗正眼然其法派又  
以皓月所宗以翠微傳法實為魔道併著撤其鐘版以辨邪正又  
以紫雲陽跡道教其悟真外篇實通禪理并著歸入釋藏中以廣  
法門皆雙眼正見直達如來之真諦也

杖殺優伶

世宗萬幾之暇罕御聲色偶觀雜劇有演靖熈院本寧信打子之  
劇由伎俱佳 上喜賜食其伶偶問令掌州守為誰者 戲中將

文 上勃然大怒曰汝假份職事何可擅開官守其風實不可長  
因將其立罷收下其嚴明也若此

禁押宗藩

國初入關時諸王多著勞績故酬庸錫類之典甚為優厚下五旗  
人員皆為王等眷屬任其美惡承平日久諸王皆習為驕慢往往  
御下殘暴任意會縱如兩廣總督楊琳為我郡王屬下王曹道聞  
人赴廣疏其署內搜索弄理揚亦無如之何 上習知其弊即位  
後禁押宗藩不許交通外吏除歲時朝見外不許私謁邸第又將  
所屬值宿及軍機驛營伍以殺其勢故諸王皆崇熙奉法罔敢為  
越俎之行自命上下安健皆 上之威德所致也

純皇初政

純皇帝即位時承 憲皇嚴肅之遺旨以寬大為政罷刑暨停捐  
納重農系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頃廢如書兵中議有乾隆  
實時壽考乾隆發萬萬年之語一時輔佐之臣如鄂文瑞爾恭楊  
文定名時來文龍 斌趙泰安 同 朝 史文時 直 蘇文定 嘉 倫 皆理  
學醇儒見識正大故為一代極盛之時也

聖祖識純皇

純皇少時天資說重六齡即能講爰道說 聖祖初見於落那社  
丹臺喜曰此子福過於余乃命育諸禁庭朝夕訓迪過於諸皇孫  
當危從之末簡 聖祖嘗中然什命 純皇往射欽和圖即獲熊

之名耳 純皇帝上馬欲復立起 聖祖復發諭竣之歸諭諸妃  
嬪曰此子誠為有福使伊坐懸前而驚立起更感何事體由是益  
加寬愛而燕翼之貽謀因之而定也

西苑門習射

乾隆初 上每月朔 幸聖高皇后於暢春園者九因於討論書  
畫聽政 己巳秋天氣肅爽 上乃習射門側發二十矢中者十  
九侍 諸臣無不悅服奏侍膳 召南曹妃以詩 上賜和真韻即  
命鶴詩壁工以示武焉

擬訥楚

上即位初以果毅公訥楚為勳慎可托故厚加信任訥人亦敬投

料事每與 上命以清介特射人不致干以私其門前惟巨象於  
日轉庫側初無車馬之跡然自恃貴中遇事每多私制因饋大體  
故書宿公卿多懷隱忌戊辰春金川奏勦張制軍 廣和率兵攻之  
因其地勢險阻不獲克捷 上命訥往為經理訥自恃其才蔑視  
廣和甫至軍限三日克剗耳崖將士有諫者動以軍法從事三軍  
震懼極力攻擊多有損傷訥自是驕傲不敵自出一令每臨戰時  
避於帳房中遙為指示人爭笑之故軍威日損有二十軍攻喇遜  
賊數十人聞然下擊其軍即鳥獸散 上如其不足恃然欲其稱  
有技音然後召還以金圍體訥乃是無舉措惟日乞增兵轉餉至  
有欲乞達賴喇嘛終南道士為之助戰之路 上大怒立疏其職



初尚令其往塞外勦力後因其匪敗事聞立對其祖遺必隆之力  
即於中途斬之故眾皆悚懼每遇戰伐無不致命疆場同敷懷奇  
愛之念也

平西域

乾隆初既分傳關峯高書書等與車鳴爾儀和立通古易甲子廣  
噶爾丹策零既沒不數年噶基戎相仍草莽酋長墜喇爾來降  
上嘉謫蒙古語已悉知其基戎之情甲戌秋環時長阿睦爾撒  
納款開降降於塔爾其收復四衛拉特諸者舊任習辛亥戌兵事皆  
以不納為使 上深悉其情謂大與人歸時不可失乃內斷於衷  
立遣用兵事詳三載之間拓地二萬餘里天山雷震無不隸我版

圖其間雖有成功嘗魯之費然視往昔邊防時餉十不一二足也  
上之臨謀宏遠非人臣所及也

聽報

上自甲戌後平定西域收復四疆以及編甸金川諸役每有軍報  
上無不立時批示洞徹利害萬里外如視塘火無不輒中每達  
午夜 上必遣內監出外問有無報否嘗有政未坐待竟夕直機  
密近臣圖致進食其勤政也若此

重經學

上初即位時一時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 上持  
下臨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輩至都下謬其學之醇疵將擇顯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高為登酒陳祖范吳壽等皆校弓業又特列十三經註疏頒布學  
官命方靈皋包任宗並成運等彙集三禮故一時書儒以學石列  
朝廷而漢學始大著蹏駘之儒自蹏足而退矣

不忘本

本朝初入關時一時三公諸大臣無不皆強善射國語醇熟居之  
既久漸染漢習多以騎逐自安國有學騎弓馬者 純皇習如其  
非力為婚葦凡有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咸命為羽林諸職役以  
射之凡鄉會試必須先試弓馬合格然後許入場庶幾一時無甚  
子弟莫不熟習弓馬金川漫匪之役如明將軍吳登野軍林皆以  
歌屬世臣用命漢場一代武功於斯為盛 上嘗曰國家以釋褐

開基我 國家以孤天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廢武再滿洲舊族其  
命名如漢人者 上深厭之曾諄諄降 旨不許蓋漢人忌昔  
曾有漢人以鍾鼓祿氏為辱者蓋辱之為恨之諭言雖激切亦深  
恐忘本故也

責讀書人

上雖厭漢人之藝漢俗然選以宿者學亦優容之弊則烈公家者  
不諳 國語上雖責責然厚加任使未嘗因一書以致廢棄國太  
備 壯習為迂緩當校射 禁庭因喪衣大冠傳衛有堂而笑者  
上曰汝其辨笑彼為儒士今乃能持弓校射不忘舊俗殊為可喜  
也其優容如此



晉光天下租稅漕糧

上自秦徵卒深惜物力初即位不許街市用金銀飾禁江浙租蠲  
代以刺璵御膳房日用五十金上屢加核減至末年歲用僅二  
萬餘金近待殿告匱不顧也蓋彼閭民間大計者則澆弊不計有  
無焉咸金引用兵至一萬萬零四千餘兩河工海墾以億萬計曾  
於丙寅丁酉乙卯晉蠲天下正供租稅三次 辛卯庚戌丙辰  
晉蠲五省漕糧四次每歲率以億萬計而 上初不為之吝惜也  
善待外蕃

蒙古性強悍世為中國之憂雖如此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然  
當時志然海鄰之叛未嘗嘗絕 本朝威德方揚凡僧襄月義之

士無不降服孰莫敢順無異世臣 純皇恢廓大度尤善撫綏此  
其名王部長皆今在 御前行走賜以親寵此諸心腹故皆悅服  
暇舟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北固豐阿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  
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衮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  
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無不率領王師披堅執銳以為一時之  
威其子孫亦屢登聽任統領 禁軍以為誇耀故 上宴蒙古王  
公時註其令人宴者亦皆兒孫行輩其親誼也若此故 上崩時  
諸蒙古部落皆踴躍痛哭如喪考妣斬降都爾伯特汗葉俄以  
身殉葬其純摯發於主誠不可掩也

土爾扈特來降



諫鳴爾水元太尉也連殺高格連俄於以元綱不整遂適居伊犁  
分四部落曰察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  
汗以爲編車之計及土爾扈特部悉以鳴爾丹不遵故車本部悉  
遷入俄羅斯故國以其愚陋時加欺凌大真既定伊犁風俗退  
還土爾扈特部長圖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  
好殊異又復苦調丁賦府不暇暇令聞大皇帝普興茂教莫不  
喜此就故亦克會擇本智也還來其全年涉河石歸曉道行萬餘  
里始達哈薩克天道入行郭聖根萬數萬人拉達者十之三上  
聞之命舒文襄公攝伊犁附譯官注爲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會  
穆請上勿納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扼腕况俄羅斯亦大國彼

既喜彼而南而又執譽於此遠選無殊照者必不爲也舒既欲還  
察其心實恭順乃受其降厚加撫綏後既窮苦欲絕令獲意外之  
惠乃誠心感化然後四部落皆爲我大清有也

書無邊

上於勤政殿展閱御書無邊一篇以示自警凡別宮學館其聽  
政處皆頒勤政以見雖燕居遊覽無不以在政之要後暮年少歲  
乃熙誦無邊七鳴呼以靜心見御製詩註

不用內監

自世祖時服養前代宦官之禍乃立鐵牌於交泰殿以示內  
官不許干預政事純皇待之尤嚴稍有不法必加罪戾又命內

穆府大臣監攝其事以法傳皇家宰之制凡有預泰事者必改易其姓為王以其姓眾多人難分辨其用心則詳也若此有內監高書從素與子相父善稍洩機務上聞之大怒將高立置磔刑其嚴明也如此

總譯

上親善國語於總譯深所購習然嘗謂國初惟以清語為本總譯為後所增飾實非急務故屢停總譯科日自戊寅至戊辰凡二十年未嘗舉行後阿文成公杜爾祺語出身與所始奏請開總譯科場以勉眾人上進之階然亦上之意也

不真明室

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因東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階為前門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諭引憲皇親黨論戒之胡蘭學中魯為翰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張黨為寇仇語多激刺上正其罪誅之蓋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狂縱恣肆皆置諸閒曹冷局終身不遷其官雖時局為之一變然多獲奇偉之士有濟於實用也

至誠格天

此皇敬天法祖兢兢不息踐位六十年間命親臣代祭者二餘皆親履祭祀已卯夏旱至六月不雨上親祈齋宮少禱國丘未竟日甘露大沛士子夏旱既甚上宣召九卿科道各對於勤政



殿下罪已認言 本朝並無強藩女謁寬宥權臣佞倖之弊惟土  
本繫輿引為己責命草草直言以直諫其失是日申酉時即雷雨  
大作四郊雷足又丙辰丁巳間邪匪取亂廣瀾川楚三省 上於  
內殿設几夜問中務卿天來延國詐故逆亂日漸危之以底滅亡

友愛昆仲

上御位後優待和果二王每陪侍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然必  
時加訓迪不許干預政事保金名惠和恭王少時瞻試 上每多  
優容嘗命王監試八旗子弟於元明殿日已明 上尚未退朝恭  
王請 上退食 上以士子稽首致政未之許王激烈曰 上疑  
吾買鬻士子心耶 上怡然退傳文忠責王曰此輩人臣之所宜

語王始悔愆次日免冠請罪 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語汝身應粉  
蓋其真言雖懇心實友愛故朕朕之照他日慎勿作此語也友愛  
如初果恭王曰朕大違悞復又適外史事發 上惟始成其賓客  
降王為貝勒事不深結以保全之王慚惡病發 上往視疾執手  
痛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加裁拂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感之若此即  
日復王爵慰諭者再其辱待天姓也若此

孝親

純皇侍奉 孝聖憲皇后極為孝養每遊幸未蘭江浙等處必首  
奉 慈聖朝夕侍養 后天性慈善屢勸 上減刑罷兵以免荼  
生屠戮 上無不順從以承歡愛 后喜居暢春園 上於冬奉

入宮之後遺教日必往觀安視膳以盡子職 后前後 上於  
后慈處之地皆設寢閣凡巾櫛地柳沐盆吐玉無不備陳如生時  
上時往應拜多至天聲文於閣隔建慈哀寺以資 后之冥福  
焉

用傳文忠

上既誅訥親和大權之不可旁落然因其重務無所得以傳文  
忠惟為椒房體親人實勤謹故特命晚間獨對復賞給黃帶四圍  
龍補服寶石頂雙眼花翎以示尊寵每遇事必獨權大綱文忠亦  
志行旨堂不敢有所專擅 上尚時加訓迪一日 御門文忠撥  
至環壁石人侍衛某笑曰相公自肥哉爾或吁 上曰宜惟身肥

心亦肥也文忠竟冠甲首神氣不寒者數日故當時政治寬厚無  
侵損之弊焉

裁高恆

兩淮鹽政高恆以侵會匪費故擬大辟勾剗日 上惡其貪暴  
筆欲下傳文忠代為之請曰願 皇上念慈旨皇貴妃之情姑免  
其死 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當知之何傳文忠憐失也 上即命  
誅恆

惡章擊柱

淮揚道章擊柱以吏員起家人工欲納 上南巡章司行宮陳設  
欲媚 上數以鑲銀輝造吐玉設坐側 上見之覆然曰此與玉

錄之七寶璣器何異心甚危之終其具未盡其宮

會典

金川用兵時景茂未得進至乙未未始克勦烏圖阿文成公駐以捷書進上方用縣因命將士用命潛陞茂下邊落意賞中即命封景茂以賜文成並申明其故文成泣曰臣敢不竭死以報上之眷也

用傳文襄

傳文襄王應安荷父庇瘡成行海內上亦推心待之毫無肘掣臺灣之後傳成宗室恒瑞以逆避大嶽上命入京親寶傳以成故破賊其行乃於賊陣時有列瑞功以毒化軍上諭傳云使恒

瑞果前材何以汝未至時並未觀其專戰而一旦身健若此豈以威晚而袒庇乎朕深為汝惜也傳文襄承命之下戰慄失色花翎勳掛竟日

誅伍拉納

伍拉納軍報納繼傳文襄督閩惟以會略用事至創懸懸令以索贖故會吏充斥盜賊縱橫魁府軍倫勅之上大器並逐撤清霖罷弁撤解入京時和相擅切故賊再行以解上怒上計日不坐立命乾清門侍衛某飛騎召入於豐澤園庭訊伍滿皆服罪立置於法和本無能為力是日冬月天氣和暖人皆以為刑中故也

雪春王寬



大兵平定中原睿忠王方攝政定鼎規模多所裁定憂投謀罪革爵號除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討吳逆累功封安親王以其後嗣依附廣親王允禩故世宗特許其封純皇叔如二王功高於乾隆成時復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孫溥儀襲封並命配享太廟安王嗣封賴國公以承其祀實感德事也

#### 定恩騎尉

國初定世爵自公至雲騎尉凡二十四級以為賞功之次號雲騎尉用襲三次又陣亡後裔與戰績加者無所區別上於各殉節之員本易代即停封甚為惻愴故特定恩騎尉之職凡陣亡人員其封爵襲替者皆賞略恩騎尉以世其家真蹟再也

#### 綠營定世爵

國初定制凡親員陣亡者歷以世爵漢員猶沿明制惟歷以難營官及其身而已純皇念一體殉節而有等差其制不無偏袒之弊下詔命凡漢員文武各員如有陣亡者皆歷以世職雖微員未吏亦得贈雲騎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者教匪之役殉難以數千計蓋上之恩澤滄海之深也

#### 哨鹿

上蒐獵木園時於黎明號御名殿命侍衛等導引入深山疊嶂中尋覓鹿羣命一侍御舉鹿頭作呦呦聲引鹿鹿至是終箭獲鹿取其血飲之不惟延年益壯亦以為習勞也



松苓酒

純廟時張文敬淵獻松苓酒方於山中嘗古松伐其本根將酒甕  
罈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甕中逾年復掘之其色如琥珀名  
曰松苓酒 上偶飲之故壽路元句原莊日健有以哉

茶飲香樹茶摺

上虞寶慶舉行六十萬壽禮致文託陳有獻竹根如意上批別云  
未領僧姑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地玩良恰分賜御木蘭  
所獲鹿服會延年以俟清酌其風地也如此

純廟博雅

純廟天縱聰慧藉博雅博為後之暇惟以丹鉛從事 御製詩五

集至十萬餘首雖自古詩人詞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每一詩出令  
儒臣註釋不得原委者許歸家沙獵然多有翻斯萬葉莫能解者  
然後 上舉其出處以博一笑語臣無不佩服嘗於室中兩縱詩  
用製字處皆不曉 上笑曰卿等一代能儒尚未盡讀左傳耶  
蓋用陳成子杖製以行也又出汗危賦考詞林衆皆誤為賦尊  
上檢檢出乃擬傳成行也賦也彭文勤嘗進呈百韻排律 上立  
請之曰某某出韻後考之信然其博雅也如此

純廟賞鑒

純廟賞鑒書畫最精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註心甚愛惜命  
畫苑寫 御容於其上岳氏五經特建五經草堂以貯之又畫馬



和之因風國歷數十年始全獲成於學詩壹其他如翰墨五年散  
春機齊周傳十二體於景陽宮皆有所謂可知勤政之餘其所以  
怡情悅性者皆不凡也

內湖珠光

乾隆初有小內侍夜於御湖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  
之得蚌徑尺中有明珠寸餘二顆刺進如葫蘆形肉藍不散匪因  
以進上上藏於朝冠珠由登真堂大御湖非尋珠之地而能  
獲此奇寶蓋天預為之兆以肇六十重元之盛也

今上待和坤

丙辰元日 上既受禪和坤以換裁自居出入意頗狂傲 上待

之甚厚適有奏 純廟者託其代言左右有罪之者 上曰朕方  
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輕也坤又薦其師吳世榮 著蘭與  
上錄詩草觀其動靜 上知其意吟味中毫不露圭角故坤心安  
之及 純廟崩後王貴門 念深 廣侍御 吳等先後劾之 上立命  
儀成二王傳旨逮坤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坤毫無所能為控  
制上相如轉庸奴真非常之妙策恐請味餘書室稿中唐代宗論  
有云代宗雖為太子亦如燕巢于葦其不為鷦鷯所破者幾希及  
帝即位若苟正補闕之罪雖諫言朝一或夫力耳乃捨此不為以  
天子之尊行盜賊之計可愧其矣乃知 睿謀又定于中矣



今上親政時首罷貢獻之詔除鹽政關差外不許呈進玩物遺者以抗旨論論中有論臣以如意進者朕視之轉不如意之語時和開貢玉璽至朕甘問上即令棄諸途中不許解入故一時珠玉之價驟減十之七八云

辛酉工賑

辛酉夏霖西數旬永定河漫口水淹南苑漕沒田廬數百里秋禾盡傷上欲慰散樂步傳社稷壇祈晴命步軍統領明安唐為朝服弼服有所不及明親乘木筏施散餅餌日以數百萬計特建席棚以處災黎凡活者數百萬入又特簡大臣四出查賑截南漕數十萬石以備緩急又募建永定西堤上親為巡視指定方

略堤遂以成其憂勤民瘼實為曠古所罕親焉

虔禱風神

癸亥秋祀縣河溫衝北衛家樓上令侍郎那彥寶瞻聖燈爇香

竣余問內務府大臣戴公明倫言甲子春上巡視朔值東北風

甚熾上因念北河若得此風助庶可竣工乃即於舟中拈香禱

之未遑旬那公奏北河合龍信得東北風助去上祈禱甫三時

而明倫上時處何以致此後聞莫傳那明倫云此為黃金大瑞康熙

中曾漫漕經數十年始竣工未幾若是之速信百靈之效驗也

重本文正

今上在藩時求文正為尚書房師傅朝夕訓迪上深知其醇



正於親政後特召入都日加親信參政宿儒亦持躬勤謹時有嘉  
猷入告故 上之行政惟以仁厚為本至公百爾清之變計數百  
餘人 上則哀憫命有司於東市口築壇起復廟東文正之教  
也文正既歿逾年 上駐蹕趙新店猶命近臣代奠有哀哉曾輔  
松楸在望之 諭焉

親骨肉

今上即位後厚待儀成諸王雖不假以事權每有過失必寬容之  
儀王性剛復在 上前作爾汝辭儀王遇事獲救不竭力以報効  
上待之如舊已巳秋慶邸王遊桃花寺行宮乙亥秋儀王奉祭  
松陵山兩京師有司議以廢革 上惟罰鍰示懲而已諸王子

孫皆封貝勒貝子諸爵至於孩提皆授以應封頂帶其逆枝反子  
之變實後世所罕見也



噴亭雜錄卷之三

淳化帖

法帖之久無如淳化閣帖其後鼎錄汝諸帖互相仿摹愈更愈祖  
近日祖帖收藏家無過而問者惟大內所藏後當日所賜華士安  
者篇缺完善墨迹如新成親王曾見之 純皇帝珍藏如寶符建  
淳化軒以貯之又命于文展摹刻上石頒賜諸王公紳雅不及原  
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金元史

自古御史之多無如兩宋雖若捫蝨新語碧駭錄不無污穢正人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一代文獻賴茲以存學者考其顛末可以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歸田錄中州集等書史官賴以成編元代惟輯耕錄一書所載又多係諛辭之詞故宋王禕公不得不取材諸碑版行狀等詞其書頗多溢美如定澤僅書載郭 勳其會融諸狀而後又言其公正廉潔清名器重士節諸語梁德瑄本紀載其與相臣此說為奸為何碑所初而其傳又言其遵守先朝法度誅臣浮誕使之不終其變蓋臆語如出二子蓋皆碑版之文歟也

本朝文人多壽

王會州著文八九厄使人問之索然莫盡余按本朝文人多壽可

以證王之失如王文簡公士類七十七朱竹垞壽八十四尤西堂朝八十五沈歸愚尚書後潛九十五宋漫堂年七十二查初白撰行七十 方靈皋年八十 袁簡齋年八十二錢辛楣大昕七十 紀曉嵐尚書年八十二彭芻閣尚書元瑞七十三魏垣傳八十四翁覃溪年八十餘梁山舟年書九十二趙國比年八十二十四公至今猶存

本朝父子祖孫宰相

王會州載明代門族之盛按 本朝父子調攝以濟昇平之盛者指不勝屈如阿文端公爾泰之子為保文察公明安阿文勤公克儉之子為文成公柱張文端公英子為文和公足王劉文正公統

勳子為文清公時為文穆公孫之位為傳文忠公位其子為文展  
公孫安高文良公位之位為文誠公其子為參政公古謂皆文  
子宰相惟溫文爾公位孫為相同其子今相同倫而保戶文誠  
公奉子為文誠公相其孫為今相同度其皆三代持衡為昇平  
良徒實古今所未見也

本朝狀元宰相

本朝閣臣最利發跡如傅斯年以漸為順治丙戌狀元呂常州官  
為順治丁亥狀元于文襄公位中為乾隆丁巳狀元莊春政有孫  
為乾隆己未狀元梁文定公因出為乾隆戊辰狀元王文端公生  
為乾隆辛巳狀元張文鴻公衡子為乾隆戊戌狀元今七坊中有

潘芝軒世恩胡希庵長齡茹鴻憲吳王守宜以奇姚閣學文曰凡  
五人皆有調羹之望焉

張魏公

世之譽張魏公者皆謂其不度德量力專主用兵幾誤國事殊不知其誤不在佳兵精武反在過於恃重之故按宋金強弱之不敵夫人知之魏公即勉力疆場親持將鼓尚未知勝負若何今欲其出師頗未富平之敗魏公方在郟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離之潰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間數百十餘里安得使士卒奮勇而能保其不敗哉故聯時對金梁王言宋之主帥皆恃重操兵去戰陣數十里外不如王之親冒矢石登壇魏公而言也

國初定三院

文皇踐作之初改內閣為三院曰侍文曰秘書曰內院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臨文集賢之制入閣後仍沿其制至順治戊戌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名乾隆戊辰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為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乃保和殿大學士不常置惟欽文和公傳文忠公科馬體仁閣大學士初以楊銜相延孫毓節相應先獲大拜皆不終位故或殿堂廉陰雜祀而謂其名不祥然劉文清公亦嘗相因孫毓節相任之年無他答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本朝宗室輔日

本朝定制宗子無爵者與八旗世襲同設朝儀然為輔臣殊不利康熙初忠懿公孫孫子班穆布爾善掌科大學士以贊拜堂謀覺羅勅德洪拜武英殿大學士後以事罷官覺羅古度以專管有廣名授奉政以永安州兵事失機被職公自吞煙其死宗室琳寶壘之以失察書吏事降官欽任宗室祿康拜東閣大學士初以失察與夫傅降都統獲以失察書倫謀逆事遣置咸亨皆不終其位蓋以天潢驕縱易以放縱故卒無繼李沂國趙忠靖之相業者

宗室科目

康熙中嘗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見紫幢居士文四詩中乾隆乙丑復設科目中逢麟國戊辰中良誠辛未中玉巖柱復以逢傅璉



夫漢顧晉遷傳文科日嘉慶已未 今上親政從書親王之請復設翰會試壬戌中葉齊斯歡慧慈讓明阿三人果為鄭恭王胞侄慧為副武王曾孫德印臣登潤子皆入詞林一時稱感其後軍科皆中二三人果令徐至戶部侍郎德至左廣子推慧以徵館得秩令任宗人府理事官

宗室詩人

國家每稱天潢庶費數百萬凡宗室婚喪皆有管轄故溫養得宜自王公至閭閻宗室文人代出紅顏主人講閣亭將軍塞曉亭侍郎等皆見行王漢洋沈確士諸著作其後繼起者繁體居士文昭為德餘親王曾孫善有管轄詩藝宗室數代為吳說王五世孫與弟

教敏聲名一時詩宗晚唐頗多逸趣履仙將軍永忠為拘格郡王嫡孫詩體秀逸書法通動頗有晉人風味嘗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選奇書美器必買之歸雖典衣飽食所不顧也特仙將軍書識壽獻王六世孫性慷慨不欲嬰世俗情年四十即託疾去官自此數若水之流歸有餘隙地盡種蔬菜手執春鋤從事以為習勞晚年萊春生術每日進食十數精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諒其品矣先叔嵩山將軍諱永善詩宗盛唐字慕榮標晚年獨居一室人進字至詩為不復檢閱故多遺佚近日科目復盛凡溫說之家莫不延師接友則文學固宜其駸駸然成也

宗室封林序

宋太祖起自布衣深為民間疾苦故平定諸國後自奉儉薄積左  
藏之餘立封樞庫嘗欲待足五十萬後頗覺狹狹以贖燕雲之地  
如其不與則以其質厚賞士卒與師故復其土及權制和後不復  
講求則以其財供土木相繼之費至神宗時日憂國用之不足王  
荆公以新法濟之存括贖庫之賜孝宗天資英敏復立封樞庫以  
為減金之費募年精銳四十萬給他物餉是後為韓侂胄取為賞  
賜燕好之資至理宗時國用復絀以蠶織亡世之如宋太祖孝宗  
之舉皆務夫庸淺之主而子孫不知愛惜反消耗於數邑土木之  
間良足慨惜然則丁謂王欽若皆實事所為可容諷乎

宋金形勢

宋自建隆開寶後民不知兵者一百餘年一旦金人以威逼之勢  
破京師其其勢實不可與敵然建炎之初河北高為宋守河南淮  
右堅城數十自相保障使高宗重用宗忠諫等使其固守殘疆漸  
為恢復之計則金雖強無能為也乃先避地而下一閩兵變首倡  
泛海方自以為得計明州之役幾不自保其能其不為石頭之降  
者幸耳使金兵攻破臨安即置五郡縣官吏以一紙寫逆雍有司  
者亦無如何矣梁王計不出此乃復倉卒亂竄豈有黃天蕩之戒  
乃金自喪其機非宋人有能禦者其後欲解劉岳等味集士卒防  
守邊關至紹興庚申辛酉間宋兵日見強盛金兵自入中國習察  
逆其強不及於前故韓字每為之憂懼順昌朱仙鎮之役宋人屢



次獲勝而高宗恨於其剛甘心乞和稱臣以致大仇不復交金人朽木燈檠之欺良可悲也

吳春巖誌

吳春巖字文清歙桐城人。中嘉慶己未進士。性忠愷。願以理學自命。與余交。載寫管輅金書。曰。蓋與儂賊。哀之本。動輒情成。敗之原。會與虞。得失之林。究與寇。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忌與敬。安危之春。誕與盈。禍福之門。敬與祥。存亡之界。此教語。真是道之言也。

旭亭家書

韓旭亭先生諱是升。字大可。冠桂於翁父也。性如雲。居家勤勞。年

四十。即棄位。避海會。曰。吾余少。及其門。嘗語人曰。天下事多矣。未  
有營益而不敗者。惟以謙抑自居。雖僕夫。粗婦。必接之。以溫顏。其  
子。雖庸。任封疆。而先生。深素。如故也。嘗寄書與司寇。云。余今年秋  
收。頗佳。所植菽。被頗足。釀酒。宰羔。足以代。耕值。有餘。享汝所獲。庶  
俾。豐。饌。其。養。賜。妻。孥。之餘。猶有餘。皆切勿貪。分外之榮。致。使。七十  
垂。盡。之前。反。被。汝。所。累。也。故。司寇。謹。守。先生。教。始。終。以。敬。謹。受。  
令。上。知。過。虛。登。高。位。時。來。其。家。範。也。

德濟齋夫子

本朝宗室任外史者以簡儀親王為首。稱王諱純。神壽莊親王之  
裔也。少應報公爵。王讓其弟。已入西山。讀書。怡賢親王。茂於朝。



世宗聞而異之召見問王所欲曰惟願百年後於孔廟中食蔬  
冷肉耳上奇其言即任戶部侍郎後歷任封疆不名一錢每到  
處務立書院聚徒講學嘗謂人心以為風俗之本未有人心流  
漓而風俗淳者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復古非講學無  
以明之如使風化日移樽給據於伊洛之學多矣嘗與河督高汝  
誥論不合高欲廢其掉沙水王力持之不得特語先人曰古人  
制度安可輕易改革吾年就我恐不及見汝今年少願見河堤之  
日增異日當思吾塔也後營南秋水漫漲家路頭果如王所料時  
王薨已二年矣其後河堤日增至賜海內脂膏以供之猶尚無補  
於惠則王之先見若何也講學家專之為滿齋夫子云

醉公

魯忠親王嗣曾孫家動性真欲嗜糟醢日夜不醒雖朝會酒氣猶  
薰然人呼為醉公然遇大事多直駿康熙戊戌理邸以罪陞末官  
虛位聖祖命諸臣集議時歷王親親大器授致王鴻緒復左右  
之公憤起於座高數口惟有立雍親王天下蒼生始蒙其福  
也眾為之愕然後世宗即位召公責之曰當日汝言幾有危於  
朕躬然汝忠誠可嘉嗣後慎勿多言也公免冠謝曰臣一將直性  
不能自過抑也復乾隆戊戌復客邸進贈公王爵

元泰定帝

元泰定帝乃晉王甘麻剌子為世祖嫡長孫而坡之敬帝雖與關

然立執其使驛造以告其未及達者天之卽位後卽首執鐵鎗等  
明示天下頗有執孫昭子之風其使皆謂文之舟楫溫宗理宗之  
寵漏送者不啻霄壤前遊後有官踐拜使皆有歸乃然帖木兒心  
聲周王來問奪嗣其後文宗卒膺大寶而以基執之罪歸之非公  
論也

朱清張瑄

朱清張瑄以肆卒之賤受世祖知遇以海觀海道及大末際歲運  
至四百萬之多使太倉陳陳相因紅朽不可食亦有賴於元者何  
以一旦致罪乃至身首不保後世亦未有爲其說者何也

國初官制

國初甫定遼瀋官制悉沿明制其總攝國政者有五大臣十大臣  
之分其餘設總兵副將遊擊備倭之分而皆階以等級十一等總  
兵官二等  
之類其後改爲國語無復漢名十四國之類入關後始改總統諸務  
者爲都統每旗一員其奉協者爲副都統每旗二員其下設參領  
使領等官惟世職名仍沿國語十一等副都統  
十二等參領乾隆初從  
舒文襄公議始設漢銜其一品者爲子二品者爲男三品者爲輕  
車都尉四品者爲騎都尉五品者爲雲騎尉而官名乃釐正焉

漢軍初制

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爲滿臣奴隸 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  
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命佟圖爲 參領馬都統克達統之其後歸者



漸多人關後明降將雖至遂設八旗一如滿洲之制康熙甲午三  
逆其藩下諸部悉悉分據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領四十  
下五旗每旗佐領三十其不足者撥內務府包衣八旗焉於是其  
制始定蓋雖曰旗輪皆遠流蓬散及明之積軍敗卒令生齒日繁  
其紐釐營坤屯營為不能生計宮殿而聚若輩數萬人於京華又  
無以全其孳生之道其當初者宜有述也歟

### 國初尚古

國初世祖古制凡祭祀明堂諸禮儀皆尚右祭神儀神位東嚮者  
為尊其餘禮皆分列至今猶沿其制故先烈王以宗老孔定尚  
以藩臣之長皆居右班云

### 三王旗章

孔定南墩靖南滿平兩等路喇時本諱旗籍 文皇名其軍為天  
佑軍特設白綠黑諸旗畫以賜之見八旗通志

### 王府屬下

國初定制 皇帝親將之旗有三曰領黃曰正黃曰正白諸王分  
將之旗有五曰正紅曰鑲白曰鑲紅曰正藍曰鑲藍其五親戶籍  
皆為王公侍屬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連為臣僕凡所陞擢皆由  
諸王公掌之其後其平日又諸王習於騎汰多有虛其所屬有不  
言者 世宗習知其弊故命惟王府護衛諸官仍由本王所擢其  
餘皆隸有司諸王之權始泯然猶許歲時慶吊趨謁如制至今護

軍營檢閱仍用各王府儀禮猶存舊制近有妄男子身隸王府儀  
務乃敢言並非王府臣僕等語真故違 祖制也

先恭王家訓

先恭王睿壽垂五十年其勤儉如一日不好奢華所食淡酒出處  
有恒雖盛夏不去冠冕嘗曰吾心如樞凡事至皆量其輕重然後  
理之入曰凡執權者宜開人生路不可博公真之名致戕躬任道  
使進取之士覺源然皇特和相當朝每苟青論士于先人毋不以  
為然嘗誠健曰朝是誠一官職則里巷多一若人汝等應聽之

經驗良方

余年患鼻蛆至流血數斗竟夕不止以青黛紫雲膏搽物治之亦不

應驗有人送一方向于柳石榴花燒灰以酒調之塞鼻中其血立  
止累試果驗因誌之

先惠愼王神力

國初諸王披堅執銳撫定邊藩 先烈親王諸子中如克勤郡王  
顯毅王諸王平定山左各著有勞績惟 先惠愼王以年尚幼未經  
從軍然天授神勇衆罕與匹生有號稱數十萬人爭異之順治中  
有喀爾喀使臣至與近臣角觝俄莫能禦王聞之請於烈王偽為  
護衛入朝雜於衆中使臣與門應手而仆 世祖大悅賞養無異  
時年甫弱冠之後嘗告人口此間殊寂莫恨人本若諸天樂也烈  
王方謝為不祥未逾年竟



宋太祖解兵權

宋祖生於兵間頗知五代藩鎮之弊故假杯酒解兵權使騎兵  
將無所用智勇為一代民法然設兵於京師習為驍銳而天下  
州郡不復置兵一有變亂皆請兵於朝故其國警寂故末年致有  
靖康之禍使當時如唐府兵之制易其情不法其軍使重臣過相  
執事以為強幹弱枝之制安得自表其業哉

宋武臣

有宋一代武臣家聲惟狄武襄立功廣南稱有生色仁宗置諸樞  
府甚為篤以得宜乃歐陽公憲章勳之至恐其有他心置人臣為  
國愛惜人材之道狄公終以愛情而卒其後賊愴得以詭陷去梓

者亦厭歐陽之故智也

五大臣

國初 太祖時以瓜爾佳信勇公費英東 鈕祜祿宏毅公額 古布  
董鄂溫順公阿 和理 佟忠烈公是 圖 漢覺 羅公安 費古 為五大臣  
凡軍國事務皆命費決焉

啟心部

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啟心部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  
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議事座中參預之後多錄以為奸乃汰  
去

元領帝

元慎帝亡國之君無足道議然有二三政事遠勝前代者已足證  
班固因依附帝能識托克托于行間密與之謀一旦立解兵楊脫  
譎遠方固有英祖之安明宗被弒多年帝首發其逆謀將雅爾特  
穆爾子孫處置於法雖達達太后謀害皇弟不無太忍然較唐敬  
宗敬體陳宏敬明天啓之不寬措方從指在文并反持劾奸諂臣  
原福成獄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漢人賀惟一為相改革家古勤  
臣專擅之風亦足龍也

劉樂村

劉樂村名大梅海峯先生之弟也館于明太傅第探子弟甚嚴其  
迂闊初不知人間有分桃斷袖事者聞之以為人倫大變作獄以  
討論之又性惡女尼每於市衢間過之必歸家以紅綾被卧竟日  
以為厭勝其過妄也如此

劉孝廉

吳受倫學士言康熙中有劉孝廉名孫河南人善風角占卜仁  
皇召直家春齋教授以官孝廉廉辭隨上北征程餉乏濟上  
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人從幸澤陽一日跋險  
至宮門請上遽從居高處以避水厄時方晴晝夜間山水激發  
果冲沒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文和公史文靖公皆異日太平  
宰相壬寅冬乞假歸者至冬月望日忽命家人制臘服向北天之  
竟日及夜詔劉正仁皇崩之後二日後孝廉卒于家



弭爾奇短視

弭爾馬爾奇西林相公脫弟自短視性聰敏讀書數十行頭揭後  
頗脫假色與相公異起時人以此以大小宋去相公常恐足公倉  
卒至相公不反辨指如是於諫言馬急以烟高擊之相公受然公  
曰大白指何罕物而足珍之於諫何也蓋以足為貓云人傳以為  
笑

十五亭

我文宣撫定遼瀋規模闊大而集思廣益納諫如深造十五亭  
於宮右側凡有軍國重事集宗藩議于亭中而量勿采擇故當時  
政治肅清良有以也

漢軍各營旗畫

漢軍八旗旗畫皆用描洒金飛虎箭鋒營用五色飛虎旗番山使  
銳營用黃色旗蓋火器營用藍色旗畫以辨制度云

范文肅公厚德

范文肅公文程為宋忠宣公裔 國初仗劍謁軍門 太祖曰名  
臣後宜厚待之道化四城之役公守德州獨得保全闔郡生靈大  
兵入關時公奉決惟慳勸睿志王秋毫無犯為明帝於長並護送  
倪文貞公靈柩而歸凡忠義之士皆褒獎之時定賦稅有司欲以  
明末練餉諸弊改為嚴最公曰明之亡由於酷苛小民敢成流寇  
之變正可復蹈其所為因以為慮中微冊為准歲減數百萬而民





賴以蘇故其皆祖與成爲六讓臣室云

成親王書法

成親王諱永以爲 純皇十一子善書法幼時授筆即成器成文少年工趙文敏大書見康熙中其內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授筆惟以前三指授管其嚴書之教王推廣其論作楷法故論書法具備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垂若珍寶 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諸海內以爲榮云

褚庫巴圖魯

褚庫巴圖魯姓直爾圖氏少爲先皇親王才將勇健一時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墻額爲明矣所司公左手撫額右手猶子刃數人健

於城側其氣僅屬 大兵圍以破城時有善醫者云其喉未斷使婦女搗吸其氣猶可望生時命效女如法治之用巨繩纏其頸公果得復生至順治中從 上幸南苑學弓運獸馬獻其頸復斬公因之荒

徐文定公

徐文定公元夢好種稼以楊武勳王裔也公父生公時夢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爲誌公中於丑文進士與韓某處同榜高不遠人鼻矚然爲紫螺螺性和靈通大節慷慨似蘇王中廉王允禎貝子允禩以親親大器 世宗命請大臣議其罪公首言二王之惡誠不容誅願 皇上念手足之情暫免一時之死等語情詞懇



摯上為之勅容尋竊謂為甲書舍人公即抱素履持鉛管從事  
諸罔似有遊之者公曰吾此僕之職敢不勉勉從事遂與諸舍人  
譚宴諒其不苟也如此其孫舒文襄公復以勳業見稱于世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直道量宏大度湖然字有不時宣召公難步如常  
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體云

馬庭

馬壯節公恩因原人少與賴帝衝突因原提督儀仗提督命放於  
鞞門公問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為之人吾以內行伍  
起者公奮然曰吾以提督管天人耳若內行伍進吾猶能力致之

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終不入此城也遂仗劍從軍時大兵直  
討四部公查身用命藉功至總兵官路由國原有遊其入城會款  
者公力辭之曰此馮非吾入城時也後以平撤拉爾四民功果授  
因原提督公至城門揮去侍從步入其閣至街中首命置前提督  
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後接其家鄉里父老設酒歡宴終日指其眸  
曰吾非為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此所以報德也

國文襄公用兵

國文襄公諱海馬佳氏輔明世祖聖祖二朝功業卓然初公  
為中書舍人負責殿世祖之南苑上心識其人欲重用之恩  
人不服因謂及輔臣曰其中書舉其善當看於法定以無罪請



上曰善則立置卿相方可滿其願也因立教內閣學士不數年  
海至大學士康然初泰茅麓山之授中實冬與王柱既嚴察哈爾  
撫奏初事聞 聖祖憂之 孝莊文皇后回國雖才略出眾可當  
其責 上立召公教以將印時指集敵皆而征宿衛盡宜公奏請  
還公讓家叔之健勇者得數萬人公令以朔日聚德勝門外是日  
黎明公已整裝至教場甫檢閱畢即起以疾行不許夜宿每至州  
縣村堡即令寨家叔略掠之所獲金帛無算不數日至察哈爾下  
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為寶今察哈爾承元之後數百年  
之基業殊玉質寶不可勝計汝等如能獲取之可當貴終身也眾  
踴躍從事公率眾夜圍其宮庭焚哈爾郡長布魯尼不及預倉卒

聖敬我兵無不一當百卒擒之公分散財帛獎屬士卒而歸 際  
是時 仁皇責其搆捏靈府等罪縣以有司勅章示之公謝罪曰  
臣實無狀然以興隆之威禦古強之敵若不以才帛誘之以杜其  
贖何以得其死力然 上不卽誅侍臣奉饋而後責之是 上之  
明也 仁皇大說曰朕亦知卿必有所為也因命公復西征焉

### 劉海峯

劉海峯先生諱大槐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詞學稱嘗侍詔講  
四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其見重如此舉博學鴻  
詞科鄂文端公業經首選張文和恩其才固曰此吾鄉之浮屠者  
因易以劉文定公先生道落拓終其身居京邸其弟翁於明太僕

家先生惡其權貴乃避居朱都統淪陷宅破壁頽垣滿如也先恭  
王重其品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而先生歸辦復音書者然其高耿  
也如此

劉文正公之直

劉文正公當乾隆中久居相位頗為上所倚恃公性簡傲不趨  
科名積留立朝俱然有古大臣風骨有世家子性楚操者嚴嚴積  
以千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其名甚高察  
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歸去汝主贈賄故舊之貧寡者可也  
實即昏夜叩門公拒不見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責責曰昏夜叩  
門賢者不為汝有何事告可來前言之雖老夫過矣亦可歲規也

其人嗔嗔而退竟時上親宴其室門閤款隘去與益然後入  
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謝海泉之珠閣

謝海泉先生焚軍事功成後悉其人大節不苟然性疎闊其居處  
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掃拭院中花草紛披殊有飄蕩不除階草之  
意財物著滿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意性復多忘嘗新置朝衣備  
法時帆茶酒著之覆官後遂不復取及官儀部嘗有祭祀復欲市  
取時帆聞之故意問之曰吾記君嘗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  
何得遂無謝莊然曰此等物委諸奴司安可重取法復曰或君曾  
做諸人乎謝仍不復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做余著之今尚在



余謂中君若志于謝乃德悟其不肖細故如此

本朝內官之制

世祖擬定華夏習知前朝宦室之弊故立鐵牌於  
官不許干預朝政其官不過四品皆隸內務府總管嚴其端見如  
堂母制頗有周官冢宰統攝之制 純皇帝乾綱獨攬務取內官  
尤嚴有高貴役者積干涉外事 上遵 帝皇旨立特穆尼若軍  
管境然俄民和相雜食積無狀然制內官嚴其軍機隨侍常有  
皆呼梁文定公名者小閹之習然口謬為朝廷輔臣法華安可輕  
之立杖數十命與梁可謝乃免之故當時寺人頗有權命是後迨  
日內務府大臣多由餘屬散遣又恐重臣無領故敬事房總管軍

多與諸大臣分處披禮無覆統轄之制至蘇大司空初領曾對眾  
曰今日尚未見吾都堂雅一時之謠語亦可現風氣矣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疑敵無能人爭鄙薄之當當值嘗  
持西域回兵夜有飛報至大臣俱散出 純皇帝問值者以巴  
延三對 上呼至廳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視龍顏戰慄應  
命出官後一字不復記憶時有 上親侍小內臣鄂羅輝人素聽  
語頗解 上意遂代其起草 上問之稱嘉者再問其名其記  
之數日語傳文忠曰汝軍機有若等良材莫不早卒焉始因立欲  
渣商道不敷底遂至兩廣總督巴成激鄂切骨常以忠人之說



任封薩彥經廷樹終以貪贖罷歸為鄂榮志考丹以為欽宗臣其  
才不及閻堅亦可觀也

楊武如王

余外祖舒穆魯武如王諱楊古烈以開國功臣村王尚主為異姓  
諸臣之冠其功業載余文集中王本年從 文皇帝征朝鮮大捷  
後巡視山谷天寒中伏斃而頤按北齊書韓贊韓末爾後按  
閻甲仗有餘賊賊屍遺積贊近舉刀斫之中雁而卒與王差彷彿  
也

何溫順公

高皇初起兵時滿洲軍士尚寡時望鄂溫順公諱何和理考為滿

春部長其馬精壯雄長一方 上欲藉其軍力乃延置宴 與宗  
欽以賓禮而以 公主妻之公乃率眾歸降其馬五萬餘我國賴  
以造歸薩爾浙之役卒以賊師者皆公兵馬之力也其前妻國  
其尚主魁掃境而出欲與之戰 高皇而諭之然後罷兵降故今  
觀世壽者皆係公主所出其前夫八所生者不許列名國語呼為  
厄赫媽媽蓋識其鮮德讓之風也

洪翰爾圖

今鄂羅斯北有洪翰爾圖國勢富強漢軍統領百公喇嘗至其境  
謂其人善於騎射有三韓之風其國自言先世係由索倫遷移者  
按遼史西遼耶律大石自大柞被擒後遠率眾西移凡萬餘里自



稱西邊其後為愛為平所滅今其國立其酋鄰

劉文清

劉文清公 為文正公少時和江甯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  
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邑孝商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  
相其權公以清指自容初無所建白 純皇帝召見折還知府戴某  
以其迂疎不屬方面因問及公以也好對之為 上所斥謝歸某  
侍郎頗不滿其所行至以善卦象辭故之語難識烈公之改節亦  
可知矣熙平八十餘程健如故雙時炯然寒光射人毫無疾病而  
是日播聞庭殿客至晚端坐而遺鼻注下垂寸餘亦釋家所謂  
善解脫者余初登朝猶及見其手度一日立宮門槐柳下余聞客

文正公五矢之日未未逮若公喟然曰君子務其大者達者君今  
以宗臣貴爵所學者自有在莫必津津於象物之微者哉宜來公  
之不答也老成之見終有異於衆也

衛司空

衛司空 曾治歷任封疆以廉能著其撫粵西時謝侍御世濟子視  
法公假錄其子因波及侍御表簡崇太史嘗作書觀之劉文清公  
亦言其官每高一階而其品乃下一級蓋亦不能自守之士然先  
恭王親見其 名判 純皇帝問近日封疆太史職否 公自謝  
無狀 上言置汝姑勿論其外究竟親為最劣公對曰惟江西巡  
撫阿思言耳時阿寵眷最渥而公敢摺之亦難能也



阿彌藍  
阿彌藍 阿彌藍以晉更起家處任封疆不喜科日嘗謂傳文忠公云  
朝廷未必買林場三載間取若干無用人以為殃民悞國之具經  
傳明斥頗為士林所識然居官清介給沒時其家惟黃連數十斤  
當藥數紙而已亦近日大吏之所罕見也

橫州侍郎

嘉正初年奏請軍 嘉正初年奏請軍 寇春甚深嘗入京陛見 世宗因命其子

正大之明殿閣朝考殿時復有所 宣召殿庭深遠曉出前庭  
路頗迂折耳方起座聞後換丹宸欽然曰在洞閣半趨視之則某  
侍郎橫問於其側蓋自故麻以便其行時謂之橫問侍郎云

活佛聖教

西藏喇嘛自宗卡卜與楊黃教其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呢那  
言本達轉生以嗣其教行之夏其徒衆頗有道行為人推許者亦  
必踵其轉生之說以致呼畢爾字多如牛毛蒙古王公有利其奇  
之貨產者乃請托達賴喇嘛指其子孫為的乳互相承授與中國  
世爵無異 此皇帝曾知其弊因其習已久難以遽革因命製金  
丹已瓶設於吉祥天母前過有時畢爾字圖報者即採其瓶所生  
產子之胞是者教人書名於瓶今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封名  
聖之婿請之弊始絕時謂之活佛聖教云

來入瑞公教舒又某





乾隆己亥阿逆既殺舒文襄公特傳時任定遠將軍請將其家屬安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為為賞 純皇帝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逆人之心命進侍封刀斬之朱文端公聞命趨罪而入請召對召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緩議罷之典 上曰命已下諭日恐難追特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進之 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救勇往即於馬前刺死前獲駿騎而任甫至薩爾罕進前命而歸時傳文忠公告人曰宋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恒百萬終無濟於事也

盛司寇

盛司寇 漢滿洲人以科第得至卿貳領然董立籍有蓋然以古大

臣自命成辰春 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 學政 是制府 編注

等以違制獲疑伏誅有錦州守金文淳者稟命於府尹然後隨從

軍登 純皇震怒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聞讞 國制且請命大條然後從疑情可於恕請 上寬之 上怒曰汝為蒼生

游說耶公曰臣為刑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為若何人如枉法

干 若何以為天下平也 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

文淳同墓於法羅城長笑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 上海悟命

近臣執勢並金故之公跪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觀曰此真

司寇也次日 上即命公入

上書處傳渠請

皇子曰盛安哉

不畏朕况諸 皇子乎真師保之妙選也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履屨從僕平定絕域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於散僚卒伍以一二語賞識即登薦膺故人皆樂為之用與將軍不以將校從事公奇其貌曰此將材也因與之別時劉命其攻虢某嶺即日克復其後卒為名將如王逢海司寇和翰柱船司寇百百勳遂制府蕭朱白榮觀祭及和嘗以微員賞識其後皆為卿相聞其於軍務僅能聞惟於宴中獨坐飲酒吸烟直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慨然長嘯持酒祝舞則次日必有奇策其驅使將士如發雲振旅其成功者天獎以數語或饋以程果而其人感激終身甘與效死其甚數日前自知死期于其誕辰置酒作樂終日訓其子孫

勵以綱常者數曰余從此長決不復訓教爾等悉為將將其兵士持文稿盡命焚之曰無以此誤後人也余嘗往常見其廳第壯麗居然儒素較之當時權貴為最然者董猶自別此之李文靖

雖前僅用殺馬者未為過也

舒文襄公預定阿逆之叛

舒文襄公既以分置阿逆家屬獲罪降為馬軍公即荷父執約甘與士卒同伍及聞班忠烈公密勸阿逆之事曰阿逆叛志已決不可使得其家屬傳處以冀奈難得罪曾任大臣出疆身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屬士卒聞其誓慨其夜阿逆果率眾來欲擄其家屬收賊我兵增集中先用命阿知有備乃踐踏遁去其家屬終為

我虜殺焉 上聞之大喜立復其位

崇政殿

高王初定遼瀋建立宮室早設其制殊有承漢土階之意今陪  
京宮殿大清門內即為崇政殿為視政朝賀之所其後鳳凰閣分  
殿內外均為清官宮內奉 神位即為燕寢之地其偏六宮分峙  
制作極為儉朴亦可想見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鄂西林州人

鄂西林州公節制滇南七載一時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嘗  
命張制府廣知任花苗開運設樂慈笑竟日而不取用兵事及濟  
某張不得已請公將略公慨然曰老人誤用人矣夫轉運樞機備

警甲仗有不備者惟考夫是問至於兵機難測轉瞬間已自變易  
惟在為持此事處決安有預定機權而能得人者哉張憤慨其言  
其他如哈軍門文生董將軍皆出其幕下卒為一代名臣此數  
人至其家嘗執酒掃榻後而其家亦備僕視之如郭汾陽之於李  
西平馬其平也

奎柱烈

奎柱烈林為 孝賢純皇后之侄以椒房甲第勇力過人其兄忠  
烈公明瑞嘗殉節滇南故 純皇帝不欲使其親戚而公乞恩者  
再至痛哭殿陛問誰願殺賊殺伏 上為之動容其後從征編甸  
金川皆以超捷建功後任伊犁將軍公乃縱酒指揮奇謀求官飲

其不勝者仰鼻濯之至登屋瓦上與近侍酣飲有犯法者公割其  
皮以鹽醃之其人號痛竟日始覺為海標所切嚴獲其後復拔征  
虜滿空瘴發於項似力疾從軍孫文靖公士數往徯其疾公執其  
子曰疾何必問大丈夫不能為軍軍處乃至焙煉林養亦可觀也  
至卒推以軍務未成為憂誨不及他然性耽書史好作小詩有曾  
景宗之風學讀元史王述卷侍御其所尚恭公曰聖律文正公  
非余所及得及王保孫之志真是矣亦可觀公之志矣

雲梯

文皇帝時攻馭明人攝管多以雲梯制勝乾隆戊辰金川之役其  
地多巖壁峭於絕巔懸崖上官軍屢攻弗克 純皇帝聞者錄乃

仿其式製造雲梯命八旗子弟日以演習其後專隸健銳營再征  
金川將軍收雲梯之功始能搗破密窩而辰同湖北奸民竊發軍  
狀視制府屢攻當陽不克 上乃命海內綠營督習其伎以昭  
文皇帝威德焉

克勤郡王墓

克勤郡王諱 岳托 先烈王之長子也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遼東  
返 文皇帝痛甚及葬 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 賜奠撫柩而  
哭故至今未封其墳以誌榮遇 純皇帝及 今上翠華東幸皆  
親往賜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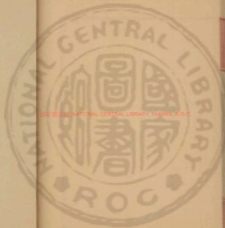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嘯亭雜錄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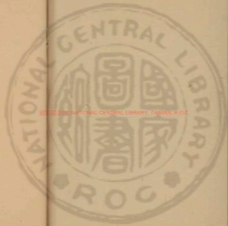
隨齋珍藏

卷  
四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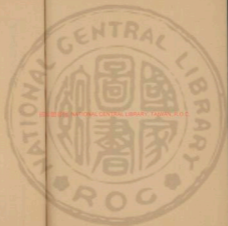






2025.09.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5.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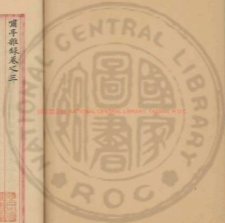
3416671-4



漢書卷之三

紀年表

康熙丁丑 仁皇帝親征沙漠 爾丹窮蹙 自縊 其姪策凌多爾濟奔竄阿爾泰山北 播首稱臣 仁皇帝受降 親視朔漠 揚平其後 數歲 策凌休養生息 招徠 爾丹裔臣 部落 漸法 侵犯 空爾家部落 仁皇帝怒 錄其罪 納為 誅入 計 憲皇帝踐祚 放免 仁皇帝 未竟之 結會 策凌 逆死 其子 噶爾丹策凌 嗣立 噶爾丹 聽 善 取 士 年 請 台 吉 樂 為 之 用 憲皇帝 遂 使 議 討 之 未 文 瑞 公 沈 總 憲 廷 臣 皆 以 為 天 時 未 至 惟 張 文 和 公 力 為 懇 應 時 費 且 獻 公



副將軍劉炳也將軍寨副都統戴公蒙海公蘭西公綱賴定公壽  
幕大將壇率滿洲綠營等五萬兵討之諸蒙古落臣皆款約以從  
時達忠烈公偏力諫不可上曰蒙寨阻遏新立彼境分崩  
之勢何云不可達曰蒙寨雖死其老臣仍在噶運統賢使能請首  
長或其先人之德力為糾禦土少則易據此強則制專我以千里  
轉餉之勞攻疲斃死之士臣未見其可況大將著春勇將師款又  
和帝贊曰六月興師戰諸小雅君本眾如耶上曰達福惠著朕  
蓋以萬計漸之達詞已愈厲上曰然則命汝副將以行尚敢解  
耶達劫寨達叩首出為禱於明堂上親酌傳公以寵其行是  
日大雨如澍報薦書頒朕俱出國門使者以為不祥時從臣為香

副將軍劉炳也將軍寨副都統戴公蒙海公蘭西公綱賴定公壽  
蘇公圖為公爾蘇傅即永公圖塔公爾蘇皆一時將帥之選為八  
月會師於科布多誠噶運還將偽降言其國旗與哈薩克迷戰  
頗詳為駭蓋弱可聚滅其部落得公信其言款進師定公壽曰噶  
運聞警欲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可知我師莫如耀兵境上以揚  
威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信得虜片言突入敵壘以贖其武  
我傳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窮蹙之餘安能敵精強之士不擊  
敵非曹也汝何怯怯自損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袖付僕曰汝持此  
以歸益為生子名壽以誌難也永公圖曰爾聞用即乘隙而戰未  
聞無隙而能敵朕者今噶運親視用能人惟求善運不火材賢不

夫位雖因遠國故養甚滋彼雖化我師激尚當良善以禦之而况  
飲兵嘗說乃可深入自屢其師乎海公聞曰量敵而入將之能謀  
也和難而遠武之善經也敵未可輕或未可賄得庸之言莫足為  
信蓋師侍敵外虞之故智若其防之得紀然曰我國家之所以無  
敵者以武自不虞死耳若等安可賄漢兒之智自弱其勢我因命  
整軍以進主事何公者數營以謀得曰義簡整備安識兵家事因  
以鞭揮何子而去馬公退告眾曰此師殆其賊公蒙曰帶相具存  
何畏死與其也查公銜帥曰余君苗稼生安 君恩乃不死今得  
以馬羊及虎幸矣查前同允權朋黨故建謀大辟 上特宥之故  
查益歲激用命及出境數百里不見賊要復偵者云在博克托廣

傳達蘇公圖雅勒木數里聞胡芬擊遠作禮裏四舍如黑雲蔽日  
傳雅移師東臨和通濟爾華言大河也定公項傳曰遠辰臨師難  
之咎也傳照然無語定公曰古在先戰辭死守遠與馬公爾蘇庫  
師援蘇兵既接急火飛敵日寬如牛首我兵血戰間後無繼師定  
公壽中天項蘇公等俱沒於陣西公獨賴率本部援之兵潰月朔  
賊遂犯大營傳命蒙古兵擊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轟土款特  
額樹白轟以為馬轉戰間科爾沁王某僅誤首過土煎特公沙澤  
遠賴奮身入賊營白旗耀然眾如蒙古兵敗曰白轟兵入賊隊去  
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傳聲壯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曰  
慎無望家聲也水公圖列頭九戴公蒙海公爾白駭於晨戎上何



公得信報頗步曰死為國場水亭阻五營共遇賊而元有蒙古衆  
領某湖波渾通婦人騎以追推某河中水淺得不死醫士湯某養  
黃奔實傳言曰余有丹藥噲之可以免渴卒無慮者陷于賊傳雖  
士伍奔實出查公何納囉馬毒日賊皆拔屏潰圍而出不見傳以  
其已死恐蒙陷時某曰頑白之年豈可復對做史遂復入陣而死  
違公臨賊軍成殺已公塞血戰死之可以惟塔公爾位哥得天出  
中槍穿腔血數江彭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起賊復諸士卒  
皆以皮纏穿其腰或以皮集載諸馬後從容唱胡歌而退蒙古料  
爾松王遠匿蘆葦中以十舍賊傳傳受斬揚言於眾中蒙古曰毒  
者先歎乃收公沙洋斯之榮古士卒皆怒起潰軍事聞上震悼

曰朕悔不聽遺福言今終及矣乃辱卿其家遂故權臣暨群臣其  
祖所為故蓋節云乃斥傳爵賞節請渾卒後二年有逆眾大入相  
額明趙勇親王戰於光顯寺寺在其勢始衰遂講和馬初上命  
傳爾丹與岳威信公補會議進兵策岳公赴傳官廬中見壁上  
刀劍森然問傳何所用傳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懸以勵眾岳笑而  
沒處之出語人口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心無日矣後卒如岳  
公所料云

郭劉二疏

國朝德明代之失問新言官執私言事紊亂網紀然遇骨骸之士  
彈劾權要列聖必立加獎勵以旌其直如郭華野之劾明余二



相及王高請入朝又止之如果殷勤宣皆假正論有足取者備錄其疏於石郭說亦明珠與余國柱并公營私諸款一凡閣中蒙擬俱由明珠結虎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糾錯同官莫敢駁正 聖明時有諫者漫無着議即如陳登芝之舉劾展濟內并請議處保舉之人 上面諭九卿宜一體嚴處察擬竟不之及一明珠凡事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曰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 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撻救且任意增諂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結專心欺取實賂王母曰奉舉出中左門滿漢兩院諸臣及願心拱立以待即塞路移時 上意無不宜盡卸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

其族姪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為余國柱結為死黨等以願心凡會議會報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費索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款出余國柱等無不報時敬舉必索其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到刑小民愁困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恩學道之人率往論價凡御選擇時公然承風欺皆預定而是學道皆多竊取賄士風又教因之大壞一新補典明珠余國柱又相國結每年慶賀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請示是以極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故以為必委任新補欣然欲行凡兩亦無異詞及 上另欲委人則以于成



龍古沐 聖眷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正專司可以統攝於是議  
題奏仍屬新柄此時未有阻撓意也及新柄嚴大其事與成龍議  
不合始一方阻撓皆由倚托大臣啟故如此一科道有內陞及出  
差者明珠余國柱事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既經之訂約凡  
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官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  
見人輒用毒言甘語百計欺而陰行警密盡除謀險最畏者言  
官恐發其奸狀當佛術為燒塞時見御史李時孫累奏稱 旨御  
史英審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偏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俱是抽  
象標之明珠一人其智兩足以彌縫過慮又有余國柱附謀附和  
負 為之驚聲竹難言伏祈 聖威王知嚴護天下人情莫不欣

賜美其知王鴻緒高士奇奏現云 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  
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擅  
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裡為奸恣肆於  
先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聲竹難言試酌星陳之高士奇出身微  
賤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入南書房供奉  
不遇令其考訂文章學未假之與聞政事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  
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詔問大臣攬事招  
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而書  
房者前後置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嘗聞何士奇一人辦事  
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原可誅之一也久之則翼說多遂自





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料匪何楷為善第兄翰林陳元龍為叔  
姪鴻緒能兄頭銜為子女婿視俱密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  
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外大小官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入居得供  
騙而黃綠照管者饒至或十輩為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若之  
口平安候而人之肯為通賂者蓋士奇供奉日又勢傾日欲人皆  
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忌于其為權運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  
門路真是士奇之所食陳法全無顧忌其眾之可誅者二也况魏  
俞子楨在京時橫有牛誰隱事發潛逃直隸天津山東雖口地方  
有虎坊橋九房六十餘間值八十金魏還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  
治門外特街蓋各處房產總令心腹出若置買何楷代為收租士

奇之親家陳元勝影射陳李芳開張紙號寄頓各處賄報資本約至  
四十餘萬又於本年湖遊置田十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  
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  
萬竊思以竟館餉口之窮儒而今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  
何來非侵國帑即刑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窟壑是士  
奇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  
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竟者解任吸事科金之患至矣極矣士  
奇乃不思改過日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  
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惡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  
招攬府廳各官約饋萬金澤道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



素許矣是士奇之欺 思誠法皆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  
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輩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魁楚者竟不顧  
清議爲人作鑿斷不以爲恥且依婦大臣無所不至即以人之所  
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國富貴得財者最益不玷  
網罟而益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對觀其性蛇  
蝎其心鬼域其形及尊者既觀望而不軌言趨奉者更揜蔽而不  
肯言臣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滿天故不避嫌疑仰祈 皇上  
立賜嚴處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其劉之彈劾文和鈔果  
觀云大學士張廷玉庶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首備  
愆多臣竊聞輿論動言桐城張姚二姓古却平部編紳今張氏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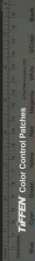
仕版者有張廷璣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銀  
等十三人雖二姓本係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薦舉或蔭議  
叙日增月益以至子今未使遼議實欲惟稱抑其陞遷之路使之  
或俱引嫌卽所以保全而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間國王英清等  
姻眷仕官最多 仁皇帝曾降旨三載陞遷不許開列妻祖今可  
仿其例請以三升內除 特旨陞用外概得陞轉又言尚書公鈞  
親升來應仕授理吏戶二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 王  
吉超承時蒙 恩對講用方隆我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  
公鈞親之居心行事亦當極圖報稱但臣慮鈞親以一人之身承  
副事務太多或有疎失臣雖不能如其所管項何所需去願 皇

上諫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項使其專心機務得以無所錯悞再  
其任事過晚迨迎者漸寡胡 皇上時加矜恤視得以有過如  
改幣水 主卷二公疏上皆得 嘉旨若合符節

朱白象陳中上百本二公書

朱白象觀察原名及姓涵齋先生諱也今改名朱爾爾顯孫於  
仁皇帝以禮事供奉 內庭觀察舉入贊為郎似甚明毅勇往  
敢為屢任封圻以廉能著百爾漢制府世例之如左右手庚午夏  
隨駕漢制府解柱船中丞劉調洋盜欲得張鄂氏等願樹功績  
上特賜孔雀翎授任江安道因主議增長著為事宜為河帥陳廉  
翔所枉 上命鉅卿往訊其人本迂復為愚所惑感幸以冒功

不實論羅鐫成伊犁白象與余歡善德茂千歲冬夜與白象及謝  
翁泉侍御小集拜高堂挑燈剪燭談論天下古今事添然談下白  
象以王文成自許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終以任事犯眾怒自  
擺其罪今錄其與百本二公書以見其事之顛末去其與百制府  
書云蓋聞人之窮通有數事之成敗有時是不必以口舌爭也物  
理之是非有定評國家之體統宜於立是不可以意氣用也竊雖  
不才然奉教于先生長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竊聞身名為上辱身  
次之是故身奉而名辱古人以為幸願自上年九月接奉 恩命  
調任江巡依侍節度伴供驛策受 聖主累世養之恩懷名師  
持遠如週之感撫心切齒罔報涓埃竊謂料物為河工之根本者



爲科物之甚重悉心別製則料功益比較正額之外增出過倍  
茲撥爲購減願負肩額之利按朱文方將營負偷稅之惡難以  
隻身獨據不怒而已如其禍不致強功廢毒成日昨以陳可者遺  
丁京控蒙 欽詔雖公前未查訊驗是尋取回之料販銷升改惡  
之詞聽營共誣合翻此局按史錄而誣嚴戴遺蓋以望天故古如  
茲况在概末又通有言若使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何以見然市擊  
疏之夫劉趙北莊歌之士今以愚昧於此裁罪所必爲之流洋路  
人爲之嘆無撫躬自問爲事多矣此所以公笑而人國主長歌而  
磨歲經者也 順治元年榮滿陸續出運七 順清河兩處渡口  
藉以堵合外南海耳山安海防四屬奇險藉以掃獲誠恐自此廢

棄船保堪慮以念恩之成賊平逆督有期余實由天定非關人事  
也 於十一年作守潮陽海盜各營大帶廣境屬毒生靈賢博城  
市頭捐資集書樓守疆場絕濟匪之源拉腸蕩之鏡卒能化暴爲  
鳩間開安堵輝堂制府可軒以爲能言聽謀決匪日李崇玉以  
計就擒大帶朱善乞命投款已可三夕告成風濟水戰而輝堂先  
生被賊嚴劫竟坐投荒時 頭以居曼得成兩網三獲之後老夫子  
東師海嶠仍用前策以賊攻賊生疏既開輸誠誦至醉波遠恬怡  
悅無恙此亦魯勢待時事半功倍之明徵也安知蒼海之功不更  
持有其日乎不過爲人臣子有見利於國者不敢奪之時歎而流  
涕不前耳至于官撤升沈一官如廢久已擬外置之矣仰聞之物

不得其平則鳴鶴之所過似不可謂得平其然呂蒙山之餘餘  
姚某陽之華斯此義冠雲天文雖霄壤當其拂逆殊體顯神垂死  
不關有伏聞訟冤尼辭表憤誠以卿大夫不比齊民曰直蒼黃非  
爭一口頭待軍監司遠相中外三十餘年每復吸允可者於覆深  
之彼再行申訴豈不重為天下恥笑如漢書之所謂費置子爭言  
何其與大體者乎惟願老天子大人調在國神珍重柱石之身幸  
勿以頭為念而彼遊至重不過滿成數年之役猶例遊 恩猶可  
改其大馬則雖在萬里如依函丈若老天子以頭之杖至煩  
聖容是頭之珠拙不能因詳以為師門光寵而轉使感像狀則  
負或登深頭遠置死聖如命之族中書昔賢處變之方遊驗已身

經歷之跡及求本身自屬之故區區寸心伏已採察其與東方伯  
時齊 書云竊念弟感官中外世受 國恩自量移江南以來感歎  
捐竭涓埃趨國報稱再四延訪如江而重務莫大于防河而防河  
機宜莫先于儲料老湯營者 國家之官地科物之所從出也自  
蘇敬懸 海關之于首密又恭 守之於獲又虛地利固足金瓯  
此年以來嘗營廢地科價稍貴而河庫貯藏營全幾數百萬仍獲  
踴躍不充漫口屢告皆由工兵存料將難購買故事搶廟已成中  
決而革營地畝一萬二千餘頃歲產營十萬米使令濼視彼兵據  
為利藪盜賣私割轉販到工頭誠於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  
度德量力奮然破除此弊欲達天府證明有司致命某獲持除積

習實收成功于舊定正額二百四十五萬之外增出餘茶四百三十餘萬求而家應淨騰諸書滿區吹毛求疵力翻此為逆逆之說竟獲彈章若以承詞核之不復少加詳審行舍殆獲世傳笑四方額實所以自容于天下委證按奏詞口以採茶之刀不採草而草又不足原估之數工程不歸費用錢糧書成虛糜云云去年辦理華陽時左營俱淨營石營因有下茂地與上地處薄所產草葉馬匹雖滿草葉滿頭五種相間石五花顯求交工遂用所以與例詳文與華青淨營三七勻配乃星使臨工以為巧且若日不家中辦草如諸人遂各希指水項有三成華七成單之語不知例載雜草每斤一釐三毫此採茶刀本僅餘一分二釐一毫是所辦之茶

即不必問五花顯與抽收情弊全以草論每束折算十六七斤每蒲草一束節省特及一分三百萬束蒲草即節省三萬兩何況右營出運之茶三百餘萬業經文應順則取有工收冊報工段為準左營未運之茶現俱存貯場中委負查驗古田乃欲概行採辦而以為不過工用盛慶錢糧于此頭之所不解也又奏詞曰儘滿採之苦累根其實所虧堪云云查工部則例嚴禁營所產之茶僅數採交其餘禁之餘除量為酌賣外即行蓋數歸公共有私動餘茶豈求者官則從重求處兵役嚴行治罪自營營廢壞十隊劄日為通附近鄉親偷滿茶來轉買而河勝首領購之價既沒其餘劄日採官產之茶固以為利根兵人等不過分沾餘數恩來辦場之

自歸苦累於糧兵分仙肥于功日若以功令視之則羅將有在矣  
然則雖於奉安時添如其與不肯改及前事但思調劑兵夫故料  
定章宜內照兵給與耕地借與牛具籽種和兵月餉仍舊雖照乾  
隆以前舊例設和歸融自運而船兵隨船運送並無夫費又另加  
一柴米給與貧役聽其擇抵照料于購價內善貼會不是想船各  
兵等役前乞情于功日者其違會之利十此時取給於公家其調  
劑之利大而況兩營兵在營尚屬調劑石營多係雜役向采功  
日以四五文一粟雜糧而今官以十二文一粟雜糧食力為儲如  
倍得利何從苦累乎夫公家之利如此不為縱使有司奉行不力  
根究竟有苦累亦當備察實惠重議師兵以運柴不得留營而資

兵也今南河堵天下不足以供而棄此頭庫茅柴從供慈黎今司  
虞有何屋之左 天府歷水衝之費又 頭之所本解也又奉調四  
把總錢永勝據實具稟請革印將錢永勝頂戴摘去勒令交裝備  
革云云本年二月十五日錢把總在蕩督裝以連柴夫草堂裝出  
蕩已有一百九十餘輩尚存船八十餘輩現在受裝其稟 頭查  
蕩時裝束並無備單如係預為抽費根據地步即於十八日據稟  
嚴行批飭後恐蕩內耳目難週稟有已滿夫革等裝隨于十九日  
據錢把總所稟札行鎮守備務會王泰將一體嚴查嚴換又恐水  
鄉之人未先回蕩添委知縣劉平驄專查有無夫草錢把總並未  
再有稟白請驗裝束之 頭之批飭專為不許受裝夫革而誤造假

順清河渡口搶募書料孔假錢所運料船在手工停泊去工四十  
里順風五六日觀望不首海回捕窺是以會同岸道摘頂示禁其  
去甚業鹽軍時業況半月即春可假錢把總委圖履羅巧構而某  
而更使驗明社稷不顧文理之順逆以剔除失草者反為勸其集  
岸遂使海上構成臺中職定此又預之所未解也又春詞曰汰黃  
鹽運到之宗程各廳具業短少云云本斗八廳共業稱該船所帶  
淨宗大捆者俱被以自肯餘茶概不交納及折構擬計每埠淨茶  
以一萬四千餘斤而每埠折短算草有一萬一千餘斤題去久備  
薄技招時收買餘方之創業經會庫道裁革船兵何從得有餘茶  
其沿途抽改無疑是以各道將奉制河二萬委營從實查處可矣

然查營兵日積弊船沿故有山委廳察請驗收到工著營經委員  
備案驗明船兵所交之茶丈短短少舟船另有淨茶數百來市驗  
四來稱重九十餘斤約保德內原捆勒令交工即有老嫗切婦跪  
河併命而山委聽自崇與船自讓明以原捆又工八折收受而船  
兵又以六分改捆故又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語眾証確然而乃以  
為畏懼威勢卑卑了業以監司公定業卷為虛以封舟投恐乃言  
為實此又顯之所未解之又春詞曰五營為茶雖無失草而每束  
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來為內產管派就結適合三種其初採時  
暨在捆成以三十斤上下為度一件之後內有耐乾者有二十四  
五斤不耐乾者即止十五六斤不過載卸之時彼此委算約以二



十二斤其實應負領帶白購之件並無此數今五營為營自去秋  
以至今春存貯一年豈無耗折而摺內既有堆積論又折耗愈多  
之語入口實貯為地未運至工此自河道不遠之故豈得以為據  
察罪過且查而未運出為是彼隨得以驗無實草故愛河道通行  
即於出運沿途抽拔改捆則滿草亦與右營等耳觀者置復代為  
區別或不即左營以驗右營之無草等以此折為斤重之不數此  
又顯之所本料也總之草蕩之事非眾人之所樂成而草創經營  
亦非一年所能盡善是以今年圍估新屆將下茂五花頭不行估  
採將三尺四寸插口加寬四寸又奏明試行三年酌中定額若果  
司事得人日臻起色其于國計民生豈無裨益否棋局一更大事

畫廢今年新估八百萬來隨在監責其後過期則下雖奉到諭  
旨仍須核實據例再定章程而眾紛紛適從誰非是等小泄泄咸  
今不行縱有奏論之效已見東隅之火豈不深可痛惜哉竊見故  
時星使並未推問但今隨帶司員代具親供至謂將印卷七卷呈  
核又裁截要証印稿七件然後發還前漢先生深憤不平謂在獄  
中曾上書前漢先生自明成獄有時勸勿仰煩 聖慮適定擬廢  
奏復外間傳有指稿前漢愈怒不可解而清河今郭為終者與安  
藏已俱伯孟實始終蕩事見前獄且不測竟私走春明欲為斷寬  
二人去復二日爾始知之還急足數擊追及汶上而返會臺鏡中  
有劫前漢先生者為馬賊 上命星使密偵於賊城四卷一既具

言所勅應機發為 潤滑言云前位洋應身苦備嘗家無餘財人所  
共知或以此重邀 天恩末減罪狀然前此嚴奉下人自分立正  
典刑乃 高厚鴻慈僅與荷校三月是 聖主好生之德業已寬  
然可寬何哉再行布義惟願除弊太驟眾務摩諷離親法大臣亦  
為所惑乎之陰察其究振表代白星不讓前額之愚忠或尚猶有  
可取而三代貞道之風其真至今未改矣身被縲繫布星以道隆  
區伏宜聞下子哀忠必察之下存日久論定之誠也觀察二書前  
書隱忠不辭得人臣引罪之難哉書分錄駁詰以洗滌百世之名  
合而觀之可互相發明也

西域用兵始末

摩訶爾自光顯寺之敗後事見決意請和至乾隆四年和議始成又  
訂通市及入歲行佛事人為貨物皆限以數有爾再莫來於乾隆  
十四年死生三子一女長曰喇嘛達爾扎次曰那木扎爾又次曰  
莫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阿札母貢蒙古最重嫡屬國人因立阿  
札坐床坐床者華人言即位也那木扎爾殺莫克什喇嘛達爾扎  
自危乃拔阿札而自立烏蘭巴雅爾與其夫擁戴有功因其善任  
跡遠輒去達又掬而殺之當是時大集家詳見王孫達瓦蘇特輝  
特台吉阿爾爾傲納另居推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十戶詳見  
達瓦齊於達爾扎為近族貴而無位阿達出身微賤而殺黠克根  
迥異諸酋亦皆不平達爾扎之所為與之相仇不奉教令達爾扎



命取討之遣凡齊等兵敗竄入哈薩克達爾扎以二人不降終為  
禍害遂遣心腹人率兵六萬進之期於必獲遣凡齊計無所出日  
夜涕泣而已阿逆口與其衆以待檢何若批而走險兵法所謂往  
死其死者也因率精銳一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  
道入伊犁來其不備實殺突入其幕達爾扎方圍獵捕獲飲酒阿  
逆趨而斬之相定其部蓋逆遣凡齊入主之初蒙察拉布坦欲叛  
中國也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顧之憂因以其女妻  
拉藏王子入誓其國陰託拉藏王傾羅藏取中國顧藏 仁皇帝  
之憂固守臣節策逆怒遂親率師由四部之沙雅爾潛擊衛藏近  
星宿海為導者深入大澤中沮洳難行人馬多死者賊西歸遂斬

其脅將其妻有遺殿女長而逆阿逆又阿逆初生時滿身鮮血或  
謂其復讐而來已遣凡齊說立不能就殺其屬歲多版亡母遇急  
難必繼阿逆至與之調停阿逆請讓之遣凡齊不甘曰彼雖才能  
終為我之臣僕何執以臣凌君而恣其已為所立也其後達都著  
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因就傾國兵討之阿逆不敵十九  
年遂率所部二萬餘人降且乞師杜靖亂欲藉我兵力滅達凡  
齊而已得據其位也 純皇帝實知其國內亂之可乘足以竟  
先朝數十年未竟之緒今事會適至乃天以其國得我大清時不  
可失遂決意用兵時蒙朝不知罕噶爾內亂杜於罕友叛兵之事  
不願勞師動眾惟傳文忠公一人力贊成之 上曰卿欲之故率

蒙度也阿逆入覲 上以攝政事急乘馬三日而至熱河命王公大臣皆從往陪宴阿逆行抱見禮 上從容撫慰並賜 上駟與之乘親與其分牧馬射並以蒙古語詢其愛敬始末 賜宴而退阿休然時冬月厥寒阿逆汗下如雨逆告其下曰真 天人心數不替願得文惠遣回余今日願製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逆兩路逆共北路以班直義公第為定北將軍阿逆為定邊左副將軍副之西路以陝督董鄂公 永常 為定西將軍薩賴爾為定邊右副將副之蓋爾八旗子弟吉林索倫諸精銳士卒從之所至羣莫不仰慕夫者數十戶十者數百戶無不傾酒壹序以降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齊拔伊犁逆見齊阻汗為營眾尚萬餘我

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二騎直衝其營呼噪突入賊眾驚潰逆見齊眾走險計阿克蘇四人伯克霍迪斯為己所立必不肯之明年親丁百餘騎逆至四橋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逆見齊之靈以為不可信而逆以為與其有恩遂殺牛酌酒與眾酣醉後霍迪斯盡縛之入城後承平公繼獻諸軍門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先獲羅入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親受之以逆見齊入固庸怒可憫特赦之封以親王錫第實穆奇衛攝政臨辟王孫女配之然不附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鳥鴨浴其中以為樂而已體極肥而大於盤膝腹十圍履豈不可近 上命為御前侍衛終優寵之逆莫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曰封卷



也即各有計 上初用兵欲使平定後仍舊設四行軍建之而  
分其力如五兩軍之編七旗至令長享太平而阿逆志不在此  
上預燭其情再出兵即塞辭班公亦以分封四行之意以濟其憂  
命又以額駙色齊騰巴爾珠爾為科爾沁親王與阿逆言語相通  
亂類相近今與之情行何禍為無猜實陰伺之乃額駙為其所劫  
反與之脫阿逆遂恃為與我讐平伊犁阿逆處事多不果承將軍  
生殺自專置別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慈用小紅粉託發書辭卻  
哈薩克及疏羅斯等國皆不言降我 朝廷期年滿洲蒙古兵果  
定準噶爾又使其黨華流言不立阿逆為汗終不得實班公憂之  
尋蒙然公曰吾俸大臣所謂消患於未萌者拉惠烈公諱朱爾墨

扎爾琿身雖殞死於爾楚與吾等可憐而行之此傳今子請總日  
也摩西阿逆叛迹未見安可安誅藩臣以懼 上之怒我逆害以  
其事聖奏 上命即軍中謀之奇滿星駝後患而是時大兵皆凱  
旋隨二公者僅五百人餘皆新附亂班公遂不敢舉事 上先有  
旨命阿逆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我境  
則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額駙奉 旨先歸阿逆私以總統舊部之  
意乞其代奏並約以期如得請 旨當七月下旬至及額駙歸事  
已中變遂匿其處阿逆待 命久不至班公迫其行令喀爾喀親  
王額林必多爾濟伴之阿逆不得已起程中途遲延顧有所望也  
逆八月中尚無信疑事已變入境且得禍遂陰召其眾欲舉請類



塞猶敢行起謂頭曰阿某非不佳但中國寔信令入其境如驢牛  
羊入市大人夫當自五事業安肯是頭持戰送命呀頭者其仗兵  
四起欲雄耀日押阿逆出營去阿逆徐解制將軍印紐掛頭曰  
汝將此反還 大皇帝可也逆據此駝去頭林沁多爾濟時日視  
之無如之何阿逆逆密聲伊犁噴其賊又遣其黨阿已噶斯哈丹  
等據西路軍臺而伊犁宰桑克什木致多卜等謀起為亂會年  
兵必阻鄂二公批脫無計鄂曰今日破死無濟于事有員 上付  
託奕琳公持劄太息久之則頭而死邪故書生脫得不能下命其  
僕則觀而死者聞 上以頭明匪情不暴欲立正典刑畧文瑞公  
請曰願 皇上命 孝賢皇后英使公主遺娶獨之歎 上揮淚

太息節其死 祇視其首額林沁多爾濟以元高故特與賜死改命  
公家穆公達爾黨阿由巴爾坤達連共二十二年春贊公 上從至  
特克而探知阿逆僅歷一程欲急運之恐有報吉吉諾爾布已擒  
阿逆至遂舉兵候之而不知報信者即阿逆之偵者以為獲研計  
阿逆得役容而去遂逃入哈薩克 上怒再命爾其公 必達哈鈕  
枯根公達爾黨阿為定西大將軍加大學士銜以擒阿逆事專委  
之復命據二大將軍印使阿逆心以為博文忠公至其其自投羅  
網達至哈薩克界阿逆方惜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擒其前  
長額狂說其土阿布魯擒阿逆來獻達受其船板之去卒與昔耗  
達復使人詢之說未得要領而西路降番已懼爾噶爾藏多爾濟

哈薩克錫喇尼瑪舍穆等皆羣起叛亂都統公和老職馬義文蒙  
公惠復有濟爾哈朗之圖鄂親王以請俄甫愛封賞銀數如厄  
魯齊人概不可以思信結故命喀爾喀總兵王以系札布出北路  
俄又襲公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踣蹙扎那噶布  
爾襲我噶爾喀多爾濟完瑪又欲襲扎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  
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為汗聞俄兵督至又過去請  
賊官董臣於是充文襄塔原任內大臣巴魯鄂博什論原任散披  
大日尼爾羅音圖倫莫倫原任貝勒納音木海起勇公圖蒙擒已  
報謂烏爾登擒尼瑪扎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輝齊達尼以其首  
來獻惟阿逆尚未獲六月俄文襄公使愛將軍星阿阿拉善王羅

卜藏等逆阿逆並哈薩克其長阿齊善以為大兵敗其部也許不  
說又我兵擊塞阿拉善王曰與其同役何若首亂敵猶可冀免  
因說阿拉善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春因收軍見王  
王從容曰吾亦偉也達獲<sub>以</sub>阿齊善時也因歸降故哥  
大皇帝擬鑄製土封之永為藩服今部長蒙爾圖何可信阿  
逆之言自與天朝為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春請降為屬國  
通河逆平二十八社投之阿布春約以詰朝相見先使人收其馬  
阿逆驚又逃阿布春執其兄達什策凌送軍門事聞上大悅封  
羅為親王受阿布春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俄球云阿逆執步  
八鄂羅斯為然者所得守卡之瑪王爾哈逆往其國俄傳衛順德

納尋踪往瑪玉爾時為不如時及在議又悉性野羅斯之營兵連  
不結像文勒公有將帥授餉等餉云議文又靖公直欲違守玉門  
關上笑曰嘗若生過路不以此與我因命理藩院行文野羅斯索  
之何違患為死野羅斯以其是送入邊上命善誠阿達之林丕  
多爾濟往驗屍為實於是阿達之局始結上命先富二將軍領  
地過冬明年再至別化營特之滿洲者二十三拜春先又東山博  
羅石爾蘇富公西塞里本如滿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  
凡山脈水澤可漁網養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時厄著特誠我兵威  
雖一郡有數十戶其款款者呼其杜丁出以改新裝寂寂無一聲  
明皆疑死婦孺志願入內地賣軍多死於途於是厄著特之種類

盡矣計自伊犁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始終無異志其  
王策楞臨終時將瑪玉爾子孫讓故天朝百世母法此德故其  
所部得保全至今無恙世襲藩封云其次則達什達尼之妻當阿  
達初叛時正伊犁騷擾之際爾等所部欲圖不叛上調其誠使  
居巴里坤後被熱河擒其八為兵俘實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言  
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但已推爾等之  
亂上諭巴里坤大將雅將軍爾善家眷之如何信則理懷以  
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為村版悉初非必欲殺之也惟故  
書生不執得時餉止之而沙靖經不休惟恐本軍缺糧而又屬敵  
遂令裨將蘭即相率五百八人其疊若失路借宿者沙靖年以待



中夜大言聞曰此擒英元海野也遂以品為今業其臥履五職全  
部四十餘人伊俄假時殘煙未滅其喜睡夢中驚起不至其夫之  
賊於私口報而抱持之如兩口蛇宛然可慮中以至於死雖以沙  
羅版被殺報上封推為一等伯葬歸朝日拜其祖祠數日孝廉  
以殺降不封侯至於交通口劍余我罪歸於廣而及屠五等之爵  
祖家茂血會矣其殺罪以大按被誅詳上於庚戌中誅西域  
諸政事雖及推之繼後云其他諸賊既降復叛自取謀滅草莽禽  
獮無噍類固無論已此固尤當特一大妃凡偽死者十之三逃入  
郭薩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里內邊無一  
人蒼天欲蓋陰之宜其地為我朝攝收之所改土一河遂以為

禍首輒轉以至漸滅也自此德惠兵及整調七四中原民爭趨之  
村落連屬烟火相望爾巷間牛羊成羣皮角隨楊之所出商賈輻  
輳自有天地以來漢南北之紀未有如今日景象也惟 純皇帝  
天聖聰明允健不惑見事機可乘順天而行毋害言帝于應機指  
示必揚登領或數百言或數十言軍機大臣承 旨出授司負屬  
草率至晚或事報到以夜分別預飭內監雖寢必恭迎軍機大  
臣得信入直廡上已披衣覽軍召朕入其撰擬賜寫勅至一二  
十刻上猶東向以待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聖不釋  
蓋數年如一日也領兵者奉事大半謹短盡長上即其所奏勇  
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罰是以人人効命有逆無退

成此大功應觀史冊漢唐以奉何代可以比隆者也

李壯烈戰績

閩中國積富區自總督羅德伍拉納等驕奢貪祿吏治廢弛下屬習為恣惠河中盜賊猖獗賊船日盛閩中水師嚮佐吳聚與提督督倪斯得老而遂不討賊糾惟令士卒遊寇而已故蔡牽朱濆等嘯聚海濱兵五十萬於乙丑冬突入臺灣賴浙江提督李公大庚撤元營之臺灣得以恢復公同安人由武科起家出為浙江副將福又襄王度安見而奇之時安而既先卒陰叛奉朝命其黃官等入中國海而擄利以充其國帑王命公往擒之公曰官船釘跡板薄不能衝天波濤長庚願領家運船以適其用惟火藥非私家所

有願公賜之其辭不肯官解毫物也王大悅奏署總兵銜並賜銀數萬公乃選海船數十艘不知何師與家船無異半年兵三十尾連夷根夷人以為家船遂迎舟與之敵公乃礮鼓突出聲振數里加以颶風大作海湧滔涌公士卒百倍礮礮驟發賊船驚潰船數百殆盡俘斬數十人坐擒其偽官倫貴利等以獻王優獎之請命於朝任海壇總兵浙撫阮元倚為左右手公雖武人好讀書樂靜坐與阮公唱和無虛日臺灣之役公已將蔡牽賊船圍于鹿耳門計日可擒其時所平多閩兵公浙中請兵數五百餘人蔡牽以賊殘四百餘萬過臺閩中將罕誌將遂解體不為力戰數日舟連擊臺臨小船偽獻降書欲欺郭備之策公覺之故書於地植衣及



見公立誅之是說大抵而奉章與解纜而去公言飲酒立傾杯  
整襟退關中兵無不感慶莫有繼者公太息曰朝廷養兵百餘年  
一旦用之辱反為賊之國誰謂將帥果何為者因念軍而歸關督  
阿林保置酒與賀延闕從容笑語曰海上事多為操帥如公以恭  
奉敵曾至余即旋軍寧亦不難公居首功吾亦當受節旌之賞如  
此則海氛告成此局易了豈不勝衝突鯨海倖得為一戰公奮  
然曰予清端之提賊姚制府之用於長庚所知也石三保萬人傑  
之擒長庚所未解者皇上之所以委任長庚者蓋欲使水靖海  
鏡以隆代命其成功與否則天也公以文吏備倂中外以宜幸其  
事畢藏其功僕則視海疆如虛舍不復其險也公余以遊說勅長

庚之罪也予以嚴舟詳長庚之此皆維公命之是彼也僕一武夫  
猶知以死報國公以世臣名數獻應封疆根本樹松軍旅亦間議  
忠孝二字乎公何其後視僕也遂推凡而出其幕家探曰將軍談  
矣自開粵用兵以來生靈塗炭者幾數百萬皆以奉章一人故  
也今僕欲傳其授首以博天顏之喜或為鷹隼以官爵收其暴檢  
之效則其為可了將軍宴坐衡齋緩帶投壺不亦樂乎定必謂成  
湯之險必欲測其巖宅一旦颶風阻路者托姜通得餉莫孺士平  
敬亡城時將軍一人之力難以收復論百萬之師倘稍失利丈吏  
驟隳秦之將軍必遭獄吏之辱夫公慨然曰君不聞王莽棄人死  
留若豹死留皮之語乎僕仰不可願與奉章同日死不願與其同

天生也聞督故恨之切齒至張山之戰公船遭風失信阿遂謂公  
逆寇不知所之入秦賴既公以公愛傷入告 上復語吳之使於  
下甲十二月二十五日戰於黑水泮時秦舟以三耆橫急去公艤  
半里耳寇勢已窮迫公因山為營以遠待秦舟即四面圍之計日  
以講而聞督以飛檄催戰如以進說為詞冀公對章以秦公  
所輕怒曰大丈夫以死報國不受帥面之辱也因整軍迫下令軍  
皆持短兵以為必死計及戰浙軍無不一當百有年復從秦船上  
奮戰拔其檣以眾寡不敵死之而秦叔林士相素識公面暗中指  
示由蓬窓中出大楮中公胸公茹痛呼諸將部番其事曰諸君不  
殺此賊老死不瞑目矣因長號而終事聞 上震悼封一等壯

烈伯懿忠毅祀昭忠祠公卒後二年公部將邱公良以王公再據  
寧率公舊卒建功海上時閩督易以方倖嚴制府 與二將合  
志賊賊戴文瑞公獨奇時掌樞柄凡所謂無不立時命允中無阻  
提二將得以用命奉章報海死其子小在後而叔之海氣遂平然  
皆由公腹血茹瘡大小百餘戰於甯海怒浪之中使賊無以休息  
其得說日見托凶是以繼之者奇功之易成也

嘯亭雜錄卷之四

岳青天

岳少保之滿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賞賚  
著公入署時命僕自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觸妾其汚跡也復  
與將軍某抗罷官今上親政首起用為山東布政使俄調任江  
南巡撫公以清介自矢夫人親嘗茶押署中僮僕不過數人出則  
騎從蕭條屏却輿輪瘦駝服居照寒畫屏止游船妓館無事不  
許瀕濱濟劇吳下春侈之風為之一變實數十年中所未有者其  
臥下甚寬然不做以事權嘗與客共談指其侍從曰若輩惟可令  
其酒掃趨走烹茶吸烟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輩者安可

2025.09.2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使其與開從末大吏多不能卒終者皆倚任若輩為心腹故也其  
夫人尤嚴正公嘗往藉草奔山尚書屋踣已幕而微醺夫人正色  
告曰介山尚書即以能於酒色故至於家產蕩然今相公觸目驚  
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復效彼為耶公長謝乃已故英民至今思之  
演為垂青天歌以揚文正之德一人而已

呂許誠書

傅容太史呂許誠傳聞季尚書子性耽書史每謀益嘗得鉛萬卷錦  
軸牙籤為一特之盛逸志堂藏書雖多其精粹莫如也今中其家  
式微其遺書多為余所購如宋末江湖詩集多公自手鈔者亦想  
見其風雅也

馬壯節公

馬壯節公諱銓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因與同僚角觥故罷官入  
京營為武弁傅文忠公善倚任之復中庚辰探花世人譽之游至  
四川從新從征金川時溫相國相韓兵不進公慨然曰金川某爾  
小夷雖大兵兩度捷伐不能獲尺寸之利乃至屯師經年老師糜  
餉安用將帥為也今相國以台司重任不能出險用奇使獲獲威  
軍面惟知置酒高會捷辱士卒殊將何物歸報天子真所謂空  
猛羽扇無計請驢者也溫笑斥其妄其報木果木之敗公服後隊  
千戰數十戰力盡乃死同難者有董提督天錫千提督天升皆不  
及公之勇烈云



薩賴爾之叛

準夷初亂時達尼都下有宰桑薩賴爾者不肯他屬準于戶  
首先降 晚皇帝召見詢以準夷事薩曰日命請台吉皆親視大  
位各不相下達爾扎以方外之人集欲得國誰肯顧為其僕況往  
昔噶爾丹在時優待下屬親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親酌酒割  
肉會之每款末行圍爭較會歡皆弓馳騁毫無君臣之別故人樂  
為之用今達爾扎妄自尊大務效漢習每召對時長跪請命誓歃  
之下死生以之故故舊切齒其足亡可立待也 上悅投歡杖大  
臣其復其國互相策謀卒如薩言及阿睦爾撒納叛薩復奏其  
為蒙部所畏服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 上乃拜薩為副將軍

事所降蒙往討及伊犁復更班第二公召薩議之薩曰阿逆智勇  
兼備何可以禦其鋒不如襄種先歸覆命 天子時準夷全叛平  
之則其禍立解也鄂襄勸曰為王守土之臣安可以地資賊當此  
危急之時理宜效死弗去豈可謀首逃竄故對於司牧也薩佛然  
曰豈儲安知兵家事司策馬去改易危魯持衣冠以板及策公行  
收復伊犁時薩覆視頗以歸迎大軍於土魯番 上命械至京陳  
文勳公請首誅之 上曰此賊之義惟士大夫之所宜守薩賴爾  
乃藩部屬臣安知大節未可苛加責備如卿所言反為視薩賴爾  
與因命其況首於班第二公之柩前乃釋其縛後授內大臣數  
年始卒夫以亡國俘虜因其歸誠之早乃至諒其苦衷曲法以貸

亦可視 晚皇帝之寬仁大度矣

李昭信相公

李昭信相國丹旌為忠義公小芳於世孫少以世廢廢宿衛 晚  
皇帝見曰此天下奇才也立授滿洲副都統部臣以違例凡之  
上曰李永芳孫安可與他滿軍比也後任廣東將軍即轉兩粵制  
府先後幾二十餘年公短小精敏機警過人凡系籍雖日終身不  
忘其下屬謁見數語即知其才幹惟凡高坐放其邑之肥瘠利害  
動中窺要州縣有陰事者公即曉曉遺之如日觀其事者故聲望  
之下人皆悚慄然性驕奢貪黷錫民膏脂又善納重款物皆精巧  
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議者議之任雲貴總督以受納下

屬斷路故下獄廷議大辟 上終憐其才故緩其獄復歷任陝甘

兩湖浙閩諸制府而貪黷仍如故其督閩時值臺灣之變 上以

常青非特材恐不能守臺郡令其全師以歸特傳文襄王至再等

進取公以臺為屢邑一旦失守非十萬兵不易取恐有失機宜因

特 諭節去數語錄寄常青然復其疏請罪 上大悅以為處置

得宜有古大臣風度 賜雙眼花翎 褒諭獎之其處大事明

決若此亦未可致責以素疎之節也

烏提督

乾隆甲午辜張氏王倫作亂孫魂兵 一舉兵剿之東寧不敢徐  
中區時撤合省兵與河督姚 三德會勦賊於柳川賊初起事皆烏





合眾見官兵甚畏徐故書生配律頗疎又令將軍器錫藏獲事倉卒遇賊士卒皆徒手與敵逐至大瀆宗堂某首先逃徐中逆避兵東昌賊遂得傾進圍臨濟時守將為禁清故天科子弟善於詩書學篆字倉卒為傷部署知州秦雲伯與參將烏公大驅任守城責各探立烽燧進火器及擊木礮石等具嚴察奸謀曉諭居民令其分地而守賊屢攻之火器雖發賊無異賊首王倫對城欲奔益委故樂指揮其眾公令故死士數人突出擊之應覆倫其黨抵死禦之倉卒奔去復舒文泉公卒禁敵救之其圍始解舒公召公詢其顛末公應對詳明舒為於朝 純皇帝召見奇公說曰真將種也公故修其墓立堂之生畏云後洎擢至升書提督終於

任

孝感之職

癸酉秋余字棘聞校檢事與明參政 亮同事數日聞其談孝感職事頗詳故舉括其詞於卷中明云嘉慶丙辰夏湖北孝感縣事毗連三省賊眾蟻聚數萬曉曉水公 輝屢為所敗先後撤兵數十皆全軍覆沒余方獲罪以待銜銜而西域歸 純皇帝命余往代余行至當陽路謁軍制府 況時惟有固原西寧兵五百八軍余舟之余曰今孝感嗚聚數月已傷官兵數千是其賊中必有知兵之士若不十倍其眾難以破敵此王前之所以請益兵破楚也余若不謀而後進以索丁積畏之兵禦銳義方剛之賊是驅羊入虎殺利



持跡也軍無以對過陝西鎮總公先率其兵三千人至順德余往  
軍大喜曰此天助將軍以成功也其構糧器械吾願任之余大喜  
過軍故助以行數日至楊鎮民已逃軍衝市空聞賊聞余至皆頓  
首守其寨余率眾守楊鎮寨曰此處張飛尚可擊賊許敵也寨  
故余舊部下皆譏笑以答余命諸將為鼓吹角以鼓賊即賊果逃  
薄至余據地營數傷頗相當賊旋曰吾儕與官軍鬥未有不聞聲  
而潰者此老子殊耐戰乃爾爾聞為余皆相顧嗒嗒曰此老尚無  
恙耶此吾儕爭寨故也次日賊疏道上北山據建旆以觀我德鎮  
請戰余曰賊勇狠而銳未易範視則以千人付之德故未慮賊陣  
既見敵未鼓而文鏡驟發余聞其聲驚曰孺子誤乃公事此軍殆

其非出奇萬無以勝之因起為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視  
出數里吐關嶺展破橋皆水公共潰死者過有江西清卒二百自  
德安至三五散坐黃金廟側方甚晏宴余笑曰雖余輩中謀士所  
資余力者未必如是之巧以此破敵必矣遂呼其將士至慰以善  
言諸軍聞余名爭先踴躍請戰余授以旗鼓命掩仗山側余遂趨  
賊要其要外松棚下餘賊方瞭察余驟發矢傷數人賊錯愕聞江  
西兵履旗為福以避賊互相踐踏曰使兵至矣賊中有紅巾者聲  
揚於寨口憤母驚恐遂發大砲以擊我兵聞皆散靡余誑曰砲碎  
矣賊因鳥合不解用砲擊果裂聲震山谷我兵突明而入余因取  
火焚其松棚火光燦然山上賊聞之皆逃歸某因聞其四門為避

守計時德鎮所率兵卒振旅還其國原士卒皆爭先用命奪其西  
壕築進賊當門拒之兵無以入德鎮請用蔡人衛公孫嗣計連左  
氏多則死二人之路余曰彼一勇夫故可施此計今賊至萬人徒  
傷勇夫非計也因命積榮時他門外賊未覺察通大風霍因風施  
文賊見萬履驟焚我兵舍聞其壕賊無路行突烟出者咸墮於壕  
哭聲震天文先竟夕火三日始熄於焦骨中賊首

屍其賊

遂平使用 此皇帝大喜復余職而責求本達志懷為至已未歲

余方逆張漢湖於漢中

子見

承為松尚書而所勅其私處為余漏

言乃密疏勸余 上命鄂尚書子成代領余眾余已擒張漢湖方

振旋而彼連攻仗功敵舟成味可惜也其言願求若此明故宿將

設戰門事形狀如輪筒兵備機威如兵法非他人所易及者余記  
西辰夏國潘著舟侍御名冠人關明復起用笑謂余曰吾鄉人方  
人製肩輿請明入楚吾甘心願為其與夫也雖一時戲語亦可視  
公之威望也

### 王文舉

自嘉慶丙辰奉楚直隸事當事者過於特重遂至蔓延三省用兵

十載方至撲滅其中殉難者提臣為王公文雄花公達布當公成

穆公克登頭鎮臣則諸公紳保來公射于袁公同研何公元卿

公 德公光叔公 德扎公 爾統 行 寧公 昭 其中死尤烈者以王

穆花三將為最研以下王公貴州人由行伍游至通州協副將率

直隸兵往援鄧陽時改撫為恭公 承恩性儒弱不知兵事賊遂得  
假說入陝境至盤置秦惟開城獨守日夕哭泣日皆腫公倉卒率  
直兵疏遠擊之賊境得全公之力也事聞秦受 上賞公怒擊賊  
賊皆畏之恨入切骨庚申夏於棧道中猝遇賊賊視如公兵力單  
弱乃曰出紛擊公轉戰竟日路既險峻糧復斷絕遂為賊擒公噴  
血殞罵賊前曰此牛賊吾五十二顆目之人不可令其遂死以洩  
吾憤乃支解竟可賊既退軍士於草中尋遺骸惟餘一臂而已諸  
大將死而慘者莫公若也事聞 上震悼賜世襲一等子其嗣 國  
賞以世廩任臺諫建白有報今出為順德太守

楊時齋提督

國家昇平日久優饒皆由武科積勞以致開闢初未嫻於武略者  
居多故用楚之史祥帥多不知兵以致敗衄其身經百戰而功績  
尤著者以楊時齋軍門為最公名遇春四川人由武舉入營紅苗  
之變公以封官奔走其間得文襄王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因擢  
至專闕特宜制府 督陝甘畏慈不有公諫曰甘涼兵為天下勁  
卒阿文成公曾將以平西賊今諸將猶有能敵及者制軍據河山  
之險擁精銳之卒自關隴而下建瓴之勢破敵必矣奈何以百戰  
之卒而畏為合之衆也夫宜不能用其策願雖略至陝倚公為左  
右手公修營繕銳善撫馭士卒其部下皆非匪所反正者腰懸長  
刀彭狀兇險而公頗指器使愛戴之如父母故十載之間所至克



敵聲憤赫黑公有黃驃日馳數百里公乘以追賊未有能及之者  
故賊人畏之如虎其部下諸將如楊公等游公嘗與吳公此州祝  
公及九皆由偏裨而公後至專閩有郭令公之於李西平渾太尉  
之風白馬關叛軍之復官與董經敗北公獨騎至賊隊中說以大  
義賊即推戈而降其為賊所佩服若此甲戌春公陞見東京上  
召見優獎之賜紫裝城騎馬 乾清門侍衛理行武臣中罕有  
此者今鎮戍中費十餘載而身健備如故云

議政大臣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不由  
閣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每朝朔生中在門外會議如坐

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遂微然猶存其名以為滿大  
臣兼銜乾隆壬子 晚皇帝特旨裁之

領侍衛府

國初以八旗將士平定襄區鎮黃等三旗為 天子自將處選其  
子弟侍周官宮伯之制命曰侍衛其日侍 禁苑左右供趨走曰  
御前侍衛稍次日乾清門侍衛其值宿宮門者視曰三旗侍衛設  
領侍衛內大臣六員內大臣六員散秩大臣無定員俱以世襲公  
侯至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諸尚書下侍衛躋三階選其才俊者  
充隨班協理事務班領十二員每班四人掌文書政令諸事凡其班有  
六班分奇偶以為雜合其制凡十二日為一轉每班先於 國中



值宿四日復入禁中值宿二日空閒六日以為修沐之暇史香翰  
值其行幸駐蹕宿衛一如禁中之制扈從復扈二人於御前  
大臣內爾會前引十人於內大臣散秩大臣及御前侍衛內  
爾命選部廟諸大祭祀陞殿慶賀及巡幸飲驛巡鑿日  
引進常日駕出則以侍衛二十員充前導隊豹尾侍衛退功  
臣復舊六十八日以二十八員復左門乘輿出入以十八員豹  
尾槍十人佩儀刀侍於乾清門階下左右駕出侍衛殿於後  
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領之巡幸方岳木蘭行圍御前大臣  
侍衛暨乾清門侍衛均隨從輪直侍衛以二班或三班隨夜日  
行以侍衛二十人前導左右各十八名曰條尾豹尾槍殿如常制

次二班侍衛司隊夜行或內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衛什長二人  
率黃龍大纛行其餘仍分令侍衛輪班巡講者駐蹕行營以內  
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宿御營兩廂御營黃幔城  
班以侍衛二十人四隅分宿城門內以侍衛什長三人率親軍  
校等三十八人環拱宿衛其御蹕圍明圍日以領侍衛內大臣一  
人散秩大臣一人於朝房住宿其禁城則命內大臣一員代之朝  
會班次歲於十二月將薦入座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鋒護  
軍統領營外有東京之都統將軍職名用明進並恭候欽定  
其散秩大臣世襲者數人為蒙古明安貝勒後一人佟忠勇公國  
剛後一人李德恩公國翰後一人覺羅武功郡王後一人石忠敏



公又姓獲一人楊顯駙野獲一人每欲出時移容談旗將鷹隼人  
員隨送引見補授其裏攝者為上御院侍衛每批七人其裏高  
虞履選房鴨房十五善射善騎射善射為善強弓善擗等侍衛  
各有專司以於三殿殿內漢侍衛其一甲一名者充頭等侍衛一  
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衛二甲內滿漢三等侍衛三甲則滿漢  
俱侍衛如文員之編檢焉

湯文正

湯文正公誠與當時以清介自勵敦厚風化其下屬有貪黷者皆  
善為勸勉其不改者始以去德之郭曉憲時任吳江令以貪黷  
聞公徹正有教以貞廉郭曰靖所以貪黷者以供前任某將軍之

總故也今公既以清廉自矢請寬一月之期如聲名猶若昔請公  
立置再刑可也歸自沈其堂廡曰前令郭靖已死今來者又一郭  
靖也其政治為之一變公首薦於朝後卒為右臣徐中允河院瑞  
明節其子侯齊曰法不任本朝德於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驕  
從徒步訪之侯齊解以疾公排柙門外久之始入待以粗糲公  
為之醉飽時人兩賢之仁皇帝初南巡公引駕自盤門入以  
為吳郡中最冷落者曰無得使上知吳眷渥有損聖德又請  
免漕糧數千石兵民至今感之詩納蘭文傳明季朝初前撫  
軍某欲以萬金餽之以為常公終平不投一利明節之會立東  
宮明告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導之如湯某

其選也 仁皇帝尤其言是召公以尚書銜守參事府事入輔  
東宮公素嚴正入朝多所建白人多疾之嘗侍滿朝房衆方促膝  
歡語是公至皆爲歡散終日無一人對語者公笑謂人曰吾今入  
啜人國矣明侍憲怒不釋命籍尚書以先明章劾之 上知其忠  
故優容之一日赴黃木廠直木歸晚猶健飯如常次早卒然薨人  
以爲明遣人陰斃之也 乾隆中 特旨建諡文正

黃文襄

乾隆中漢軍人登仕版者多以玩法被罪其始於 聖眷優渥者  
惟黃文襄公是杜一人而已公以武弁歷任嚴疆替撫其襟度嚴  
切下吏多不善之而 上存爲獨注其督陝時西域用兵投誠之

唐前此宜撫縱其竊發叛逆又應勦捕兵出萬里糧運確艱公以  
爲先安內而後攘外身親築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騷擾致內地  
有事則所繫者大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買鬻  
民踴躍爭先又以凡事豫則立報待盡而後運則士飢馬待缺而  
後補則戰餉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蓄豆馬刳行且喂以故  
餼千餘里愈壯臺站有缺來者曰吾撫爾時曾買穀三萬石分  
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蓋公久如 純皇帝之效西討也 上倚任  
如在右手以備鎮劉晏輩之知太保封忠勤伯賜紅寶石頂四圓  
龍補公素嗜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故積勞成疾疾  
劇時嘗語猶以馬狀糧運運動輸賦諸務嗚呼不絕官吏文武視





相環聽為之注下 上以其未及預飲王之禮深悅得之然性隘  
刻督江時值 上南巡公遣請佛神命各出重資辦演戲影而不  
為之 上速為致侍御所勅又與雅將軍 爾古善不離故陰曉其  
報使其士卒飢餓數探香茶以食事見 雅國之獲罪故世以此  
詭之

金川之戰

金川為漢丹純地所置金川縣唐屬雅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其  
地高峻插天屬邊陲中有大河用皮船軍橋通往來山深氣寒  
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其畜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群獍甲右等  
尤土司環相接康熙中內附後莎羅奔以上舍率兵殺岳威信公

狂羊尚有功雍正元年殺為要撫司莎羅奔既得官號自號大金  
剛以舊土司澤旺為小舍於是有一金川之稱莎羅奔尋以女阿  
和妻澤旺狂儒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却澤旺師十二年  
又攻軍布什咱及明正土司特制軍慶復用兵聽對土司草率完  
局頗不當 上意巡撫紀山親視其位遂主用兵進勦之說 既  
皇帝壯其請紀山因命副將張興倉率進兵及為所敗 上知紀  
山不足為慮復又以班第事被逮因命張公廣泗改督川陝主  
勦金川張故老將初隨鄂文瑞公但苗所向披靡因易視金川將  
請苗寨相等夷運糧餉費 旨謂且夕可以奏功調兵三萬分兩  
路由川西進者攻其河東噶拉依請果必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

請碩卡副將馬良柱已來將攻克孫克進賊寨擊服累其稟請降  
張公以小說故毀書辱使辱則惱其甚矣又因馬來請命而賊因  
嫌調馬還故以他將賊寨勢建寨曰碩著報恭祝我兵阻於險阻  
跡不得進張公遲於前奏不敢據實入告仍以期於春盡於滅賊  
類為言至十三年春請將反多失事張再為降番所誘被虜囑因  
土兵與賊文將擊並臣元馬張公復以贈兵疎詢為請上疑其  
妄乃令大學士訥公親往督師每成信起自登將授總兵銜命為  
公由丹墻取勅為圖張公由昔預取囑利休議甫定而訥公至訥  
故遂臣望獲員上恩寵親意滅賊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囑  
利休違者以軍法從事請將身臨鋒火總兵任舉副將賈國良職

馬訥自是不敢言戰仍倚張公解賊張公復經訥不知兵而事權  
出已上陽奉而陰使之請將無所慮承奉觀望不肯訥復密訪張  
公袒庇賊兵輕信壘勇請款時莎爾奔之弟良爾吉在我軍中張  
公為其所惑倚為心腹反為賊之耳目軍中動息賊悉先知早為  
之備故棄氣場棟宇半載無尺寸功上大怒立遣張訥二公先  
復明正典刑命傅文忠公為驛署將八旗勦張復調吉林黑龍江  
請總使之士以從傅文忠臨行時上親賜明堂張黃幔以宴公  
親酌之酒命於御道前上馬張大將旗鼓軍容頗肅命將之典  
實近代之所罕觀者公既至軍任治軍門大難為曉曉凡張訥誤  
罪者咸更置之望臺為之一新又領如良爾吉之奸子五輩中責

其賊心之舉立置於法人皆畏懼又於雪夜攻克聖明殿處容其  
道路險峻非人力之所易施林實本開上亦如羣賊穴門無須  
擊我兵力會孝聖憲皇后中降懿旨以休兵息民為念賊亦  
畏懼其舉於岳威信公代為乞降得文忠公命岳公來會師岳公  
乃跪而請赦者十三人直入囑咐休戰畢莎羅每等稽顙拜表  
中特乞天岳公曰莎羅奔故汝其誓笑曰汝等猶識我否東葛曰  
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降爭為首為渠入帳中于茶湯進公飲盡  
即宣事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番歡呼頂佛羅立誓惟十  
行又留公商帳中公解衣細履如常次日莎羅奔率子郎十八傳  
文忠公營後降傳公極道其請師士俚力環侍岳公引二首八跪

啓事傳坐受岳公拜始呼二首八撫以威德二首戰慄無人色前  
自而出謂其下曰吾儕平日視岳翁每為天上神祇傳公何人乃  
受受其拜天朝大臣固未可量如此金川邊平傳岳二公凱旋  
上郊勞於黃新庄行抱見禮封傳文忠為忠勇公賜雙眼花翎四  
團龍掛寶石頂紫羅帶從岳公舊爵加威信二字以寵其之立碑  
太學大哉天下詔與民休息焉

朱檢討上書事

朱檢討天智字元如滿洲人父朱爾訥任兵部侍郎公中康熙癸  
巳進士入詞林時理寶親王居東宮以恭虔敬仁皇帝眷之備  
位文盛原親王元四既視其位授欽王鴻階復左右之欲除害理

密親王公應受之其政曰 皇太子雖以廢廢然其過失良由習於騎狹左右少人勸導之故若遺顧情若在如趙中壽等羽翼之位重夫未可移置如棋局有藩臣密為說親則天家骨肉之禍有不勝言者說成欲上以侍郎公在每相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兩全汝捨孝全忠可也則趙之入告時 仁皇帝嘗滿山公早出德勝川有百數鴉棲其為前如阻其行者公譁之去破上仁皇帝壯歎久之會遊臣阿靈阿素為允禩黨因媒孽其間曰未某之說為善其其日寵營地步 上大怒置公於法侍郎公行被死而理即卒以壽終

王太倉上書事

理密親王既廢儲位久虛 仁皇帝因命東王大臣保立東官時允禩黨則布滿中外王鴻緒復上書八字以視東家遂共保康親王為儲位 仁皇帝震怒問首謀之人東家敢對以為太傅齊首斬故明樞文祥則謂家曰朕心立一剛堅不可奪志之人為用天下共主蓋謂 憲皇帝也東家能測 上意王大臣相國 七年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文肅公為首於明神宗時以建儲事受辱名欲幹其盡遂於丁酉五月密奏建太子懇懇數千言既留中是年冬又有言建儲者 上不悅遂益發公此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引為太傅故事欲陷公以死公此官

門外不敢入 聖祖廟左右闕王拱何在首嗣李安溪奏候侍奉  
宮門 上曰王拱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有貽前明惡習汝  
等要做處分太重可建召其來公間命起入免冠謝 上坐殿清  
宮手給公跪耳語良久人不能知復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  
語加深切三月十五日又有御史蔡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謙等五大臣疏 旨責公性靈希愚令履泰時舉  
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版以書請要恭曰  
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正儲猶擇其時名臣如范鎮  
已孫等皆文章切諫頭髮為白臣愿信古太為妾恐效法古人實  
未嘗要候臺臣共為此奏其上侍罪五日詔工役應請成軍臺始

命年老先行著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在為父贖罪當待罪時滿  
漢文武開門宿衛以至京師之考士者民爭來窺觀老相國有愛  
君之心可敬然無不作古代公見者處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齊  
向公科賀歌呼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 聖祖發選劄子命  
列公名以進隨賜宴 太和殿再 召見西暖閣賜更命起原官  
視事如初是年 聖祖崩 憲皇帝即位 召公奏懇久之公曰  
天生 聖人社稷之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佟翼毅伯

佟翼毅伯伊勒圖為忠毅公已為理嗣乾隆中任領侍衛內大臣  
典宿業者數十年先恭王與之交最契嘗言公雖無赫赫名號取



下最嚴肅每早朝黎明公獨王侍坐中左門將入直侍衛候簿呼唱朝服佩刀率之以入有違及者令其次自負襪被出以辱之景運 隆宗二禁門內非奉事人侍 旨及 上所宣召者雖王公大臣不許私入故當時茶罷嚴扃有終身刑罪者而不識 乾清門者自公故後日漸廢弛至有侍衛購班票并不至每夏日當直宿者長衫羽扇重帷嬉笑至圍明閣諸宮門乃竟日釋體爾爾官門之前余任散秩大臣時曾告當事者當事者笑曰彼其標背者其金已為厚幸君尚何言責哉其玩愒也若此故遠思履昔老成之人實有益於國也

王文端

余登朝最晚不及見諸先遺惟王文端公 尚未去位適年公始致仕歸故時聽其平來公高不踰中人白鬚數莖和藹近情而時露剛整之氣其入軍機時和相勢方彙赫器定公 曰 為其御諭若輩惟公絕不與之交除議政外默然獨坐座和相位甚遠和相就與之言亦漫應之一日和相執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爾公正色曰王然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執然退然 純皇帝深荷任之和亦不能奪其位 今上親政公為首輔數年遇事持大體踴誠進諫 上亦優待之其致仕歸日 上賜以詩有清風兩袖返解城之句命 皇太子親為祖餞以祭之祭文奉陳德之事公時已致仕急入內請 安謂余曰德為危厨之職安敢妄言進諫

此必有无好大慈主廟以行明徵差之事假鑿猶存吾見 上時  
必當極力言之以除肘腋之患所以盡老臣報主之心可也復  
上喜見公應對如前 上深然之會某相國恐林達其戚急治其  
獄畢車完案致祭而飲有林清哭入 禁門之哭 上深恐其言  
命有司特 賜祭焉

朱文正

今上親政之後寬仁厚德不嗜殺人皆由朱文正公於 藩邸時  
輔導之功良多公諱璉大興人年八歲即稱孤為文文體徑聲蒼  
古與尼符君學士所齊名年十九登進士為乾隆戊辰科時大雨  
連綿三日蓋印為公霖雨兆也 純皇帝深重其品劉文正公復

薦於朝曰北直之士多推譽少文而璉筠兄弟與配相翁方綱等  
皆學問淵博實應昌期而生者 上曰純翁文士未足與數來珪  
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數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時撫軍為黃世文襄  
公之孫也少年既博會騎驢香公時匡正之貴以公為腐儒不足  
與談因勸公為迂滯 純皇帝優容之改公以學士入直 上嘗  
房時為甲午春李蓋已為豫教 今上計公欣然就職日導 上  
以古今嘉猷侍講恆十年餘無一時題之語 今上甚重之復以  
孫文靖公薦 純皇帝曰朕故知來珪通曉吏治事遂授安徽巡  
撫公以清介持躬自休康外毫不沾取金業時吳修園 為公所  
取士嘗謂見公時夏日酷熱公劍英以爪亦必計價付蘇隸其不

苟也如此公經學醇粹愛惜人才所保薦如荆道乾王東錫等其  
復皆為名臣字已未乙丑二春間所取張惠言鮑桂星陳超曾湯  
金劉孫原湘孫爾萃謝葦等皆一時知名士嘗於闈中子夜搜得  
吳山尊詩卷再三味讀大呼曰山尊在此因被衣叩祝中丞元春  
命其東燭批照曰其佳處在某處才大眼方倦不能執筆君可代  
為之書此吳山尊文也詩替吳然其實鑒也若此故其幾日上  
甚震悼親臨莫暇世共惜之以為劉文正公後一人而已然性  
醇厚易為人欺詐有會吏某知公嗜好故為衣服蓋璣欲以謁公  
竟日談皆安貧之論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遭戍報陽公掌銓日  
力為起雪欲復其官彭大勳公元臨言其貪狀公慨然曰若其人

者可謂忘於朝友於家為今世之閭閻安可辱之以貪名也又取  
文高引循歷典故士子多為盜襲懶登之學文風為之一變素嗜  
許氏說文所著詩文皆用古法書之使人不復辨讀晚平酷嗜仙  
佛嘗持齋茹素學導引養生之術以致痼疾於背時對空設位談  
笑酬錫作說誕不經之語有李郭侯之風余嘗與共宿郭壇時起  
雙玉病劇余向公悅惜公岸然曰彼謀命方長安得殲死若實有  
先知者然雙玉果病愈致位道顯則公之仙使亦未易覓測也

### 李恭勤公

本朝漢名臣中其以賢節進者二人一為李敏達公一為李恭  
勤公世公貴州黔西州人少入曾為江南某司運檢純皇帝





南迪公司船既水將而復沉滑 上登舟時偶失足公遽起扶之  
督撫恐碍公請命 上笑曰微員中有如此忠愛者命立擢知州  
後官至四川江南總督以廉潔稱職 純皇帝屢欲以為閣臣有  
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公督川時蜀中自  
金川用兵以來府庫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積奢侈後徵調款數無  
藝州郭晉或獻公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郡即以公  
事來者不過數日不得言音樂侈宴會不得飾典為衣服朝珠之  
奢婦屏翠錦服之刻珠顧墀者皆有禁公官職督數年未嘗筭一  
畧成都將軍折茲任公恐不為置酒則太怒置則破禁逐來其家  
口抵任時饋一菜幣一燒羊使摺下武弁媿告曰本營居八署遠

閏春屬至謹以此位家訓屬吏於市政使以下亦未始其一飯元  
日則先餉尉為餽餼十數斛有下屬謂是者公遣人告曰知若等  
勞苦故餉以食遂設食餉之半公既後出坐堂堂受禮畢即令府  
廳州縣等送謁司進府廳禮畢告曰先日俗例上司屬員雖不接  
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吳始歸後苦僕無益也况若  
曹亦有父母妻子厥首例得給假請君何不早歸今若曹亦放假  
半日子屬員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其風趣也如此及督  
兩江時福文襄王駐臺灣徵調各督撫府庫餉銀他人無不應命  
惟公力持不與口不見郵文徵撥督不致發此餉有虧朝廷之府  
庫也福亦無如之何其嚴厲又如此

咸京五部

章皇帝初定北京 咸京設帛帑壹京一員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以爲 陪京保障時未遑設文史至康熙初丁巳漸成其賦稅則名簡練士卒等事有統於晉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設戶部侍郎一員繼而次第設立禮兵刑工侍郎各一員 陪京之制始備其未設吏部者以其地官員無多仍由京中輪選故不備其後工侍郎亦由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都議不舉行

天津水師

雍正中 憲皇帝念津門附近京畿海防甚重因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其協領下若干員兵三十名守禦海口以防

難濟不測之變然滿兵雖強健不利水師初設時章程草率所訓練技藝不及練營之半乾隆丁亥 純皇帝巡幸津甸是日大風海船逆勢難以施演時都統爲奉養儀英俊年既衰老復成聚繁重所傳令俱錯誤兵丁技藝既疎隊伍香亂竟極喧嘩不能 上大怒因裁革焉

關稅

直省關稅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稽之共四百五十三萬當時天下取爲富饒商賈通利其後司事者觀久留其任每歲以增益餘至乾隆六十年加至八百四十六萬有奇其數累經倍蓰故其後每歲日形虧絀行之既久司事者豫爲之計將虧絀之數先行存



貯庫中然復重征其稅將所剩盈餘私飽囊橐而其虧蝕數目乃  
踴正銷算是以每歲徒有虧補之名而稅無有傾其私橐者至  
嘉慶十九年浙整閩虧缺二十餘萬其他閩稅虧缺俱是而藉以  
正額虧缺為名日加苛徵以致商賈傾家蕩產屢足不前乃使物  
價昂貴於民生大有虧損嘗定庫者應詳細籌畫從輕其征收之  
苛而核其實入之數雖不能及已卯之豐腴亦必以乾隆發百兩  
中為則每歲年銷千款則國課不致虛懸而貿易者實沾其惠實  
上下兩益之所也

廣慶盧之死

廣侍郎 高文瑞公第十二子以贊郎補官少聰敏悲於憂積每

對客背表宗如瓶瀉水不餘一字任祠部時王文瑞公議為傳三  
海陞路諒嘉慶己未肯勅和相會晤 今上嘉其直言立擢副都  
御史今掌刑中軍需時用兵數載司事者任意揮霍不復稽覈侍  
郎司事數月力為裁核每月省糜費數十萬而國帑賴以充裕當  
事者恨入切骨以廢提驛站八處 上優容之又與魁制府 倫互  
相訐劾乃降補通政卿居逾年復任刑部侍郎時故曹諸卿有由  
久任司員擢者皆輕渺之侍郎聞款稿單即大聲曰悞矣家詢其  
故侍郎曰某條實有某例而今反稱比照某條實無正例乃反云  
照例云云未審請公掌經閱目異若稿首則朱墨淋漓皆已盡錯  
侍郎笑曰不期三十年老嫗反例糊塗兒若是東乃警服時 上

頗如侍任侍郎亦慷慨直言嘗 呂對時凡此臣等奏請狀及問  
問細事必詳贖人喜每進款刻猶懷甲子冬余與侍郎先後入對  
親聆 王音曰汝與初彭齡皆朕侍任之人何以外戚怨恨乃爾  
侍郎頓首解謝故朝臣頗憚然未有敢言先極勸者有內監郭  
瑋理者少為 地皇帝近侍年七十餘尚及見高文定公 政者嘗  
至朝所與侍郎促膝談頗以長事自居侍郎聽然曰汝輩聞人唯  
嘗敬謹侍立安可與大臣論世道也郭慨入切骨會以 內庫納  
椒窺政故郭即以侍郎私行抽換入奏 上尚優容之命郭出以  
告侍郎郭出沒言之侍郎未有為 上言王而辨之郭入印以其  
共聽 諭旨卷之 上大起命刑贖家居素與侍郎不語者遂露

起嫌集其短復濟三瀕復交勸之 上親訊曰尚欲破其獄侍郎  
表看 上意乃辯論不休初無引罪怒語 上怒遂置之法其職  
款實皆有司贈饋及侵蝕李姓析產之實無分毫枉法者侍郎性  
寬明少隨文瑞公居兩江又習柔南人風度舉趾迂緩不入時趨  
惟以驅軒逐鹿為念遇事或入論私錄徒深然人多隱恨然心無  
穢府事過即忘故忘者恨侍郎若仇而侍郎即聞覺也既得志驕奢  
日甚縱容家人貪鄙不復措察又性耽風月以政日難優餘使君  
終夕及寄耳目於若輩識者識之初與余交甚篤後因余屢評政  
日漸疎遠然其禮貌如故戊戌春侍郎自山東書策返途過於  
蘭明園宮門外侍郎仰面談論旁若無人狀余退告人口辱罵既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驗且溫奇禍不說雖矣待即果以美冬數命言不幸而中也

松州公好理學

自和相東權後政以斯成人無遺志以獲軟為仁慈以既揚為風  
惟徒博寬大之名以行阿庇之實故時風為之一變其中行不阿  
者惟松州公一人而已公性忠愛幼讀宋儒之書視國事為己  
務於積德滿政事皆深憂厚慮不慕近功願伊犁特撫取外夷視  
如赤子凡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諸國貢使至日公皆于五里前  
詢問其國之治亂親賜以食教以忠孝之道益曰我大清國所  
以立為年基者惟賴此二字也辭行特厚加賞養其堂額錦幣之  
物滿載而反故屬國愛若父母涕泣而別又以國家經費有常不

可以邊鄙故政有駐國用勇護關屯田數百萬頃皆命滿洲士卒  
耕之並與以牛糧籽種厚其實郵故人樂為之用歲省邊費鉅萬  
人重於文誼傾蓋之士與之告遺者即解囊與之毫無吝色故任  
封疆數十年而家無積石 上深知其忠正擢為參政 御前大臣  
公於 召見時凡民間隱情街談巷語無不奉口而出毫無隱忌  
故人多尼之發百秋復出為伊犁將軍新疆聞其履來慶若更生  
耆稚荷擢以迎公笑撫之曰軼生此行頗不寂寞也其冬懼為首  
輔仍兼攝伊犁事朝中之士君子皆翹首以望其歸也

古制府之死

粵東制府為天下繁華之區居是官者無不窮奢極慾搜括明珠



蔣翠珍奇寶玉載滿海船而歸惟覺羅古制府度督粵幾十年不  
鳴一錢凡稍蓄然澤如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練提督全姓  
極力勸捐業已蕩蕩而撫臣某素暴虐爭柄公屢寬假而某恐為  
公所害因先發制之密劾公廢然失職數事 上命其究詰某乃  
坐高座呼公至室 上諭畢即命公改日服弁去僕從銀鑄整頭  
夾雜欲呵以辱之並書以調改之語公浩然曰某雖不才曾備位  
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當國體自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拉  
其至腕公情急遂取烟壺吞之遂將而死某遂以輕生 上聞公  
子壽喜襲祖廢職獲赦大臣與余同官者二載余嘗往投刺其家華  
門圭竇初不知為曾任封疆者則公之清介可知也

### 三姓門生

子金壇相國 城中 當權時凡詞林文士無不奔競其門有某樵花  
者人惡閹爭慕時趨命其妻拜于妻某為母情誼甚密及子公死  
某痛拳束極恫甚又令其妻拜某為義父饋以珊瑚明珠琥珀鳳  
來政時作詩誡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某轉去門  
相新吏每悽涼地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且無顏只為郎  
百八年足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之句某慚惡謝稱歸及某慶  
已未朱文正公內召某復割其門視願求進時又有臺前勸者  
云人曾惟說朱師傅為我跟随戴侍郎之句時謂之三姓門生云

余外舅王文狀公每以淵深進士出身任兩浙閩總督入拜東  
閣大學士公人愚闇不悉史事動為人欺始屢任封疆蓋不飾  
時人比之李昭信而屬著過之然初讀宋儒書大節不苟終未及  
純皇帝逆章承德有公時任直隸按察使至雲南歲兩款日湖  
河水驟發上欲東時渡河公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萬民至身豈可輕試波濤使御即有失雖萬段臣等之軀何可  
追悔上以滿洲舊俗宜親習勞動以揚武勇為言公曰皇上  
此行奉太后東巡罔至即使上渡河安便獨不識太后之  
與安奉何所上動容為之回轡又督閩時浙撫王賈壘既丁艱  
自以督辦海防為言奏請視事又不遣眷屬回籍公忌其欺偷嘗

疏劾之王因此獲罪其為上書房總師傅嘗舉古今儲貳之事  
曰春華日覽教授諸皇子詞雖佶倜為成親王所譏然不究師  
保之體故卒後上親臨文殿蓋取責難於君之義也

曹劍亭之謀

曹劍亭名寶上海人咸乾隆丁丑進士任給諫時和相專擅其僕  
劉全嘗交接士大夫納賄無算遠履諭制帶如王侯規度公密疏  
劾之先商之同鄉某某得條書馳告和相和相令劉全拆毀如制  
及公疏上純皇帝命公率近臣往覈其寔以奏對不肯論上  
優容之公自恨為及所賣佯佯以死已未今上親政和相死伏  
誅念公往言非諂因追贈副都御史特與之謚以旌其直云



漢人任滿缺

雍正中滿洲副都御史缺出一時乏人 憲皇帝命元帥密保鄂  
文煇公保許公有元宜任風憲 上曰彼漢人縱於賈格鄂公曰  
風憲衙門所關甚鉅臣為朝廷得人計初不論定制也 上乃用  
許公為滿洲憲缺逾年始謂漢缺云

ColorChecker  
TIP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White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RIVAN K.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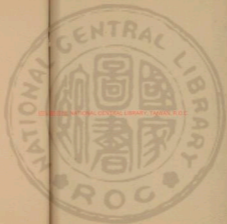
嘯亭雜錄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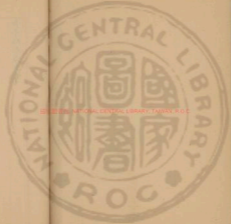
隨齋珍藏

卷  
六五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011117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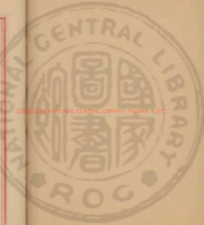
補亭雜錄卷之五

緬甸歸誠本末

緬夷古朱波地自古不通中國宋憲宗時史志始有其名元世祖  
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聯以羈縻間亦嘗修  
貢賦而還其軍詳正史其時緬地不過數十里附近之提涼蘇春  
猛拱猛密司蠻基木邦落卑米卡猛迤撣會金坎毋得馬大山宋  
寨錫箔猛掃猛素孟民整火整實諸大土司尚非所有及恭體疏  
之于恭應裡漸強威明所設三宣六慰大抵皆服屬於緬 本朝  
順治十五年大兵破貴州明主由柳奔緬甸時定西將軍愛星阿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於三桂等於十八年十一月八編師至木邦白文選降於釜山原  
然元年編首自相並執殺明宗室及黔國公沐天波等數百人將  
軍等當明主編人不與師至何氏編人懼遂獻明主師歸編人遂  
不過朝貢其世次亦不可考至順正九年編首與盤邊構兵編目  
塔古叮在九龍江邊守備然鳴春有書知國王明升進貢之語野  
文瑞公以聞得 旨宜聽其自然不必有差設法誘致乾隆十一  
年開茂隆廠官南水高順密徽外有持旗其地北接耿馬土司界  
西接木邦界南接生野區界東接孟買土司界地方二千餘里其  
長四拜旗自號霸王不知其自始有世傳據印緬文曰法龍  
激話本隆華言大小書之長也所居木城草房數舍蓋類似孟茅

花承俱既足農民山居穴處以布纏頭蔽衣短褲刀耕火種軍器  
雖刀鐮弓弩又有夷日蚌蚩草蓆草蓆草蓆俱係蚌蚩草兒叔姓  
分掌地方亦不屬於編首流耿馬土司罕世屏代聲稱願歸順境  
內茂隆廠自前明開採時甚旺廠民甚高賢等議給山水租銀不  
敢受請照內地廠例抽課報稅以作首物總督張允隨奏言勸產  
乃優化外野夷輸誠內附請將此項廠課酌令減半抽收一半實  
給該酋長以慰遠人之心得 旨先行十三年鎮康土司刀悶藉  
報編夷願通賦貢不許十四年二月茂隆廠民高賢八編甸先是  
逸西道承差寶興儒奉差往茂隆廠訪緝廠犯報啟周榮寬葉等  
茂隆廠妻共高賢於十二月丙戌派帶練兵一百餘人分起前往



訪緝士辰兵高賢帶練兵八百餘人賞與倍隨同自厥起身發印  
至幹拉十五年五月朔日乙巳厥練已擒御銀二把至幹拉押解  
回厥兵高賢帶練兵一千二百餘人前赴緬甸時上年緬人所遣  
五日五人請進貢者尚在鎮康兵高賢要令前導了未自幹拉走  
程度或至本邦本邦令頭目猛占等八十餘人從之丁巳至錫箔  
庚子至來寨兵高賢等於所過土司地方皆有曉諭遂致書於貴  
家貴家者隨明主入緬之官故其子得濟於緬自署曰貴家據說  
竟羅律銀貴家頭目宮裡羅素與緬甸有隙因率兵阻之與高賢  
至麻里脚洪又遣人致書講和貴家聽其來使兵高賢遂會緬兵  
三千餘人至德嶺城與貴家數挑戰三月庚戌貴家出迎敵許敗

兵高賢前赴之為貴家所敗緬甸復遣人和解之兵高賢渡麻里  
脚洪回厥賞與德於五月癸丑學張寬果回大理高賢意欲邀功  
因詳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亦允遂無道莽叛親離遂復其  
言其表來降十五年七月勗薩茂隆厥謀長兵高賢率稱緬甸國  
王莽達拉情願稱臣納貢永作外藩命工匠製造金銀二器其制  
表文又造貼金寶塔裝戴黃亭燈緬布土物各色制象八隻入  
貢又貢 皇太后制象二隻燈緬布等物差使國大臣一員隨  
日四人象奴及眾數十人出境過江於四月已抵邊界請代奏督  
撫令司道會議布政使官爾勳會按察使權應通東邊西四道議  
以前鎮康土州刀悶勗稟報緬酋請進貢已不許今稟內絕不言



及且明置編甸宣慰司表內本稱宣慰舊衙又有職穴自封夜郎  
大外之言更不敏明使臣衙若其高賢前與今業又復互異至  
本邦乃編甸所轄中外故分准本邦投誠本邦節編甸之叛逆必  
至大起釁端亦有妨於國體其尚賢初到麻地恃強凌弱令率編  
甸來歸實有造功之意且外國歸誠亦斷無借一職民為媒逆將  
來編甸設有寇警必另求援兵不應則天統御之體處之則苦師  
旅之煩恐難長其及及難善處况前明頻通賊首度使援者數十  
年哉 嗣又置包蓋覆嘉誠者百餘載邊境之牧宰靡不聞乎遠  
人之賓服其不可信及不可行者各四而也德爾爾阿覺據某  
詞並表文八告本文曰編甸國王慕達拉謹奏 威制統御中外

九服承流如日月經耀陽春煦物無有遠近羣樂孰陶主哉 皇  
上德隆三極道燭百王洋溢聲名萬邦奉服編甸近在邊徼河清  
海晏物阜民和如中國之有 聖人臣等願充外藩備物致貢祈  
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觀 天顏欽聆 諭旨云云十六年六月得  
旨准貢凡筵宴賞卷一應接待事宜俱照各國王貢使之例以  
示隆懷因遣官伴使赴京八首至十月首使回滇再遣吳尚賢兩  
督本無籍馬脚於茂隆山開廠督臣張允陵命委充當課長積私  
財捐通判職銜於麻地製造鑄刀弓弩張書蓋以自臺年來優賞  
長賞銀三萬二千餘兩前經郭啟周搶掠外城致死復令楊云四  
等於麻外地踏覽客民彭錫爵經麻第彭錫祿控告是歲允適事

隨編使八貢於定伏重賞招徠生事總督愛必達奏請革職於十  
六年九月寧富撤大辟 旨未下瘞死於獄十七年三月敵家攻  
阿瓦破其城上年十一月編圖首使四款款馬即開滾弄江外有  
警十二月取馬土司罕圖格遣人伴送編使至木邦先是六月內  
編圖遣子德喇他琳左同弟色瓦瑞喇至猛乃城迎首使未至定  
年三月敵家破阿瓦城以半敵地五八喇扎居之編圖避居約提  
即曼琅堪等處居無定所其子德喇他琳左亦避居錫滿四月編  
使俄猛乃搭建亭閣於 勅旨 御賜款後其國平定始稅十八  
年九月丙寅木梳頭人覽醫牙與貴家戰勝之乃令貴家及約提  
即之兵共五千人圍敵家又擊賈十普幹官之子古朵姆革眾至

猛乃亦欲據編十九年五月編使及編圖子遣人費藩書書呈款  
馬表及四圖編圖恭送徑御為得釋錫滿所殺子色瓦瑞喇出奔  
編圖無主覽醫牙起兵聲言復仇糾合編屬各土目擊敵得釋諸  
夷遂自立於木梳城尋使阿瓦凡編圖舊屬土司皆遣人降服之  
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據放電服孫銀向有威醫主  
是不復輸覽醫牙擊潰之進至猛乃獲所賜 勅書 御賜遣人  
四出來編圖子色瓦瑞喇避入木邦覽醫牙處之二十年六月款  
馬孟定等上司以木邦警聞十月辛亥色瓦瑞喇舉妻喇打那登  
五及親屬頭目男婦等八十餘人編圖二人渡江入猛即總督愛  
必達巡撫郭一裕會撤猛印土司衙門遣之使去越二日始出境



吳楷才猶遣人在本邦城徵索隻索童女木邦上司罕峰底乃美  
色尤瑞凍於滾弄江內二十一年二月復遣至望弄塞建軍樓款  
鐵表單等金純餐管為益逼近內地之狀馬鎮康督撫會檄防禦  
是歲六月壬辰景賣屬之區放編日波頗道老編四人來迎色元  
瑞凍遂穿空由白沙水渡滾弄江而南波頗率軍五十餘人迎赴  
法放區故至木邦計三十餘程此後遂莫知其蹤二十三年二月  
編酋吳楷才攻陷木邦本邦在狀馬外為狀馬王定鎮康蓋連之  
屬離岸上可地大而強買籍身謀有阿瓦落卓昔先歸附於是  
吳楷才寇劫波竟麻達威編本邦索其賄資家宮裡願與結姻  
人們約服眾至木梳頭劫殺兵始進時編酋吳連喇之說第占崇

蘇者先分居景邁宮裡願進附應之十二月宮裡願謀攻落卓會  
占崇莽及木邦土官之弟罕罕至落卓利報落卓大敗復引編酋  
曹楷才及各土酋之兵謀攻賣家及木邦以泄其忿二十四年三  
月落卓先鋒兵六千餘人至臘戌是時占崇莽率猛交兵一千人  
駐猛乃來落卓兵練道出問道已赴落卓木邦上司罕峰底聞編  
甸落卓兵至乃屯營練堵禦遂遷其家屬於大橋邦賣莫日與宮  
裡願出白小坡與落卓決戰赴二日本邦城陷罕峰底奔歸賣家  
屬滾滾弄江至那離入遷於錫武編兵入踏木邦人民逃竄波竟  
服眾多歸於內地沿邊土司撥練防守宮裡願率兵練男婦二千  
餘人渡滾弄江奔曠東蠻其勢甚驚感又由白沙水駐南潮欲徵

道孟良耿馬住許別伏來占崇嶧所在會兵復戰而占崇嶧已棄  
破落車率兵疎遠敵木柁木柁復定罕塔底宮裡復沒江回永  
昌鎮府聞報率兵二百名於四月辛酉出禦行抵地關設節撤回  
二十五年編酋覺措者死其子莽紀覺嗣與番部講兵如故二十  
七年正月宮裡羅敏編首造殺甚惡由強榜奔至耿馬又由孟定  
之邦樓南板八莽里甯感無歸五月丁酉至猛毛至孟孟連之猛  
尹徽處各村寨初宮裡雁自阿瓦奔出帶練一千三百八至木柁  
際給占崇嶧五百人會止帶練八百人入腦復阿瓦編于木柁罷  
表及誘掠男婦共三千餘人既抵猛尹猛尹頭日率眾驅之宮裡  
雁乞內附寄住孟連地方孟連土司刀派春遂赴猛尹救其兵器

戶索銀三兩將其軍安插於猛尹各圍寨宮裡雁不欲受土司索  
贖已相嗾怒總督共遣善知其有七寶鞍刀亡明至寶太監王坤  
由北京內庫竊去者向其索取宮裡雁以其祖寨所傳重物怯不  
與共遂擊其妻婢六人赴石牛廠刀派春率宮裡雁之妻據占及  
男婦一千餘人至孟連城刀派春又向據占及頭目撒拉昂索牛  
馬童女以贖共遣善據占悉於閏五月丁丑夜糾眾襲殺孟連城  
刀派春家屬三十餘人俱被害逃免者僅屬寨刀派先及刀派春  
妻二人茂實據占撒拉昂率眾逃敵至猛養伴抵各處刀派春族  
兄弟派英聞變率練追剿而猛養伴抵兩處夷眾亦各要路劫殺  
據占大敗逃竄無蹤派英寄信石牛廠民龍得位王天和等將宮



裡服好為故留宮裡服實不知也七月亦高守楊重毅撤耿馬土  
司罕國贈帶蛛誘擒宮裡服至其妻許六人及另行擊獲之餘堂  
何古阿九二人因解赴省布政使姚永春曰王達之愛雁不與如  
况其大妻不睦服是以避居兩地今若留雁可以為緬酋之志譯  
不可代散戰仇也按察使張世麟審稱宮裡服雖堅供不知情但  
勢難來歸先令妻屬統計歸服以致其拘掠罪有攸歸且連年與  
緬酋構殺既經擊斃斷不可仍留是地之害應正法再達善以前  
騷不與故印畜於雁遂左袒張議通緬酋至木邦聲言前往整父  
景繼相戰因遺頭目碎散至王達索宮裡服所屬從之緬人刀派  
永壽將緬眾還回益知內地虛實十月丁未殺宮裡服以其妻許

分給功臣共達善然達其志乃撤緬人諭以宮裡服業經誅殺宮  
裡服之妻據占及先日等當即擊遂以時餘孽時據占已嫁莽酋  
弟情狀故緬人以為有心羞指其淫行益加忿恨會木邦罕黑勾  
結達滋擾內地之狀馬政馬雅屬內地於緬亦有歲幣緬日普拉  
布率兵來索關入孟定執土司罕大興兵及茂隆時永順鎮田  
先中調鄰近各營官兵親率迎剿共達善恐其連兵殺敗露其前  
事乃乘機回鎮責其輕率遂遣師攻馬土司罕國贈率兵禦緬於  
石牛廠嚴委周德會閩田先中進發特為屏障率兵嚴鍊於深弄  
江截緬人歸路擊殺普拉布共達善以周德會為殺良首功竟置  
之於法而緬人益輕中國二十八年十一月緬人犯猛籠莽紀覽



既兼丹諸土司東之管線整齊孟良整欠皆以刀戰迫臨討復  
言普洱之十三級納原隸緬甸道播定時著緬文於車里宜烈司  
查其官獻率賊眾至打樂隘口猛迅掛練禦之遠把猛龍刺掠村  
寨猛龍不能禦土弁乃召召舍等被害普洱鎮劉德成領兵至  
恩平遣兵前赴九龍江英達善節調元江土練本至次年春緬賊  
始退時復分兵至我邊故邊外揚言來堂木邦官兵遣善及恩推  
戒官兵不與之戰而已會奉紀覺病死賊乃退三十年奉紀覺死  
其弟情款明時賊勢愈肆強據其西之約空南之南古大姑拉小  
姑拉惠為其所據是年賊犯普洱普洱在者城之西南幅員遼闊  
與緬甸之孟良猛勇整大接壤而通南寧所屬有九龍江車里宜

慰司及倚璋土守備六圍土守備猛邊土千總普勝土千總猛阿  
猛龍猛騰猛旺整董猛烏烏得土把總大小十三土司俗稱十三  
猛又稱十三級納其間九龍江猛邊猛阿猛龍猛騰猛旺猛邊所屬  
之猛海及九龍江所屬之檄檄嶺小猛毒猛舍補勇等處均偏近  
外城上年九月匪酋呂播率眾一百三十餘人至九龍江要車里  
宜射司前是阿瓦會盟時英達善已調陝甘總督為劉藩老儒也  
不識事體以王者須正體里為言命驛使之明年春賊人飽威始  
去五月賊眾復由整欠渡九龍江至猛騰烏得猛烏整董猛旺各  
土弁率眾逐賊猛龍猛舍普洱鎮劉德成遣土目擄獲賊日  
叭信波半阿泥等解審正法是時緬酋雅志祥亦不敢犯官兵實

道人於十三猛索賊十三猛僅獲五年招降而亦輸賊於編以信  
三人傳焉在十三猛之賀易人志職之賊因憤而思還十月編賊  
復由整入猛會整大頭日呂教其子呂湖與車里宜魁司為一  
族車里所轄之猛會頭日先會呂教怒其不遵遂斬編賊攻之  
五良頭日呂丙呂散以同祖弟兄分守其地呂丙遂召散名散約  
頭日呂猛照同攻呂丙呂丙逃入內地之鎮沈府乞降呂散遂有  
五良之地復結編賊逆邊呂丙於是編賊益出八九龍江一帶兵  
十月提督達敏由會城逆關赴普拜十一月抵普城即聞賊耗普  
拜鎮劉德威率本鎮兵八百名前往恩茅一帶彈壓提督移知總  
督亦前往劉德威即移兵赴逆提督達敏亦進駐恩茅劉德威編人

入犯先遣營頭擊明浩費銀三千兩備緝復遣標兵八百人以  
備抵任八日之泰騎何瓊詔及員弁三十八人率之前往獲劉時  
編賊西由五良入打樂至猛遠九龍江東由整入至整哈渡至嫩  
攢曠猛阿之整控渡亦復有賊達敏分兵四出堵禦何瓊詔明浩  
及守備楊崑帶兵一百人前往猛阿何瓊詔等素無備止於江干  
守備楊崑率四十人於子刻先濟整控渡何瓊詔等從之至于刻  
官兵悉渡而行數里而楊崑兵已覆瓊詔兵碎過賊各倉皇避匿  
則華達以何瓊詔陣亡入告而何瓊詔及軍卒等復先由威遠  
所屬索撤江歸劉華復以聞上察其詳切責督臣命物瓊詔  
等三十一人總督劉華自殺劉日遣標兵復應後提鎮啟事知賊

由薩龍攻猛勇名齊降時瘴癘大作賊眾亦退是月丙戌總督楊  
應璫至普洱是日以捷 聞請賞給召丙以先會三品指揮使職  
銜管理土務孟良整欠各留兵八百名猛散留兵二百名駐守五  
月捷督遂啟卒於軍啟詳察邊城頗有勞績時在孟良受瘴癘卒  
漢人思之寔從無一存者以李勳代李孟數月亦受瘴卒九月猛  
竟沙人發猛勇補哈猛撤等相繼內附而總兵華封復招撫景線  
整營孟良小頭日等詣軍門投誠是年四月楊應璫既經定普洱  
四省城以前近撫常鈞有甚密書華印辦木匪之奏爰飭調文武  
及習熟外城情形者至省商辦勝越副將趙宏榜首陳本邦鑿基  
各土司願內附緬酋營孤易取狀騰越之西南為南向千崖萬壑

勢已猖獗暫往按察使良駒復從災之止擊孟令陳元震唐思等  
數員午夜倖免於除夕撤普洱道駐思等乃檄調各營兵數千是  
時境語等已失事賊營日熾傳鋒逼近思等城劉乃退於普洱府  
治劉本諱請既已前奏失旨時分調各路兵之權時營時止人莫  
知所從以致漫無經畫會 上以陝甘總督楊應璫調任而降劉  
為巡撫劉益懼其所措手足因於三月癸酉中夜挑燈聚眾驅侍  
者出自到不殊宛轉於牀榻間七日乃死三月所調兵已募楚姚  
鎮華封其報以召丙為營勇率兵由猛進克孟良名散逃避無踪  
普洱鎮劉德成具報以八先會為營勇率兵由緬攬壩至猛會劉  
研孫爾桂具報由身里至猛龍會攻整文克之召散降投督遣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卽馳檄緬甸統攝合各屬精兵五十萬大破十真有大樹將軍統  
領以震懾之又密布腰分遣通事至各土司說降初楊應璠謀撤  
調官兵八十人至是秋調三十人俟八月到水昌壘暮木邦降復  
具附近各土司再相機辦理六月趙宏榜帶兵五百名抵騰壁關  
陳元震遣人至壘暮時土司瑞圍赴阿瓦水歸其母妻及弟坤尚  
以所屬五六十寨三千餘戶請降宏榜遣率二百人嚴壘暮之新  
街一鼓克之坤尚率頭目於七月甲午起永昌途次為趙宏榜要  
至軍營宏榜於關外撫止毋再擾六醋喇痛頓頭拜林暮習營緬  
甸同軍暮習董各山寨野人八月乙卯陳元震以是鳩元首投降  
頭目線茂猛猛擇覽撤老安等男婦五人解報陳廷獻報猛猛土

三土司是卽所謂三宣者為騰越之屏翰三宣之外為壘暮壘暮  
之西為烏曉猛仍係壘暮東為猛密波貴自騰越關外復有止毋弄  
種各山寨野人簇類甚繁是時聞各土司樂於內附又傳言僧軻  
之母勸其子臣服時有機可乘趙宏榜楚人少為政竟賊丁習緬  
事野人頭目皆與之善總督楊應璠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道  
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趙宏榜復怒急之楊信其言於  
是令道鎮府州官各議進西道陳作梅永順鎮總兵為爾登額水  
若知府陳大呂皆議以賊勢甚大壘暮不可開騰越如州陳廷獻  
則銳意進取楊應璠怒阻議有陳大呂懼故初議烏爾登額阻益  
力書凡七上楊滋不悅而陳大呂陳廷獻革職開化同知陳元震

司亦欲乞降遂關請水順鎮調集兵馬欲領赴猛密本行而趙宏  
博先於七月內赴新街瑞圍自緬甸而至連帕請降猛密所屬之  
猛連瑞圍日練官猛赴新街軍營請降趙宏博入遣人招撫猛拱  
猛泰九月本邦降先是本邦就募遣兵而屬緬酋立困相為頭目  
入執本邦土司罕宋法之弟字堪立於阿瓦城以為質復立者皆  
以監之者皆者緬官名也既而罕宋法投困相等三十餘人乞內  
附會罕宋法節死時者皆高在本邦本邦義眾請立其弟練覽圍  
緬酋不允又執其土舍法坤要傳聞於內地緬官邊利富森招之  
然覽圍亦未敢驟降本與其姪練五格為質於阿瓦聞本邦受敵  
守者置歸勇圍於是西附富森并招撫緬官以外降級帶其長至

水昌俱如獲勝時緬酋已調遣賊眾數萬分道四出一由蠻峯一  
由猛密猛育一由本邦一由浪弄江於本邦之猛博大規罕錫苗  
宋寨等處皆駐有重兵我兵定謀以禦之是月總督楊應瑞赴水  
昌受降時陳大呂等以蠻峯之新街羅緬甸水陸之衝自新街下  
連帕水路四五日可到緬甸自猛密波音陸路七八日可到緬甸  
計日可望成功趙宏博兵前已在新街新街在鐵壁關外江干為  
是市之所兵丁受暑者多緬賊於八月中旬遣頭目規軍營為乞  
降狀趙宏博不察偽而遣之時新街兵少各路警報時至楊應瑞  
乃飭水順鎮都司劉天佑勝趙都司馬拱垣領兵四百餘自翁吟  
出關於九月庚午到新街丁亥趙宏博方整舊寨士卒緬賊來船

猝至凱橋卽接倭寇蜂擁賊之者數千人登岸攻柵翌日賊勢益  
張都司劉天佑死之趙宏榜力戰相持者兩日一夜官兵被困不  
能禦趙宏榜收傷傷各兵同軍械於草房內製燒乃與馬拱璋等  
潛圍河邊山野人裹還駐蹕壁關圍至壁壁關趙宏榜安置於  
隴川其族屬人民避出關外野人村寨時魏督楊應瑞方行次水  
平縣之太平鋪聞警報卽構疾乃加調官兵分剿十一月水北鎮  
朱高直攻柵木不克還守隴川是時塞路水願鎮萬爾登額帶兵  
至宛頂欲進攻木柵西路水北鎮朱高帶兵駐蹕壁關欲進攻壁  
寨以復新街雲南提督李時升於十一月甲戌自永昌起程早已  
至鐵壁聞緇賊自新街至林岡圍守我兵四十餘人亦於柵木山

頭分佈七營壬午朱高出鐵壁關發木至柵木緇賊請於次日會  
戰甲申卽割賊約二萬眾喊叫前進我兵營柵木山之巔向下施  
放鎗礮殺賊甚眾賊復蜂著盤繞向上仰攻我兵施放連環鎗礮  
殺賊數千而不進朱高見賊勢猖獗至丁寅相持者四日請援甚  
急提督李時升撥宛頂兵七百名赴援是日我兵出柵下攻賊陣  
敗山腰礮火起官兵受傷者二百餘人戊子賊張慶成攔牌自辰  
至午方放連環鎗礮牌忽撒已立營柵一座並逼近大營李時升  
告急於楊應瑞不應己世官兵堅壁不出庚寅賊詐為乞罷兵楊  
應瑞乃以柵木之捷入告是時賊甚眾又限於林谷阻深朱高既  
不能克復新街而緇賊先犯萬仞關竟入遠達喜峯是遂至戶腊

微賊竄四城燒州村寨李時升又調榜木之兵二十名應援萬甸關在騰越西與神護巨石二關並列時神護巨石每關僅兵一百餘名萬甸駐兵二百名都司馬拱垣領之馬拱垣以李解杆犯回至千崖十一月己丑賊賊約二千餘軍由馬場達犯萬甸關兩入時都司張世雄領兵四百名駐義達赴銅壁寨與駐守之遊擊班第會攻賊軍賊益近至義達焚掠土司城及太平衛民居壬辰賊抵銅壁閣下班第等於箭冷立柵拒禦賊眾仰攻相持者竟日賊旋縱火焚燒官寨撤回關上甲午賊眾潛踰關在山嶺莽礮於樹下擊大光四走官兵潰散班第出關外賊兵雖是復死之張世雄聞遣回營賊遂踰銅壁閣時李時升駐鐵壁閣聞警馳元鎮總兵

劉德成項曲尋鎮兵七一百尋營營兵二百游擊清泰領撫標兵四百游擊和壯領督標兵八百已於丙戌出董宋關至南甸李時升遣游擊馬成龍守備馬雲洪洪等帶兵九百名由戶撒前攻賊循總兵劉德成等從後夾擊劉德成就擒兵千崖遂定不進馬成龍等復進四海已江外不能徑渡李時升差把總回營督戰戊子馬成龍等始渡江水沒礮火礮皆濕伏賊突起沖殺游擊馬成龍陣亡守備汪紀亦於壩尾陣亡兵丁傷亡者不僮存未及渡江之七八十人十二月丁酉賊渡江至戶撒李時升遣游擊郝應洪守備劉世雄等帶官兵一百二十名前赴戶撒救援賊連營扎駁於平原壬寅李時升遣副將陳廷蛟都司陳斌抽撥榜木官兵六百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名甲辰李時升又遣游擊劉國良都司張瑞周印守備程權等帶兵一千名均赴戶撒山頭樹立營柵賊眾來攻我兵隨鎗炮拒敵時劉德威高駘千崖飲酒高會婦女縱兵淫虐取富戶貨以為罐頭費李時升遣機七次劉德威雖兵不違作改尾語總督楊應璩聞之遣編審通判富孫持令督戰不從則以軍法從事劉不得已始於己巳日領兵抵孟連賊既見戶撒兵漸加恭而入懼劉德威之擊其後也是夜於營外海設鼓大散放馬匹仍詐殺兵賊已潛退我兵不知尚踰地竟夕至曉踐入其柵皆空營也始營其避總督楊應璩遂以大捷奏聞是時編賊方議乞和而兵復至先是李時升以兵寡故屢檄樁木兵時來奮遂以欲攻其外元清其

內為辭決意撤兵十二月己亥編日暮義勇速復至恭將哈圖興營外顧叱呪水乞罷兵士實來奪放火燒寨撤兵甲辰退回鐵壁關派兵一千五百名駐鐵壁關外之板橙設防守營印後報者稱有賊至百剎即放火焚燒糧石火藥聲振山谷東夜倉皇疾走村寨四處皆大起鎗炮之聲不絕於耳黎明始遣抵龍川而樁木之眾又由南康弄河板橙城犯鐵壁關矣於是提督李時升總兵朱喬運至杉木龍山而由戶撒退回之賊眾尚盤踞銅壁關下十二月壬子劉德威抵翁冷賊設伏誘戰德威扎營壁壘不動癸丑丑刻賊來月落霧起賊眾來攻官兵故連環鎗賊不能進殺賊者三百餘人賊退至銅壁甲寅出關而癸乙卯劉德威遣守備黃化等

領兵進剿聞賊避乃令黃化領兵六百名駐銅壁關各關俱派兵  
防守總督楊應堪自遼次清獲漸若失心巡撫湯聘以聞上  
命兩廣總督楊廷璋來滇比廷璋至而楊應堪之疾漸愈時楊應  
堪方以捷聞且侍前和議謂已投降藏事楊廷璋遂進兵前此  
上遣侍衛傅靈安來視疾得靈安大學士忠勇公傳護子也往  
還數回奉旨即以總兵補用是時賊犯鎮壁關入隴川乞降總  
督楊應堪許之復犯猛印戶撤之東四十餘里為隴川總兵朱春  
然退駐隴川提督李時升恐緬賊之猖獗我軍於外也乃遣至形  
木籠山緬賊之由庫弄河板橙攻犯鎮壁關入也李時升調游擊  
邵廬溢戶撤之兵二百名撤催朱春領兵三千名前往鎮壁堵剿

是令劉德威副將陳廷岐帶兵一千名赴丹肯要寨賊歸路來  
各節應法等既不遵調遣俱回形木籠山劉德威復執守關之議  
於前冷頓兵不遵賊眾四千餘人進至弄肯連營樹柵分兵四出  
焚掠村寨擄掠我弁兵者十餘人旋據隴川副營緬寺隴川河外  
亦結營六七座已卯朱春領兵至隴川次日午刻賊以馬騎挑戰  
我兵分翼擊之越二日李時升遣游擊豆福魁領兵七百名來會  
朱春派兵設伏定議進攻戊午卯刻前進賊分兵三路迎拒我兵  
奮勇攻敵伏兵分路拒殺賊敗我兵圍之庚申午刻賊騎自弄肯  
來撲突於叢林中出官兵驚潰賊營亦東撤鼓噪而出追逐數里  
時領兵春將哈圖興游擊毛大經劉國梁豆福魁都司張增周印

第卜坑領兵五百募義游遊諸軍營乞降龍官給鹽菜新街以為  
貿易養生之路入 告是日賊還我弁兵八人撤至其貫遠延未  
去設督牛時升撤防總兵朱春復探賊信賊已以其營重運遂議  
擊關赴新街下船朱春不識兵機復遣騎將送之賊以為敗盟也  
於除夕日由坪中山復犯猛卯三十二年正月丁卯賊既據猛卯  
城時提督李時升駐紮木龍山總兵朱春副將孫蘭桂移兵其貫  
戊辰春時升遣副將哈爾興游擊劉國梁都司田萬銀周印守備  
溫廷秀魏耀程輝等領兵一千二百名副將孫蘭桂游擊毛大經  
等領兵一千名土練三百名俱赴猛卯賊眾已赴威麻渡營後城  
處無人哈爾興孫蘭桂遂率兵練二千八人猛卯城居之賊眾將

守備孫春曹魏程輝等俱不聽總統朱春之令悉撤回營軍械  
鎗礮遺失者多總督楊應琚仍以免捷奏 閏夏時李時升分撤  
臨元鎮劉德成由戶騰撤出隴川永順鎮烏爾登額由戶恩調出  
隴川三面會攻不果行總督楊應琚遣副將孫蘭桂赴來春軍營  
鎮沈府營士獲羊賊聞化同知陳元震復之傳令劉振相賊遂解  
蓋隆示以和了局也辛酉至朱春軍營是日緬日暮其涉遊在隴  
川河於都司張璋營營乞和發京求免哈爾興賊目至隴川河西  
哈爾興出營在隴川河東各遣通事一人於河中土墩傳說逾二  
二時賊歇哨囉呢四又馳魚三騎哈爾興搗以油紙銀兩賊定時  
日撤兵回巢總兵朱春報之總督楊應琚遂以編前孟毒之四胞



濟聞我兵至決以為敗盍慮及攻城下我兵旋復堵塞疏放鎗炮  
既擊城而上者周濟湯注之雜擊以石塊哈爾興登城督戰鎗傷  
左腮穿落牙齒者十一把總朱才道受鎗破腦而死賊遂連營城  
下圍困我官兵者七日哈爾興遣兵丁直圍進至李壽升隴川令烏  
營諸援李時升先已調劉德成領兵一千四百名將至隴川令烏  
爾登額領兵二千名由宛頂渡建養江以擊賊後時賊兵盤踞分  
佈要隘乃遣書元全泰領兵八百名由虎路一帶小路前赴陳廷  
坡領兵二千餘名由邦中山前進烏爾登額先已至建養渡沿江  
進截賊往聖之戰於對岸聞我援兵既至復回與敵兩子已刺我  
兵至猛印山脚遇賊戰勝之至城下土練三百名先馳城出來勢

接獲賊兵潰散是夜官兵宿城外遣人據樞通信丁丑城始開官  
兵會合追剿賊兵迎敵次日進至原麻江邊楚力能敵游擊王大  
總都司倫斌守備高乾陷於泥濘被賊總鎗陣亡賊遂沿江而進  
入木邦總督楊應瑞提督李時升以猛印邊外匪眾七八千人欲  
至木邦激擾官兵攻殺賊已散避現在追剿以聞是月辛卯總  
督楊應瑞以猛印賊退境內已寧將議止而前所奏將營寨新街  
官營營易經上察其偽屢奉嚴旨責其粉飾欺罔乃遣砲兵  
朱希烏爾登額楚維濟擊莫德那應必等領兵八十八沙練及屯  
敵練一千人前進木邦來高二月丁酉自真首起營進次連廷越  
二十四日辛酉始至木邦時賊據木邦者萬餘是日午刻即與我



兵與敵薄爾柱特令背戰殺賊甚眾賊退據江留營九座是日木  
邦所轄村寨俱被賊見據義民逃竄軍糧均轄內地稅輸委游擊  
童夢麟李文廣領兵八百名分佈各台護送糧運袁夢麟等均於  
內地之分星塔三台山弁伍分駐外城只景陽兵一百名甚重底  
麻兵各五十名其五撤營黑高屏弄三處並無兵練運糧撥催牛  
馬四千餘匹委糧員成遠同知張選齡勸力知州徐名遠隨營供  
支賊眾截阻糧道三月丁卯至南庫弄卒本日軍糧黑剗掠牛馬  
糧石殺死馬夫士中總兵朱海春 旨遣閩官兵以孫爾柱為副  
登鎮統領之三月哈爾興退自新街先是新街賊眾已退李時升  
抵銅壁關進抵野牛壩李時升奉 旨提調哈爾興率總宏楊泰

時四十一游擊都壯敵雅爾其阿兵夫士等領兵三千餘名前進  
庚午抵營暮賊眾百餘人遁去甲戌抵新街並無一賊總督楊應  
璠復據哈爾興稟報以克復新街奏 聞是時美摩已殲官兵添  
為者相繼哈爾興稟請撤兵總督楊應璠遣通西道陳倬楊永高  
府陳大昌赴新街會勘確請哈爾興退自新街撤兵駐杉木箠山  
是月癸巳雲南提督楊睿至木邦軍營楊睿素以勇敢著任廣東  
將軍時奉 命進赴任至是抵營攻賊奪獲舊寨嗣相持者久而  
孟良之賊已犯孟連矣賊知我師糧絕於四月戊戌數據戰賊情  
狡詐出沒無定壬寅孟寨金塔州運糧牛馬殺傷官兵沿途阻隔  
糧運不繼己酉又至望基賊擁眾攻擊甚危我兵已七日無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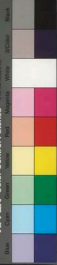
能支提督楊善下令徵兵兵即潰游擊葛海濱後德死之楊善遂於  
是日至靈墓壬戌入黑山門時烏爾登額已被勅即連入却入孟  
連之賊於三月發爾自木邦入境孟連土練及彝族之練不能抵  
禦賊據孟連境刻慕迺取應蒙土身避居蒙若乙丙賊破孟連之  
黑河丙戌至上猛尹猛猛撤練於辣辣江禦之不免賊至猛猛入  
耿馬孟定四出焚劫是民倉猝不知賊至高寶易於街場力作於  
四賊均破據據是時順寧府城兵甚寡木邦之賊未從提督楊康  
塘調發木邦官兵由滾弄江前赴攻剿不能即至順寧營參將蘇  
國富領兵者在滾弄江游緬寧居民震恐撤練於那板河大蚌江  
打雀山各要隘防守凡盤踞二十餘日賊始由滾弄江兩路而去

是月緬賊復據整齊景線孟良先是三十一平七月總督楊奏請  
將整齊兵六百名猛撤江兵二百名撤回九月又請將孟良整齊  
兵全撤留楚姚陳華封協同普洱鎮寧保駐守緬賊空整齊六本  
景線孟良整齊之皆已也謀以報之遂據整齊六本景線孟良整齊  
孟良又由老本趨整齊十二月六本土司召猛發聞緬賊欲至  
六本徵調景線景海土練景線集練九百景海集練四百從之內  
緬賊先以破六本景海土守備召罕彪同回景線防守三十二年  
正月緬賊至景海召罕彪等領練迎戰不克是回景線甲午緬賊  
至景線景線官撫司叻寨同召罕彪等合力攻戰四日不克叻寨  
召罕彪奔孟良孟良指揮使召丙亦罕該遣使是時楚姚陳華封

駐劄普洱乃與普洱鎮密珠川道駐防打樂猛混之游擊司邦直  
守備滿鴻臣帶兵九百名進守孟良游擊惟整帶兵二百名赴打  
樂東屯時止把總韓景外委趙喜為伯貴三員帶兵二百名駐打  
樂月邦直等均任猛混觀望未進石福賊已據孟良前趨打樂老  
本一路之賊眾亦至猛勇猛整弁治進前住迎之被賊圍困受害  
賊遂犯猛整破入猛籠整火頭日召救之子君洞欲假賂賊謀結  
內犯諸猛震死二月辛酉福賊至打樂時把總韓景外委卜登等  
及兵二百餘名往打樂聞警發聲即添卜登領兵三十名趕三出  
空路堵擊賊將至韓景及兵眾皆戰死生還者三四人游擊司邦  
直避滿鴻臣領兵二百往援途遇受傷兵如打樂已陷引軍回邦

直鴻臣及游擊惟整俱避回允龍江駐劄福賊遂入猛混猛整時  
華封已出允龍江道都司甘其卓走整控堵擊猛氣之賊欲走整  
火必先休乞救其急賊遂渡整火江邊迨猛奔華封自允龍江前  
往補角道司邦直駐小渡口惟整至嫩德壩以擊之福賊之由孟  
良窺入打樂也司邦直等遠行避轉以接陣賊戰程報時總督  
楊應璠之次子重英以江蘇按察司來滇看錫古監軍之名乃會  
同雲南巡撫潘聘勅奉守備滿鴻臣先聲故總兵華封密珠游擊  
司邦直權知都司甘其卓俱守前邦直起其卓俱正法是月革大  
學士總督楊應璠職連入都以承恩公明瑞代四月巡撫鄂密至  
普洱湯聘赴貴州鄂密即勅楊重英騎殿去監軍號以道府銜從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征交撫野密說以縉儀大作普洱無可辦事應回者甚衆得 旨  
查該各楚永昌會辦進剿五月禮督明瑞至省卽赴永昌迎撫鄂  
塞亦偕往明瑞以將軍兼副將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省兵  
二萬除以副都統額爾登額為參贊給關防調河南開歸道諾穆  
親為總領道陝西漢中道錢定毅為道邁東道及軍機司官富綱  
馮光統襄軍軍議大舉剿賊明瑞至則首發楊應臨款國之罪疏  
畧言編司土人呼為老編或呼為莽子蓋指前酋之姓木雅乃今  
所原為木位長是一妻二至木邦等土司種類繁多楊應臨以莽  
已絕滅引為己功誦木編名為一事新辦亦民夷交易之所原無  
慮舍其克庸妄以之處不可勝數以致調撥毫無意見一聞議降

縱卽撤兵動失機宜滇兵積欠廢弛無門志將領亦未諳陣戰道  
失礙位軍械無算復奉勅李時升朱壽勳儀成及烏爾登額趙宏  
榜率皆 報可李時升朱壽勳德成皆伏法烏爾登額趙宏榜下  
獄六月解前總督楊應璠至 避暑山莊 命廷臣鞠得實 上  
大怒暴其罪於天下今自我是時楊應璠長于前永昌府知府重  
寂解湖北任奉 旨省親至滇因索玩器於藩政前騰越州知州  
陳廷獻之家入杖殺之論抵是月逮貴州巡撫湯聘是月總督明  
瑞條上大舉機宜畧曰前次辦理種種草率動失機宜如永昌勝  
越順寧威遠普洱沿邊土境二千餘里迤西七關八隘旁道側出  
絕少險要可守之區若處處駐兵二三萬眾亦不敷分派今臣親

督勁兵鼓勇進剿賊心救護巢穴其各土境既要總區如九龍江  
隴川黑山門等處自應留營添委要員慎選兵練偵探賊警隨時  
剿逐和會就近土司應獲其餘哨哨小路祇令各總兵驅將弁使  
人長川游巡備禦如此則防守之兵大減於前而聲勢不分較為  
得力先於新街水路上游量為筏木造船使船料本片沿江流下  
先聲雷吼使知將長驅水道必於此設備以分其勢力兵自永昌  
騰越兩處出口由兌頂本邦一路作為正兵其餘或分兩路三路  
由猛密等處並進俾得聯絡聲援出奇投殺使賊疲於奔報有所  
害其糧俾催覓大馬及站深運糧兵護送此次進剿不若兼帶為  
便細糧購辦牛隻歇新所費且有節省官兵出口後自黑山門進

故以內仍照例安設台站備遞文報至軍前遇有奏報即於進剿  
官兵內擇委幹馬壯者數十員名長川進至黑山門交遞如經過  
外長部落有誠心歸化者酌留官兵數十或二三百名作一大台  
站以資進遞倘得依此相機酌辦更屬周妥遇事亦較便易片除  
列軍機謹運狀表各款俱報可是月又查辦遞放運糧官員奉  
建聞知胡邦佑守備陳謀下獄尋釋令隨營哨單考訂輿圖中地  
名七月勅西尋鎮總兵索柱以其稱疾偷安也得旨落職劾力  
自贖是月以提督楊宏勳軍務多舛奏請以貴州提督譚五格調  
補楊宏勳亦革職是月復勅永昌府知府陳大呂以其勒買軍糧  
欺衛徵煙價也是月補平朝璣為把總平朝璣者耿馬土司罕圖

楷之從子也先是二十八年五月甲寅楊鼎其子不孝及通謀周  
國史竊訊其實歸會城以隨征功授上祀魏鼎復以去歲有功且  
通夷漢語授把總是月復查糧員逃入者以提督率時升王出書  
稿內有糧員吳等紛截去語也革典史夏之瑣職其異楷張志元  
胡經周陳正楷等皆以原無添撥護糧官兵得宥福雲要卒於永  
昌七月整久呂教率緬賊陷猛會通以先擇逃犯猛贖至九龍江  
先是緬賊由打票入者猛往追之猛混水截由猛勇入者據猛飛  
別營巡器德保已故晉泅鎮同開化鎮書敬於四月丙午先至九  
龍江軍營調到官兵四百二百名正偵煙燭發賊奉諭旨於  
金士平乃令停兵善勸善悅將領分遣弁兵於補角小猛各做糧

瑞發遂駐劄防守猛勇之名工既附緬賊整火之名教名湖恩以  
先擇之後指揮使而並得管轄其整火也務謀執以先擇以洩其  
忿六月癸己名工名教名列率賊眾二三十人至猛會以先擇與  
之力戰煙旬甚峻响寨景海名罕處集煤助之寨軍擾處竭火藥  
鉛彈俱無夷民因饑難支丙子猛會遂陷以先擇逃入茶山之漫  
丁寨响寨名罕處等實入內地是時開化鎮書敬駐小猛春善泅  
鎮德保駐九龍江之大渡口名工等進據以先擇遂入猛贖七月  
辛卯緬賊三百餘人及附從之猛勇整火孟良羅夷鈔十八人實家  
餘黨二百餘人至小猛春書敬隔江扼放鎗礮日既午書敬為萬  
遂回緬寺留官兵堵禦至晚緬賊從上游而渡官兵冲散書敬奔

漢通之小寨令都司那蘇奉帶兵二百名堵禦蠻橋閏七月乙未  
賊由漢通至蠻橋那蘇奉死之書報由倚邦至舊塔病故德保在  
允龍江聞風逃避率四連色等徒脫歷九晝夜回至思茅住二日  
率將官等復赴允龍江緝賊三百餘人至撒禮嘴小孫奉及燒博  
掠由整哈渡而逃至孟良盤羅普謀知府及奉將報知總督明瑞  
即奉奏德保解京正法書欲將從者示乃飭著其領七十一昭  
遠鎮保國吳年共分駐小孫養橋角凡外城投誠之難民等居各  
徃者俱行賑卹九月將軍兼總督明瑞疏題對時領隊大臣 內  
廷侍衛率滿洲官兵川貴鎮協率川貴將領弁兵及本省派出之  
官兵備抵永昌四川廣東廣西解運之牛馬漢省各府州縣所辦

之糧馬亦陸續到齊乃定議分為兩路將軍明瑞率大兵由木邦  
進取錫箔參督額爾音額由老官屯進取猛密時從征者員外郎  
富顯瑪尤能道員諾穆親疏受道府楊重英郭聯冲著日章革  
職知府陳元震胡邦佑同知關敏授督譚五格鎮將得寶等全國  
柱建錫阿玉五及哈圖興本進忠長青及文武員弁以存饒朝旨  
保勝等為道事支需等總督因練官猛線五格等俱在軍二路約  
相會於阿瓦乙己出師會天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濘中  
飢且冷多疾病積糧又盡溼裹糧以牛行不能進至路江人眾船  
少不能畢濟十月壬戌始渡船至營分兵將軍明瑞以庚午師次  
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時參贊珠魯訥以十月至騰

越道本邦即留守給以兵五千俾為聲援以楊重英郭鵬冲及陳元震胡邦佑司印務糧餉十二月參贊額爾景額卒於老官屯軍中時景額亦於十月發印抵騰越與提督譚五格率官兵於十一月壬辰出虎跳關趨臨瀾越六日至老官屯賊已立木柵進攻不能克日與接戰亦不能勝我兵久屯於堅柵之下人亦多厭病額聞景額無志以死上優赦之以其弟額爾登額代是月將軍明瑞率萬三千人抵鶴濱江結浮橋以渡至蕭子始遇賊之前哨橋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攻蠻結賊果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取先據山之左臂賊未爭不得上翌日兩軍相持未決而賊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為柵聚兵於其中柵之外又開深壕

植竹木於壘營觀其木而外向賊有柵自護我鎗礮不能傷而賊從柵隙處發鳥鎗擊我柵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圖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趨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遠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做殺賊也一呼而直趨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八十餘人繼之賊亂不知所為多被殺賊連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來夜盡避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絕此大創已首窺窺伏不敢復抗矣明將軍亦一日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領隊大臣觀音保札爾圖索阿等咸勸東歸遂兵至本邦整旅復進明將軍親率直抵阿瓦觀音保曰我兵出師時已失軍裝本軍器日見其少糧餉不足恐難深入以受其結明當然曰汝輩饑



善非大也。觀音憐憫，然曰：「若非滿洲大，吾儕共將軍死可也。」因  
進軍塞孔去阿瓦祇七十里失道，而軍中糧已罄。明將軍慕靖將  
議諸將，德前言其救有方，是者明瑞全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  
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密有糧  
且地近猛密，真可得猛密路消息。於是定計殺猛密賊，探知我  
兵不復向阿瓦，又我兵為賊所掠者，詢知軍中糧盡，約眾來進。  
及我於童子嘴，至是與日不戰，明瑞與哈圖與觀音保等更奮，服  
復至猛密塞，多糧軍士糧以濟。會歲暮，即其地度歲，共駐兵七日。  
以行而猛密之信杳如也。是月，參贊額爾登額以九千軍攻老官  
屯，本棚不克師，久頓賊，累日增王。王延陣亡時，錫爾路音信已斷。

得。自今前赴，應援乃，魏投贊譚五格，據兵回時，倉卒，敵兵又不  
設嚴賊，得以擊我之。後軍器亦失，乃入關賊，即尾隨入戶，撤拉敵  
二處，盜槍時，則將孫爾柱、王振元，俱由關退回。駐別賊，聞有備  
乃進，額爾登額、德、印及輝、中山、梁有賊，不敢進。乃統師至隴川，  
所屬之猛密，途月餘，由龍陵出，宛頂三十三年春，明瑞自猛密  
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密糧尚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入各稱  
款，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徒，先是賊之，賊我也。每夕  
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近。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爾賊即營於  
山半，明瑞浩然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矣。」  
頃刻，兵賊久識，我軍馳令，每晨與我三次，螺而敵行賊亦起而追。

我明日仍吹噓者三而我兵盡伏於草中以待毋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既下翌日三噓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上我兵萬眾突出鎗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覆背自相踐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敵又一二千人攻潤皆滿是役我兵傷者數人總兵李金受傷死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晝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五日以所得牛馬分給軍士畢行至嘉慶則已攻不能拔有賊竟入引以間道始得出過汶竟老嚴新破是貴家所據銀店居民道址盡數十里計當日賊丁不下數萬已皆為賊衝散盡撤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進至是月本邦兵潛上年十二月塔魯訥駐師

本邦分撥參將王棟赴錫苗擺台站索柱赴宋塞擺台站守備郭景貴於天生橋擺台站丁母皆起程甲申索柱偵得有賊兵至語即前道還賊戰路阻丙戌逆守錫苗橋正月甲申賊數百來攻次日賊數千至以大炮攻守備郭景貴方渡河接索柱營見賊四面來攻即潰參將王棟營兵亦潰索柱等衝出次日隨兵胡大猷之師復潰於葫蘆口索柱陣亡辛酉賊鋒及本邦參贊珠魯訥瑛死率文武七十八人出禦乃付印及御賜將軍之寶璽於陳元震等我死汝以是歸元震懼即偕郭鵬冲逃入內地珠魯訥出師隔河遇賊歸而欲以印徵兵而元震已賞印逃因移知巡撫鄂嘉鄂塞印參奏得旨以板論置極典明日壬寅賊大至珠魯訥自剄執

揚重兵我兵大潰隨兵胡太猷與胡邦佐咸陣歿廣南府總廉許  
崇港亦自到死本邦一路台站俱斷其賊首朱勝卒既密本邦二  
路之眾畢集於明將軍委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蟠集不下四五  
萬人我兵當分七營高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尙駐兵宛  
頂去小猛育僅一舍竟擁兵不敵明瑞遂賊探路曰路旁已有賊  
細委乃命諸將並與阿本世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振賊相  
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扎拉豐阿總兵哈圖與常青德福及巴圖  
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五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  
而扎爾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殺到都統德森保克降賊觀  
音保發數矢連殛我賊尚餘一天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向草深處

以其鐵刺墮死既又盡無以自賊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處  
落賊手乃疾行距窮處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剄復  
授家人使歸報而自縊於樹下家人以木書掩其軀而去二月之  
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接戰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  
五六十日未嘗一敗明瑞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半  
以會時身水猶未入口糧又絕僅啜牛乳一甯爾與親隨之戰士  
共之所將皆飢疲劍履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土練并  
以行不思晷夜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恚及其死也非不能自救  
出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  
不得達達望闕庭進退維谷故傍徨展轉決計以身殉又不忘

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時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  
育去宛頂不過二百里許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  
賊中嗚呼此意良可忠矣方軍勢日蹙時門愈力當請將曰賊  
已如我刀鋸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  
命雖窮處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殲解  
此其謀國之深猷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登簡兵將  
至宛頂者已多時逆撫鄂尚未知將軍陣亡的札即將額爾登額  
譚五格遣還不進久候軍機及得將軍營信並不通知內地官屬  
有心貽誤其勅奉 旨俱逐回越數日得將軍函開上 閱 上  
寬諒賜卹立祠復於四月中旬命衛兵弁及將軍明瑞之家人數

人赴延吉尋敵將軍遺骸歸葬京師額爾登額解赴京 上親訊  
額尚以兵糧對 上愈怒 廷訊時譚五格白胡老臣 上命侍  
衛提至數百額爾登額論碑明瑞表到 上親奠於鄂即月  
額爾登額以享之譚五格亦正法是月命滿洲大學士阿里復來  
漢滿辦軍務即授為參贊以鄂密為總督調江蘇巡撫明德為雲  
南巡撫三十三年二月丁亥授大學士忠勇公德恆為煙臺阿里  
復阿桂為副將軍舒赫德為參贊傳德恆將次進兵再行前往阿  
里哀已赴漢舒赫德即馳驛還行是月派荆州滿洲兵一千五百  
名成都滿洲兵一千五百名赴雲南以荆州研軍水瑞統之是月  
派京兵宋漢時以建別於永威三千兵之外復添健銳營兵一千

火器營兵二千前鋒軍二千令將校率領陸續東渡其前鋒軍  
軍二千設停止是日以五福為雲南提督是月副將軍阿里衮抵  
雲南時幕府為鄂中明惠賈外卸陸雲阿三月參贊刑部尚書軒  
拜德抵水昌會同總督鄂爾琿奏籌辦情形畧以每兵千名應需  
馬三千九百非馬十萬不足濟用又餉現已設法攝數緡匪投誠  
疏上得 嚴旨督原摺 命廷臣遍閱飭具善謀可節可費之處  
下部議軍高書職得 旨給副都統銜前赴烏什令總督鄂爾琿  
奏是月戊戌張勇各功率其弟名騰騰及緡賊月布足投喇帶緡  
子三百人猛勇擊火糧夷五百人由猛勇德龍運至九龍江外越  
二日昭道鎮修國英護普濟鎮七十一率兵於紫紅接戰炮擊休

圖英手官長奮勇陣亡者數十人賊軍退至猛混乙已緡賊即  
蓋車緡子一百餘人五民召散率糧夷四百餘人由大猛春進猛  
邊土丹刀各給伏弩賊殺次日亦退至猛混與召坎等會合已商  
出打樂臨退歸孟良尋奉 旨荆州成都兵俱赴普濟是月副將  
軍阿里衮等請調鄰近各省道府來滇辦理軍務派出道三員知  
府六員其委俸州縣佐雜每省各派四五員晦日都司哈廷標於  
宛頂邁大山土司之役于阿羅云二月間隨伊季父於猛列地方  
謁見將軍明後於猛育銜收相失副將軍阿里衮總督鄂爾琿  
暫為養贖俟進兵時往勦情形酌辦四月撤隨將軍明瑞進剿之  
兵回京其老官屯一路之兵仍留滇是月緡首孟我兵之被俘者



許開功等八人具請茅編文求和并賞賜重宴京一封稱編王不  
敢違背投誠之意且編國各項自傷屢投誠是以苟延至今同客  
長李萬全尹士珍等宣諭我國德威極力招撫勿觀舊例辦理與  
守備程獻庭懷亮馬子雙王承瑞等同具別勝軍阿里東以聞不  
許五月總督鄂爾泰復奏云舒蘇德爾尼論復劉編匪一事急切  
不能前驅端穴賊匪投誠即遣人探去亦未為不可實因冒昧誤  
擬設法招致得 旨二人所見亦深欽此原屬相等下却讓革總  
督鄂爾泰 旨鄂爾泰降補福建巡撫以阿桂代時阿桂在伊犁  
總督印務以阿里東著行宥免同登額宗珠華封題密榜蒙今在  
軍營出力題密榜行次河南襄城縣中後至七月卒是月巡撫明

德赴永昌是月以漢兵假借擄貴州兵五千名來滇併稱是  
月本邦酋雷溫差人至猛古地方之蠻逆寨頭人金猛處令送字  
與逆教土司懇內地八土司代乞求和并偵探從前八人具書求  
和之信具編文內有 天朝四位大臣來滇可否准和之語副將  
軍阿里東據奏七月奉 旨普澤今歲不必遣兵駐劄普澤將軍  
承瑞等加意防守是月嚴好民販貨出編之禁法滇究兵議改由  
踏雙姚永北三鎮為副將改定管制於大兵事竣後行總督阿里  
東巡撫明德修省城至永昌一路傾頓道路八月調四川馬五千  
八百餘騎馬騾二千九百總督副將軍阿桂抵滇時幕府為革職  
即中王親中書趙文哲十月副將軍阿里東駐兵於騰越邊侍衛



達里其至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至碩錫亦殺二百餘人蒙  
噶爾格抵江邊焚其寨柵又殺賊六七百名以馬力不足未渡江  
而還其寨巡撫明德以經理馬匹不善降 厥旨十二月廣東廣  
西營馬及購買馬共一萬於下旬陸續起程期於明歲春間抵滇  
奉 旨查訊本年二月烏拉墩地方殺兵一事前巡撫鄂爾松何以  
奏報並無一賊副將軍阿里哀等奏稱房屋未燒雙毀槍去四百  
餘人及牛馬牲畜悉被擄竊家破人亡衛軍營効力是月派索倫  
兵二十名來滇明年春復派一千吉林兵一千 藏京新滿洲西  
雙兵一千三十四年正月奉 旨令臺灣總兵葉相德選福建水  
師兵二千赴滇戍中阿里哀阿桂俱授為副將軍其總督以明德

補授巡撫以喀靈阿補授二月庚午大學士忠勇公麟善得復自  
京起程是月復派厄魯特兵一千餘名三月命伊犁將軍伊勒圖  
來滇提督五福將軍永瑞率兵巡邊行次打樂遇賊剿殺出境是  
月經畧抵滇即馳赴永昌先是滇省頭石瑞見經畧儀注自平夷  
至永昌修館舍戒僕人以待時從行之幕府為侍諸學士統奇侍  
諸博士教給事中劉秉恬郎中傅卿顯主事憲齡是役也前後徵  
調本省兵一萬六千名四川兵七千名有奇貴州兵四千三百名  
滿漢兵共三萬有奇議以九月二十日以前抵永昌以待進取是  
月降雲南總督明德為江蘇巡撫以彰寶為總督經畧奏留暫辦  
總督事尋以阿恩哈為總督復奉 旨令阿恩哈於新街扼要之

地駐守以崇實為堂而延撫調喀塞阿為河南延撫侯彰實到任  
再赴新任是月令譚軍統領任三春副都御史富顯等赴野牛壩  
時船料釘鐵已備至秋和船造成而富任侯以拜拜五月續派京  
兵一千名即先添前鋒軍之半也六月奉 旨阿恩哈到漢後  
其地撫印務原着明德著理阿恩哈帶兵前進後魏督印務着  
明德著理七月降荆州將軍木瑪雲而提督五福為三等侍衛并  
革職以開化鎮調駐忍茅之兵丁張國盛因其被殺始末不展也  
以本進忠著提督設奇以表青代經畧既至永昌越八日兩阿將  
軍及伊犁將軍伊勒圖偕至南俄地多瘠瘞謀宜慎需降後出師  
經畧進之謂若是頗生守四五月既慶餉且軍初至當及鋒而用

又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  
箔則阿瓦仍隔江外直臨越州西夏鳩江即大金江之上流過江  
則為猛拱強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到此刻石江  
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強養可據其木梳之老  
巢由木梳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接城下乃交議大兵渡夏  
鳩而西其偏師先議在普洱為聲勢後改議從猛蠻夾江而下選  
舟於蠻寨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畧大兵起行阿里  
夏時病篤不能行經畧請留養疾阿里夏察夜征乃留阿核於蠻  
寨督選戰船經畧至夏鳩募舟結筏凡十日乃畢師次猛拱土司  
官澤覺先遊擊其小要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千百頭



兵以烏營追壞逆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躡之賊不支遂大潰我  
兵追殺無算哈圖興車舟卸順流下賊猶列帳以拒有聞兵躍入  
賊船一賊泗水避聞兵即入水斬之賊奪氣我兵躍而奮因風水  
之勢縱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為之赤江  
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哀提兵往攻之連破二柵餘賊皆逃  
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畧病重請將差欲以是歲功阿里哀曰  
老官也有賊柵前歲額爾齊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  
何以報命某為先行總畧以下皆隨之賊柵疎大破週二里許自  
破迤邐下播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為柱  
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卧橫木之多枝者斃其末於外名曰

覆數百石至猛春亦有舟未之敵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  
而下惟途間起雨忽晴山高水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  
或得暖窩宿於上林下溼之中以致多疾病狂狃猛春雖極非  
編履地故極冒不違兵來而極浴以八月前明未至中秋則集兵  
出九月下旬阿桂遣百船成所湖開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峽  
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船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日竄難得踏破前  
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住定經畧過於哈坎經畧以十月朔渡  
江回蠻峽是役也奔走數千里獲之軍力而初無過一賊經畧之  
聲名遠播固是為得病賊輕我兵遂以大軍水陸夾犯阿桂將步  
兵哈圖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克湯魯至羅錫散野勢張甚阿桂度

木簽守禦甚備我兵值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炮擊之柵木甚堅不  
折有折者輒補之哈國與研者中之藤卡數百人者擊鐵鉤於  
柵旁欲死士夜往鉤其柵三十人曳藤以裂之為賊帶研藤斷而  
罷擊各又命大攻先擊撞牌擊鎗炮一牌可獲數十人而兩人昇  
而前十數人各執新一直隨之百餘牌同時並舉如騰而進發  
越藩至寨下方燃火忽西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却回最後道兵  
穴地至其柵底實木藥轟之柵果突起高丈餘賊驚慌喊聲震  
天我軍從牆抽刀以待柵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人起又落  
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道故  
坡土厚不能進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拳門以通

舟道糧械不絕阿柱謂如是賊終無生困之日也發戰艦五十  
越過其柵截之時阿里哀已病其頸力疲改視鎗炮最多處輒  
當之經畧處其傷令統舟師以自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由  
是益懼其酋帥四野枉樞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柵於兩軍道中之  
地時將軍等往蒞於枉樞觀來而後要約經畧不許諸將以兵多  
藥糧日有死亡爭勸受降賊兵乃遣哈國與往責於枉樞以進表  
納貢還土司地諸事議未決於枉樞左顧而去哈國轉單騎入其  
柵責之於枉樞不敢見別道人出請如約經畧還凱敵三十五年  
春錫 上於津門自靖罷勅 上備其疾優容之傳文忠因之憂  
焉而早總督彭寶道守備蘇爾相往責前之約乃被拘留 上大

起復職興師以前副將軍阿桂首倡罷兵議因被其職以白衣從  
軍實金川蠢動遂罷而征議逾四年全川平上復命阿桂往雲  
南會總督李侍克相機進兵會緬首帳蘇爾相還其事乃已至五  
十四年緬酋滑駝奴其弟孟眉初為僧因人立之國遣使輸誠  
納貢遂撤揚重英暹重英自陷緬獨居首善寺幾二十年未改本  
朝冠服上大喜爰降名緬使朝見於避暑山莊優容之許其  
十年一次入貢復重英道銜仍以蘇武之節御製蘇揚論以旌  
之重英尋卒緬首從此感化臣服如他屬國焉

噶字雜錄卷之六

平定回部本末

大和卓木波羅訶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羌喀什  
噶爾回酋自葉爾羌阿拉布坦時即令率其國人至伊犁種地出租  
賦運囚於地牢者數輩我兵平伊犁時釋放歸俸仍長所部二十  
一年將軍達爾扎倫奏准來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  
波羅訶都請霍集占曰我家三世為準夷所拘蒙天朝釋放得  
親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文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  
又為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謝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弗

起復職興師以前副將軍阿桂首倡罷兵議因被其職以白衣從  
軍實金川蠢動遂罷而征議逾四年全川平上復命阿桂往雲  
南會總督李侍克相機進兵會緬首帳蘇爾相還其事乃已至五  
十四年緬酋滑駝奴其弟孟眉初為僧因人立之國遣使輸誠  
納貢遂撤揚重英暹重英自陷緬獨居首善寺幾二十年未改本  
朝冠服上大喜愛降召緬使朝見於避暑山莊優容之許其  
十年一次入貢復重英道銜仍以蘇武之節御製蘇揚論以旌  
之重英尋卒緬酋從此感化臣服如他屬國焉

噶字雜錄卷之六

平定回部本末

大和卓木波羅訶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羌喀什  
噶爾回酋自葉爾羌阿拉布坦時即令率其國人至伊犁種地出租  
賦運囚於地牢者數輩我兵平伊犁時釋使歸俾仍長所部二十  
一年將軍達傅衛托倫泰往來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  
波羅訶都請霍集占曰我家三世為準夷所拘蒙天朝釋歸俾  
親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文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  
又為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謝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弟

使歸時方討阿睦爾撒納是有青溪錄下之變未暇問及也已而  
阿敏達後為彼所害是其負恩肆逞不可不討二十三年春以托  
惠塞德而勳洗尼魯特餘孽乃用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五月兵  
至庫車城賊日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於先趣兵進攻阿八查德  
怯然守城遺古制雅爾哈善生米喇特略惟聽偏裨等出策令不查  
一霍集占來救率最精已拉馬鎗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設陸而  
來與我兵遇於城南慶戰克日大敗入城其城依山岡用柳條沙  
土築築而成礮攻不入時提督馬得勝獻糧地道計於城北一里  
掘入已及城矣而將軍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賊瞥見燈光  
其機遂洩賊遂自內用水灌之士卒盡沒糧將軍咄嗟無他策惟

嚴守之待其自斃新降回日鄂對答回語云因欲獨闕今霍集占  
固守危城食力已盡必不支而待轉其必棄其不備以免脫之恐  
其窟穴整兵復來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愛曼水淺可涉又  
有此山口要路適戈壁走阿克蘇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賊首  
成擒矣惟以其言臣信唯下令併力攻取一日暮當偷走卒於城  
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負重狀歸奔告將軍曰其駝鳴高且健賊  
將適兵將軍時飲酒笑曰健卒爾何知酌酒如故其夜霍集占開  
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過果如鄂所言而我兵未知覺也復數日  
阿拉雅爾等聞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恐鄂對之不附已也  
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依熱木亦被獲方少艾霍集占欲納之依



熱木不從因時其二子一女擲城下撲殺之因依熱木於高樓日  
加屠辱依熱木東闖進匿阿克蘇庫東院得對手及其仇三十  
餘人馬事聞 既皇帝以雅爾哈善生守軍營既賊去來自如略  
不設備乃革其職命尚書納木札爾代之侍郎三春奏督軍務皆  
馳驛往又以兆文襄公勸伊犁執行蓋命即以其兵自伊犁往赴  
回地 上復念先所統兵文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哈爾  
往濟歸兆文襄立軍庫中已降於雅將軍阿克蘇亦遣人迎降八  
月二十四日兆文襄遣雅將軍管入傳 旨斬順德納爾前守卡  
爾霍集占逸去也遣雅將軍送京擇城中伯克鄂對隨軍而留哈  
爾爾日王素富及總兵蘭師相率兵駐守時對文襄亦為兵效力

軍前亦令留阿克蘇督蓋諾路兆文襄即起程有烏什城伯克霍  
集斯者即前時送達瓦齊者遣其子呼岱已爾克來迎九月朔兆  
文襄至烏什以霍集斯熟回部事與同進霍爾克分遣侍衛齊凌  
札布偕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文襄至葉爾羌見其城周十餘  
里霍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  
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散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  
騎索倫兵欲然進相促我營兵數百孱然不動我兵得以濟又散  
賊眾賊入城不復出兆文襄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格乃擇  
有水草處結營即所謂黑水營也聞納三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  
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蓄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克軍實

十三日由城南齊橋過河南邊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  
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進步賊以爲督進我兵方  
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夾攻兼有自兩翼衝入者沈文震馬中鎗  
斃身多馬又斃我兵爲賊所截散落成數處人皆自爲戰無不以  
死自守殺賊無算而我兵陣亡者亦數百人受傷者無算賊兵高  
天喜劉都統三保羅軍統領郭晉監臺御史何奉竹衛特進頭僕  
戰殺日暮我兵歸護人營過河者亦泗水歸馬力瘦之不能衝殺  
遂據壕臨寨守所掘濠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屣入遂日夜來攻  
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敢死欲以不戰  
收全功則築一壘於濠外爲長圍守之如梁宋所謂夾城者意賊

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饋以濟賊又決水  
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游其水轉實我兵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  
又所佔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燔常不之賊以烏鎗擊我其鎗于著  
樹枝葉間每破一樹輒得數井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日久糧日之  
僅度乾蕪馬亦將盡各兵每集間出採回人充食或有夫婦同獲  
者殺其夫即令其妻煮之夜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  
以食殺者皆默然無聲聽之而已某公性最奇會降夕明志  
烈公以營中丞帥皆坐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竊吳某  
公慨然謂吾出蕭州時有這酒肴者所餘僅釘今尚貯反袋中守  
奴取出供一吸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既飽而去則私謂日某公

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十月中旬被圍已將百日無  
復生還望也納森然公木札爾三命奉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  
關北文襄等戰卒二百騎衝入為賊所殺北文襄告急之文達嘗  
倫共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釘文襄公以事急不暇自討其身  
之為兵也即死帝馳奏時富將軍尚在準噶爾提督餘孽上  
命為定遠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預調之查倫兵已在遠而巴里坤  
大臣阿里衮先接北文襄信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釘文  
襄守阿克蘇詔和輯諸回日無異志烏什副都統斯喜子及總兵  
五達駐守郭討住據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當倫及內地兵已  
到二千餘紆文襄先率以行富將軍

總關北文襄被圍之信亦速

起二十五日與釘文襄會於巴爾楚克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  
爾瑞賊五千餘騎迎戰我兵僅二千且馬少皆步行發鎗文襄  
賊善多然賊恃其氣戰不解我兵進擊輒退宵收兵又來攻凡接  
戰四日夜噴地無水皆齧冰以解渴初九日之夜拒守於沁達爾  
勢阻不得進又疾陷邁阿參政王及僧郭博什及馬脫至愛隆阿  
亦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我兵與賊相持處也阿參政大呼  
突進千餘兵擁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蹶地聲又壯賊駭奪並阿  
參政從左擊博什從右入援兵擊合審將軍脫乘勢掩殺賊始大  
奔然猶未知北文襄之存歿也先數日先文襄軍中見賊之圍守  
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礮聲知援兵已至遂衝壘而出先



使人探報得達富將軍德曼語納兩軍相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  
自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  
極涕出握手噴聖王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  
服審其之不可及也整隊而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威  
不復敢逞威惟遠在數里外砲望而已遂次圍和闐六城其二城  
已陷於賊兆文襄遣明爾起往援之富將軍德耀進二城尋復聞  
六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文襄往喀什噶  
爾富將軍德即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本已率其眷屬實與先  
遊所城舊日還入至軍前進款十四日兆文襄至喀什噶爾十  
八日富將軍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半濟迎以入蓋兩

酋雖為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倚  
賴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慮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厄魯  
特避兵未投者為親兵故其窳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叛者  
兆文襄既撫定喀什噶爾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將軍阿魯贊  
明忠烈何文成等進款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蘭大敗之二十  
五日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奎伊西詳庫爾淖兒  
乃拔達克山部落梅界處也賊先據山麓以待富將軍善度兵進  
擊自己至未賊猶以死拒乃選馬騎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  
俯擊之賊輻重有擊獲過山者有阻於淖兒岸者乃擊擄去措寔  
集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十各率其眷屬已降聲如

奔富實專占替之不能止遂遠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無算兩酋向拔達克山逃去富將軍等遣人麻諭其汗素爾璉沙請以款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璉沙執之而遣人為兩酋乞命謂我回部雖散入冰罕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將軍德等請以兵威請不獻則大兵即入素爾璉沙乃投兩酋以書集占酋來獻其波羅泥都酋為其從人竊去素爾璉沙款來降遣使入觀回部平武功大定頒詔天下此文裏公班許歸時上郊勞於楊武村行抱兒禮堂養優厚封死文裏為一等公富將軍地為一等侯餘遺骸有是日此蕃爾羌諸部警報如內地自此至今中子周浹而吞頰仍如故也

臺灣之役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澎湖嘗有昆舍耶國蓋即是也明末為荷蘭人所據國初時明將鄭成功自江南敗歸遂取其地以為國及其子經營三逆叛時慮東閩入犯海疆尤畏親王遠兵與炸炮敢聖等收復金廈二門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縱橫絕罕子克塽降臺灣乃隸版圖特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縣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闊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層巒疊嶂皆生番所居行鹿為生不隸版籍也康熙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叛水師提督藍廷珍蕩平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

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產倍日  
益強修好完運堪稱其屬官斯土者又日事板刷會濬泉二府人  
之傷居者各分氣願械鬪至數萬人官又不能彈治水師提督公  
黃仕簡率兵至以虛聲嚇和始解散自是民狂於為亂聖謀詰嚴  
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驗甫  
出城即為人所殺并胥吏曠為當帶者不能得主名則託以生番  
報謂番性嗜殺遠遁而伐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  
泰羅人已伏法而殺人者概然事終於是民益輕官吏而番亦銜  
怨次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代地  
險峻警恐為盜賊黨黨開廣開故有所謂天地會者為奸徒結黨

名曰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  
化赴縣令俞峻及副將赫士瀾游擊耿世文率兵往捕不敢入  
駐營於五里外大墩諭村民擒獻否則村且毀先焚數小村林之  
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眾夜攻營全軍覆沒赫士  
俞皆死為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眾勢陷彰化孫守及都  
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才基典史馮啟容悉為所殺十二  
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啟廷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為賊所害  
鳳山縣有莊大田者亦逆魁眾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  
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水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  
民固守賊屢攻之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傷官來監稅有

泉民林漢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關中聞變時總督程德波遣將軍營青本以寧玉府長史起家老而荒以和相私人故得署督印時毫無措置惟據黃任簡及陸路提督任承恩入臺擒賊時黃病初愈策杖而行任為金川副將總兵官任舉之子少年世廢書不知兵二將倉卒入臺任簡由廈門渡海入府城承恩亦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五十二年五月初旬至賊營稱徵任簡卧病牀者因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官郭壯猷兩取鳳山大紀號將也率鄉兵數百說以大義轉戰檳榔寮間屢擒其首逆欲復諸羅固守之壯猷而出二十里為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代賊僅四十里幸觀望不敢進壯猷積兵將五十日

二月二十一日始進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置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游擊郭萬死馬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討賊也有一旨命營青往督師青不得已遽入臺臨府城百姓以青為督府當知兵人心稍定聞督李侍身者在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賊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撤臺賊方攻賊惠賴以不陷李侍竟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恒瑞為恭賢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恭賢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一旨以失律誅都壯猷於是諸將咸思連兵而常青畏蒞日夜惟涕泣而已時賊雖猖獗勢力而未甚入各村



民俱未為所勝也兩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城中士民咸設  
犒酒以待甫交鋒當青戰慄乎不能舉鞭於軍中大呼曰賊破矣  
子頭矣而策為逆諸將因之即遁賊大歡噴而歸青入城即令開  
關又積兵一萬戰得以嚴備各村不從者斬殺於是遍城皆賊  
英蘇大由輪以擾府城林史文樞以擾諸羅勢益熾運害兵從隔  
看調至聞文守風逆海凡兩三月則賊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萬  
英諸羅為南北之中林史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秋國連日夜不  
止大紀指揮諸將云詔曰有城守責者生死以之大紀雖武夫敢  
誓天子所付之封疆予誓與此賊始終可也因置酒召諸將飲厚  
間親酌之酒揮涕拜諸將曰君等知能堅守固佳否則祈大紀以

降賊無使蒼生遭鋒鏑也諸將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嚴時出軍  
擾賊營賊用呂公車以數百人帶之擊城北塔城上用飛礮碎之  
賊復用火箭射雖樓諸將預首木欄隨手撲滅賊日夜喧嘩以亂  
軍心城中鼓角應之使不得聞如是者凡百日諸義民鼓於忠而  
各皆出餉營軍城賴以濟大紀數遣散死士突圍出請救於密青  
青笑曰若是歌漢遠足以予賊始快余心也終不貸兵救之副將  
蔡舉龍請行上復嚴旨督青青不得已命屬弱兵數百使舉龍  
率之往援咸沒於敵惟蔡僅得入城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  
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十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府而賊  
禁糧米不得入城城中士庶已飢成不能支上諭大紀命援身



出大紀以士庶已共守及品遺賊屠戮誓死不出奏聞上垂  
泣曰大紀志誠雖古名將何以復知所謂我君臣各盡其道也因  
斬大紀為一等嘉義伯世襲國督賜銀一萬兩念諸羅破圍久特  
改名嘉義以旌士民時常書在府城歌臺城邊者再觀諸約護持  
因審札衣皂和相請以他將往代和相甚見奏之上亦預燭青  
必懷事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備侍衛內大臣海蘭  
察來既兵并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而嘗  
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言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  
會觀風不得渡守風於營武漢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  
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募謂真有十

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康安等起行賊方列拒於毒仔頂海  
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槍數十賊駭大驚曰是何者騎兵強壯  
乃爾遂即拔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大耳何畏之有遂麾兵入島  
時常書偽造醫語謂賊有異術實不可據福康安亦先惑其言至  
是始知其妄乃沿路復擊殺之伺隙者至牛欄山再敗之即以其  
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亂麻無人色見福至無不歡歡嗷泣喜  
其來而悲其晚也惟大紀以功高與福康安執行著主權康安術  
之遂密奏其人奸詐難信會侍即德成自海上監修城垣歸復謀  
孽大紀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會賊事遣大紀及水福入先復  
正法而大紀部下諸將李長庚王得祿邱良功等復皆有所建樹

立功海上蓋承大統訓也嘉善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絕  
賦適而聚於此十八日福康安率將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賊日得  
亂以來但見常青畏怯以官軍不足畏不虞此次之難抗也遂退  
歸大里代賊巢已築土城堅固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敢為出拒  
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稅兵伏溝坎聞賊萬炮來宜戰我兵在溝  
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應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賊自知  
失計遂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敵死無算黎明  
進兵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揚罕走據守嘉善埔其地前臨大溪溪  
之上就高岸壘石為陔墻長數里其所據營院險處也十二月五  
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巢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妻孥於

場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重營中十三日先獲其孽福康安  
又遣使入大山林以兵威生脅催速獻爽文出而莊大田雖與林  
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召不相下衆官兵未南益發擄整釋為旅拒  
計已又恐出降計未定而福康安已於十六日抵中庄大田倉猝  
出拒敵而走官軍連蹙之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崎者負山臨  
海最遠阻莊大田力不支與其堂潛匿馬福康安先遣水師由海  
道繞而截之於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能出陣殺者數  
千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數千莊大田遂就獲堂灣平 上大  
喜封福康安為一等嘉勇公賜寶石頂四圍龍袍服官雜費以旌  
之其餘將士皆優養為常青以失機被逮後以重贖贖和相和以

其年老多病請養 上省之踰年復為禮部尚書卒於任至今  
魯民猶有遺風焉

癸酉之變

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季唐睿兒徐鴻禔等相沿不絕  
蓋由徐姓所傳其經卷皆盜竊釋氏之文而邪說不成文理又以  
真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為其書書於白磁暗室供之其教以道  
祖為重又有天魔女諸名位以持齋修善為名而暗蓄逆志謹為  
不軌其教自京畿逐漸南學習者衆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門提督時  
曹錕獲黃村妖婦某氏伏法其靈醫治有差其風稍熄而蔓延至  
楚豫秦蜀諸省遂有嘉慶丙辰髮比揭竿之亂兵興九載然後撲

滅其傳習京畿者久而益熾又變為八卦藥華紅陽白陽諸名大  
吏相安無事不從根究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師住京南  
宋家庄幼為王提督相弄童隨王於苗疆久頗解武伎遂為提督  
所推尊為法祖其人頗身雙面鬚欲如蟬自以智謀過人其實愚  
魯異常因掌教文精募銀米家業頗豐逆蓄不逞之志 大內太  
監多河間諸縣人有劉金劉得才等其家即素習邪教者遞入  
禁中進與茶房太監楊進忠等傳教羽翼漸眾因與林清文結會  
年來秋畧星出西北方欲天監又奏改癸酉閏八月於次春二月  
諸賊乃以為預兆又其經有八月中秋黃花落地語遂附會其說  
以為 本朝不宜閏八月故欲天監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又有



之也楊進忠順而長面目兇險遂以騎軍募為已任暗於宣武門  
鎮中鑄刀數百柄林清遂結其黨數千人其中祝現屈五劉第  
五劉呈科支進財陳學五等為巨魁逆與劉進財等暗約於九月十五日  
午時入 禁城起事有漢軍獨石口都司曹倫者侍衛曹錫後也家素  
貧嘗得林清飲助遂入賊黨適之任所乃令其子曹福昌勾連不軌之徒  
誘為城中內應福昌欲於十七日起事蓋以是日 上駐蹕白河請玉大臣  
皆往迎 駕來其間也而林清假於曉言未及發爾查察數百人入而請逆  
徒以為 大內地不廣關隴客多人又妄得林清果有邪術可以致勝  
而者各荷槍請逆蓋諸賊 禁中路以為引導以二百人為頭然其人皆市  
井無賴初無智謀其人其謀不慎秘而為人知林清嘗步行街衢風

聞其袂露懸坎卦腰牌為市人所窺見又伏於友人室醉後露大  
逆語然諸有司皆以林連大盛故不敢究詰至黃村岡如張步高  
與林清結為昆仲以布化討吁可怪之其黨祝現者本豫王包衣  
人居春登村充豫王庄頭家頗豐其弟祝萬慶頗不善凡所為知  
其反期已決命告豫王豫王裕豐初欲舉發會有尼之者豫王於  
士申年 上大閱南海子曰亦曹寯宿林清家中故因不敢奏聞  
蘆溝司巡檢陳紹榮因居民逃竄訪知其謀於數日前申報宛平  
縣縣令某已有益派弓兵翁阿檢劉之札會亦不果步軍統領古  
倫齊史七營員又相中報吉倫以事干 禁禁不肯究訊數日前  
方揭酒游香界寺吟咏竟日託言迎 祭白湖是日獨殺出都門

有左營恭府恭舉旗以告曰城中情形大有所區別尚書詣留以  
為民望吉倫正襟厲色曰近日太平乃爾爾作此風語舉輝與克  
去十四日林清賊黨分三隊其來自董村至者以祝現居五為首  
約由東華門而入其西自董村至者以李立宋進射為首約於茶  
街口齊集由西華門而入正陽門外開慶隆戲園劉姓者亦其黨  
則曹校逆賊為逆賊御史是日延李五等入其戲園觀劇酬飲竟  
日而營房諸官莫有過而問者其去不偶要布兵十五日下午太監  
劉得財引祝現等由東華門入會有營探者與之爭道賊脫衣露  
刀為司閹官共覺登樓將其扉賊喧然出刀闖入者陳英等十數  
人居五等皆逃遁有令禮部侍郎覺羅公寶與者作五 上書房

面退直出過德勝門入白內左輝無寶跟蹤奔入時暑獲軍統領  
為楊廷曾漢軍八由恭領起家初無智勇因事數獲軍樂之賊數  
賊於偏和門下而官兵受傷者亦多實侍郎遂命掩 景運門入  
告 皇太子 皇太子從容俾置命侍者馮馬鑄入並履命 禁  
城四門設官兵八捕賊劉得財引二賊入 登寶門賊于刀太監  
督領侍衛承水責洩其以忿為太監顧某擊槍之其由西華門入者  
時金卒門不及閣連全隊入楊廷忠與其後高廣福引之雨衣藍  
為製 上服處楊當乞其福賊而不與直引衣者極之楊以是隙  
遂引賊入金行屠害存者無幾有老婦數人藏於荆棘中獲免遂  
入文穎館殺供事數人陶尼麻騙哈等方校書閣門外獲解索然

突然聞四金鑼殿在何所其惡甚之若此陶價發升方提恭植王  
遂以身撞瓦甍傷數乃免亦得以免其賊遂棄巢 隆宗門門  
已圍有叛軍某知事急謀合符於身亦被數刀憤然臥階下合符  
得以保全殿由門外諸扉悉得踰牆闖 大內 皇次子立養心  
殿墮下以烏槍擊斃二賊身動楊志亦趨入隨 皇次子擊賊時  
有二賊潛入內膳房屋中梁內監擊殺之時諸王大臣聞變俱自  
神武門入余在學方與種子奕聞變勢為入至 神武門時莊  
王驛謀貝子夫以亦先獲楊至聞賊已聚攻 隆宗門

王崩方逆 駕歸殿長隊踰入皆聚某城隍廟門前時官兵至者  
未踰百人餘皆獲謀而已衆稍得無策德閣公 滿勇士也掌火

區營事因口是日大器營官兵皆聚集箭子以備謀出征時有謂  
可招而至之余應聲曰君言大是伊乃騎騎去時德閣公水王獲  
軍統領云云德閣曰 禁內嚴守恐有不測之憂可速備車乘以備

后妃之行余亦是其言宗室原任大學士孫康首辨其論曰此  
德何等語乃敢出口耶眾皆然其心實臣測也成親王 呼理儀  
至時已被酒乃大呼曰何等事起哉猶欲乃爾賊在何處俄吾子  
擊之因脫帽露頂勢甚雄偉時內監有言賊甚兇猛已攻 中正  
殿門入者約計二百餘人蓋即其黨也亦實有醜良軍登屋圍  
數十人賊覺於外屢使官兵擊賊俱下惜不知其名也須臾果酒  
奉大器營官兵凡十餘人悉有橫槍意其功躍寶 祖宗百年



山養之甥也莊王因率百餘人送于子數十從西城棧進余在後皆  
平官兵後至者如以大義督奮勇前進劉郡既公妥成者赴勇公  
每蘭孫子也少年勇銳時方檢行余與其有曰君乃勳臣世廢不  
可有墜家聲妾乃奮勇而前進聞鑼聲喜然知官兵已對敵也將  
有數十城入是率官伏唐者莊王首射一賊應弦而倒官兵復發  
傷數人賊遂拔鼎莊王因云成與灑先後退至 隆官門賊首手  
五視現方積五宿者之孩城於屋下意欲取大莊王平眾攻之擒  
獲數賊其餘皆由南逃去時副都統蘇公 同 領 紐 結 保 公 孫 子 全  
方衛命而往入京暨行裝者聞警趨入亦首先殺賊有持衛郡倫  
者以蘭太傅 明 保 後 也 少 時 家 巨 富 凡 浴 而 銀 器 日 易 其 一 晚 年

曾塞二寇數十年人爭笑之是日應值 太和門聞警趨入時有  
勳其賊行者耶故達直曰國家世臣當此等事我不急走所守耶  
則急趨至 然和門門已閉那方侍皇親道賊謀逆遂被書高廣  
臨時難於裏賊中國引賊由馬道上城腰出白旗搖展或書大明  
天順或書順天保民皆虛名可哂以白布裹首呼號於雜陣間矣  
顯蘇爾慎國上城驍達高廣福持旗呼衆問矣顯學子射之自城  
樓望砲聲歡作如雷有 御書處蘇拉基乃導李五陞於 御  
制石榻間余督戰兵自武英殿殺道進有理藩院員外郎岳祥海  
蘭慶之婿也親甚勇健與余路遇顯從殺賊時賊有逆拒者顯並  
擐獲軍校常山以鎗擊之墜於 御河山即入河擒之余即與之

手刃以為城衆擒踴躍將擒斃賊數十官兵之勢愈威賊有自殺  
御河死者有良於城壕草中者有良於 五鳳樓者如鳥獸散  
時天始黑與令禮部尚書韓公克安阿遜穆羅曰天已昏黑奈何  
余曰今十五夜有月光照耀甚安衆心也穆因長者不解余意因  
曰月光終不及日余意指心以示穆乃改曰月光因賊如畫也將  
諸王大臣皆逃應殺軍然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遁逃惟母於  
御河岸者以 天酒青首之道而漢黑如越人之視亦可謂無心  
計人矣穆勸林宗伯始慶修莫甚慶公嚴挂珠正襟坐於軍機處  
階上人問之曰今日豈日敢不公服其迂執也若此特莊王等皆  
入 隆寧門內余念西華門為賊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奔門出因

奉大憲營兵數百屯於門側會賊王命其軍統領石瑞齡義烈公  
慶祥歐秩大臣輝懷副都統景凌公守四 營門慶公 乃率其  
所管正藍旗漢軍營弁兵至西華門會英誠公 始見 原任禮部  
侍郎哈塞阿皆偕至慶因多才智其營衆頗起與為極中丞節之  
德森保子人亦勇健思幹父盛因與余露宿地道上中夜時有去  
賊張春者即於己巳春同邪羅輝共備陷廣慶樓時此者持赤道  
賊由城墜蛇行伏於東華門馬道上為英滿所擒始知有內監道  
賊狀此十五日事也至五更月色皎潔如畫余與慶公命岳祥率  
數十兵上城巡視慶公率長鎗手數十拒守西華門洞然夜間  
寒風凜烈內務府衙門中尚有俄賊歐某此中烏逃去聞大城內

折聲震雜竟夜不絕蓋王念農侍郎率步兵巡邏甚嚴密天始明烏雲自西北起霹靂雷然人皆倒易俄而大雨如注軍士火礮俱滅聞五鳳樓中有人涕聲余命火槍悉發然而響甚大圍追之咸安宮門下是時兵弁無不恐而軍時者後知是夜逸賊匿於五鳳樓者欲於是時縱火竄出會聞雷聲驚濤而復滅其火樓圍國家無疆之禍天有以佑之也天始明有高董殿人報其中有賊者余率兵十數人入其柙內余立土墩上指揮其中有正紅旗大纛營獲軍校楊棟者冒險入擒數賊出賊有聚樹輪垣者亦為兵弁所獲有名文進忠者人甚烈余因命岳祥以善語誘之其始言姓劉益以劉得財為可倚也久之始得林清名姓及李五

祝現軍來入西華門諸會莊王率長槍手數十人擁至余告其故王曰適曉遠公瀾亦於錫慶門首說阿陳奕供與之今余因與之籌畫兵食王感竊曰內務府中現不發糧奈何命余蒞衛向街巷中中餅餌物充竟日之噲可也因軍來運過去令戶部侍郎索室票齊斯歡至衣襟盡血云余適才逃至五鳳樓見一賊匿於蘇側余往擒之賊隄刀且被余手刃之氣已甚狀果為否以宗室道士勇健乃爾不自殲賊翁也因再語余曰聞有內監遁賊者王慎勿泄余首肯者再慶公因問果告如初因共嘆歡刑餘之輩歷代無狀乃爾本朝立制暴嚴乃敢萌叛逆之心至此恨不特餐其肉也時天已晴霽余因親同岳祥上城巡視見正紅旗兵

列營於西華門軍容甚肅余過憐問乃原制軍餘隊也午間莊王親至散給餅餌數人共一炊不足充氣余與慶公謀同修書晏家中命運米數十石以饋軍食從門隙投出至晚米始至軍士飽餐歡然日落時有火箭營領札某入御書處巡視聞石隙中有人語出乎兵入慶公命趙興持刃著入軍兵并隨之令與慶福二公往探其門賊出與門官兵躍躍擒捕如梁中捕雀為魚言某然擒出死二十四人首謀之蘇拉亦與為余訊之被戮據無人志孝五甚狡捷與官兵格殺被傷甚重是夜罷為官兵歡聲如雷士氣益壯聞是日豫王松壘及原任大學士魏藻迪言出臨軍營竟開東華門出順定乃從子歸言無收飯處竟不知作何狀也黃林時記

言有賊犯西長安門者慶公與余同歡屬將士命列隊以待兵士有驚說者余欲正法眾乃帖服久之始知為古北口提督馬瑜率兵由塞書至京城此慶土賊大敗有此說傳也晚間莊王入營督領侍衛未嘗因檢別得財數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事也次日昧爽上遣和碩額駙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和碩額駙科爾沁郡王索諾木多布濟圖倫額駙樹園山子瑪尼巴達爾今大學士托公津今吏部尚書英公和先後入京呈於路聞學報也命八旗總統各於界城中檢講逆黨忌有違礙潛大城中時各都統聞命守趨出惟成莊二王及奕瀾安成等數人未動殊有礙也時莊王已醉林清名姓居址密札告玉侍郭爾音英公和

已殺多軍既領國命番後蒙古高輝徐永功三人往宋家庄擒獲  
林清會有宋某舉修其事內命為引道時由東華門潰散者已歸  
告林清清躊躇覺多不寐曉寐嘆歎然猶去其曹瑞昌之運靈應  
承於十七日起事者或有所徵幸周未逃適黎明時張吉等三人  
已至其家遂圍張扣扇久之林清著被賊出張吉偽言曰城中  
事宜有成奉相公命延請入朝清大喜過望欲整車其妹聞然出  
曰事吾向來可知不可獨往張高等擁婦仆地遂驅車逆婦踉蹌  
歸命張十人追之事已入西華門門隨掩追者無及返是日傳午  
忽傳 上自燕郊 還鑾還將返 禁城皆知之月勃輝志將偷  
立東華門樓上瞻望 景運門皆洞開久之督將者照蓋即福昌

之實所為也余方假寐聞之不及着靴趨出慶公曰事聞巨大我  
等守城守者不可擅離恐有他故也余心是其言是時諸王大臣  
於各偏僻處搜捕先後又獲十餘賊有劉姓者時臥 隆宗門側  
聞火鎗聲自相怨笑曰吾早言是物充張路不能成事若輩不聽  
行語至此可見賊衆皆烏合而至也然始略不獲現現劉呈祥二  
人或曰死于東華門者青衣者類呈祥然無衣於呈現踪跡疏  
密必有運靈藏匿之者其事不可深詰也是日 諭旨至深獎  
皇太子之功在社稷封智親王日勒輝志以鹿州功亦封歸王職  
銜賞倉銀一千兩又擇於十九日 迴鑾 命諸王大臣毋庸  
遠接以靖人心是日莊王率兵出巡凡門歸人心稍定晚聞驪關





禁城外喧嘩聲似時過滿街巷訛言太平湖在城內黃經樓戰

又云西長安門已破逾都城人聲沸騰將科爾沁身勒鄂爾哲依  
圖爾音長開雙臺驛守神武門外紀律頗嚴俄有遊兵五頂帶花  
翎人駿馬至云欲調官兵出禁城警職務拘之即趨去又有騎  
白馬人沿街傳呼有賊蓋印楊昌之黨期於是夜聚事者果及  
亭侍部守西柵欄有某營兵校報賊至者果立縛杖之時大鐘有  
欲破神武門出兵者幸為某王所阻守午門之賊及聞變竟  
率兵回門首逃賊皇太子還安成運寧至午門聞兵一人歸  
報皇太子故命官舒朝阿代守之行旅集前兵圍守得以無虞  
此安成親告余者是夜余聞變亦微然變色稍處公繼御士卒列

隊以待命岳祥輝與上城瞭望謂余曰此隊文武二員殊可嘉也  
俄而大風竊聽新寒侵骨至夜半人聲漸息實無一賊焚掠蓋賊  
當顧慮使戰兵自毀路之聞是夜北城有兵家其夫去守禁城  
而家無一人其妻聞變自縊者又聞有全家殉節者惜不知其名  
最可說者某凌之逸合朝無人舉動而是夜倡亂者惟掛曹福馬  
一人餘皆不究詰司寇訊曹倫又于時亦未有一人問及此夜  
之事及代林清云賊侯滑縣李又成賊至之語以報君又此余  
之所未解者此十七日之事也至次早北風淒緊日色無光士卒皆  
披髮立而寒慄無人色所擄賊有未斃者其餘哀號之聲不止慶  
公曰余不志聞之余曰此皆碎屍不足以洩吾憤者君可謂才子

之仁也慶亦黜然時同至文穎館始知陶岳歸尚在匿於櫃中既  
數日三日美至晚秋始命司員錄諸賊生供然後放 神武門  
遣送諸賊于獄中是日余至先勅郡王寓中始食秋祭數日自此  
食不下咽也此十八日事也明日余同諸王公迎 駕於開陽門  
內常服枚用典禮也辰刻 上車馬入華門夾路士卒歡聲重  
觀 聖顏余不禁潸然泣下也 上御御士平履帶入 宮即下  
罪己 詔諸王公大臣集 乾清門晚清不禁鳴咽共聲唯鐵石  
存案倘云我輩若此盡職而 皇上惟言董莊河之人知其志荒  
矣 上立命開內外城諸門以安人心又 特賜將士食令御前  
侍衛等視食畢然後復 命人 命莊王及貝子奕劻等八 太

廟 社稷諸宮殿樓楹楹楹楹楹楹次曰 召王公大臣於 乾清宮面  
諭近日諸大臣因循怠既有為厥實勞者眾必陰搆殺之以致有  
此大變余首奏曰 皇上此言真回中今日之病朕臣等世受  
國恩乃使今日有此等事真愧死矣 上首肯者再又言前日朕  
聞報時即命巡鑾 皇又陵寢在咫尺間亦不能謁前詔言有賊  
三十五祀 御營之語 朕諭御前王大臣不必驚懼俟賊果至  
汝等勿死祭之朕立為觀之可也國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強盛今  
乃致有此事皆朕深德之咎眾皆嗚咽痛及甲首請罪成王因言  
皇上如此聖明百姓縱不能愛戴如父母何以疾之如恐仇此  
必有所致禍之根眾臣等奏可也 上曰凡可急繕奏聞王大臣

中如有能誌志願者可懸賞以奉侍朕裁定奉叩頭謝 上又曰  
此中亦真有為朕出力者朕習知之不必因此生怒也衆又叩首  
出時有欲避邪氣者便請內監服之以却其邪謀者朕又作爾  
汝之辭 上皆笑而不答既出余笑謂成王曰此何異楊武陵然  
誠華嚴印賊之故智也成王曉然曰伊之才何得譬武陵至郭京  
中而流升國脫爾都林上衆皆軒渠是時拉旺多爾濟等奉 旨  
平健銳營兵并往刺來童村及宋家莊諸處賊已棄集逃竄起勇  
王邊聚火焚其窠跡夜大元燼然京兆尹以賊人囑衆請獨對而  
赴身王等適率幼旅與賊其漫無聞見至此進城御史曹恩輝陸  
泌遣偵者進達於右安門獲太監楊選忠家書始知其進達謀是

伊引賊入見莊王舉劾派至伊即逃入直房間門甚竊至是事定  
始遣僕通信於其家乃被獲實天意也 上命永恩公和公等奉  
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依法二十三日 上御豐澤園觀說逆黨諸  
御前侍衛佩刀環立咸儀喜尚 上命莊起勇二王坐於 御座  
側引劉進財劉金奎 上問曰汝等皆朕內侍朕有何待爾汝等  
乃萌此逆謀之二關賊酋首編王子能命者再 上笑曰汝既順  
林清應與朕作爾汝之辭何得尚構若上二賊無詞 上因命失  
打單牽去復引林清至 上問其何故首逆林清曰我單跪上  
前之我欲使爾等笑入 禁門殺害官兵以應劫數 上又訊問  
其黨清曰有皂衣人祝現為黨中巨魁 上因回觀刑部諸臣問

從現何在尚書索豫奏曰業經正法侍郎宋公程奏曰尚未解獲  
上首首之因顧莊王曰外間說言太監皆假今日審明除此數  
逆外朕之內侍非盡假也 王音中諭者再蓋安凡側心之國命  
所繫清者即時正法遂起立眾庭後入 宮余是日亦佩刀隨往  
日擊其事後乃有妄言林清有諸弊術及諸弊三不服之言官齊  
東語之其後步軍統領五成御史等陸續獲後送職堂 上優  
容位推有差乃革古倫王麟職其日本及八 禁城之大臣大學  
士對權之刑部尚書祖之宣禮部尚書王懿修等皆 命致仕刑  
部統楊述曹以其 協和門捕賊功宥死戍於邊獲軍統領明志  
以是日入直者乃真所屬而革職發往 東陵營遣解上行走後

於十月間步軍統領英公 因訪獲曹福昌從逆有証遂逮其父  
曹倫至 御訊於豐澤園即時正法以夫家故革孫康裕職職發  
往 咸京居住曹福昌貶刑時告劄子曰我是可文之人至死不  
曹及以求生也此英誠公 福免 連親聞知者也迨年裕豐國告事  
發革其王爵其黨陳陸續就擒然現劉第五至今遁逃滿洲尚  
未明正典刑殊使人憤也嗚呼林清一妾男子耳焉有當此海  
宇昇平之日聚數百不逞之徒乃敢直犯 禁闕圖謀不就其荒  
以來有此事乎而究獲之革職其惡惡指甘冒危險以圖僥倖  
於必不能成之計亦可謂至愚矣



河南滑縣之隣直隸三省易於藏奸有李文成者素習白蓮教為若輩所推服與林清相與通約於九月中起事有韓文牛亮臣王討為克善皆與逆謀又有宋元成身軀壯偉多膽智乃勾通東昌曹州大名諸逆賊時又有曹福昌劉得財靈羽自應之與諸賊侍為泰山有司有知之者皆不敢舉發滑縣知縣薛克捷陝西轉賊人中及辰進士人素忠鯁乃收捕李文成於張根究逆黨逆謀上司有阻之者強不為所撼牛亮臣宋元成遂將諸賊系於九月初九日劫獄入署強開縣朝服立於堂中以大義責之曰汝輩皆朝廷赤子奈何蒙信邪教甘願不稅自古叛中幾見有為帝王者乃為此滅族之計吾為汝父母官應代為悲也宋有惑其愚者不忌

賊害宋元成首犯強公因屬害家屬數十人其媳徐氏美而黠賊犯之徐瞋目大罵怒罵賊首賊怒離其軀切文成出獄遂據城賊時欲踏隊北上有教諭呂某伴降賊因踏之曰昔川楚數匪蔓延九年所以終為官兵撲滅者因其不據賊池無所固守故也今可為孫孽孽開閤自守以待他郡接援然復會師北上始能保萬全之賊信其說遂充製道口諸村堡以為聲援討事聞上命直督溫承志為總統率古北口提督馬瑜及護軍統領富蘭副都統格帶全蘇爾慎等率直隸河南等處練營兵以討之溫馳至正定聞葉斌變復率兵歸保定上以其夫蔡林清及追逆賊據其職改命陝督那彥成督師命簡健銳火砲二營兵二十名命

侍郎公履祥副都統 御前侍衛春吉斯珠爾副都統積德長慶  
等率之往時山東來昌亦有應之者頓壁運使劉清副將馬建統  
張拱宸等率兵抵禦賊無算 上又命因原提督楊遇春率陝  
中兵討賊楊國富所統兵皆降賊技勇熟練身經百戰者楊善  
為擒獻得其死力時河南巡撫高元斌圍於濟魯富爾等統兵救  
之圍乃解鄂輝堂駐軍請申明紀律檄諭各省兵馬 上責其  
違遲鄂謂人口不敷而戰是殃民也普川是之所以失事者皆兵  
力未集而遽興之戰及為所敗是以人心震竊不敢復擾其鋒以  
致蔓延日久也今吾當厚集兵力一鼓滅之遂也河陽未進楊遇  
春領關西兵至先率數騎馳入賊壘遙觀形勢曰馬合之眾易擒

之會吉林黑龍江動報至遂於十一月二十日攻破道口諸賊壘  
時李又成於官兵未合圍時已擊半道以破知縣張公炎傷故遣  
延不能進行鄂輝堂命總兵特順保楊芳副都統德英額等遣之  
李文成遁入林縣司寨山中徑路由險相獲土人導之以進官兵  
有潰散者賴楊芳斬數騎人始用命四面合攻自辰至酉賊勢稍  
衰我兵得以前進賊皆潰散墜圍斃死者無算其與調平我兵踏  
賊腹背以進李文成知事應自焚死司寨之賊始盡其據城者猶  
日將白旗格避以期外援時將林清等之首示之賊皆以為偽以  
林清內有奧援其事定當早成其愚聞也若此宋元成遂遣馮尼  
善潛出圍北上以偵林清事之成敗又號召其黨羽至河間賊居

中為知縣張翔所獲時 上命今大學士托公津馳赴大名平當  
爾馬哈等討長史諸賊以次撲滅那輝堂用楊時齊投督抵道  
討初於城內北拒之為賊所破復於西南隅據之既熱賊轟然崩  
隨楊時齊持吳旗首登塔臺吉斯塔爾疆之會城隔開帝廟被焚  
火无照如白晝我兵乘勝無不用命那輝堂與高公七卷土早督  
率進兵至天明屠戮敵人殆盡於破屋中擣牛烹其餘安國二賊  
首賊畏懼無不跪頭受戮積尸若山阜凡九十日滑縣乃平投諭  
呂集亦自縊死事聞 上大悅封擊方賊三等子 賜雙眼花翎  
楊遇春二等男高北一等毅勇都尉餘皆設齊有差近并用其奉  
有若是之速者固非強公 賜諡忠烈建專祠以化之賊初起時

余嘗當事者即憂其四出奔突難以追逐復聞其據城自守已知  
其無能為明恭收臺初處亦與余合復知其計五國謂余曰賊自  
越滅亡孤城致覽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時雖命余守賊為凡亦所  
情類也余亦大笑復果符余二八兩料云

廓爾喀之降

廓爾喀自古不通中國烏斯藏以西一大部之烏斯藏即古佛國  
今分為前後兩藏自蜀省打箭爐西行七十二驛至前藏又十二  
驛至後藏又十二驛至濟甌又三十驛至石窟橋為後藏邊地  
邊橋以西則廓爾喀矣前藏有胡土克圖曰達賴喇嘛相傳為宗  
子布及門高徒世世轉輪為之每將死則自言其世生處其弟子



如古物色之得曼兒即奉以歸前喇嘛所託生也其真偽不可  
知而平噶爾喀爾喀及內部落各家古王公皆尊信之為佛教大  
宗後藏班禪額爾德尼其名位視達賴喇嘛稍次而諸蒙古番人  
亦崇奉惟謹其二藏古吐蕃地元世祖時有八思巴尊為帝師明  
成祖時有哈麻立丹為大寶法王未嘗特以屬禮也我朝文  
皇帝時達賴喇嘛如大泉有聖人出遠使為里相朝賀其後為  
厄魯特所劫去聖祖仁皇帝命皇十四子允禵為大將軍統兵  
入藏收復其地俾達賴喇嘛歸坐林於布達拉以為穩安蒙古之  
計初有番目頗難鎮以功封王爵統兩藏事其子朱爾默特叛見  
於遂不復封王以藏事統歸達賴喇嘛及班禪管理於是以致主

東國王之事尤倚天朝以為重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  
頭人以罪被黜竄入廓爾喀結其酋制持木巴珠爾復以通商事  
復藏人倚班禪勢不與其值遂相結怨其人災八復藏蘇之北瓦  
陰五十三年事也純皇帝命川督鄂輝成都將軍成德統兵剿  
之入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諭番人語遂命藍其軍巴忠自恃為  
近臣不復為鄂成二人所統屬遂自遣番人與廓爾喀講和額藏  
納元寶一千錠以贖其地廓爾喀欲立泰約以為憑信時達賴喇  
嘛以為不可而已忠欲達了其局遂和約而歸連年廓爾喀頭人  
索成幣達賴喇嘛各不與其有呈進表文語不恭順復為駐藏大  
臣普福置不以聞廓爾喀頭人遂劫藏中項日瑪爾沁以為質復



構兵入及裁捕標而歸駐藏大臣保泰揮兵不殺併欲棄前藏歸  
賴達賴喇嘛不肯輕棄重器以免事聞上震怒已志畏罪投河  
自斃乃命就保泰爵及名存習澤嗣語所謂廢役也乃命粵督  
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為大將軍統索倫吉林及川陝諸  
路兵入討之其後額勒和布大學士謙吉額主藏東路駐藏大臣和  
琳主藏西路濟隆以外則忠齡主之五十七年春福康安由青海  
環遶兵時青罕未改為皆所成數餉屢絕運糧不致使交和呼指  
欲飽其餉以令其自斃賴福康安行走達藏於四月至前藏以四  
月已未出師先遣領隊大臣成德格森保由轟拉木世總兵諸神  
保駐藏輔防其抄襲後路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再議戰於播木藏

於瑪爾拉直抵濟隆成德亦由轟拉木轉戰而入凡戰所侵後藏  
地悉復六月庚子遂入藏境賊舉國東謀於噶多濟福康安分前  
隊為三令海蘭察統之又分前隊為二福自統之遣提軍統領台  
斐英阿在木古拉山與賊爭持福康安由間道衝賊營海蘭察又  
繞山出賊營復與福相合勢共克木城石卡數十連奔至羅雅仔  
其頭人某成德亦克鐵索橋連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諸神保亦至  
利底以壯軍威於是舉國河懼遣乞降福康安曰是賊我兵也  
弗可聽嚴戮斥之七月庚子裹粮再進應噶勒拉堆捕木特帕朗  
古橋甲爾古拉畢木集等處七百餘里凡六戰皆獲所殺四十餘  
人至熱索橋福康安以為勢如破竹且夕可奏功甚驕滿裨肩與

得羽扇以執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紫鞬負大鎗以休息賊來問  
入我兵散圍而退台芟其阿死之武弁亦多泮亡者賊復遣人乞  
和福康安遂允其請賊獻所掠金元寶器等物令大婦入鳴木第  
馬道持塔已等香表恭進制蒙番馬及樂工一部上見其誠乃  
許投降八月丁亥班師是役也已悉既尋國於前福康安復偵呼  
於後積賴夷人畏慕焉國家威德所播故爾獻表投誠以誌其  
局役之用兵絕域者應引以為戒歟

### 鑾儀衛

本朝鑾儀衛相沿明鑾儀衛之制而不同鑾探之事掌衛者一人  
其屬凡七所在所掌華蓋石所掌轎蓋儀刀弓矢中所掌虎帽幢

而儀仗馬前所掌扇拂鑼鑿諸物後所掌旗瓜吾仗制象所掌儀  
臺騎駕由薄使散大樂旗手衛掌金鉦鼓角諸物鼓衛於刑部之  
次其屬校尉典簿等儀備相沿明制凡冠軍使等官之任拜中陞  
堂吏更趨贊悉如大部制故其秩雖次領侍衛府而成儀過之鐘  
鼓司司無滿城北鐘鼓樓每夕委官及校尉直吏神武門鐘樓  
凡上社彈圓明園則每夕鳴鐘記史滿上在宮中則已午  
門鐘鼓凡上祀郊廟受朝賀則鳴鐘鼓以為則其屬員國初  
俱設漢員後以滿洲侍衛間之名曰鑾儀衛侍衛雍正中釐正官  
階改漢員為漢軍滿洲侍衛亦改定冠軍吉鹿等名為漢武科中  
侍衛仍舊名其及許外放隊營武弁漢軍人員視為使臣每多諉



託掌衡者復有怠置之納故其歲月頗不可挽回至 今上親政  
初大加整飭復 特簡大臣採取其弊始革焉

綠營虛銜

國初名將綠營總兵官有勲勞者連如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右  
都督左都督諸名目蓋明五軍府官之其最優始如將軍之名如  
趙良棟身略將軍清軍龍賚連將軍楊捷昭武將軍是之至乾隆  
十八年 既皇帝厭其名近虛偽乃皆裁革定提督為從一品官  
階始虛正焉

綠營功加

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詳分三等級凱

旋日兵部計其錢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如之日凡臨陣奮勇  
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敘一雲騎尉較之八  
旗功牌殊為屈抑是以其世襲家業或并不肯用命職由此也近  
日 既皇帝恩旨將其陣亡人員一體與之世職然功加之制尚  
未有奏及者亦有司之責也

佛皇陳事

庚子春 既皇帝南巡迴鑿時駐蹕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  
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祀姑媯故祿祿時將其逐出僧人憐而  
收養至於成立初履端親王諱 永斌 既皇帝第四子出繼履春  
王後其側福晉王氏王素鍾愛有他側室庶次子 上已命名時



王護 上之廢陽丙次子以是賜書其母人官言為王氏所害事  
秘甚能明也 上嘗風聞其故故發童子近是訊其禍福晉伊爾  
根覺軍氏嫡妃言其子賜時參旨撫之以哭主生為王氏所害者  
言之繁繁 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童子相親端莊  
頗數重坐軍機榻上凡諸相國端坐不起呼相名曰呼來汝乃  
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容骨肉有所滲洩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  
勵安侍御成時為軍機司員乃傲然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  
為人所賂乃敢為此滅門計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為僧  
人所執者其識乃定時人以保不為不疑之此事 聞新僧入於  
帝戊童子於伊犁獲入於其地買藝皇孫招撫邊民為松相公司

所斬然聞其母太監楊姓者云廢王次子在時曾奉宮嬪王氏暗  
以他處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隆阿員出即查之荒野嫡妃所撫  
笑者非真也然則僧人之教偽童蓋亦有所憑藉非無因而至者  
也

### 和王預凶

和恭王諱弘晝 憲皇帝之五子也 純皇帝甚及愛待 憲皇

所遺寵師舊賞全賜之王故甚富純性驕奢常以徽故毆某教公  
純死於朝 上以 孝聖憲皇后故優容不問羣朝辭之載嗜犬

眩而又將昆臣刑杖諸舊而帝翻為弋調濟之容皆掩耳欺聞而  
王樂此不疲又性喜畏信言人無百年不死者必忌諱其事未



亮前將所有喪禮儀注皆自手訂又自高士處際像傳棺式等儀  
備作供飯哭泣禮儀王乃屏然飲嘆以為樂又作諸厭惡為戲莫  
繁孟諸物投於几榻以代古玩嘗觀其一歌盤仿定案式而又  
厭邊之宛然如瓷物亦一巧也及王薨後其子孫奉及數年相次  
論謝古葬山之兆所感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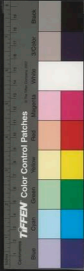
祖王置產

祖恪親王爵少子 仁皇帝孫也幼襲父爵性嚴重儉積時 國  
家積成諸葛即皆廢仗仗困而推王宗尚德素其終在除日用  
外皆置買田產處處收其利人以奉養笑之王曰汝等何無遠  
慮若時除休去田產外無他費取之所不於有餘積之以待後

人之儲則子孫蕃衍時將何以為析產實也然諸郎以騎者故皆  
漸中落致有不能舉狀者而王之子孫富饒如故人始識王之先  
見也

安王好文學

安節郡王諱瑪爾丹安親王 喜樂子也少封世子即好學尤西河  
尤西堂諸前輩皆游熟其師中著有數和堂集又嘗選諸宗室王  
公詩為宸粵集行世今秋大家道古堂集中載延發閣百詩誤以  
為 憲皇帝事蓋 憲皇帝居藩邸時謀介持躬有德春華殿不引  
見外人見 殊批諭旨甚明也 御製集中亦無贈閣百詩詩蓋  
王曾受業於閣百詩故於送終之禮其備而俗呼安王邸為四王



府以致相沿訛傳為 憲皇也

德濟齋建園亭

德濟齋天子朝間親王齋時辟庫中存貯銀數萬兩玉見說謂其  
長史曰此錫根也不可不急消此之無貽禍於後人也因散給其  
邸中人若干兩餘者建造別墅亭榭村然故近日諸王邸中以郵  
王園亭為最優蓋王時建造也

紅廟主人

紅廟主人得 安親王子安節王弟也善詩詞素稱於末時親  
餘王曹畢其伐始南畧北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學之士蓋即  
當時所是教者安王因以命教其諸子弟故康熙間宗室文風以

安邸為最咸主人喜為西昆體常延朱襄沈方舟等為上賓方舟  
妻某選方舟久不歸作杭州圖以寄之當時傳為佳話主人嘗選  
五評曹孟詩為寒瘦集以行世以宗藩貴冑之尊而慕尚二子之  
詩亦可謂為彌矣

果恭王之俗

果恭王諱 憲皇帝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後善詩詞幼受業  
于沈確士尚書故詞宗歸於正音不為凡響居家尚節儉俸餉之  
積至充棟宇王母早被杖起逆視各下屬有不法者立杖責之故  
宗皆畏懼無敢為非者壬午夏 九州清晏民王後至興 諸皇  
子接見談笑盡齒為 純皇帝所寵見會其門客有十請政事者



上乃號王爵降為貝勒王乃閉門謝容節齋生疾上往撫視  
王甲首念禍聞惟謝過自責而已上感悔嗚咽哭聲歸即加封  
親王會以疾薨上特誥曰茲益取楚王之之意也

武虛谷

武虛谷博河南偃師人中庚子進士任山東濟山縣縣令有德聲  
甲午秋青巖王爵倡亂為奸又展公所撰或傳倫實未死潛匿  
於他方庚戌間山西人董二告王倫藏匿山西某縣和相時專柄  
欲布封賞乃投意覺程牧庵相公去職今其偏解牧養其意以  
虛妄對和相魁然其屬番役某欲獲和相微心因獻計仍向齊省  
縣訪或可得踪跡和相乃密發往往山東至濟山縣其役侍和相

雜帛

督撫作威福公論至署中取捕役發票視票雜書二公役名而向  
影行者凡十五人公督責之捕役抗橫無禮公大怒以大杖責數  
十役歸告和相和相怒曰無令瘋孽乃數杖吾等役乃投意於山  
東撫臣以他事初罷公職公歸裝惟書數十卷而已嘉慶己未有  
薦公於朝者上命趙雪後公職而公已先時早乞論惜之

嘉慶己未上親政時首下求言之詔九卿臺諫等紛紛白簡言

事四方布衣之士亦有上書於乾清門以希選用者然率皆急  
功近名之士初無脫脫見事業者惟雜太守昂以從九品未職上  
書言救選事上以其言旨發命東傳從軍太守即理衣匹馬從

諸大神後隨同捕賊以勇略見長於頭經屢登為階數年間置身司馬今任荊州太守亦贊達士也

景提督

景提督荆其少為黔中少年從征金川時勒馬圍為賊壘之險峻處兩次捷我皆阻於其險不能進攻何文成公圍之經年未得進取景公奮然進曰朝廷開將倚門才不藉門力今賊壘堅礮叢立我兵仰而攻之或據建瓴之勢下以擊我人非木石焉能敵鎗礮之險是破氏也今不若置他處特為賊所不守者繞道以攻其後可使賊進退失險我兵合以擊之可收功於旦夕此狄東美所以下昆崙關之故策也何文成公奇其言異之數百卒立投幕府劉

付公因半粟卒草衣青屨自蠶麻疊帶間以刀掘路士卒各謀一鐵釘踈路相接攀釘而上至夜半至賊壘於營後攻之賊以為自天而降倉卒奔竄官兵仰攻其下賊遂盡賊後公將至廣西提督臺灣時亦著勞績云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最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識論言文采矍備當時頗識其親在國時誅錫異已屢為言官所知然其才幹寔出於眾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家時燈下題額書於楹幀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常顯側一路自擲筆嘆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對問其各部院大臣





及司員胥吏之名姓公疎陳若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悞  
又以諫冲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文一語鄂  
公有所過或公為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暑日鄂公常脫  
帽乘涼其堂宇寂然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頂  
還是在自家頭上為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然其善於窺測 聖  
意母事尤意承志復為 純皇帝所覺因下 詔罪之遂公還家  
數使汪文端子文襄輩立相承其衣鉢皦然成風廟局為之一變  
亦公有以效之也

仲副憲

仲副憲 水相 山東濟寧人 中乾隆丙辰進士為鄂文端公得意門

生時步軍統領鄂善愛商人俞某之賄公首發之鄂遂伏法又勸  
大學士趙國麟侍郎許希孔等任工部督役俞姓家帑喪有失大  
臣之體諸人為之降黜有差 純皇帝嘉其敢言由御史立權制  
憲以旌其直時張尚言 然以文學供奉 內庭常預樞部之事公  
勅之有張然以九卿之尊親搯威權之語張銜之次骨乃辭公洩  
禁中語下獄 上知其杜立釋之張恐其報復因用其私人計  
構將往賀賄置毒酒中因斃于微傳文忠時為戶部侍郎大不厭  
張所為欲明言於 廟以公屍如常事無左驗乃已贖年張病歿  
告假數里卒於濟寧舟中蓋見公為崇之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嘯亭雜錄底本

隨齋珍藏

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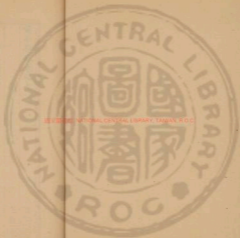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0000





2014/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VERS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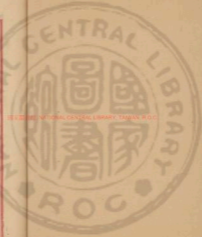
3036671 .cm



漢書雜錄卷之七

賢王好子傳

賢惟郡王諱時，居賢莊王子也。幼聰敏，莊王督之甚嚴。所謂度曲者，與余交，嚴密自量，時即日相親，語嘗  
急至於再三，敢有眾叛親離之言，語雖激切，實中余  
有眼，僕甚王然，告余曰：「其人多白眼，子既為，亦將正  
信其言，僕恐為其所賣，故余終身感王之德，王有子而夏  
傳其後，凡宮中調，無不諳習，較之深學，者尤多。別解時，有優  
月奉，鬻齡，頌優王母，佳時，今節於，激潤，齋紅牙，檀板，使月奉，俯酒。





而歌王親為之捧飯堂之如神仙中人體頗孱弱後復有蜀公度  
之事故特醫而終年甫二十六上悼惜之特賜銀五千兩以為  
賻焉

成將軍

成將軍世姓鈕結祿氏類真義公故將也知從制文成公征金川頗  
多戰績阿魯曰將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而已其後征廓爾喀  
苗疆亦多戰績後征楚中數回時總統為吏制府福甯性暴復每  
大將士心攻其故營涼山諸賊匪林中經年無尺寸功公隨其軍  
心甚憐其戢某往探公公設酒待之將飲公笑曰席上無可飲  
者可以數賊匪之心帥傾酒因下令出戰公結裝去聞大鎗聲須

臾擒賊十賊歸酒尚未寒也公圍撤算活數口若此草薶較之金  
川塞圍宵十不雷其一二何難滅此朝食而當知賊以養賊自重  
真不解其何心也夫此立功名終于此矣因潛然嘆下不踰許公  
以疾告歸順春林泉者數載然後終其子提督得克登額亦勇猛  
有父風軍破賊匪賊入畏之如虎後殉節于川中上甚悼惜特  
賜世襲一等男以旌之

洪推存

洪推存編修字陽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喜嗜酒釀飲善技打  
其著乾隆中府廳副總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  
戊午文考翰林公上平聲載疏深中當時震聳人爭誦之朱文正



公招之入都敬屬於朝先生乃於水陸首序其受位釋道為非教  
首領之語殊正色曰吾為君之師者乃教掃冥若爾先生曰此正  
所以報師尊之又譏王韓以相公為明復自周劉又清公為當場  
說文一時八座無不敬其識者後墨菜欲歸復上書於成王及朱  
石君劉雲為二相公多辨誇朝廷語成王以其書上聞上問  
其書生過貴成於伊犁未幾年即改歸西里以其書常置御座  
旁曰此座石良哉也上之寬大也若此先生既死還亦釀酒自  
娛不數歲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藏本朝名臣最善行有碑  
於甘肅焉

伊犁軍

伊犁軍滿國以首軍度不能舉聲見得濟曹代人持約尾發以會  
其質皆入爭踐之從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嘗與論伊犁疆域公  
言其要隘甚處如數米為山狀阿文成異其人及歸即薦公代  
其任公撫絕域先復二十餘年駕取得宜撫師恭費輒以直誠謀  
其文良恭憂戚徵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薩克等處皆畏威懷德  
至呼為父公性廉潔節羊至十數即不取取而賞養倍優護又定  
開屯田練士卒擒夷服諸制至今遵之純皇帝喜其守邊甯疆  
嘗賜詩比之趙充國班定遠為後卒於任眷愛悲慟至有勞面文  
身者上悼惜之封其子為一等伯以相之

錢文敏



錢文敬公惟城中乾隆己丑狀元進為清書翰林公性聰敏以國書為易學遂不復用心至散館日雖吏白純皇帝大怒曰錢惟城以國語為不足學耶對載抗議定制若此將置於法侍文忠公代請曰錢甚漢文優長尚可寬貸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之公倚棹石揮毫未驗則輒就上異其才命南書房供奉後遂得陞主戶部侍郎龍奉甚謹云

阿司施

覺羅少司施阿木阿以筆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即仁聰敬善詞曲嘗定杖箠冊公揚筆曰此可謂筆天兒五掃十人命也細蘭皇太后病廢公欲力諫以有先親在會難之其母識其意喟然曰汝

為天家貴胄今欲進諫當守乃以親老之故以違汝忠蓋之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從命因置酒別母促席上視純皇帝大怒曰阿某不戒近臣乃敢端漢人意習以博一己之名耶特召凡卿諭之陳又奉公曰此若於臣宅室中亦無可奈何事託家宰庸曰帝后即臣等之父母又母夫和為八子者何是於其中辨是非也錢司施曰阿水阿有母在堂蓋忠不能盡孝也上斥之曰錢陳孝老病居家法為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也錢叩謝上乃成公于黑龍江命錢司施歸於春馬踰年石既崩御史等王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禮亦成於伊犁二公先後卒于遼東果哉歸也



孫又定公

孫又定公 孫浩字懿蘇太原潞人公父以僕聞入公年十七其兄自行三百里出奇計獻父於魏中康熙登已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封上封事三曰視骨肉侍須納寵西兵 憲皇帝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累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屬教習某 憲皇帝不用公爭復堅 上諭年與之曰汝有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之曰汝敢動 上筆即公方悟孫乎何項 上大怒反縛置獄獄斬已而謂大學士曰孫曲論太懸然不受朕可恨辱行及公出獄不他家進趨序所果數親王叔公故大臣然必便於隲不局會計事又聞莫言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盈乃出不意莫

至屏視公公方持衡徧徧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聞所收銀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別置一所稱量之王宰相及吳綠毛盈細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印為轉奏 上亦愈信公命遷河東鹽院 純皇帝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為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善泐而惡直日習於所見則善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善從而惡過自是之根不拔則積愆於微而弊成於不可返累白可以變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又王望道如未之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為喻 上嘉納之一時傳誦焉後督直隸以逆貴土地皆為八旗勳舊所圍民無恒產皆仰賴租糧租地以為生而旗人自恃勢要增租直隸更佃



戶使民無以聊生因建縣地不許增租每佃有司民敢為抗久者  
許許之官官代為徵收解送分領至今謂民賴以相安無事後以  
祝謝待御濟日事不實先官傳又志哀政後口薦於朝 召楊副  
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傳又志嘗從公會會公往謁  
其部未入座遠趨出傳怪問之公曰某處設反玷某處建碼頭開  
闢皆王師所度公不宜居此嘉徐明達跡跡致知之也傳公長既  
請必改其制公乃入序歡飲終日其嚴直也若此公內峻外和相  
對者如登春華上春風非不陽和煦煦時在頹問而業已置人於  
青雲上雖有下界接語始不許不取出於口亦非不能生于心好  
靜生退舍之餘一燈相對公既自正氣應噴騰起晚牛物望登隆

朝中吸看建白天下八歲日得非孫公耶遂有困八傷秦疏一紙  
語甚符此公所為窮治經年始得王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腸道  
遇五降而公終不自安以為念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  
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恚怒一切所以稱塞憂塞急者彌口  
不宣即家及間亦寂然無復知者覺時 上甚悼憐文定 今上  
即位念其忠殷 詔贈其葬 為員外郎以禮其直云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 字元長姓章氏世居 咸寧其父文恪公奉罷  
祭酒家居 憲皇居藩郡時 命祭 三陵大會而因翁於公家  
與文恪公語奇之問有子任乎口第五子舉京兆曰當今我見友



公試禮部將謁雁郎而 憲皇已踐祚乃中止公亦登第正元年  
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即尹奉子耶果大器也遷入翰林未踰年  
即授廣東使察使甫抵任遘劇賊河未平年遷江蘇巡撫去得揭  
甫六載耳公白智少簡看堂明大口氣清揚遠聞著體紅臉如珠  
砂斜日秀而慈長寸許年三十餘即任封疆遇事銳厲犀利八面  
學識而和顏接物雖喜不善者亦必寬釋月旼之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等報達公命入 觀過清江得  
旨履歸且云衛已屬明黃水小開因甘勸公晨暮事衛不開河身  
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大小耳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宜漲太過  
則湖水將難以賦黃之流分早春時歲中寒齊為公危有治策求

去者公不為動 憲皇帝喜曰卿有父見朕復何憂懼 御衣冠  
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 純皇帝嘗極公屬任中外先獲督兩江  
幾三十年民相與又馴于伏母聞公奉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  
南為故鄉渡黃河輒心開不侵官不竭俗不蓄怨不通苞苴嚴肅  
律從所置肅然時有張弛必集監司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服  
我我解說則再製之使為無可駭而後可行曾以總督語有所因  
循也以故公行解有故事所理大獄罪正開江蘇積欠四百餘萬  
乾隆間虛費主偽偽及吞省那數等皆皆株連萬十而公卸居別  
白澄哥解說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談平實而尤長奏對  
憲皇帝嘗告公曰汝知督撫中書學者守學術而文鏡郭爾泰是



其公應聲曰孝術臣學其書不學其粗四文魏臣學其勤不學其  
刻邪爾奉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不學其復也其叔徒也若此公  
純類倖而不喜俾姑聞人才後進則傾軀推轂提調學事如袁簡  
齋太史劉繩庵相國奉湖東狀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後拜又華嚴  
大學士仍督江省次年 召還臨行時史氏環送忘魏公不覺涕  
搶傷像過村梅野寺必流連少住魏魯謫者其再督江時兵民有  
古語再奉天有眼之語云年八十餘年於任其家三代宰輔世人  
榮之

陸中丞

陸中丞諱垣字剛大吳江蘆塘人生即端慤六歲究孝經論語以

古賢聖有期執陸士中舉京兆補中書八 軍機處傳文忠公倚  
為左右手應遷刑部以廉直稱公夙骨秀整靜氣運入雖恂恂謙  
謹進次必于慎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再致王倫作亂距  
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開城者公不可口懸表至先閉城門是  
示之怯也且解民手入城何忌者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關  
彈壓稽察賊知濟南有備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雖大  
不驚為賊遂遠至湖南巡撫公事母孝如運守大理府再遷甘肅  
監司俱以親愛調近者撫髮時見屬吏有為者親猶舉赴補爾然  
個之奏官自見親年七十雖有疾了俱許終養一時中外人歸養  
者十餘人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杜舍穀業已數月其息報請免



伍收奉 古先行批到日方始奉 孫恩林到子政古拒前愆公泉  
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公所著切問齋書皆遵  
本朝諸君臣奏疏見諸施行者本公門類其奏疏尤詳備為後世  
之鑑聖焉

徐中丞

徐中丞諱士升山東又營人父康也公初開邸受讀有觀樂之說  
太母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行之遂中康熙癸巳進士累遷至福  
建汀漳道俸休門故人楊之樞聚眾據山或謂用兵公曰無庸命  
壯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會且蓋遣人深入林以好語曰吾子出  
山者免如其言果遂對出乃伏其仇於倍仇大呼曰為首者某也

五擒以擒家寶觀嗣後捕犯無嫌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不起服闋入都 純皇帝問山東直隸來何如曰早已  
蕭閒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儉納者節敏非才  
味是亦者雖廉實盡 上深然之尋遷江蘇巡撫公於臺路不遠  
一利而於鄉會師門保憐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穢如神  
有宿松民婦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產逼嫁之與華匪羅為姘則  
於道詔以墮水公堂上見其來女子嗷嗷如有訴子兄某質之  
則毛髮折洒口吐實情公深憐以恩道改教而滿庭齊史皆有見  
聞不能捨也凡獄決塞於棘垣絕人影射守令果錫命判試其才  
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戎之或夫律例強醫書本草也不善則





節者殺人不善用律者非如之世康節而配不自於嘗賀長至節  
天寒裘充煖幕使已括以執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噴交譁家人耳  
語曰此包公來也公大驚謝過少頃論公事俱揮洒如收聽訟觀  
家人俱角黍且列且嘆少頃訖頭蓋去蓋似珠為飾飾筆筒及下  
不能復謂也晚坐白木榻一罍羹雙玉子設日覽帳除夕元辰勿  
輒幕下家謂之姑真遠公公猶嘖不問是何語故其子素精神弱  
寐惟仰嗜澤如愛民愛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此  
供公以是愛不容心於書亦不容心於論也拙吳未踰年以疾乞  
歸養母死於淮安卒其遺疏云願 皇上隆節政曾示給吏廣視  
聽而中有獨斷愛民勿使之驕州人先求其直事上人以此朱文

端公云 上悼惜賜祀賢良祠年五十八

袁文遠公

袁文遠公諱 日 字叔度江西南建人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  
鴻詞四年中進士大考翰林名最高選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  
餘年公貌清癯眉有深翠嶺粉間精神矍鑠居性喜賓客工諧謔  
披奇語任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起得母福一費愛一職子又書  
嘯庶數日被列次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機  
宜 純皇帝大悅以其才似舒又策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  
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還其弟說稱仲返請奪探信卡  
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羊總督登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



神機也者七百八公請暫留為衛營沙洲五衛臺石添備又故其  
剽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  
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空勞而能下協邊情上  
符 睿算近代儲臣所未有也公聽視機警交文任眾重若輕  
上愛其才故符若履職凡有事于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  
奔走前命未復獲命又至平遂回車馬竭東西帷幄 內殿領六  
部而英德款關足跡常遍天下公所獻規畫奇屢亦無縱捨尤善  
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說一轉一舟  
而言病有其處必一省而言則不然說一省言病有其處必數省  
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涖之去路本清則為

患滋甚 上深然之然治黃淮總籌伊洛紀事共九十三河疏  
糾導論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為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保  
聖意嚆斯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上聚其說雖行 旨特  
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方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瘵  
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大子少傅堯時 賜強文達入賢  
良祠

傅開奉函書

傅開奉詳 臣號吳奮姓富察氏世以武畧起家公省日英開保身  
而揚毅精神射時書日下數行年十六侍 憲皇帝於藩邸雖未  
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大將軍以騎決謀窮



其責公謂足且口元是已誅禍從同治為侍 上又能如 上之  
用心倘諸公心如其寬而不苦非 上意也謂王大君以公言平  
反無算降科多以罪誅公言其子與與阿無辜 上疑公與降有  
交故為岳妃誦茂黑龍江公問命員一區多社平家侍奉新自效  
先是公在 上首嘗論罪罪前時誓 上不以為然用兵數年所  
言驗乃 召公還于侍御街 上遂和醫保督公堂之十年春命  
公置大學士為兩軍軍會賊為越方展親王啟於先顯寺神恩由  
拜總理通公謂於為口賊收亡之餘可嘆才也公舊遠不辨馬賊  
猶能一戰殲大將軍給報騎數十如巖事或歸功將軍事既蓋受  
其罪馬惘然不出師再三言不應公長跪以請馬賊剽劫李扶曰

遠將公者可斬也公憤激自戕其開城門出而賊已先時遠以馬  
病不能窮追事聞 上大悅賜乳者例移任平良郡王軍斬馬爾  
賽向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強是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  
問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薩密  
侍即阿克敦柱時戰事連年屠氣甚惡窮沙萬里雪沒為莽行人  
遠路起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辨履徑上馬馳掠策家都落嘴  
爾丹策家坐穹廬紅纓輪為將全龍聖臺高五人侍者詔輝特其  
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宮 詔音聲如煙賊肯伏地觀者  
以為計醫驢手指莫言曰果然中國 大皇帝使臣好狀觀也  
詔到阿爾泰山為界策波曰阿爾泰山不毛之地中國美用且哉



先人拔劍誅厲血與塞爾嗟乎天之地實忌章之公曰以為若  
不念先人耶首念先人王善昔哉 聖祖征有爾丹遠好爾國  
爾國王伐敵助爾爾等爾丹未敵在遠病死爾國震於天威即獻  
爾爾來山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有年其今猶有是言足毋背  
大皇帝乃又有其先人並非夫不祥才策凌語塞爾以利害動  
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寧魯命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公叱  
曰此嘉必爾而恩歸者庸奴也某恩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  
萬世和好不集三罪某骨一言可決而議談如兒女子吾為爾王  
羞也請首相日以退盟日某破和約聘表求公轉奏并遣守桑阿  
來獻京駝明珠等物和議乃定 純皇帝卽位遷刑部尚書以事

完公寬於終下太難明於事工太難使吏自喜奸弊於賢簡僻而  
疎日故母擇其禍為果親親王時事時學於所及凡聊唯唯公在  
坐伺王孫報聽未畢輒拒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憲皇帝責公曰  
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 顧越河

顧越河 姓伊爾根覺羅氏太傅公八太子也文傳為 憲皇帝  
授總師故 憲皇帝時其家公以廢起家乾隆中革遷至河東越  
河公性親直好宋儒書每日恒置一編相對燈火爰爰如環讀諸  
生之所期高遠以古名臣自命母大事俱促正論不避利害人以  
鐵牛時之野文錫曰是真為鐵漢也居於友誼公之智河時前曾



完顏俾病於軍中家屬已先行公為之守喪湯藥旬日無倦完顏  
公謝之公曰吾輩共事君父即與昆仲無異安有兄弟而弟不  
為之經理者乎况公家屬已去今無親者在傍掣散不慮勉從事  
事完顏公感激涕泗曰弟家正補復之可也復完顏公年於界公  
即重其夜等舍檢校磨人子稱之所說河上兵卒散以兵法技藝  
皆獲授其後少年當其專敏達公遇考舉以知兵自負其說隨皆  
闕而壯偉之士笑謂公曰若此服降之物何以禦敵公笑曰狄武  
素以少歲為西夏所殺故聚族金甌其意以捕賊恒多奇健如用吾  
部下兵可效伏公之法可也因命與敏達公部下兵角敏考兵將  
應聲而倒公大笑考衝而謝其知兵也如此

宋總兵

宋魏兵元成字南齊江南鳳翔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營守備  
邊軍和營將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諾木襲破葶葶土司  
其黨小金川酋僧格希布發兵援明正土司據紅山阻官兵進  
路獲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執職事責問  
原委至則拜履索諾木迎謁說以葶葶內變為詞公知其詐歸告  
阿公口內首角敵為奸雖陽順而陰怙愚非一大創不可如輿師  
當先取小金川即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紅嶺山直探小金川門  
戶一從克靖截取申達金山界敵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  
間由約查進攻逼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上命副將軍滿福提



督首天師各路進兵隨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局中控制當是時蜀中救蜀日久文武帖然一旦軍興相相喧嘩而全川地勢奇險硤千餘里兵符未嘗已以分獨能聚軍備善應應指當于是將軍運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詢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磨山梁與已抵巴旺相連密令參將韓璋披巴首踏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斐渡河攻之賊股背受敵大驚奔潰收獲項調審百餘即用的項土百戶為首導直搗的喇賊窟因聞大兵至即走登時提督董天綱破甲參軍副將軍溫福收復班喇山再克卡了上大喜揮松潘總兵雷廷相神三十七年正月十日已討和小金川未及五月而復犯全故聖諭褒美公益感激將直搗賊窟收本將軍命

調回萬縣紳由事宜交代而行軍改奪河東時小金川未拔松索糧本軍許之將糧載獲慈念得已首盜報還使至的耳崖責問之李益本知情得振曰原共於委臨處增燭圍守公請於喇房口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謀密化險強攻使傷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遮首其人報仇雪恥之心尤急形勢可使也遂密遣番酋東辰哈山約諸酋連綿各寨為內應而自率游擊兵錦江軍由節爪郭渡河據守藏格果峨為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落收獲革境三百餘里事聞上命嘉樂賜哥色霍翼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沿約的斯而布土司屯兵甲爾壘壘上聽候調遣入莫如其意及革境全平全川前獲紳土司



之編其後不敵相果出戰大兵非在東南而制勝在西北甲爾璽  
墾上雖振兵不動而金軍兩處已既咽喉公莫甚深沈皆謂將所  
莫及時上意大亟來騰節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  
進為制府桂林所勸調曰大管隨即革職公長身善立音響如鐘  
聲人許望而知為偉人辭敵審誓誓不更初收復蕃番所用兵  
不過千計及運攻金川公建議城必為三萬人當軍者疑公怯  
不聽於請早無成功後制將軍明亮屢募漢土兵三萬人先道路  
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將士倍用法嚴與衆將皆珍愛最厚攻小金  
川時制府重公命以將軍領兵節制諸將公歷利及與蘇納曰某  
地某日會我後至若斬我及公至所期處而蘇納二列始來公遣

飛騎持刀叶取蘇蘇將頭蘇望見笑曰蘇驕其賊不與公也金前  
奪取網及公稱手縛之見制府以功論贈乃已先是奴番者平時  
視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國家所賞贈罕易以蘇獨首叩首  
領去歸視大志更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八蘇喜相告或算公  
撤其罪其子若女環視左右公賜以茶啜蘇群兒于富之小不備  
法立如石呵保恩德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戈墮出  
沒惟公與果齊肅太守之福薩魯夫身為官員或遺於路必奪送  
行糧諸番小有動靜先果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是以所  
向有功彼川督桂林撫兵不戰又私以報與番夷歸晴漢兵為蕃  
夷所弒美公與前督阿爾泰連名劾之上特嚴曰阿封贈才臣



所言必不悞桂林乃員惠若此法不可棄時有袒桂者乃曰元儀  
介胄小臣乃敢於逆名者惡阿為宋所始上感其言使某首臣  
勸之貴臣丞相桂林因知公狂詭欲公神贊而死死之日魯夷勢  
而環災報振嚴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性下不  
能事上偶有議論慷慨遂為俗者惡人以毀謗志者眾身獲藉沒  
兩子成邊有張之元者以天平韓公麾下叛奉將四十一年春大  
將軍阿文成公平定金川凱放時芝元首公戰狀抱一冊哭陳棘  
門阿公代為之奏聞邀恩赦其子歸入莫不嘆然之能報德公  
能如人也

馬僧

江寧嚴星樑常熱信之私皆以書士在大將軍平定克幕府雍正  
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命平為撫遠大將軍兵鐘  
琪為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臣平亦驍抗二生恐為所累以年衰  
辭歸平厚贈金幣送還滿州有兩騎家來報魁梧所看行李擔  
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侍之卒無如何入客館遣二僧皆探聽  
少年二吏日之一僧要語曰誰與吾屬何者為始如其一為尼急  
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即前僧來辨聞路上坐揚其日  
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素肉赤金二十從何來二吏  
駭曰天下財必為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物僧曰若然二君必平  
大將軍家也口然曰與殺好人起扶女尼走東廟酌酒飲僧而歌





聽之泰聲也抵暮兩騎家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更閉門  
臥僧獨宿屋外噴噴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家去僧聞然叩門嚴  
密視身出口事至此尚何言行李頭處都可騎去但有所請於和  
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及七十無兒叔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  
汝先去之兩騎家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澗客嘗皆視  
馬蹄屢金銀銅分毫望塵了然而盜竊牛車相向而眼懸綠赤金  
為錢銀故不直一下子然非我在此二者殆安問僧何來自余亦  
從軍大將軍處來也余等和將軍平青海是謀助之切耶余故與  
人少無賴好勇視沈湮作太湖監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逐  
馬又性遂安馬亡何見妾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之從既匿厥

中將軍其繼末三獸公起視自制馬四家憧來嗔五余不能隱伏  
擒公上下視開行刺者乎蓋馬索乎曰盜馬問曰日關入者夜騎  
騎者乎曰騎橋公縱縱若有所思殊為奇余隨入塞塞上酒殺橫  
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卧大新邊明公起置冰草啜  
蓋馬人問姓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開軍門傳呼曰長將軍從者  
某實守備初知刀棘下岳訊出上馬顧曰壯士勢力將相富有使  
耶亡何余醉與村官角門將軍怒賜杖甫解珍岳公至曰我將征  
西藏為汝乞先汝從我行時雖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副都統  
達薩西富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日領五百人為一隊約某日會  
于青海聚之日月山至期天蓋公立營門諭二將曰此行非征西



賊已青海首罪。賊入嶺大誅。非其母與其弟紅白吉二酋家山  
乞降。不可。失子珠寶一囊。金二餅。領余曰。先還汝。吾賊毋及賊。  
所駐穹廬外有網城。結金鈴於上。動輒入。知非善諭者不能入。賊  
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方也。對面帳居。則下賊。左右居丹津紅  
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禍。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  
余。余受命。叩頭。由公起身。入天大寨。余與寨行三十餘里。至賊網  
城。果如公言。余騎身而入。果帳獨。愛然。母上座。二酋侍側。母六十  
許。面方。鬚。白。收紅錦繡。金袍。叱余何人。余曰。丹大將軍。以阿娘  
解事。賊願送我。還叔家。阿好。稟寶。日本爾。余二餅。銀兩。白吉二人  
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詐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

述。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腰。禮屬。聲曰。去則去。不去。我  
覆將軍。其母曰。好寶子。行美。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  
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還。黃二時。分領之。須臾。前山天虎。起來。  
道。賊發。斬。母。與二酋。而入。軍營。次日。譯者來報。爾下賊。并津。已還。  
庫。噶爾。都。岳。岳。公。命。羊。三。頭。狗。三。十二。家。台。吉。皆。震。懷。乞。降。二十  
二日。至。年。大。將軍。帶。往。返。纜。十五。日。三月。朔。說。我。岳。公。會。報。余。功。  
大。將軍。賞。給。擊。衝。銜。余。詣。軍。門。謝。岳。岳。曰。某。欲。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  
願。復。來。願。辭。公。歸。則。圖。所。報。公。笑。曰。咄。吾。知。汝。絲。高。白。首。賊。也。學  
賜。而。別。歸。汝。漫。州。宿。回。山。王。母。宮。跪。妓。女。金。環。并。飾。資。因。爲。蓋。不  
能。歸。憶。四。時。習。少林。寺。手。得。法。成。處。可。接。送。與。金。環。同。別。髮。赴。中。



州苦無馬連兩監騎善馬故奪之二豈不信口彼不受奪奈何僧  
莫拉二豈出視厥則夜聞已稱所肩鞍覆屬而圍之衆二馬首於  
內不可開二豈氣奪或適去言早被女鹿射其機韋馬門外拱手  
作列口二君有成心勿北行可南去凡事衛國文親兩總督所轄  
地方毋憂也民三十餘年二豈亡麗之孫用悔邊河南登封縣邊  
少林僧論奉法曰雍正中異僧不傳技九得然無姓名好春馬因  
稱馬和尚後總督田文鏡禁嚴僧轉設奉春寺環師今環師亦亡  
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如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金環杖  
也獻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王公降襲次第

國初開創遼瀋凡宗臣貴位統名貝勒崇德元年定親王郡王貝  
勒貝子鎮國輔國二公皆冠寶石頂以補服制服高差父統名曰  
八八分王公蓋即加九錫之意也其末八八分公以及鎮國輔國  
將軍皆照明瑚項承國將軍視或曰正三品奉恩將軍視或職正  
四品秩皆與流官同舊例親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遞  
降一等封親王庶子封輔國公親王庶子封輔國將軍郡王以下  
邊降國故安王諸子皆封保勳諸郡王蓋沿明制也康熙中以宗  
祿繁重乃收親王無論嫡子庶子皆封末入八分輔國公郡王以  
下遞為減等而考以諸擇馬步射其伎皆優等然後授以本職若  
則連相降等授爵其親郡王皆世襲同督貝勒以下皆降襲至輔



國公然假世襲而補國公又無降降襲之例其未入八分補國以下皆降王來應將軍世襲同誓而無論軍功恩封皆一例辦理故杜廢彰泰諸貝勒有關創大功者亦皆一體降襲未免無所區別此皇帝萬念宮親收持今定寧功恩封之例其有勳勞者無論王貝勒皆世襲同誓其恩封者親王邊陲至鎮國公郡王邊陲至鎮國公貝勒邊陲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貝子邊陲為未入八分補國公鎮國公邊陲至鎮國將軍補國公邊陲至補國將軍皆世襲同誓然後寧前始降止焉

王府官員制度

定制親王長史一員頭等護衛六員二等護衛六員三等護衛八

員四五方品典儀各二員收長二員典儀一員管領四員司庫二員司匠司牧六員世子減二三等護衛及二員餘如故郡王減二等護衛二員三等護衛三員四品典儀二員收長一員典儀一員餘如故長子減頭等護衛三員餘如故貝勒減頭等護衛四員而增設司儀長一員二等護衛二員減五品典儀一員司牧司匠等皆減減馬貝子減二等護衛六員而增設三等護衛一員減六品典儀二員而增設七品典儀二員八品典儀二員鎮國公等減三等護衛二員餘如故其已衣參佐領親軍校護軍校色衣駝騎校皆視其佐領親軍馬甲之多寡以邊設之惟怡賢親王以督襄世廟莊恪親王以輔州高宗封愛親王其護衛皆倍增之嘉慶



初上諭儀成二王皆增歲額二三等設衛各二員定親王慶郡王皆增歲額等設衛一員二三等設衛各二員並俱鑲黃旗定制也

宗室小考

乾隆中 上嘗召見宗室公等咸謂不能以 國語應對 上以清語為 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豈有不能語者咸依例請重因增應村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於十月中欽派 皇子王公軍機大臣等親為考試 清語才馬而先命皇子殿射以為諸宗室所選或諸宗室視其父之爵列次考試其優者考前列 見 上每賜花翎服足以獎勵之其劣者停其應村

之爵以恥之故諸宗室無不誦習焉 清語以備維城之選焉

宗室婚嫁

乾隆中 純皇帝篤念宗室貧之以致夫產無以自活因命宗人府堂官詳為撫卹分以等第其最貧者賞銀三百兩其次者半之命其回贖田產以資生理又念其婚喪事件無所贖仰成特命王公中視其行輩最尊者命司宗室紅白事件道有婚嫁者特賜銀一百二十兩死喪者 特賜銀二百兩以為贖贖之費實體恤天潢無所不至而近日宗室中多有不備正軌至屢頌 聖諭教片者真固有知識之人也

宗室任職官



國初宰臣皆係王公世胄無有任職宦者康熙中 仁皇帝念宗  
室蕃衍和無入仕之途乃 敕定侍衛九十人皆命宗室挑補原  
正中載法宗人府滿洲司員筆帖式之輩皆命宗室人貢充補載  
隆中又設宗室御史四員以為司官陞擢之階嘉慶己未 今上  
親政特設宗室文編譯館會試諸科目又於六部理藩院增設宗  
室司員若干員以為文牘然復宗室入仕之途視為廣裕而亦皆  
載屬以恩自擢也

于文襄之載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奉密旨出覽奏章無不屏除外視慮且自天  
如累假公以私其人雖殊刑不迫人謂其其門庭闐然可張羅雀

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 載愛惜文字曾疑接後進為世所嘗  
議然所談載者皆寒賤之士初無苞苴之議君子文襄載中 承其  
表錄入詞金為初尚婚廣能以蒙 上眷禮則屠括外吏頗有蓋  
蓋不飾之議再當時博又悉劉文正請公相繼增事東鈞軸者惟  
公一人故風氣為之一變其後和相繼之政府之事且環皆由公  
一人作倘識者識之然其才頗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及其初 御製  
詩又皆無煩定善本 上謂編後公為之起草而無一字之誤後  
擢致奉入軍機 上命某嘗詩本而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  
心一日 上召公及某入復稿 天章公曰某某不省及出公持  
筆磨歷久之不至問之某茫然公曰吾以為為君之專司故者夫不



復記隨今其事奈何渠公慨然所養公曰侍老夫代公思之因默  
坐斗室中刻餘刻出所養惟一二字耳招拜服之敬其得眉天  
春在政府幾二十年而初無所滋養者有以哉

邵堪峯

邵文文公<sup>公</sup>中乾隆戊辰狀元入直<sup>直</sup>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學  
東事免復擢湖南巡撫入邵王文襄輔政當時有子孫之稱其  
實公解運材節不敢濫為文結與文襄異趣也其撫湘時其家人  
嘗屬下賄不遂故意阻其賂賄以激公怒而公打賈終日初無怒  
嗔唯及咽而已亦不知為其叔所給也在軍機時和相以其性  
弱可取故京師始並用佩刀稱公髮以為婚吳公亦歡容受之亦

可觀公之度矣

康方伯

康方伯<sup>基</sup>山西興縣人久任江南兩湖今以正方伯未出省界  
故於河道頗熟其任河道時督率將軍防守河陔勅以軍法從事  
其指堤時正如柳林故人皆怨惡然河汎輒以無虞郡富河濱公  
立埽工指埽士年穢而狂濶大作埽為之敬服為公畏而公聲色  
愈厲漫口困之堵塞李杏林河帥告人口康公真天人也者有河  
防籌畫高可陸入洞悉應代水利如在指掌使人頌以為法喜慶  
已未公任河帥時聲譽山積恐為公所擢出故不肯官受陸縱文  
焚橋料以掩其所公因之罷官後上復賜公太僕寺卿銜命督

解河洛而為要政寧院不能絕為公同告病歸京師公素服海來  
凡五年體力較健步履如飛年九十餘始卒

稽文恭公

稽文恭公聯文敏公曾孫子也少以大子賜進士出身殿耳即  
海州戴公說清漕遇事端謹願有識見為史文時公所推擢程將  
三稱公為朝時子和以會制聞而公以和平處其間初無所建白  
然和相書如瓊璽純皇帝召見嘗或之曰曹某之為耳目臣之  
所宜敬也公益加實畏年八十餘重赴瓊林為近代之成事時人  
譽之然遇大事頗不苟憂浮選水禍初興陸義勇公齟齬故加以  
甚非之語崇因之獲罪極亦以會醜故同下獄旬浹日廷臣皆在

坦之 上橫公公抗聲曰水禍為守土大責不可辭縱 上乃可  
決聞者快之公暮年 上有所召過輒不過則免朝公每早起必  
自持仲其輦久之曰今日舒暢登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憂說復  
識之至矣

尹闈學

尹闈學社國雲南蒙自人咸為茂進士及應部曾始治至內閣學  
士時和相專擅於內禍又重舉輒於天下皆指目為奢侈因之  
廉議空虛民業凋敝公屢知其弊故上疏評之 此皇帝為之動  
邑和相忌公所為因奏即命公罷傳善直天下府庫虧空而今侍  
郎慶成 葛之慶國會醜者每至首會初不忌為齟齬而先遊燕蘇





日惟公結生節舍棄動輒為射擊待其辱賊押移滿散然復擊之  
推射故初無窮結者慶以公妄言劫之降為正事公即告終養歸  
當其草創夜東矚危坐竟夕抄錄其書為國代為之危慮聞其尸  
公笑曰汝阻常因賊不必代死憂慮西民則早懸之都市矣汝代  
余養老親之天年可也其忠誠也如此今上即位召之入都溫  
諭久之如給事中銜以其親老命余傳歸復與奏擢臣論命其選  
事修舉入之乃卒

完顏蒲司

完顏蒲司魯滿洲人河神傳之孫也以甲科任獻縣令因著廉潔  
從歷任為河南蒲司時白蓮教初起所在蹂躪擊斃阻邊逆游景

安善慎恤使復剛愎故置為賊所驅遂舉公年歲罕數十守雙溝  
數月公性慷慨先所經費皆早稱為善備不問出入故人皆踴躍  
響應為之用賊屢犯探察悉為公所擊去自丙辰九月至于己卯春  
大小百餘戰無不堵禦得宜時浙川有暴動者公告之景景即命  
公捕獲之公曰蒲司小寇易為撲滅中丞司徒泰田頤以行朝廷  
之憂策議問諸賊匪勢頗完恐非容易以擊之景感於初起者難  
於收斂而雙溝有險可恃因促公往公急為掩擊賊盡數就擒景  
念其功因奏雙溝而擢公從謀殺叛民以火捷聞遂膺伯爵之封  
而公惟謙敬而已其策議諸賊遂棄其不備大隊闖入而陽田虛  
氏出武關與川圍合其逆縱遂不可制皆由景安會奪公功之咎



也公平以勞除年於軍 上停惜之命向得公行狀其歲浙川功  
顯詳志後為友人取去不復記憶故聊書其梗概不足盡公之勤  
也

### 吳道善

吳制府道善滿洲人其先世由遼左移駐西安初奉直京師以公  
貴始入選其族人魏公以內依進士累任陝甘兩湖雲貴總督其  
賢陝甘時繼黃文襄之位辦理軍需無不備其章程故應選 上  
眷註其督雲貴時以詳密經理賄賂不遂故乃益加刑戮以致構  
起邊釁頗為人所訾議又求其時雲貴邊陲意貪賦民多怨畏然  
其督吏時煙霞必違寬賑之復吏治玩弊盜賊充斥公乃嚴加費

飭令督員緝線擒獲江湖大盜凡數百名皆立加誅夷懸其首於  
江干蒼蒼相望如旌旗然故一時盜賊戢跡不敢縱橫商賈便之  
亦屢史中之待較者也

### 國學士

國學士 鄒乃滿洲人中茂辰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公純清癯懶擺  
世情中巖即以此見告幕室於西郊外數里麻扉茅屋軒窗雅  
院中疊石為山奇峯翠障徑迂折鏡多清趣其後園藝花竹蔬  
公親為之灌漑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學圃過攬西郊諸園必嘗  
風雪中共策蹇行訪潭松或增韻名勝題表至憫人望之如神仙  
中人好吟咏頗不修楷字向有晴窗放翁之風然即筆墨於舍傍

病劇時吉妻等曰死即埋我於此不必葬異域中反勞往來僕僕也言訖端坐而逝其夫人從公之志門下士爭為治殯僧咸其德舉身刺以祀之亦近日獨行之士也

軍機大臣

國初設內三院外其軍國政事皆付議政諸王大臣然平皆貴胄世爵不稱世務憲皇帝知其弊故設軍機大臣擇閣員及六部卿貳悉歸政體者策議其事庶揆部曹內閣侍讀中書舍人等為稱爲名曰軍機章京其權稍視本朝庶役機務慎嚴議政之弊始革其行文字皆視其班秩故政文和在內廷居傳文忠公上近日重太傅詔亦居他相國尊上無滿漢也所掌銀印龜

題職

內府有應用印者皆立時請印由大臣監視而軍隨即繳還蓋防偷換弊也其下復皆還內府中之童子惟司酒掃舊例及巡時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據其役而大臣善其熟練者仍姑留之然猶呼為心兒蓋沿舊名也

三品任軍機大臣

自雍正中設立軍機後皆尚書侍郎攝其職惟乾隆乙卯軍機大臣之人時戴文瑞等奏制府無元以久任軍機章京習政事純皇帝特擢為軍機大臣以資格故賜三品頂帶侍入帶之

軍機御史

軍機為國家重地非特有所言不許擅入故軍機司員至今不

甲午節禮酒沿醫制自和相專擅後其所屬輩多無地盡誦故皆  
當非軍機處階下特之相沿日人皆且入堂中而揭視為訛常故  
政事易為改竊 今上習知其弊特令滿漢御史二員每日輪派  
立軍機處階上有關人者即時糾知然後入不敢私謁此綱始嚴  
肅焉

高天喜

高總兵人善其先為軍哨商部人雍正中為戩兵所擄有馮姓者  
憐以為子故買其姓為雙額山出鬻髮端刺每飲酒并以石計猶  
不釐然當元文襄公被圍濟南略明時時數月音問不通當事  
者遣使偵之時風雪常然人皆懈行惟公慨然應命往返數千里

以十日還寧通元公之信 上大喜立擢將軍 永通年即任三總  
兵官元文襄公復被圍黑水公率本部兵援之乃戰而死 上甚  
悼之

黃標

編文襄王督粵時簡練水師募奇材異能之士優為賞擢有守備  
黃標者白水師步卒以善泅水著異能於海洋中出沒月餘視波  
中之魚鱗磨厝可數王奇其才立擢參將後病至五翼鎮總兵官  
補授海疆尤多偉績云

徐端

乾隆中日和相東收後河防日見疎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



先以鉅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國帑而朝中諸貴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慶戊辰己巳間開落海口改易河道屢費帑金至八百萬而庚午年水高家堰專家接諸決口其患尤倍於昔良可嘆嗟惟河帥徐公誠自河工撤員以廉能著愛今上知特擢河東副總河尋改即其公久於河信習知當事之弊嘗沿數國家有用賢財不應濫為庸費每欲見上志陳其弊同事者恐其斷指與揚出所株連者深多致每遇事尼其行使其終身不得入都 陞見以致伸爵而此其貧無以給而所積貽項五十餘萬妻子無以為法識者悲之雖公者為陳廉昭以直者貧更入肯為

永定河道復有大力者為之翼護立擢河東總河其去天津將全任未兩年也屢以善教稱冰散為儀制府百餘所知 上命立和河上聞者快之鳳洲復遣其家人入都訟冤當事者力援其狀得以釋回未幾以驚悸死於河上冊中無人不收然也

### 博爾濟蒙

純皇帝攝視臣忠國懷大度有時加以押誡以聯上下之情有內大臣博爾濟蒙侍 上最久喜稱博爾濟蒙春鹿反南迤至鎮江口上教烟文有被烟量數者博爾濟蒙曰此乃春被黃烟所薰怕者被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公督責邊嚴被公寓言之又有較射而弓落地者 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 見故昨日射箭甚多以

致督獨不能引弓也 上乃釋然又 上一日較射多不中候人  
皆畏懼時侍醫八五公望而笑曰江都統之弟至矣江都統乳爾  
故督驛如戒 上撫掌大笑 上嘗行嘗未有步軍校積石為山  
於其廳側者 上望而問之公駭為是此步兵花園也 上大笑又  
上書福守公立於側 上笑謂曰汝亦識此中佳否公應報曰  
知之 上所書福累其亮也 上大笑其語據皆若此者亦東方  
朔簡牘之流也

錄太監

嘉慶初有宮殿監督領侍孫進忠者人服厲取中整肅好執小內  
監之類人皆以督已畏呼之然性忠嚴嘗奉事 內庭 上偶歌

坐張林黃臣不入 上詢之故曰為有萬壽之主臥覽天下表章  
理也 上立正襟危坐嚴乃捧跪入 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  
皆類是也

恒公之清

宗室輔國公恒 祿簡儀親王姓也 素享王之慶訓故以廉潔著異  
仕吉林將軍時俸餉外毫無沾染嘗居小閣中將母歲出入之  
帳簿子錄封之入閣之曰以待編後時以為証也故當時人皆畏  
法度奉甚莊無敢私欺之者 國家每歲增消數千索遺兵兵餉  
賴以接濟初不轉運大府財也有當事者嘗郵謝數本公自其速  
來喜產以饋之初不索諸商賈其清勵也若此



本原水之故

明參政是謂余曰吳家之事宜於乘銳直進若不審敵勢坐失機宜彼兵心至於潰敗雖欲振起不易得也往昔溫將軍本原水之戰可為嚴警昔宋趙兵元復科本原水兵乘勝直搗吳都若當時厚其兵力一鼓滅滅金川可以予定乃溫論和於易勝不復調機各路兵馬惟日裡董提督天淵軍宜酒高宴預解邑布勝已爾珠爾屢次勸阻溫公反以其婦藏軍心致登白蘭上召還額駙其軍既領伍舊者逼來馳士也見溫公所為略歡曰吾聞達拙本原提巧馬有屯兵跋曉而以宴會為務者吾因達海健兒未審兵法有若此而能敵勝者也溫公大怒畢職伍以也遂散成以垂人心不服

溫公性履寸意遠操營兵三十八共戰破十有數傷者溫反背者之人心益為忿懈游起營公嚴軍天扣刀誦溫公曰身為大將而惟聞寨馬所而世且夕非夫也今師雖疲老使華督之猶可敵謀若公終不肯出戰不若飲來自盡使華督各竭其力可也溫公拂袖起亦無有所指揮也又連延月餘賊人偵我兵疲乃整勁旅數十且攻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公初封敵即說曰雲氣已頓散不可與戰本馬首欲來可與諸公期會於美諾寨也因驅馬破圍去溫公方推展督戰為賊所擒董公天淵牛公天昇縱會書等皆死之昨遂大潰我兵自相踐踏碎屍有數遺骸獨樞八相擁擠額爾格爾落水死者以十計吾方結營美諾是潰兵如蟻往來

山僻聞吾道人止之謂兵知吾在止者數十吾為之收留獨嘗兵  
方安眠適有持銅匠沃水者俱益於地有聲聲然謂兵即驚曰遠  
者至矣因奔起來走勢不可遏其畏懼也若此故吾與阿文成公  
收兵養銳至邇二載後軍心始振然後用以克敵大將用兵慎勿  
使善心相喪至此也明故前將不久歷成行者不能作此語也因  
筆記之以為易於漢兵者戒也

傅厚卷

乙卯春湖南苗鍾壽勳毗連三省時福文某王為苗首因率兵討  
之時貴州提臣花連萍馳檄也三副承繼之國苗頗摩最王成於  
幕宏言欲養賊自重以備討拜乃相兵不進與州督和合琳日夜

飲酒聽樂苗匪因就稅王歸始政事連諸日取加以山崖險阻我  
兵不能寸進又有不肖將士與言以饋賄地苗益肆無忌憚曰相  
焚掠二公受瘁相繼死燼之者為明象故流復以湖北教匪故象  
如此歸未及劉應傳厚某萬者浙江人以吏探仕湖南習如苗中  
情形文集王重倚之明朱成因薦公為鳳凰廳同知公受命時就  
州鳳凰各廳苗民出沒居民遷實公前副林招逃區團練解苗敵  
月四可以用今因率兵攻苗寨苗日笑曰昔成時如楊王者尚  
不敢擾吾好能爾敢實何足誇吾日也因將賊數百苗民大敗奔  
還其寨公平奉圍之苗民請降公與之約曰嗣後有關入漢界者  
吾當撤兵諒之有匪不與吾必圍寨屠莫不汝贊也苗匪稽首惟



命是從公乃辱加撫卹甲版即告仇降即存子已足不繼育之耶  
苗民益感徽公在任十年苗民無敢出寨滋事者 上大喜加公  
按察使因 陛見歸賜著長致銜於途 上甚憐惜之即巡撫銜  
以贈之

艾公知人

英誠公文臣阿揚或熙王之孫也同於三桂入緬擒獲明生由柳  
省功績任領傳衛內大臣初崇和國難因以板房擅竄明文得  
時為侍郎阿文紐書公得以見知於 仁廟艾公謂索曰吾親明  
公才智皆出君上今雖國君見用而君志殊有所畏懼蓋忌公胸  
事故也他日辭能公者必明某也書不備其言其或明太傅招引

高江村徐健琴某結為朋黨雲云為其所憐落職抑贊以終果如  
艾公之料云

木蘭行圍制度

木蘭在承德府北四百里蓋遼中京臨潢府興州屬地也素為翁  
牛特所據康熙中滿王進獻以為蒐獵之所其地毗連千里林木  
葱鬱水草茂盛牧羣獸聚以華畜實為天界表 國家講武綏遠  
之區故 仁廟每歲舉行秋獵之典 歷朝因之趨法 先獻水  
邊進行止其行圍時蒙古咬爾沁等諸藩部各平例以一千二百  
五十人為度平謂之圍牆以供合圍之役中設黃旗為中軍左右  
兩翼以紅白二旗分標誠之兩翼末 國語謂之烏圍禮各立旗

爲以得識之皆聽中軍節制凡管圍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而  
蒙古王公自古等爲副兩烏爾裡則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  
馳行行圍之制有二一行圍只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不合  
謂之行圍合圍之制則於五鼓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  
及鷹軍並入探劫拔虎槍營士卒各部悉射生手齊出營監視其  
圍場山川大小遠近射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  
七八十里齊至看城則爲圍合圍後自烏爾裡處鷹軍脫帽  
以擊擊之萬報傳呼瑪爾噶口號按瑪爾噶者蒙古語謂之聲傳  
迨至中軍凡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抽遶徐行左右指揮以俱  
上八圍則日已暮表已初矣合圍數十里漸促漸進出林薄矣因

卓爾駐蹕

行營約畧二三里許視高殿處設黃帳殿中設檀

欒足之謂看城比至看城時度卒皆馬並耳入並看廣場不

過三里許自圍端外至放圍處即重設一層乃虎槍營士卒及諸

和落射生手等專射自圍內邊出之數而圍內例不准射也日出

前上自柳營來騎先至看城稍息候西翼烏爾裡黃蓋到

後乃自看城出柳索被諸危從大臣侍衛及親隨射生手虎

槍手等押護由中道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圍內形勢

瞭如指掌而行圍之疾徐進止口勒指揮凡二三十里間射飛

邊走左右是宜諸藩部落蒙古仰瞻聖武莫不歡欣踴躍以頌

一八有慶也或邊有虎則圍暫不行候上看煙虎果然發聽

初而行每圍場收至 看城則 上即駢馬世職諸王射生手  
等馳逐餘獸而已或值是日 看城場內獸甚過多則奉 旨特  
開一面以逐之仍禁國外諸人不準逐射獵罷 上迴輝大營謂  
之散圍諸部各按隊歸營日甫曉而一日行圍之事奏單矣若  
哨麻日則與常日不同 上於五更散圍之前出營凡將衛及諸  
備差人等分為三隊的出營十餘里馳 旨停第三隊又四五里  
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生哨虎處停第一隊而侍從及扈衛之臣  
只十餘騎而已漸開清角聲揚遠林响而低昂應和惟聽槍聲一  
聲或加 聖武神威命中復麻英著皆吹引領騎 自詞還而  
三隊以次皆立 上前笑其行圍所有奏事皆候 上還營後復

覽發出毫無遺滯或有時 上引諸文士鷹哨終夕以示暇馬誠  
為良法委達百世宜所遵養者實非淺唐諸君教獵於上林驪山  
惟知馳騁田獵之為娛者所可比較之為一也

宋廷清

勤和固 保督於滇時而說諸苗叛逆此連粵西時川楚叛匪奏劄  
川黔將士皆徵以此征滇中士卒微弱公善於撫馭雖騎兵走平  
公皆能呼其名有功罪者立為懲賞故人皆為之効死有不廷清  
者山東人具父為蜀父清公與父廷清乃晚 曾無敢相視為骨  
肉每飲宴間遊與同坐廷清嘗入苗寨殺賊竟日不出公設酒以  
待至日暮時廷清持雙刀背負百級十餘顆以跪賞之其甲裳盡



赤子而行如酒醉者公望而喜于酌以養之然後命其易服飲  
酒竟夕復起清腹入茵幕為賦所言公倅謂之其後為經略時所  
有帳下裨將如杜酒羅聲卓羅忌舉馬煇施璣等皆由掎拔擢至  
闕閭卒賴以平賊焉

錢辛福之博

錢辛福先生大浙江向嘉定人中甲戌進士知縣敏過月成誦凡  
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無不精通所著經史答問數卷其暢發  
鄭賈之學直接嫡乳非他類知皮毛之可比者迄時考蓀之儒以  
公為巨擘為又習家古語故考核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名非他  
儒之所易及者咸王言其在 上書卷時賢莊王雷復元代蒙古

碑版體製異於今書人皆不識因詢諸章嘉國師借其稿譯漢文  
因命吾題跋端本吾方揮毫先生過而見之口章嘉國為博學然  
其譯漢文某字句有錯誤者吾有收藏元時愛媛所譯漢文可取  
而証之因歸寫取原文出章嘉所誤處畢見故人皆拜服云聞其  
歸後曾著元史續編採擇頗精當信未見其本為其所著小學諸  
書翻切頗為精當非所誦字書殊守許氏說又別解者皆遺排斥  
故取擇頗稱罕焉

蘇昌

蘇昌馮洲人以編譯遊身累任浙閩兩粵總督其材具庸下為僚  
屬所押掄生確苞並初無善政其子富綱為漢督歲二十年其會



甚倍於其父且不識丁凡有文禍皆備史齊瑪釋令省傳為文拘  
復卒以會娶正法人皆快之洪蘇昌督粵時其屬縣有巨室積斃  
人母反証其子誠元者其家又具勾決奉已下昌殺其克復親鞠  
之得其實乃上疏自劾 純皇帝獎諭之因循縣令抵法亦當時  
督撫之罕能者東師誠者宜法效焉

佟國舅誘左傳

佟國舅 國舅為 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人謹語雖屢膺重任不以  
攬權為要職時惟延學士講文藝以為樂故其段復 憲皇帝手  
書仁孝勤恪之額表於策道以旌之蓋有以也其論最疵謬者嘗  
告人曰左卯明之艾果神妙世間有瘡馬牛共馳之馬能相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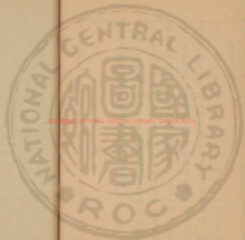
人皆捧腹而公未之覺也

陸雙全

廣慶虞侍郎當權時好番聲伎凡酒闌間每舞盤頭以千百計余  
嘗規勸之侍郎殊不以為然有陸郎雙全者蘇州人貌韶秀為侍  
郎所鍾愛每燕寢間率陸侍側則終夜不寢侍郎被罪時其聲伎  
皆逃竄惟雙全隨之入獄視其欲賜甚謹侍郎臨刑日雙全奔走  
市曹以重賄付劊子遂使其寬免諸痛楚及後雙全把屍痛哭幾  
殞遂賦景市側數日送侍郎至死城有異族人阻葬者雙全執手  
罵之卒葬侍郎於其先人家側侍郎子遭戍雙全復送出關然後  
涕泣而別亦伶人中之守義者故表出之

漢軍用滿缺

漢軍 國初時定制用漢缺至於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漢人  
遺法不致壅滯而其陞轉不易雍正中盡裁汰其顯併入漢員中  
是以漢軍陞轉倍覺艱難 純皇帝時漢軍破格有用滿缺者范  
將紀曾任滿洲戶部侍郎范宜清曾任 咸亨二部侍郎李倚克  
曾任熱河副都統孫慶成曾任滿缺戶部侍郎兼護軍統領 今  
上時范廷豐曾任滿缺吏部侍郎李毓秀曾任熱河副都統張百齡  
曾任滿缺刑部尚書從調左都御史皆積典也



202508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嘯亭雜錄底本

隨齋珍藏

卷  
九八

2025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0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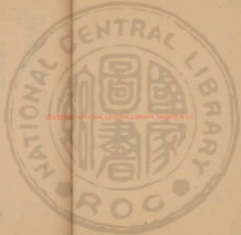


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36179-5



博學雜錄卷之八

內務府定制

自古宮禁嚴御飲食無好必須有專司之者惟周禮分設各官統屬冢宰所以合官府為一體其制實為良其後世人主皆委官寺掌之故闈人得以專擅因之越俎犯章干預國柄皆因替御僕夫不得其人故也我朝龍興之初創立內務府以往昔之舊僕專司其事入關後復以明三十二衛人附麗之凡內廷之會計服御物飾宮御武備等皆統屬於內務府大臣紀綱嚴肅與國制統屬於冢宰之制相得其闈人寺官則惟使之供給灑掃之役毋得



任事時漢唐宋明歷代詰弊政一且廓而清之其法度之精詳規模之宏遠尤為超越千古矣其職掌廣儲司凡庫有六曰銀庫曰段及曰衣庫曰茶庫曰皮庫曰皂器庫各有專司惟茶庫兼收入參為六庫中之最要初名御用監順治十八年改設專司為其初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撥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乾隆中上親為裁定汰去冗費若干歲支用六十餘萬兩其後歲為盈積反充外府之用較諸明代每勅取金花銀兩使充關人之費常者莫不嘗實庫之剩也會計司掌領皇莊四畝諸事田地各有等第 盛京莊八十有四一等莊三十五二等莊十三等莊八四等莊三十四山海關外莊二百十有一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四三等莊二十

四等莊百二十一喜峯口古北口外莊百三十八均一等歸化城莊十有三盛稱莊三百二十有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有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有一半莊七十一每莊設莊長一人瓜四菜園置長亦如之莊賦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賦糧九萬三千四百四十石段二千二百二十五石葛八萬一千九百四十束各有奇凡編比壯丁每三年一次 盛京及關外口外各莊由總管將軍都統等撥輔由府委官各具冊於府由府彙冊奏 聞凡皇子分封各按府秩給以莊地人丁公主郡主贈嫁亦如之選宮女於內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貴進冊送府奏文宮殿監督領侍等引 見八選去留 官錄今其



父母擇配其留宮之女至二十五歲還選擇配凡收錄內監由禮部冊列姓名籍貫移府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乃委年老內監一人驗實具奏候旨分擬年老者聽其回籍為民凡支領內監月費故事人匠役銀慶皆隸之掌儀司凡嘗奉先殿之禮於大內景運門之東建奉先殿朔望禮拜時薦斯生志祭享出入啟告以展考恩首殿後殿均九間中為尊室以聯前後殿以闕垣供奉列聖列后神牌凡朝聖萬壽聖節元正冬日及國有大慶均奉奉列聖神牌前殿祭饗禮成還御後殿覽室其禮儀祭器一如太廟之制惟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禮王公不陪祭其祭名臨平殺平燔平光平義平諸名異於

太廟之泰莫違官行禮亦與太廟儀同凡遇列聖列后聖誕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歲除等日於後殿行禮神位前設有設酒脯畢皆為壽皇殿尊奉仁皇帝憲皇帝跪皇帝御容凡遇聖誕及忌辰皇上躬率諸皇子及近支王展謁行禮其歲時奠獻一如事生儀凡殿外藩之禮歲除及正月十五日賜外藩蒙古宴奏請飲命進酒大臣內管領備筵九十席宴於保和殿及正大光明殿屆時鴻臚寺理藩院引蒙古王公台吉八領侍衛內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職亦與焉皇上陞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或大臣各就席行一叩禮座兩茶正升通御筵降過進茶再陞清樂作奏海宇昇



平日章高茶正奉侍衛等舉茶壺由中道進至殿下正中北嚮跪  
注茶於碗進奉大臣奉茶入中門羣臣皆就本位跪進奉大臣由  
中階升至御前進奉茶建立於西上飲茶與宴之臣侍衛咸行一  
叩禮進奉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階降出中門衆皆坐侍衛等分  
賜與宴臣侍衛皆於本位一叩飲畢復行一叩禮高茶正撤茶壺  
進樂止展屏幕乃進酒如進茶儀進酒大臣出尚膳正奉尚膳進  
膳殿廷清潔奏萬象清寧之章尚膳正奉自分賜食品於各席  
進樂止奏慶隆壽揚殿齊頌觀以次畢殿內奏喜起舞畢上  
隨召三公大臣賜酒羣臣咸跪受一叩畢飲朝鮮國餅進百伎在  
作退尚膳正升殿御筵降與宴之王公大臣等謝宴行一跪三

叩禮丹陛大樂作泰治平之章皇上還宮鴻臚寺理藩院引外  
藩及百官以次退皇子成婚公主下嫁設宴其詳與內廷宴  
同凡皇子婚禮先期躬大飲天監諫吉以闈乃命夫婦偕坐  
之大臣傳制口以某官女某氏作配皇族子為福晉福晉父奉  
闈致謝恩行三跪九叩禮得吉闈內大臣侍衛隨皇子詣福  
晉家行定親禮福晉父奉闈族族連於大門外延皇子入至  
正殿於福晉父母前行三叩禮畢皇子回宮福晉父奉族人送  
大門外誦吉行納采禮以內務府大臣宮殿監督侍充使及門  
福晉父迎入中堂謝恩行三跪九叩禮與宴大臣陪福晉父及  
族人之在官者宴於中堂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宴於內室



軍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四朝儀 命成婚先一日 皇  
子於 皇上 皇后前行禮福晉母率諸婦至 皇子所居宮中  
設牀帳帷奩工拜於宮門及 皇子所居宮皆懸綠旒吉時於  
皇子宮設錦褥二東西窗設酒銀桌於前置兩爵兩盃於案請  
皇子西面福晉東面相獨行兩拜禮各就坐執事者執金瓶女官  
以盃薦酌酒合和以進 皇子與福晉皆飲乃進銀酒銀三行  
皇子與福晉皆起仍行兩拜禮徹銀盃次日 皇子陪福晉朝見  
皇上 皇后女官二人引 皇子居左前前行三跪九叩禮福  
晉居右稍後行六跪三跪王叩禮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  
旨投為和碩公主郡主暨宗女撫養 中宮者具下嫁之禮各

視將儀以別差等禮宴會禮部辦理其進時儀者進春于背如禮  
部儀凡祀壇大事皆會禮工二部禮例遵行都虞司掌 內府典  
衛等事凡訓練內府護軍晚騎歲以春秋二季由該管官督軍操  
演各賞罰有差凡宿衛 大內護軍統領宿 神武門內掌 順  
貞門輪翼 大內儀禮道中皆內務府護軍直宿其直宿西華門  
北者合護軍晚騎步軍及三旗服保人鑾儀衛校尉刻立班次四  
防跪兵導司戒火凡 皇后 內廷主位出入以內務府總管或  
散秩大臣一人司宮八人內府護軍統領一人護軍參領四人護  
軍校十人車護衛豹尾班執箭者十人佩儀刀者十人翎衛護軍  
百人導引扈從 皇子福晉出入遊獵騎從凡儀制 行宮東來



七處京西四處京北六處口外十三處各設十總若干人分隸湯山盤山黃新莊熱河各地管管總凡捕獲烏喇官弁亦隸屬烏喇刑司專理土監蘇拉等詞訟凡審斷西府所屬人犯罪在杖一百以下者奉司依律議結杖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擬如事干官禁者請旨鞫問凡內監私逃按其次數分別首赦獲治以枷杖之罪管造司凡匠役均有定額內府所屬人在官執藝者於佐領管領下道取摺募匠至於工部管取又設司匠領惟以督率之缺則取補情則革除凡修造管城內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管會工部大內繕完由內監匠人皇城牆垣有應修理者奏交工部均由欽天監取吉興工慶豐司凡技所定額設內三園於

西華門外奉順牛十有二格半六牝牛三青牛一乳牛無定數設三外園於南苑設羊六園於豐臺設牛羊羴牧於張家口外各牧所牛羊均由該管官格印凡其牧凡設廠長廠副若干人廠丁司長羊夫以遞增減口外牧羴設總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羴協領牧長牧副牧丁若干人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大凌河牛羊羴隸盛京將軍管轄凡部廟祭祀皆用鹿牛馬凡出牧歲以三月十五日後四月初一日前均於南苑寬闊豐草之處牧放俾止爾茲以九月二十日後十月初五日前各歸原園飼養凡勸懲內外各園視牛犢繁孳審察以別功過遊牧諸君每年三牛三年學生一犢三年三年學生二羔於定數內缺少者治罪定數外尋

生者由該總管奏 聞上知院凡園牧設內廐於 皇城外廐於  
南苑設牧署於 盛京及張家口外以畜馬善厯稽其數而頒之  
凡出牧隨勘稽查與慶豐司牛羊兩凡供直馬以內廐御馬四齊  
其毛其鞍轡立院門外 行幸駐蹕以 御馬六立園門右如之  
凡運 車駕巡幸日以十馬備 上乘御由內院大臣奏請於  
御馬內簡其尤良者以從其需用駕馬公馬及慶院之數附疏  
以 聞其志 譯之各執事官投內監所乘之馬由所司行院如  
數以公馬給凡個馬歲春秋二祭給馬於神警常於御馬雙尾  
以爲識凡三十四附養四色馬四十四色祭 堂子率以千匹指  
神前受齋素錄事亦如之奉宸院掌 御園亭河道 南苑西

山船田諸事凡網戶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六人歲  
給銀米有差其河道應通濟者知會工部修理凡稻田玉泉山十  
有五頃供 上方玉食餘田三十餘頃皆撥租賦 御河三海諸  
處歲各有運糶之租均量地薄征以供 內庭蔣植花卉之用云  
備院掌 上甲冑弓矢兵仗及鞍轡行帳諸事凡御蓋 皇上御  
殿設繡蓋 巡幸由簿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西柄華蓋凡設稱  
上春冬用黑貂夏秋用黃龍時均於操學日更易凡兵仗皆由  
院敬謹修造 御用弓矢皆選 盛京之良傑石不成造凡採辦  
物料歲支宮文門稅務銀十兩文各有敬謹採辦以上皆內府之  
所專司若內務府大臣得人則官府之禁嚴庶紀綱肅弊實為超

執漢唐諸制多矣

堂子

國家祀有遠漢唐設羊豢 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 神於於靜  
室名曰 堂子實於古明堂會祀屋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既  
定鼎中原建 堂子於長安左門外建豢 神殿於正中即堂祀  
諸 神祇者南向前為拜 天圓殿殿南正中設 大內設豢立  
杆石座次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為諸 皇子  
設豢立杆石座諸王貝勒公等各按次序列均北向東南建 上  
神殿南向相傳為祀明將鄂子龍位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故  
附祀之歲正朔 皇上率宰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 堂子行

拜 天禮凡立杆豢神於 堂子之禮歲以春季季秋月朔日舉  
行祭日懸黃幡繫朱繩纒五色綵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陳香燈  
司俎官於 大內恭請 神位由 坤寧宮以練馬并出行中路  
至 堂子要奉於豢 神殿內東向陳楹餅九盤酒棧三 圓殿  
陳楹餅三酒棧一楮帛如數司俎官以贊祝數辭行禮 大內致  
祭後趨日為馬祭 神於堂子如儀凡月祭五春上旬三日餘月  
朔日 大內遣司俎官率 堂子官吏於 圓殿奠獻酒行禮  
如儀是日內領管一人於 上神殿獻酒楮帛親郡王各遣護  
衛一人於 上神殿獻楮帛凡浴佛之禮歲以孟夏上旬八日司  
俎官率執事人等自 大內請佛至 堂子祭 神殿陳香盤獻

親詣王公各道人獻私執事設齋盟誓祀二人浴佛奉六齋獻三  
教講如儀是日 大內及軍民人等不祈禱不登神禁屠軍不理  
刑名凡出師展料 堂子之禮 皇上親往御幄仁皇帝御幄御事詠吉起  
行內府官預設 御屏褥於 圓殿外及內門外 御營黃龍大  
纛前兵部陳燦黃象儀衛陳海壽均如儀 皇上元詣 圓殿次  
詣齋前均行三跪九叩禮六軍親詣 皇上入都門先詣 堂子  
行禮 命時吉呼 皇上奉大將軍及隨征將士詣 堂子行禮  
儀均與 親征同款次日詣 堂子行告成禮均與古之禘禘告  
功明堂之禮相同首 國家祈禱之處 百神之所佑庇與萬周  
之制若合符節所以端情篤敬之恭也

額饗卷

額饗卷首登得吉林八少以侍衛從傅文襄王征臺灣原商客苗  
糧諸部落有功治左護軍統領費苗之投公受唐得疾時值文襄  
和宜勇相繼卒亦有傅公已故者其家已為之設位登久之始知  
其訛妄慶己未冬授饗卷有制三省勳匪公雖武人為富商書儀  
甥故戚知兵法待下邊風屬然邊有功者必親為撫視又延明學  
士必顯為幕客凡出師皆請其奉酌故每戰必勝賊皆畏懼聞慶  
總憲河言公行師川楚時如數日不遇賊則抑鬱不樂雖獲士卒  
不已聞擊鼓聲即踴躍揮鞍指揮三軍欣然從事及凱師歸公必  
命烹肥羊呼衆將士至邀與同食公親持刀為之割割視諸將如

骨肉言語皆朴如蓬其刑則當從護焉初不少貸一日游魏兵雲  
林邊公即制至收姬公罵之曰汝何畜產乃敢違乃公令以敬啟  
辱如楊暹春小兒斷不敢若此時楊方在望而公初不顧忌其真  
率也若此故人皆為之用命申子春歸朝任 御前大臣余於朝  
廊遇之高不逾寸人性初不意其勇烈若此也 乙丑秋病篤  
時 上遣莊親王性視王嘉其數請公證曰吾有何功可許殊  
愧死矣真諫冲又如此然性好殺戮當賊至無論去推盡皆殲滅  
嘗曰無留此賊種致他日更生事變也故卒無嗣人皆為之惜云

札克塔爾

札克塔爾金川番部人其父某為索諾木所殺故公自稱冠殺誠

因結獻入番捷徑阿文成公得以遠興成功 純皇帝慎其幼雅  
命近臣撫視之張鴻至獲軍統領公雖外夷性敏捷川楚之役公  
每膺師旅未嘗敗北第十敬長之呼曰番張無敵撰其鋒者西賓  
秋氏榮闕兵變公首趨赴時西安駐防兵已為賊冲潰勢甚猖獗  
公怒為獨出手殺數賊賊有識之者說曰番張至矣因皆奔潰楊  
時春提督趨至為之撫慰賊皆棄甲請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  
皆二公之功也壬申春病卒於師 上悼惜之賜金幣令人董其  
喪焉

西山活佛

乾隆己巳丙午間有順義民婦張李氏喜醫術畫之行錄祈禱之



事病者服其藥輒瘳又有宦家婦女為之延藥于建西山三教庵  
西華寺與之居處為供奉號為西山老佛後燒香者既眾男婦雜  
香頗有尋間濫上之故為有司所獲治時張孝武仗法其風始熈  
云

法和高

乾隆中有法和高者居城東其寺聲華最赫所結交皆王公貴客  
於寺中設賭局誘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諸女佳日夜淫縱其富  
賈王侯人莫敢攔果報公阿星乘器其權法乃令嘉悅陰夜輸短  
檣之蓋獲其不法諸狀阿星歛魂為之紙願者眾乃遍募諸寺僧  
募立製板下諭時要津之託始至已無及矣人事缺之至於市井

開繪圖繫之久之未已也

阿星瑪

國初有曉時阿星瑪者能自攝其髮足懸於地又能舉 威靈寶  
幡寺之石獅重踰千斤戰功甚鉅入京後所為多不法 睿皇帝  
歛置於法然其難制有已國音古者其善巫於阿因命其擒之占  
至阿師款與之語俾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擲於庭外數十武因  
歛之曰汝何等人乃敢與吾鬥善耶占以 上命苦阿笑曰好男  
兒安惜死為何須用始計也因受縛坐車中赴市曹至宣武門阿  
曰死則死耳余滿洲人終不使漢兒見之誅於門內可也因以足  
踞城門覆洞間車不能行刑者從其語阿足踵受戮其頸脉如

鐵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後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三焦

醫家載十二經之脉其所言于少陽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處諸醫家或分上中下三俞為三焦以敷衍之然六陽經絡皆為六腑之所繫故命為陽者可統指皆俞沒無定所蓋三焦男子藏精之處為腎臟之外腑腎賦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為其腑即命門之關鍵也或有被燥刑者見其膀胱後到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即三焦之謂也世之盲醫不察而妄相指擬故使十二經之名昧於其一亦古今行醫者之所宜境也

春腔

自國時以龜茲樂入於燕曲致使古音澆去而吾樂橫行故琵琶樂器為今樂之祖蓋其四弦能執攝二十八調也今琵琶北曲即其遺音南曲雖本知其始蓋即小詞之遺響是以昆曲雖聲音促節居多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惟七腔不知起于何時其說欲喧聞唱口異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春腔宜黃腔亂彈諸曲名其詞淫褻猥鄙皆街談巷議之語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節憂故雖附日東雖屢經明旨禁之而其調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

王樹勳

王樹勳江都人其父某曾任徽職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



慧寺為僧法名明心性聰悟劇竊佛氏誓語以為直道固覺又假  
扶此下筮語異術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樹勲以重賄賂諸人之  
聞者故多探刺其陰私事而揚言於外故人愈尊奉之蔚子蒲胤  
士冠等以詞地名流甘門弟子之位美餘連官顯宦為其門人者  
無算未文正公正人也亦與之談語其他可知矣為和相所訪嘗  
樹勲復以重賄賂司員吉倫為之袒護因未減其幕勳令還俗而  
已樹勲後游蕩江湖間時值川楚數圍倡亂和相公為時督師湖  
北樹勲仗策軍門和公故喜佛法樹勲投其意指和公嘗譽因命  
易裝為道士入某幕中說賊降公大悅獎以七品官樹勲復從  
軍數載積功至襄陽太守嘗入都引 見刑部尚書金先悟會史

也因其子為戲延樹勲醫治樹勲憐以禍福先悟生長晚計命人  
開傳為笑談為御史石公平潘詰語自備 上下其章訊之得實  
上獎之曰真御史也因被樹勲職遣戍黑龍江先悟以先物故  
得免置議蔚子蒲宋榕等既降有差夫樹勲以一浮薄僧人乃敢  
以口舌干請諸大僚為之展引致身二十石之貴其罪遣戍或謂  
元窮竟不無厚書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為蠅本弟子以至遭  
其管綑之辱亦可謂斯文掃地矣

### 書扇楊

京師有善作口伎者能為百鳥之語異技書扇尤酷似故人皆以  
書扇楊呼之余嘗見其作鸚鵡呼琴聲宛如嬌女窈窕又聞其作





寶鳳翔翔為是和鳴如聞在天際者至於午夜寒雞孤林蟋蟀無不酷似一日作黃鳥聲如晚曉於綠樹濃陰中韓孝廉亦觸其思鄉之感因之落涕亦可知其佳矣

魏長生

魏長生四川金堂人行三春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時京中盛行天腔諸士大夫厭其麗雜珠之聲色之娛長生因之更為春腔辭雖鄙俚然其聲音促節鳴為動人聽之演諸淫靡之狀皆人所罕見者故名動京師凡王公貴位以至詞壇粉墨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一時不得識文魏三者無以為人莫僕陳銀官復督郵歸考當時有青出於藍之譽長生既嘗此實乃知月

歸里陳述聽其辭嘗嘗時百官觀官習俗奢靡故二子得以媚取為和相所覺察因所校銀官於破紳署前以辱之為媛賴者皆謂既有是乃逐陳銀歸川中其風稍息銀官不知所終善慶年百長生復入都其所蓄已蕩盡年逾知命猶復當場賣笑人以其名重故多交結之然娼娼一者殊無復當日之姿媚矣壬戌送春日卒於旅邸嘗無以喻受其惠者為重其表始得歸葬於里長生雖優伶頗有俠義廣于南城文是形容言西南有劍氣冲霄長生因建文昌祠以厭勝又納蘭大傅孫成安者初與其押院後遇事遠成歸嘗無以立長生嘗贈他之亦其難能也

茅麓山在鄱陽界毗連三省廣數十里明末時流賊餘黨郭桂旗  
率黨入其中據百明疎宗孫郭子榮奉為王恃險假息慮然初命  
圖文襄公征為督師周川督李公國英獲軍統領核公 哩 瑪 率 二  
省兵會剿諸將皆於屠巖陡壁間率本弁服擊獲判署而進連年  
始蕩平其某穴故令京師中談話有異事險難者則曰又上茅麓  
山耶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

經蘭小譜

自魏長生以春遊首倡於京師其繼之者如堂有五湘雲者湖北  
涇陽人善春腔貌殊志為士大夫所賞識有宗臣某嘗折其園中  
樓閣為其償道債湘雲性幽蕩喜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又文廷為

之作煙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為魁選云後相嘗改  
業為商賈家頗饒富至今猶在云

喬道人

乾隆庚戌年支間有喬道人自陝右至親清癯立而微黃紅自  
云數百歲曾經明末鼎革事與孫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委然  
談兵家事歷歷如繪或云為年大將軍之婿卒嘗經青海戰事故  
所言了了然無左証也今清帥孫公其時深為賞譽喬居一小庵  
中飲啜如常毫無他異壬戌五月中卒於旅邸亦卒無他奇驗蓋  
如抱朴子所言古強顏也又有某道士居西城紅廟玉皇閣能預  
知和相死期辛酉夏大雨傾盆趨視神明必嘗提其在海濱寺中



羅瓊新睛頭有小驗 上以其感處命遂出境外亦不知其所終  
岳少保之死

昔蘇東坡以不及見范文正公為恨蓋不同朝故也岳少保之入  
為少宰伯時余已任散秩大臣因直宿 中禁不得常至西苑故  
未能與公一會至今心猶耿耿聞公入都時已抱沉痾軍中畫策  
即舍四寓居友人家中後病為時達於某寺中龕燈地惟深如菰  
落晉近日大傳中所罕見者其夫人賴友生為之置室親織紡以  
度日而某本狼都耽某所公有代屬員公賂款項立遣夫人覓室  
充公人皆為之切齒本通虞某年以會事敗死

毒死某家

有某江督任蘇換時其父為福建將軍某屢出洋船數百艘名為  
其父飲膳之費皆陸續米於外洋以獲重利皆某家某為之經理  
後江督高文端督聞客練運某事欲親為是聘某公恐洩其陰事  
因規某軍會飲置毒酒中以滅其口至今蘇人猶能言之

閩撫軍

閩撫軍 魏元 烏程人 中乙丑進士 累任 安徽 江蘇 巡撫 初任 皖時  
以廉潔自重 布衣蔬食 接見 僚屬 必談 性理 近思 錄 諸書 背誦 如  
渴 水 狀 人 皆 服 擊 袁 簡 齋 先生 笑 曰 如 某 廉 潔 某 實 不 過 高 年 氏  
之 學 子 後 再 況 外 未 強 而 內 多 狡 詐 不 近 人 情 乃 王 刑 公 之 賄 餘  
徒 貽 害 蒼 生 耳 人 皆 以 某 言 為 過 當 及 撫 吳 日 頗 改 前 節 某 且 曰



進勸諭千萬人始服奉之言時李昭信相國以貪墨獲罪上嚴  
諭令各督撫議其罪人皆希上旨以為可決獨閩探知上有  
憐才意乃以議貴議功為言復以請督撫查處實又數用必須受  
諸陋規始足以充公項等語上雖嚴斥心是其語李相因之未  
減其罪特以其弟獲罪降為五品頂帶故吳人謗曰議貴議功一  
言活昭信中實難逃乎又偽仁偽義三五留江蘇說無補蒼生  
云後以庇屬員冒徵業獲罪遣戍人爭仗之其家置序奉約皆惟  
書文字蓋預防藉沒也其用心略如此

李中丞

李中丞湖江西人屢任封疆以廉能著稱專持海盜充斥邊民為

之遠蓋督臣已延三性儒法不能制公設關禁嚴為查究諭將士  
從重詳覈波濤嚴為捕殲木近年擒盜數十人公誅首惡其餘皆  
縱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櫻白刃也故民皆感服與人語曰廣東  
其案土來丁李巡撫之語足以習摩卑上甚憐之謚恭毅贈其  
子為中書

舒保阿三公遠見

乾隆初政令寬大一時輔弼大臣皆忠正有遠慮嘗見某大臣對  
正堂戶部時上疏稿極計度支盈絀如在指掌某言每歲天下租  
賦除官兵餉各項經費外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  
之用今雖府庫充溢然乞皇上以節儉為要偏力興土木之功



時武之師以爲持盈保泰之計當時人皆咎其言利至嘉慶初年  
河水屢漲澗口川楚故道用兵尤劇國帑爲之告匱始服公之遠  
識積定於五六十年前也士服公已聞 純皇帝以八旗火器未  
備因建管於藍帳廠鑿鑿令烏槍兵丁皆携軍任位以便演習時好  
文襄公上言火器爲 國家要務不可使盡屬城外以致內城無  
備倉卒用之難以立至 上從其言因分爲內外二營至嘉慶登  
西山林清之變有賴內營火器始能即時撲滅又西域初定公上  
言命高寶瓶船廠推新禮管會官與之爭準而命其攜銀以歸不  
許私置貨物入關以干禁令蓋預防內地俄商有所虧缺也又乾  
隆庚子 上以天下殷富乃議改綠營名額名爲金營而招募補

實其額以爲足兵之計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奉 上意乃改  
選補五營之制天下督撫因而議行歲糜費 國帑三百餘萬  
國用因之不足甲戌春 命上從廷臣議始復舊制若三公者可  
謂謀慮深遠得輔相之道矣

馬倭

奉義侯馬蘭泰者元裔也其祖星 國初時歸降最先效順五年  
之制陞正中北征陣擒酋馬爲副將軍屯營汗赤柳軍中無以爲  
娛乃道兵丁中之壯美者博給女粧履衣長袖靴以歡每日夜  
會飲於宮裏中爲他將帥所舉皆得美道戎馬

信勇公 瑪士特 厄魯特人 初為罕賓爾軍 嘉乾隆登百柱前伯特  
汗 覺凌來降 俄親達瓦齊 遣公進之 既入邊 復退去 制都統道青  
阿請公擒之 統皇帝諭曰 瑪士特 偽名之不至 或至而心懷不  
服 則擒之可也 遣使往報 至不明 德其罪 反誘擒獲也 按舊罪  
邊路哈衣冠公威 上惡情首而遣 獲我兵入公威 懷首事且念  
達瓦齊不足事 乃赴制將軍 佐爾丹策 請內親因入覲 上命歸  
志誠 信投內大臣 時議征達瓦齊 以阿睦爾撒納為左副將軍 以  
公為參贊 公塞毒曰 阿睦爾撒納 附離也 雖降不可命 往往必為  
欺 上以不逆 詐諭之 軍抵伊犁 公多贊書 功封三等 信勇公賞  
雙眼花翎 口圓龍服 令守扎哈沁 以孫富伊犁 聞阿逆叛 事見前

將脫歸之 兵衛為逆 雲擒赴阿逆 所阿逆 處之曰 準噶爾 與天朝  
疆域 殊異 爾欲內向 何也 不如歸我 營善視之 公怒 唾而言曰 大  
下豈有無君之國 哉 逆瓦齊 暴而虐 聖天子討其罪 噶爾丹 策  
凌剛已絕 我不內 歸將為位且 天朝已擒我 不即誅 復擇還此  
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 何忍 督之爾 先我往 聖天子待爾 厚爾 乃  
謀逆 今既擒我 我何懼 死則死耳 大軍至 碎碎汝 大猶不食 爾肉  
也 阿逆 悔臨我之事 聞 上震悼 御製 烈士行 以獎之 公生長窮  
策 乃知忠義 若爾實為 中原士大夫 之所宜 量行者也

仙提督

仙提督 蘇州 山東人 甲午 秋 王倫 叛 逆 時 公 為 千 總 隨 副 都 統 尹

公字國入汪家小樓授麟王倫尹公驟絕倫贊為賊黨乃劍美至  
尹公仆地公奮身首敵尹公出因竹受身傷如重三日乃起舒文  
襄公奏聞上立擢為守備後滿五湖高提督征苗匪時有營請  
焉

富公

宗室輔國公富善者敬謹恭親王裔也任杭州將軍時撫軍王賢  
覽倉史也性耽聲色元三科聖牌王以國酒致日中始至公正  
色書曰元日履福苗始科研臣子禮儀者可遠延若是陳凱傳  
於時日也王長慈請謝公遠謂人曰王公甚不久乎為人任者不  
以寡敬行事能為遠天誼于諭于王累以貪穢敗卒如公言

李誠昌

李誠令誠昌山東即墨人中嘉慶戊辰進士揀發江蘇試用淮委  
報水災大吏道公往查核故事凡委員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規  
而已山陽令王仲漢會吏也省曾增戶口事為公訪察時欽廉控  
仲漢懼乞太守王某代為覈類公力拒之仲漢乃遣其僕包祥乞  
公從者李祥願祥魏陞等私以賄進言公正色曰今歲某赴科場  
皇上所命題即以德本財末為言某雖不肖敢欺君納贖耶

明日並以此稟諸制府可也李祥等報贖送告諸邑祥也祥懼因  
以其賄賄願祥魏陞等命誣害公以滅口願祥等許諾是晚公赴  
太守宴歸明早即欲解纜時公寓古寺中寂聞無人夜聞公獨酌



自遣僕等因以嘉酒送公飲覺之遂得杯血流於明僕等倉懼因  
以多船託之以自臨聞王仲漢并助通檢驗者遂像隴道景公柩  
歸家公叔某於墓水中觀血跡圖上控郡醫院 上大慈會護神  
顯獲姚隴書得其實然後遣仲漢入關供如前因立置典刑包祥  
顯祥字祥姚隴等皆正法贈公知府銜隆其子為舉人 上復御  
製詩以旌之或云公極歸時其家已釋然公託等於其叔言其庄  
枉已授江都城隍神位篋中有血水可証其枉如其言登匾視之  
果然因而成詔其語近誕不足信也

石倉十二代詩選

四庫全書提要云石倉十二代詩選五百六卷晉學僉著學僉工

詩去取頗有別裁其明詩分初集後集十韻堂書日昃夏集四集  
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近佚云今余家所藏則一千七百四十  
三卷較四庫所收多至十餘卷蓋古逸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始  
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元詩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  
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  
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卷一卷九集十一冊十集四冊續集  
十冊再續集九冊三續集五冊三四續集四五續集一冊五續集  
三冊五六續集一冊南直集八冊浙集八冊閩集八冊社集十冊  
楚集四冊川集一冊江西集一冊陝西集一冊河南集一冊九集  
後不分卷以冊代卷其曰三四續四五續義例難通而唯鈔完好



尉印清製自是閣中初稱精本法時惟祭酒頗加賞譽以為近世  
難見之本惟七集八集中最杰為王功偉明經揚去以敘遺佚不  
復得為全豹味堪視脫也

恒侍衛

宗室侍衛公恒字嗣文 太宗文皇帝第十子輔國公新塞魯  
也克三等侍衛父性利善官古林將軍以事論伊犁方賊病不起  
公憂死四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不為遂陳情當事三代奏有  
旨晉其姑名號職仍命故文行 此皇帝殊恩也公竟行  
晝夜侍父疾至廢寢食父每怒其愚公無畏愆恩款伊犁父疾以  
母阿文成公時為伊犁將軍嘗其行身公在是斯則遣使入貢奉

古擇賢員侍送阿公因命公文伴送官入京遂聞軌陪臣志信  
得大體 上召見加慰藉仍授三等侍衛留京供職蓋 特恩也  
公請舉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 上允之擢二等侍衛三十年烏  
什河人叛公隨明志烈公 由伊犁倍道進救烏什戰屢捷三月  
朔領兵為左翼降城南山下接戰賊史膺立公奮勇進擊之所向  
披靡賊覆隨城墜諸公公怒為前萬級齊發不及擊及於陣事聞  
上於惜因宥其父罪送京 賜卹如例除書騎尉

傅文忠之德

傅文忠公世以樞房勳成富顯軸者幾三十年惟以尊奉前朝引  
擢後退為要格故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如孫文定公沐岳威

信 鍾 瑛 盧 運 洪 榜 等 皆 起 自 廢 番 田 里 舉 制 府 况 德 文 靖 士 載 阿  
相 國 爾 來 阿 文 成 杜 皆 公 所 賞 故 者 後 皆 為 封 疆 大 吏 其 子 文 襄  
王 復 以 英 年 推 節 慶 鎮 邊 陽 累 世 三 公 門 多 故 文 味 有 袁 氏 之 風  
聞 公 歎 侍 下 屬 毋 多 諛 冲 與 其 同 凡 共 積 憂 無 輪 汰 之 狀 汪 又 編  
公 死 公 為 之 代 請 得 廢 其 子 亦 嘗 為 部 曹 行 文 襄 公 藉 以 遺 成 公  
代 賄 其 宅 使 其 歸 而 贈 之 故 皆 感 佩 其 德 久 之 不 衰 然 於 慈 忍 分  
明 有 欲 之 者 務 為 排 擠 又 顧 好 奢 靡 衣 冠 器 其 守 為 華 美 風 俗 因  
之 轉 若 規 諸 益 僅 填 布 衣 靴 粟 呂 常 正 之 休 休 有 益 者 殊 有 愧 于  
昔 也

私造假印書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私偽假印曾文 國 弊 其 於  
欽 派 嚴 修 工 程 皆 假 推 大 員 名 姓 重 復 向 戶 曹 支 領 每 歲 耗 銀  
至 數 十 餘 萬 兩 又 之 為 工 頭 某 告 發 始 置 書 常 於 法 大 吏 降 熬 有  
是 夫 水 曹 支 領 銀 兩 必 須 諸 司 空 簽 押 舉 國 知 戶 曹 度 天 大 員 復  
加 查 核 然 及 發 帑 定 例 本 為 詳 慎 乃 諸 曹 黃 疎 為 奸 例 大 員 敢  
笑 曹 飲 時 將 偽 文 雁 行 斜 進 諸 大 員 不 復 寫 日 仰 視 屋 梁 手 書 大  
話 而 已 吏 有 倚 幕 反 代 畫 者 其 習 已 久 故 使 奸 蠹 胥 吏 得 以 肆 其  
奸 志 嗟 夫 於 照 常 供 職 之 事 尚 復 泄 著 若 此 又 安 望 其 興 刑 陰 弊  
致 吾 民 於 煎 煉 之 世 也 哉 宜 夫 我 皇 上 履 降 明 諭 諄 諄 之 告 誠  
也



伊桑阿

貴州中丞伊桑阿馬文瑞公兒子也累任封疆以貪婪聞為下吏  
舉發上命和碩圖侍衛往訊得實解京正法上怒其甚虐復  
遣侍衛喇圖塞阿於中途賜死伊初聞旨以為詐偽不肯受  
命嗣使人誘之乃中頭上噴淚失以侍恩命之王廟笑曰曩昔  
咸望皆往何處去矣因以帛勒死大以封福世孫至於疏法致罪  
已無顏以對人乃投足已憐如火處就死狀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咸寧先朝舊物

咸寧清寧宮貯文皇帝時解燈屢見此皇帝之詩又

謀闖賊高皇帝舊履以牛皮為之為履以蘇皮雲頭又有先

朝張山負物木案所持搯杖皆白木為之刺甚樸素想見祖宗  
開創之艱公劉文為之什古今如余符節也

洪文襄之序

文襄之收服洪文襄事已詳前卷中間凡家軍建豐言洪被擒時  
文皇命先文肅公往說洪說為不已文肅以善言撫之因與洪  
論今古事時有甚周積慮益洪襟袖間洪屬排拔之文肅遂解歸  
處文皇曰承時不死矣其取衣猶愛惜若此况其身邪後文襄  
果降如公所料云

黃文襄設幕館事

黃文襄事蹟已見前卷聞公督陝甘時正值西北用兵公督師前



州乃設一公館凡幕喜與俗通州縣等所司軍政事者皆爲其中  
公館日足生中堂其新騎至直入館院公成封視之應付何司者  
立時公飲日整其抄稿餘印單即以皆覆故應付急速無以留滯  
軍事得以易成司軍書者宜以爲法也

五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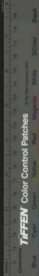
五國城在今白都納地方乾隆中副都統辟克託果城據得宋威  
字所書虜和用世禮正威歷千餘年墨跡如新又獲古瓷器數千  
件因辟碑題威字號千口記尚可得其崖墨云於天會十三年  
等跡於此業經收載姑如全時所謂五國城印此地也

禮烈親王產

先烈親王阿爾賽親王任輝於夜間大盜賴生先發擄王欲親殺  
先烈王曰爲知不爲破敵之吉兆也因整師進卒滅其國故今公  
碑中盡頂皆學生鐵明鏡於其上有異於他碑之畫禮烈親王碑  
首年刻大文  
是以誌瑞也

柱者東侍郎

覺羅香東侍郎姓芳 與祖直皇帝裔也爲兩副制府固公公長  
孫性豪宕中嘉慶己未進士 上召見曰奇才也因日見信任不  
數年即坐元列家素貧然不鳴一錢門生有饋餉者公曰以未  
修聲先生其讓某古然某任司農苟可克用不致拜受其意固封  
還之時相有以身且爲政者公深爲其人至面責之曰不意宋臣



中有如公之行者真所敬帶聞物與某公恨之次骨然亦無如公何也然爾族林清之變公振禍數降預以示董蔗林董曰公言雖是恐不能迎合上意公正色曰此何等情尚以迎合為言耶董公為之拜謝乃已其奏上上皆嘉納之中戊辰欽命任專西番歸成林事為屬於武昌表數日暴卒上悼惜之製以志悼有古大臣風焉先是公祖制府公公又觀察公世履及公身三世皆沒於雙中亦一異也

張若瀛

張若瀛文和公之孫姪也以吏員任熱河巡檢 純皇帝嘗濬屬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若瀛擒以善言太監愈咆哮乃令縛之

立加太杖數十方赦愆公時督直省夫說曰張某處英乃立功之上察其情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庭誠可善也因立擢為同知而還成其太監真 聖王大度有異於人也

書劉俠事

余友孫補班云粵西永寧州有陳氏者家巨富嘗飲於州署中席間有偉丈夫闖然至衣履鮮美年甚壯與州牧飲極陳異其人說諸州牧曰此所謂李氏子至州已三載惟以交納官吏為事實未詳其世族陳有少女因欲奪李為婿偵州牧為媒李慨允之惟約曰每月有數夕吾應夜出會家莫相為阻陳允之既數月



每夕出終夜不返所招像者皆或冠奇服相號做既之華陳更亦  
頗悔為胡說已昏之無如何也兵中有葉氏子者少無賴好劍術  
有老嫗染之能以劍為雙元納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擊其肩  
背終無血跡老嫗因曰此麻姑避劍法也葉拜學其術因出游於  
外時王師征贛司有轉輸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銀數百兩  
守吏大驚因督責胥隸捕項終日皆捉有老胥曰銀至數百兩非  
一人之所能持如其形象多疑應嗚呼何以守者聞然無所聞見  
其中必有異也因號泣路旁葉氏子適至流涕而問之老胥告其  
故葉憐其老曰吾可為代覓之因走瀟湘物色之終不得其妻頃  
一日政之水亭遇李生於途說曰此小亭將葬也墓以至此因問

諸路人曰此陳氏贅婿也葉氏子適至陳寔告楚中吏勢之故陳  
亦詳曰數月前吾婿頗暴富未嘗其財物所自宜即盜官項耶葉  
曰夜中令汝女細詢之陳更告其女晚間李生至入戶見妻色陳  
然曰此必有異因完詰之妻戰慄無人色長跪以謝李生疑有他  
故因破壁上劍釋斬之葉氏子自甯頭入曰不可害其家女洩其  
機者為某甲藉斬吾首可也李怒然棄劍曰吾兄莫至此吾寧敢  
為不可入居於此葉氏子忿然責之曰吾併以義為重豈可盜官  
家物使遺禍於他人以遺天譴也李生曰諾尼可遂回楚官督保  
無遺失吾亦幸此而後復若葉氏子因辭陳更歸告生亦以其日  
棄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沉腐得所失精利印如故葉氏子既歸吳

中款最相物色者愈東善氏子曰布衣而享以其之名其端足以  
教身而辭其父母云欲之點蒼山學道至今未歸云此甲寅秋日  
告余者今頃雖已改廿歲未如其事唯吾所漫錄之以誌異云

洪文襄款容

洪文襄晚年既謝事履獨居悅登有其同鄉士人往謁公杜不見  
士人歸錄以其鄉善晚間喧傳相聞而拜已至門處士人趨出公  
降輿握手款作宋濂泛語久之入則四座有銅像陳珠簾縷幕華  
燈輝煌公延客八首席階座者皆一時若士既而監管頤給伶工  
畢舉演劇數齣演戲行罷公起告辭士人退出公文辭報稱良乃  
登輿去士人返舍依然寢燈如直政習頤地猶如故也蓋公久嘗

將墨無所施為聊借款容以展其懷抱耳

張文端代作詩

王天簡公士相詩名曾於當時得沈吟著無所施展張文端公  
詩值 而書房代為延譽 仁皇帝嘗素問其名因 召漁洋入

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本通滑加以郭曹小臣乍親 天  
顏既借珠珠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年報為筆札私置書  
側漁洋得以完卷 上天國之曰人言王某詩為平坤妙悟何以  
登書錄以紳筆文端公權曰王某詩人之學定當路臣多評 工  
因命文龍改官詞林因之得置高位漁洋感激文端終身曰是日  
微張某余幾作支白人矣

高江村

高江村 才 晉華亭人家甚貧實書字為活嗣周太傅 曰 殊愛其才  
薦入內庭 仁皇喜其才使授元選 遂得世徽皆命江村同  
某要引林梢射校並馬尾從故江村持口其隨園草叢中列射  
入營黃雀裡行蓋紀實也江村敏捷巧過常先意承旨皆備 聖  
懷一日 上獵中馬蹶 上不憚江村聞之乃飲以酒泥汚其衣  
趣入侍側 上怪問之江村曰臣適落馬墮積滿中衣奉及泥也  
上大笑曰汝輩南人故懦弱乃爾適朕馬蹶欲求聖賜也意  
乃釋然又 上登金山欲題額遠望久之江村乃擬江天一覽四  
宇於掌中題首磨墨數盡其跡 上如其所擬書之其迎合皆若

此也

內院筆帖式

國初海內甫定督撫多以漢人充之凡文移周 國書者皆不肖  
穢每有乃在內院筆帖式數人代司清字又書覆內三院改為內  
閣翰林院繕書房等署而督撫衙門筆帖式仍沿舊制未及更正  
云

裕陵閣者

刑部侍郎 水 所言其任工部司員時督辦 純皇帝大葬禮畢  
啟地宮石門閣有異者自隧道出清芬可愛如是有數日乃已蓋  
寢宮幽閔日久山嶽勇氣所鍾靈也





蔣文肅人瑞

蔣文肅 名 初名元位永平澤州人初為蔣生善望氣術明天啟  
丁卯公赴科場夜聞闈鳴遙播鼓聲驚曰此觀狀之歲其國必能  
久長故不終闈而去迨街九聲云王氣益盛聚於蓮沼其間必有  
聖人御世吾首材以待可也遂年 又皇帝入關公收策軍門

上聞其文善之國改今名遂揭出策不取義以致大拜云

陳提督

乾隆己巳 上命工部侍郎 工部修理靜海園別館中有殿道可  
道西苑 上幾暇之餘嘗以小輿車詣內侍數人由後道往監工  
外庭殊未知也時陳提督 為中營中總日夕應坐宮門側督率

工部擇錫初無忌容 上心識其人徐侍文憲曰汝中營有保其  
子總其人動於可任事因詢其姓名姓文忠保薦之不數載遂至  
專閣云

孫相公

崇寧相國 孫 為徽數員勳資於官室中居長行嘉慶初贈政數  
年繼和相既歿之後故反其政故特賜清介狀下寬大條屬及其  
小惠會然呼為良相然才真庸若無所是曰又不善識字於古今  
政體毫不當日其所持持庫皆以巾并毀暴為之題最因識朝廷  
大體故一時褒贈成風每多苟且之政最可哂者一日奉會公於  
禁中崇公教誨善為全周述其禮德公報頌曰先世身遭刑戮



而設計功全為之願其謀數員勳焉 顯祖幼子閻朝時勳勞  
最長以病薨於梓潼 太祖親臨哭奠立碑賜功著焉 國史而  
公所言如此誠為駭異固知詢之乃謀以請其員勳之事歸之誠  
誠如魏子以事歸已 太祖所措數典忘其祖矣復以故賊與天象  
戰事降制却統後以災象首論事遂成違東從德以厚史以天清  
責實而不學其所至此安可以當調遣重任也

亮魏兵

伊商保唐羅魏兵亮緣以世居往河南城守尉嘉慶庚申川夏戰  
西溫事已過數載豫首前故皆撤調他往魏軍兵公無元亦率兵  
備禦盧氏腹心十里兵力虛弱故實登梓潼故曰藉以捷逆時亦

攻馬公想必護魏軍者中雅滿兵千人而巴馬公因命公率滿兵  
圍往馬公故書其來則軍故公曰吾聞兵貴神速未聞過功今賊  
知溫事卒皆為公之眾易於殄滅不可使其蔓延日久有害蒼黎  
也乃驅兵疾行未三日至賊尚未知覺公即率兵圍其營寨聲言  
滿兵日市中至數道十萬賊未知虛實使偵者探聞公命樹八旗  
大纛五色灼爛並命兵卒以數百馬腹使其騰躍號發震數里  
賊已畏懼至夜聞公起曰此正擒賊時也因吹角命士卒喊號連  
公首先踰淩其寨望士卒並用命一戰賊之四散馬公為公方  
踰險危立戰陣不能上馬也事聞 上大嘉立擢公副將後任雲  
南開化鎮總兵未逾年卒於任實靈為中原腹心之地四通八

道無不備也故公乘賦之暇即時積成備至盛焉日久家突於江  
淮襟領之間則其禍有不累言者矣若公者謂之社稷之臣可也

趙王

趙王名元名元名顯明襄親王之長子也襄親王先朝寺之戰功  
在社稷改元名顯明襄親王之長子也襄親王先朝寺之戰功  
貝勒青浪名顯明襄親王之長子也襄親王先朝寺之戰功  
除明承諸國同除蒙古諸藩口元太祖裔與正法理故共釋放遊  
其徽至王所王大怒曰烏有人臣犯法而其骨肉代為復仇之理  
吾家世為忠貞豈可效叛人之謀乎蹈錄是也固首發其謀復青  
札於哲卜尊丹巴特圖克圖令其除所部加大義神曰感事聞

統皇帝喜之即命王統帥以剿口大義漢親此王茂宏所以使委  
東第元王率諸家員喀薩部兵力為邊備青浪名顯明襄親王之長子也  
顯明襄親王之長子也襄親王先朝寺之戰功在社稷改元顯明  
數人宛延沙漠中迷失道路為官兵所擒上大悅賜王金黃帶  
封其子為世子以優養之王由督徵斃數星不期蒙古世族如兵  
法有元臣未華聚所者無法王世收藏之暇時抽一編展閱或用  
兵多合古法掌大將軍印幾四十年未嘗假一編年四三世為將  
道家所忌吾故逆意謀斃顯明於後人詐其弟郡王車克登布以  
善技見稱上嘗以省古病曹影化之

軍營之春



宮室副都統東林

文皇帝第十子齡塞魯也任侍衛時夜獵川

楚數遊凡十餘年其親為余書云軍中廣賞甚衆其幣餉罕為  
報其優恤任其濫行冒領有違者遣石於坎曾優給督銀至五十  
餘萬兩然其費亦屬糜濫也前時帥會飲多在深草是麓間人  
跡之所罕至者其製魚珍羞之屬每品皆用五六兩一席多至三  
四十品而賞賂侵蝕謀奪倍從之費不異焉有某閩郡知至石為  
饋珍珠三斛哥解一萬日此物稱是叔其所飲飲者轉皆為雷至  
凡無餘費人皆快之軍中奢費之風實古今之所未有也聞明春  
政免言其德明忠毅公臨任馬付四部時軍中大帥惟有肉一鹿  
盤酪數品而已其事未逾數十年而其風變易至此其作偽者可

勝誅予

李淑芬

李侍御淑芬四川人巡視中城有傳文忠公家奴藥大傅公之機  
勢招採無賴輩肆行中衛間無人敢過而問者公悅其口傅相以  
忠謹傳家故能弄權而保大其家奴游蕩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  
其風日熾反聽嚴於椒房其故國甚鉅乃命捕大審得實立登劄  
簡 既皇大悅立遣成德大傅公罰釐有差而獲公為給事中以  
誣其直為其後以諫屢災事失實降官人爭惜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在喀爾喀烏里雅蘇台之極北東西袤長數萬里東接



黑龍江西接安集延數字諸部落其人黑習習日衣服食物語言文字皆迥西洋與蒙古部並習俗懸絕其又官皆洋中人為之或官始恭用本國人其主名察罕汗女傳已七世生男則為異姓人生女始為國種又蒙古源流云元太祖之長子分封西域來住數萬里詳見元印為俄羅斯之始祖云然則彼國亦元裔也其世系莫可考矣

熊志契

熊文瑞公賜履漢陽人相仁皇帝先後幾三十年忠清剛介常尚理學當時號為賢相亮時家無積石積薪人無本主喪始履墓為其墓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鍾愛然志契才智庸劣初失怙恃

無人訓迪遂至日不識丁仁皇念公舊德召見志契欲賜科

日因問曰汝所羨慕者何志契童稚因遙曰我欲策蹇馳游都市中上嗟嘆曰賜履無子矣因命歸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朝院賜驢一頭以遂其志履志契以孔目終其身歷官幾四十餘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餘矣

阿文成相皮

阿文成公興和相同值軍機大臣十數年既董簡不相合乃除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文格凡立御旨之例公必去和相十數或得然獨立和就與言政事公亦漫應之終不移政處也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還其臣饋公土儀公取一二物使人出口中朝公

相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者厚寵皆出自皇上體恤遠人之意吳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夾背出謂人曰此謀宰相語公有上賜馬一日脫繩去圍人入告公方觀書曰覓之既獲復命公徐曰好仍讀書如故其相度也若此

蔡必昌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慶守云能過陰間預知冥中事傳文襄王任廉閣時蔡往謁見王因問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軍勝事必速冥中祇遺冊數月此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變難至冥中已造冊數年尚未已也王因問冊中名姓蔡惶恐曰未來事不可預言依稀記得秋帆制府乃冊中首領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

大令慶祥親告余者其時楚中尚無兵變之事余貴以為妄言休咎明年果有變苗之變其後川楚數區蠢動兵連九載始得蕩平果如洪令所言云

按雜錄中不錄鬼怪誕之語以為近日奇異小說過多有竟避其窠臼惟載此段與費直義公事者誠恐費事乃余初聞先人所述必非荒渺之語此言實錄余關於未變之先者故漫記之以誌異云

四神祠

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中有四神祠狀貌偉然甲冑峙立聞故吏云為瓜爾佳直義公費直義東野稔祿武獻王楊古利鈕結祿景毅

公顯者卽瓜爾佳公希圖四公之像 孝莊文皇后念其舊勳故塑像祀於廟中乾隆戊寅奇中吳太監等往摸致見四像宛轉欲動急執之出四神像卽似趨行狀不數武已至門外得以無恙亦一異也

蘇相國

蘇相國漢門姓他洛拉氏中庚中舉入殿軍與和相聯姻始洛公卽醒醒守他無甚表見任江督時會廣興帝母接見屬員曰 皇上厚惠於余實稽材在奉也人皆笑之其勳揚天相繼蓋軍事衆皆爲楊起居楊正法日六營公登天聲震天變至激變魏陳軍門大用安撫之始已其入間後龍鍾日既至不能辨成友舉動賴人扶

振遠華土人 子升 嘗笑謂余曰此活傀儡戲也和相賜死後公卽予喜後命守巖 孤陵久之乃卒然其少時充中書舍人請謁於政事堂中衆皆笑其庸劣惟郭文端公曰諸君莫輕視蘇公其人骨相非凡將來必坐老夫位也人皆以爲公一時謔語後平政其言亦一奇也

楊誠齋軍門

楊誠齋軍門 貴州人少曾學諸書應試未就乃充行伍籍軍糧以贖其家乾隆己卯楚苗蕩後毗連餘境銅仁諸苗亦乘時蠢動取銅仁寨時游擊爲孫繼其清元 欲棄寨避賊公奮然曰苗聞及地寸土莫非爲天子所守者奈何委之於賊孫壯其言因與賊戰

乃至賊將時福文夏王督師命諸將移寨開共攻怒敵置捷於法  
孫甲首曰非禪將之過督楊芳一人意也王命禪公至詰曰汝何  
人乃敢抗吾法時兵衛森嚴官守深遠於大聲曰芳切請聖賢書  
唯知忠孝字今軍雖小為天子所并付若輕棄是道君命也  
故芳欲一戰以揚士氣其勝之與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  
芳執爨勅命早獲虜馬羊安言既終傲然長嘯王詰其言命為親  
軍日兒委任不數載官至東閣公與楊時珍軍門為布衣交遂至漢  
諸公善謀時登善戰二公如在左右不可漏史雖書其守陝安鎮  
政令寬洽民感其惠公嘗入一經見其著業者是處激變營兵家  
軍備大著揚竿而起然感公節德曰楊夫人在鎮勿報害也因其

保夫人輪送出南山共拜甲去其善教士卒也如此

信菴二王生身

信恪郡王如莊慎親王永壽同年月日生莊非後信數刻時五

以弟兄稱之播其福命信先莊亮十七年然其子奉王福壽以後  
睿忠王爵改國贈王為親王莊恪王無子嗣其弟子承襲信恪王  
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莊恪王少亦賜公品級恩制郡統等  
官雖文武少差而其階轉如一亦一異也

先悼王善六合禮

先悼王穆格春先良親王嫡子幼襲王爵闕儀大度撫俗屬以寬  
恕喜人讀書應試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禮手法奇技雖十數





人揮及敵之莫之能禦又善書砂刻嘗於端午日刺指血點晴  
故每多雷異余少時尚見一軸其列倫首視像側如有所親每使  
人譽譽云

欽州堂傳古

宗室輔國公永母號素前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得善  
為甄別真偽凡經公品題者百無一失故收藏家皆尊之汪文  
瑞公有信公分別所藏秦軸公拱厚跋曰曰雖不襄陽一帖近真  
所具餘皆偽也但為之物然變色公亦不顧也余幼時拜謁其  
室見架上書卷紛披借本得一萬目近聞皆王散佚殊可惜也

趙護衛

趙護衛名麟其先蒙古人為余部僚屬性忠醇先修王命傳先  
恭王凡醫藥飲食皆賴以調護乾隆己亥春年中有護衛雙受者  
出境滋事先人勅之愛因反噬為奉先人命者而引護衛為證時  
先人與時相不睦因嘔某高書款實其事時高書據高生伴郎  
等左右列護衛因服螺殼入高書款作怒狀欲護衛引陪先人如  
以三木者再護衛仰天大呼曰如奉王知情方隱匿之不暇敢據  
實以入告于皇天后土實鑿斯情神雖死不救詎王以求活也  
高書為之氣奪時趙方伯麟為部郎因進言曰紳已老不可再  
加以刑河不以鞠紳者而鞠愛也高書語塞不得已引愛期之員  
加刑愛即輸服先人之究始白而護衛卒已剋死

費氏襄公知大體

費氏襄公其古以成規故封伯爵為撫遠大將軍征鳴爾丹既奏凱衆皆欲露布揚功績公却之其妻指牒言兵至某處又迷道路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收殞又於某處絕糧數日皆臣天算之故相 聖天子洪福得以無恙今微幸成功實出意外之語幕容或容其失體制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如見某功之易若此必長其好大喜功之志軍中士卒勞瘁不可不念 上聞之以請其日密兵騎或之志也人皆服其言得體也

嗚呼雜錄卷之九

寧王春前

京中向無洋菊羅道所插黃雲數種皆薄瓣粗莖毫無風趣寧恪王臣最為怡賢王次子好與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種以萬接莖枝莖茂嫩及有勝於本種分種品造品出品雜品請名目凡名類數百種初無重複者每當秋臘而後五色紛披正或戰酒花噴與諸名士酬酒不減清而朱羅趨也王又自製精有體制雜潔名朱團扇一時士大夫爭購之以為賞鑒云

費武襄公知大體

費武襄公其古以威視敵封伯爵為撫遠大將軍征虜爾丹既奏  
凱衆皆欲露布揚功績公却之甚恭措惟言兵至某處又迷道路  
宛轉山徑中數日又於某處收功又於某處絕糧數日皆臣天算  
之故相 聖天子洪福得以無慮今微幸成功實出意外之語幕  
容或容其失體制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如見某功之易若此必  
畏其好大喜功之志軍中士卒勞瘁不可不念 上聞之以謂其  
日密兵騎或之志也人皆服其言得體云

嗚呼雜錄卷之九

寧王春前

京中向無洋菊羅道所插黃雲數種皆薄瓣粗莖毫無風趣寧恪  
王臣最為怡賢王次子好與士大夫交因得南中佳種以萬接蓋  
枝莖茂嫩及有勝於本種分種品造品出品雜品請名目凡名類  
數百種初無重複者每當秋臘而後五色紛披正或戰酒花噴與  
諸名士酬酒不減清而朱羅趨也王又自製精有體制雜潔名朱  
團扇一時士大夫爭購之以為賞鑒云

范軍門連平滿洲人以世職游至南嶺鎮總兵官性曾直與人交  
有解體之時諱言習武傷於兵法精妙之印奉方入觀半道值  
細使短笛投管及及福文氣王以總督選劉徽留公隨營景驗公  
勇令首先解水陸前公年百餘騎長驅直入敵帳當寨數十苗人  
皆烏合衆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邪何善使乃爾因連相  
奏道永隆之國立解侍公着的皮戰裙故苗人呼爲死老虎方王  
大軍至今公結一營當大營前寨賊悉以劉事告之王日置酒宴  
奪或難以歌舞公則吉夜之微就不及食德不及從首道既和王  
持重不戰乃欲頓家突成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言  
王知如此百晝夜驚憂盡首而嘗有忘其功者王相付擊故不及

成功小竹山賊匪叛聚勢勦公督兵往剿公禦賊山晏上  
轉戰益營中馬餘三墮入深淵中詭罵不絕口賊欲擣出之乃自  
力將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願皆皆有寸  
斷吳事聞 上震悼特 賜祭葬云

穆富二將

川楚教匪爲發虎視數賊是此三者一時諸大將多擁兵自衛任  
其奔突惟如獨岳良民以供得食故當時呼官兵有紅蓮教之日  
雖穆富門和富將軍二將督營督兵堵禦甚嚴賊人畏之軍糧  
或口慎勿犯三賊盡將軍蓋山東嶽盡皆賒三太柱圍云饒江南  
人少謀山東行伍征王倫時于覽賊帥爲 純皇帝所喜母見之



印問曰德惟尚水聖羅耶哉不意再印至問爾後以營務卒於軍中當公滿洲人少充廷補營將佐以楚提攜後權成都將軍以救獲覺羅收幕恭政故列於陣 上深惜之

和州善第

和州縣位極人臣然殊之大且體履好言方井謹語以為婦吳嘗於 乾清宮演禮請三大臣多有從難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或子教漢女兒兵矣又妾尚資全座聊象空其感者和說口惜其中空虛不然可多得黃金無異也為或官所舛其器量淺雖若此嘗聞聞見後謀裁童子辱好為市街之技以取奇於神宗之路可見今古禮好如出一轍也

越奉安

越奉安相國 歸 山東人理學名儒 純皇帝即位之初首推論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時呼呼都會朝野傳為盛事後有民人俞長庚又死延請大臣往弔唁謝以重朝或言公亦借往為特別憲未權所勸公力為辨白其事終無左証 上以其言懇急殊大大臣之體乃遷公為工部侍郎公即日謝病歸故里中十載載始薨云

白鶴菴

康熙中吾師達東莊瑯琊專家植蔗菴間題一巨扁菴中能作音聲之報獻於先修王修王異之因建於 仁廟 上甚為愛惜日



置 養心殿中後漢廟 景陵云

三楊將軍

乙卯春苗匪竊亂福文義王率師征之有神兵數十物降苗匪因  
之獻清土人云與三楊將軍廟相近王志於 朝時建祠以祀之  
見碑誌

羅公山

先良親王南征時於羅公山與敵逆接戰時有神兵而城中有鼓  
聲仗副者古德真或神物戰王請立廟祀之見池北偶談

先良王善和人

先良王率師討賊逆凡習勇非常之士無不為王所識有拔自行

伍間者親制府或重募留村將神管收葬今起家王優待之不數  
年萬至封疆大吏賴征南及省總兵大將藍將軍理楊昭武親皆  
由王所賞識平至尋崗首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親披時黃持以  
為佩余少時猶見之鐵先照輝輝勇越之夫著之行不敵武亦可  
想見將軍之勇力矣

先良王大溪灘之說

良王進師衢州時賊將馬九五據大溪灘又名太極灘以逆我師  
王平諸將身先周命賊伏起草莽短兵相接將戰竟日王坐古廟  
側指揮三軍盡摧為大鎗擊死者數十二獲衛員寺雙鹿以死之  
王飢遂食其膽者方剖肉為餚所覽而王談笑宴如也我兵踴躍



擊賊賊遂大敗去九五自是歛兵不復出戰隨王二內監開給者  
擊震懼遂自縊於廟中王既勝九五遂誣罪戮一日夜行數百里  
夜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來其說及之使賊有備曠日許久非計也  
乃來月下攻之其鋒直下常山關擊遂降直抵弘農關下看後  
遂賊自金鹿流縱其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將踏觀寐夢先烈  
王掘王背曰此直要安將即燒船西上數里其後處可涉也如是  
者再王必然醒遂還料王上沒果黃溪處遂斷流而渡賊人以爲  
兵從天下故不戰而潰

先修王善書

先祖修親王自幼東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臨池精妙亮時允恭王

尚幼多至通快今書觀王所書多心經用聖教筆法體勢遒勁又  
其所書及竹篋會心齋言志記皆周平史體製蓋政王若輩筆意  
專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太令建州家藏王所繪白象觀音像跏坐  
正襟莊嚴淡素即王當時贈其祖農師公也元者惜所得無多焉

和真父雅歌

吉林東北有和真父雅歌部其人嗜海而居首魚皮爲衣婦以捕  
魚爲業去吉林二十餘里而金時所謂海工女真也其舊俗父母  
至六十歲日即聚宗族會飲則其父母饜肉以供賓室埋其骨於  
戶榻前歲時以爲祭奠其鄉堂始稱孝焉仁皇帝習知其弊許  
其世襲宮女命改正其汚習至今其部落反歲時至吉林納聘將



軍印購冒氏女來以紅輿代宗女以厚祭贈之其部落甚為尊奉  
初不許其偶也

玉甕

承元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饒耕錄黑玉酒甕  
玉甕白香甕其形制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  
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圍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氏初置廣寒  
殿去其後唐易朝代廢置果道院中以為醫館有工部侍郎三和  
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戲價贖以歸返上仍置故處此  
皇御製玉甕歌以此其事命廷臣屬和以勸虎文之詩為最其詞  
曰天教聖瑞玉甕出世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觀姑嘗贊代增春

存心為眾望廣三尺家玉甕體有奕得國術刻劃瑞騎象為物  
長風颯踏萬里波龍涎怪物失故委呀呼暇瞻騰是景陽冰不治  
陰火圍住變滅沒吞江河伊誰能割運尼谷或區靈骨異則何吾  
思此玉甕在噴吼黑萬古歲峨峨百靈乎含胎太極淵反草木輝  
慶河原為聖役割擊出宛轉人世集田家昭如德薄不能供既  
耳目蓋婦姁如走津制泗水為神物終化理不說於時恭承陛下  
聖萬方百歡聲將那人無邊寶物鮮香青世寶有執唯羅煎煎龍  
氣光燭夜不迷西得歸披羅轉物內府輪貯貴十坐易致如馬狀  
陳之廣政重圖刻莫如金甕無傾傾龍朝鳳書祭天唱四十八人  
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遇安靈道院歲已多春滋寶殿況復足掌



士范中曾吟哦涕淚俱成其國祚天不掩同歲觀出祝壽寺  
深坑誰其會者空摩挲其物五百元奇士誓刀明成無礙陀

年臺克之論

年大將軍道天受 憲皇帝知遇以年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黃服  
御五眼花翎四圍藍綉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祀祀之燭膏曰  
品頂帶實為近世所無年說承 天眷日新始進入京日公御覽  
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迎臺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顧之  
而已至 御前箕座無人臣禮 上嘗獵客之而年獨不語至言  
夕佛朝龍為執鳴夕乾盤意十指存故 上決意誅之藉沒日其  
家首婦女舊包頭數匿去欲作婦中者又有刀劍無算命其文將

印於番藏信時年連三日始作出成云其家室有勳其叔者年亦  
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大噴口事不諧矣始改就其面其降為稅  
州駐防將軍時日出營金門側駕新舊蒙者皆不載出其門曰年  
大將軍在之其餘威尚如此嘗近日熱臣所未有也

太和門箭

穆德親王下江南時王輝錢謙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誠偽命都統  
舒穆魯爾本往伯之公至太和門扉為故明舊物生鐵包裏甚  
為堅厚公既天射之洞穿其在明人驚駭以為神力今其箭猶存  
每 翠華南幸時有司飾其楹曰以示威德焉

王文簡公補遺



漢得先生入仕三十餘年以所撰撰職 仁皇帝甚為後眷因與  
理密親玉酬借為 上所怒故以他故罷官後無印典 純皇時  
與院文慧公談及適日詩道中交無復業日之歲之語沈公未聞  
因因不請王某之詩蓋以其卒無該法無所羨慕故也 上因命  
同籍文懿吳爾推為

蓮菴

萬壽寺僧人蓮菴長洲人為寺中住持十載年既清道蕭然白髮  
為出世狀頗解理與章嘉國師談論經典每每至竟日國師深服  
其博達公嘗謂人曰章嘉經其難語然深求解阿羅漢道尚下未  
學也其詩清新絕有別趣無聲無事法琴酒唱和觸有處漢三天  
之風丁巳春余至寺師為設茶平已七十餘尚壯健如故未久謝  
世聞其圓寂數日前至鄧師盤旋竟日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  
復戀錫玉矣此石琴主人親告余者亦披教中善知識也

婁真人

婁真人之姓 江西人 高皇帝時召入官師居光明殿者數人實  
甚之思為惡真人為之設醮禱祈止除其祟又在 上前結幡招  
鶴鳴有五輪 上善之對妙應真人真人雖嗣道教而不喜言煉  
氣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謀生理耳焉有真仙肯向紅  
塵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師問其養生所真人曰王今歸衣玉食  
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味猶真人因笑曰今日會燒猪即飽好春



王衍又真必外家哉王深服其言曰妻公為真學道者始能見及此也年九十餘始仙遊

戴學士

戴學士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雷能擊百步外先處正南位時公以布衣收軍賦連珠火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通判判 仁皇帝嘗見其能文命互南書房書學士許公善天文算法共而懷仁結論懷仁為之益心甚後制國監公通泰洋 上大怒遂貶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歸人共惜之

詩選

朝野雜記記趙景公去海四十里離家已為山嶽果數種嘗川以

為詩誠發會友事補遺 曾有詩云空深八境一江湖之句後出仕為副化丞果爾承覽吏簡潘先注丁巳歲寄余札尾云恐從此雁少鴻稀望長安如在天上美余謂以為不祥後不久果下世可見落筆之時慨死已現不必待著龜始先知也

詩選

蒙古酒登酒又昔榜名運昌中式時 純皇帝曰此奇才也 賜改今名登酒居淨書湖畔門對波光竹樹翠竹籠有湖山之趣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好吟小詩入掌柝之室頗多逸趣家慕詩登三閩凡所投贈詩句皆懸堂中以誌盛賢之雅任司或時惟以獎後復進為務同汪德卷先生遂成均錄士錄其取舊者序一特



知名之士海內遂為雲集已未春上殿請為人先由塞外事  
上以為政速 惟制許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先生蓋李西涯之  
為人皆其象明代為甚理人遊朱石君致得謝爾氣侍御等鳴工  
立祠歲時祭享為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必以正身明道之訓坐  
談終日不倦嘗余之畏友也

韓貞文先生

韓貞文先生 廣長洲人少時習字畫善先見而悅之曰此子日後  
必以書法擅名年及歲書五人之畫碑碣人爭其之至 嗣初隱  
居不仕惟以習學擇定為事晚年故髮端陀作出世裝其夢草有  
習科名者先生曰 皇清以義交命其無此之誰甚正然吾儕生

於季世貪明之業已久不可為大節之端以為異日子孫羞也其  
後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今天司憲 貞甫先生元孫也

任宦最速

近年任宦之速者既中丞 元中式後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東  
侍郎中式五年間擢內閣學士董鄂少司馬 恩 中式七年官至  
空卿廬少司農 喬 喬 喬 居部官最久其擢鴻臚寺少卿至兵部侍郎  
未期年也皆官進之最速者也

任宦最久

嘗東阜尚書任守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劉東權任戶部郎中三十  
二年言適政 元 任適政司正使十四年言大司成 善 任登瀛二



十年晉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異甲

乾隆己丑蘇少宰倫在兵中探花時其弟秋元公曰爾等詩與其  
先口他年若從登科第始信人間有宋祁之句後選中甲戌秋元  
未及即卒

神童

乾隆戊辰 純皇帝東巡濟南孫富家有童子年七歲能熟誦五  
經及一上御製善堂集中詩 上大書欲賜舉人命 後官進  
覽之一時傳為神童不久即卒

諸葛顯聖

嘉慶辛酉台中丞夏晉本潯州匪關入溪中時犯定軍山其間有  
諸葛忠武侯祠戰恍惚見侯輪巾羽青卒神兵數萬助戰戰因以  
敵者去 上命葺祠以報其德事見碑抄

珠堂美人

蔣司農鴻藻為文肅公孫承先代家世 上廟優眷侍御乃附和  
和相因與其家人劉金等聯為友誰分處就禮頗有習其家觀未  
文正公曰使戰門不趨和相自守家範其侍御因在也今周穀若  
此乃終未能成一官階使自減其聲價甚無謂也侍御顯好報色  
以為婦女傾而長者其父始久致預製墨線合其度者方為收用  
侍謂之珠堂美人云



孫學士

翰林學士吳女滿洲人中庚戌進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藥皆以蒜伴之口始可以足并却疾人爭笑其迂呼為孫學士云

烟洞山

興寧 水陵前有雲山高數丈夏秋間其山洞中嘗出白雲一縷蒼然窟踞終日不絕土人呼為烟洞山昔 國家登科之瑞也

神樹

水陵中 原皇帝享殿樹有榆樹一株高數十丈陰庇 神殿其樹枝幹結屈若龍狀樹腹有瘿數百顆聞土人云每 帝 后 上省時其處自覆一板 五朝皆照音為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

北堂周卜世之祥表足記也

滿洲祀神儀

明堂之制今已載諸前卷中凡八旗長白舊族祀神之儀今書錄之以為文獻之概宗室王公家每祀神一日前於神房敬造香酒用黍米借麩如江南造酒式前二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名口為重此 前一日敬製糕餅用黃黍米以糠擊碎然後蒸糯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盤以為敬獻其大神日五鼓獻糕於 明堂如儀候其後歸主人各敬嚮西跪設神帷嚮東供糕酒香食其中設如朱觀音關聖位五人使 女吉服帶刀祝詞曰敬獻糕餅以祈康平謂詞主人跪擊神版諸貴爵擊神版及彈鼓等月琴以和之

其叔鳴鳴可聽至言敬畢念祝詞主人敬於華叩首與司香婦敬  
請如來觀者二神位出戶牖而設龕南背以供養之司爐者叩進  
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至者前致詞畢以酒澆牲其牲耳鵝司爐  
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爐者揮厄人進封牲豆烹奉及  
熟為進牲肉之最精者以為醴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跪五人致辭  
主人叩華並以繫馬古幣進至者祝如儀主人跪領古幣付司歌  
者叩與始設客人分食豚肉為祭全肉不許出戶庭中得言死喪  
事者至主人進退不出庭門以誌嚴焉暮時供七仙女長白山神  
及遼世始祖位西南嚮以神靈德威靈廟以誌幽冥之意其祝詞  
舞刀進牲祝詞如朝儀惟改銅鼓作潮潮散祝詞登請各其馬次

早設位於庭院神平首位北嚮主人書服如儀用男五致詞畢以  
米餈揚趨送主人叩拜其牲肉守判為醴醴和酪米以進名曰祭  
天進廟焉再明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餌以五色糖供神前祝辭  
畢以腰繫主人胸前以為受福凡三日祭乃畢其長白滿洲舊款  
近 典京祇書其祀典禮儀皆同惟不於 明堂報享焉惟舒穆  
穆氏供昊天上帝如東晉薩諸家又供留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  
供羊雞魚鴨諸品其玉用銅鈴繫腰以跳舞之以鈴墜為宜男之  
也為天家古跳神用羊酒舞和跳神以一人介曹持弓天坐場階  
上以為儀蓋其先世有祀者故留使人防之同相沿用以為制  
云

滿洲嫁娶禮儀

滿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并反冠并男女家姑相聘同男家  
主婦至女家問名相女并親處此俗時如意或叙到諸物以為定  
禮名曰小定擇吉日男家聚宗族親友同新婿往女家問名女家  
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設男家入趨右位有年長者致詞  
曰甚家男甚難不肖今已反冠應聘婦以為繼聘計聞尊室女願  
贊淑著令名願聘主中饋以充厥職女家致謝詞以謝若是者再  
始定婚今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儀此進茶女家趨右  
位男家據賓席或設酒器以賀改日詳言男家下聘用酒足衣服  
細版羊襪諸物名曰過禮女家數侍如儀男家贈銀於婦家令其

既神以誌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贈妝奩俾覓視其家之貧  
富新婿東朝往謝正鼓鼓樂與婦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絕謂之嘗  
房新婦既至新婿用弓矢對射之新婿懷抱寬暇入坐向吉方  
及吉時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  
詞為禮畢新婿登牀行合巹禮男女并坐板上以為吉兆因  
交媾為次早五鼓典始拜天地神像室祠翁姑坐而受禮如儀其  
宗族尊卑以次拜謁三日或五日婦歸寧父母塔隨至女家宴享  
如儀滿月期婦復歸宿女家數日始返然後始婚禮畢為

海越房

國家近代四夷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南馳緬甸西甯金川惟賴堂





倫較健之師風馳電掣耐苦勞難堪其銳其中善往絕倫以功名終者惟海超勇公為巨擘公諱海爾魯塞倫人切從征西域以勇悍已駐爾陵之 乾隆帝特賜侍衛其後每經戰陣以勇力顯生平惟服何文成公任其驅使尋嘗聽命惟謹嘗告人口述曰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為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鉞適足為殃民耳某安能為其運死也後南征臺灣博文義王趨降下風公始為之盡力三日攻破鹿耳門港賊入以為天人從空而降自相踐踏以驚後征廓爾喀因京未暇月即因病歿 上深悼惜後以艾救世版 上浩歎曰使海爾魯塞在此賊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戰陣兵既接公乃敵衣布帽縛騎

跪自賊隊後觀其暇可哀者然後集兵攻之或以數十騎闖入賊隊左右射之使賊隊紊亂我兵因以取勝又能抗弓臥地聽之知賊馬之象寡及喚馬又知敵去之遠近皆與古人暗合其長子安祿隨征川楚數年殉節川中其次子安成少年白誓其如冠玉吾親往日游扶卷中然勇幹有父風公看林清之變全日觀其被賊無算為其塔岳拜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稱職孟切察岳氏訓也

伊犁疆域

國家既定新疆戰事西域設立職官星羅棋布因地制宜開屯列成以為駕馭遠近之計既善且備因跡其產略以見 國家武功之威焉伊犁乃準噶爾建庭之地固之定為將軍駐紮之所建志



遠急寧二城設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分統滿  
洲蒙古綠營營倫布倫尼魯特四民諸營以爲邊防扼要之區其  
營南去伊犁二千餘里曰烏魯木齊設都統一人副都統一人提  
督一人掌禦南軍務迤北去輝路營爲新疆門戶重地其北近哈  
薩克曰塔爾巴哈臺設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一人院外夷要  
路其地亦連哈薩克北界俄斯爲二國都會要隘其哈薩克入  
冬後則蓬萊於卡倫內迎寒春夏始離達之營爲北門關鍵也其  
山南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爾設參贊大臣一人協辦大臣一人  
其爲拔達克山安墳風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轄皆二和卓之遺族  
撫綏尤宜得體其北曰葉爾羌其西南曰和闐皆設辦事大臣各

二人俄司的民採辦玉石以爲畜獸其地富饒天時和暖百穀內  
地非漠北窮荒絕饑者比也其南五百餘里口馬什口庫車曰阿  
克蘇皆設辦事大臣各一人爲內都心腹之區旋定保障尤加慎  
重其南吐魯番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地爲古大州夏時天氣炎酷  
焦燥十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間始出爲市歲以爲常其北曰  
古城設領隊大臣一人其城相傳爲唐李衛公建節之所溫相國  
始徵紀統胤議因是城爲其東南曰巴里坤哈密各設辦事大臣  
及管汛諸官其轉運糧餉開于設城城和內地焉

蒙古諸士

救漢都察爲元太祖第四弟某工裔其台吉額爾布克林沁者



尚簡親王邸主通文藝惠冒進金元謂代事嘗與義文通公設三  
史事義為之證日然以他書奉向之影亦不能離答也 純皇帝  
呼之曰叔漢先生見 御製詩註中彭既習漢俗不樂居本土故  
典宿衛數十年卒於京師

為文傳

馬太傅富察穆爾圖又忠公之伯也任 兩湖廉相位者幾三十  
餘年時明堂既廢公同其弟太尉公天璽重一時時諫云二為  
吃書天下事亦不甚識字從而宿選子弟學其辭不特至太傅  
譽傳為口所信先生終不為人喜他日當買一先生定當善勝此  
也時人傳為笑談

孔孟祠

定南武林王祠在阜城門外春秋道天常柳祠享孟順治辛卯王  
廟節桂林特所建立也迨日祠宇頗壞棟樑傾圮竹丹香臺崩無人  
承謫修葺者蓋有歲修祭田為祠官所侵蝕故不敢揭數恐破其  
計也履端親王永祚有孔孟祠長律一首格調適勁故得錄之其  
詩曰王本元山翁又分迹水木成雲霧陰會華澤見英雄皮島才  
切長吳橋計漸窮王先隨元文龍龍及多祠 國天教設 上國時宜  
樹宏功端遠膺 皇眷招徠 賜命隆師仍提督節制獨放元戎  
我 本宗命仍親 乾解堂詔履庭張社教融直將心腹侍應朝服  
所部兵馬都統 所統兵馬都統 恩尤出 聖恩鼓舞營下  
朕志兵符稱天祐 天祐八年 賜王

改銀幣香何登吳年閏八月從征由大同 國號承基大宋玉祥

翁司李德元年封 威揚平賊外營震塞垣中降將副上海編師佐

節馮賊眾拔朽明季已親逐 定尚遊殊禽為屏脫上公自茲

指封亂所向敵噴空設屠配英契銘策躬華嵩同魏觀王年

封吏管操外獎宜索繼國禍多事干城合鞠躬營方傑米款專撤

道宜通今往交南 遠馳龍跡往觀蒙矢石吹桂林除政危格

野起疫症及剛行看盡功名惜未終濟池收復敵在澤華增江

情收林入大帥或孤注危域倚上穹米投番香香出戰勢如破

裂併供碎袍沾血盡紅首將身懸賊爭覺氣如虹青帟金忠節竹

沈報 宣德以臨江 盟無懈帶瑞軍克化沙蟲為華制壽國千秋

勅考工烈名控武社稱典荷 斬孽戎偶行吟魯人米說贈言

由來能得 主港歡燭英風

綠頭碑

定制凡 召見引 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應行以進王自勅

用紅頭牌公以下皆用綠頭牌寫姓名籍貫及入任年歲出師

熟讀諸事以便 上之觀覽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 朝奏事者皆書名粉牌以進侍 上召見於

用膳時呈進名曰膳牌焉

宗學



雍正中特設宗室左右翼各學揀王公等尋管歲時 欽派大臣  
考其殿最以為王公榮罰左翼在全魚胡同右翼在蔗子胡同皆  
設宗室總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餉公費等事三歲考滿授七品  
筆帖式以為獎勵壹羅入旗各設學一其總管副管如宗學之制  
滿教習用候補筆帖式漢教習用舉人考取皆月有筆帖四時  
待駕來延以空寒者其體製皆為周備為天清者不思奮志諸  
五相欲領弓五廿於海養者亦可謂後自奉養矣

#### 八旗官學

雍正中設八旗官學凡三品設成安官學在西華門內擇八旗  
子弟之尤俊秀者充編學而子弟有筆帖不許歲月俟入仕後始

除其籍 特派大臣辦理其事其教習皆用進士或恭周舉人非  
舊制也其次曰崇正官學在景山內皆內務府子弟充編其制與  
成安官同為內務府總管所轄其次曰八旗官學每旗各設學一  
擇本旗滿洲蒙古漢軍之子弟充編以十年為期已滿期未及中  
武者即除其名若為批補滿洲子弟監祭酒所司官附於太學之意  
其立制非不詳備然近日所司者或以編進教習惟圖博其遊身  
之階不復用心課養或有處館於外終歲不入學者其子弟姓名  
其間亦闕免博士弟子之試其視太學生以明進者相去無幾實  
有負 祖宗之良法也

康熙中余歸邑人有大夫使張鳳陽者文好戲或呈言路身履六部  
權勢有郭解晉朱家之風時語曰要做官開索三要講情開受明  
其性之奢與去問張鳳陽蓋謂伊與明索二相也張嘗怒於郭有  
某中丞竭卒至呵張起立依晚視曰是何種戲官乃敢戲彼若是  
未幾月其中丞即遣白簡一特奪職入英之及初簡去傳高江村  
等款待賓客鳳陽楊東露頂恭路上位其體文也如此先良玉風  
如其行會先水租曹節公見斥於鳳陽鳳陽即率其徒入外祖宅  
拆毀堂廡外祖公奔告玉玉然見仁皇帝特遣克冠奉 上曰  
汝家人可自治之王歸時鳳陽至立範杖下未幾時而 孝惠嘗  
皇后之懿旨王命克鳳陽嘗已無及其都人大悅咸感王惠焉

老年科日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知縣蒙宏博特年踰五十二且善西漢  
宏博七十三中探花蔡木玉樓村吳卅五十九會試宮怨堂賜恩  
五十八查他山 嶺行五十四已丑何瑞惠 嶺五十八壬辰胡文  
良無五十八乙未張燧七十二辛丑陸啟星 香魚五十九俱入翰  
林乾隆丙辰劉兆林八十歲檢檢訪已未沈錫慈尚書六十七八  
翰林張德憲奉 闕六十二癸丑英鍾芝 由 錄五十八中會元嘉慶  
丙辰元和壬辰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卒已巳山東王根經八十  
四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日



嗣朝丹少空第順治丁亥王文靖 順年二十乙未伊文鼎 嘉禾年  
十六戊戌陳文忠 順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 元夢年十八納  
蘭特爾 成德年十九乙未李時望 亨青年十六年朱黃范國叔 順  
年二十庚辰文靖 順年十九壬辰舒 大 順年十八年丑嘉少  
司 順年十七 順年十七 順年十七 順年十七 順年十七 順年十七  
順年十九乙丑夢侍即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二十甲戌戈太僕 順年十九丁丑彭 順年十八年乙未  
司 順年二十丙戌祥 順年二十甲辰蔣 順年二十甲辰蔣 順年二十  
元文侍即 順年十八丁未何太守 順年十九其弟寧夏守 順年  
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順年十八

吳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 命南征一特奇材吳龍之士皆經拔擢吳留  
村 許父大主紹興人明末特首級遠東先烈王收為幕客嘗會  
計之市任顯等獲衛印中皆呼為警軍公以乙特知無錫縣有忠  
政因與上官許龍官落拓江淮間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遊謁王  
大喜立授同知劉付命攻紫岬山下之王即承制授太守時吳逆  
將解大任政走吉安擁眾數萬犯汀州關中大震公督王曰此可  
折衝而招也因輕裝奉款騎入大任軍扣其壘大任延入公長揖  
畢仰天大哭大任驚問其故公曰吾來生爭將軍也安得不哭將  
軍所以威行海內者以吳王侍將軍如心腹之官故也今託以專



聞深信不疑數年之間未走咫尺之功屢為官兵所敗從而支險  
突入湖南康王擁告捷之師欲入寇之虞破將軍如摧枯拉朽耳  
將軍身每孤騎南下英王殺之如仇工營其是其死期已迫  
安得不使僕預為弔也大任遂延久之曰然則對降康王若何公  
口作之未嘗為王使以達將軍之師諸公解甲歸朝勅命大邦可  
保終身之全名也大任格力事衆降良王王大善曰公此行何異  
浴鵝之見西施也公恩任至兩廣賜督同姚制府取金門廈門有  
功郭氏既降其將蓋理曾交明魯王將軍封魏平三千衆樓岳不  
降公說以大義理乃受命時相簡相公明林與公不睦乃不增理  
權下報餉皆公以私財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賊無算公又奏通

得始五十三行諸番商賈粵東至今賴以豐庶為其後以事去官  
降副都統 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轉餉公素知塞外山川因  
命運平走捷徑先達軍中時 初營已絕糧數日 上大喜謂理  
家親王曰吾父子有濟矣因詢運糧官名近臣以公對 上曰究  
竟舊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撫未數月卒公既感良王恩載  
時休德屬禮甚恭王是時奉 旨命天下督撫俱助公毫無款  
納王臣之又仰遵成公通達屢稱古玩諸物皆送為金銀之庭寢  
無不中度蓋公預令人丈量而製辦者也王意憐然雖小節其款  
說也如此





歌一主人諱禹襄 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鎮國公世居 咸京  
主人善文翰詩多清警愛書無間山水相嘗於夏日請書其間有  
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周以事改吉林主人留於師中數載遇敵  
必歸其愛才也如此有嘉謀堂舉行世漁洋池此偶談中曾據其  
詩可為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又翼王既受阮元平降乃遣安南故王黎維祺宗親  
入京入錄黃旗漢軍旗分其階臣黎綱等四人不肯隨翼王故  
上怒置諸獄中及 今王即位命移居大品營四臣歡然就道吟  
咏下級及嘉慶辛亥翼王西去沈福映誠光平負獻衣歸臣 上

定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故四臣歸國亦嘗度中俊傑之士也

賈國狀元

乾隆初有粵東嚴祺以少丹推舉科數歷中外頗受 上知遇然  
不甚適文理嘗請孔子觀射於雙柏之園之夏為雙八皆笑之呼  
為雙園狀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報歸會有楚中人犯甚  
紳得授臣於其宅嘗日相窺伺為其覺察因逃解歸終不知何  
事以故之蓋有風忌故也後居家修地塔碑中風平矣日雷雨異  
常衆皆謂其為雷所擊云

張狀元

張狀元名杰元和人少貧篋奮志讀書以求科日秋闈院中照乘



未其父命其看視狀元以請書故其東為難食言狀元未之覺也  
按漢高祖以請書故其末為難食言蓋其父看狀元之事具有似  
之

預言之法處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兩洋廚於街衢間觀有少父而踴躍坐其前  
上任意宜滿其人不能動轉也又有某公爵滿其家婢不從以難  
即寢其陰戶致死乾隆中某爵為家臣嘗嘗滿其婢不從命釋置  
曹中僊死其家號死七婢無罪皆自縊空童先出其父母英救討  
也後卒以勞瘁死

魁制府

魁制府 命完顏氏制將軍直制節孫也性勇幹 純皇帝召見詢  
以家事公自述戰初口如割水因致瑞定將軍公喜贊使嘗夜宿  
使奉為制府位杜納所覺欲知之位因舍史告納納員購動諭于  
百有不幼者鑄錫逆和又受洋盜斷任其制探亮不捕獲五虎門  
外賊銀雲集公慨然曰夫夜合之惡情不自禁乃過之小者若位  
公以天子封疆大吏禁止有同盜賊會贖無厭不知自相愧悔乃  
反欲動人耶傳口無暇者可以責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任  
之會縱莊閣者庫藏虧缺事 上天怒立置位於法以公代其位  
位故某近臣或晚故公名聞於當時及 今工親政公丁艱歸  
以直見知時相相公為略略得滿兵善嚴肅故舊語 工聞命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佳代其任公至營壘 諭畢勅公即就建公營訴其冤抑乞公代  
奏公志不肯容故人心與我不復為其所困嘉陵江之役一任賊  
人偷渡無為其執禦者公以是獲罪 賜死然其剛毅之氣時相  
發露非近日模稜諸公所及也

伍彌相公

伍彌相國嘉慶古人其父以破早及功封誥數伯公少庸當衝任  
叢枝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勳曠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其後任  
西安將軍繼任兩河民反時公急調往援途中遇制府勒爾錦止  
兵撤文公慨然曰大丈夫心無二志尚不能效保况兵家事乃指  
麾大將也兒戲勒公真非和兵者乃得率兵進時蘭州被圍甚急

輔公兵先至軍威乃振復以和相威晚敵對入政府阿文成公心  
甚輕之及判決事公意持大體事無皆遵文成數日真宰相才也  
反與之結姻為相輝爾德尼果朝 上命公發遣往返數千里  
公不與談不和而稱弟子惟行至省之誰先恐王赴寶莊觀王約  
同謁雖釋於清淨化城公序然曰王素守信道者莫必隨人跡徑  
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其嚴正也若此

曹東亭

余幼時聞薛旭亭先生言當代五人以曹東亭為最特聞其初黃  
梅壘表奏既從倪王苦心善欽佩以為難范文正孔道輔無以過  
之後入朝聞成王言公迂闊不識政體意惡宋需書明道晦春諸



先生至加以菲言言之又以方正學為元龜大意致興建難之禍  
其議論殊為怪誕又晚年以性道增證故石輝和相為師往謁其  
門至疎姓名於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布 上賜紫禁城騎馬日跨  
胡牀於家中以勸其勞績為輿人嘲笑又喜善書與衛以諸城龜  
應出二幅且及刺劉文清公以事降無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  
殊之大且之度後聞於書其言言世然故併錄之以俟考焉

鮑海門

鮑海門先生 丹徒陽人善詩賦作客進陽間時天下殷富祥上諸  
大嘗富踰王侯皆延先生為工家獻以金帛先生領之而已其詩  
蒼勁音節愜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平澁遊之故名重一時其子

惟堂之孫以進士福中書舍人其詩並其父云

京師園亭

京師西北隅近海濱有勺園為明末兵燹所造結構幽雅今改集  
賢院為六曹御史寓直之所其他多諸王公所蓄以和相十芻園  
為最近為瓜棚所居又右安門外有人五莊為祖武園亭近為某  
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檐數椽水木明瑟地頗雅潔又名小有餘  
晉春及間多為游人無賞其而王氏園亭向頗宏敞多他館林木  
之茂嘉慶辛酉為水所冲地後明太守 惟舊之力為構葺修繕未  
終而太守遂卒故今他館尚存如書平安於荒烟蔓草之中殊可  
惜也

程魚門

程魚門編修者，新安人，治藝於淮，特兩淮按察程氏元豪，侈多  
言，鑿後拘為先生，獨情情好，然登其寶，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  
學之士，與共討論，先生不能無用世心，遂試不第，亡何，留程日新  
闕，而省舟車，候遊之費，歸不肖家中，落耳已四十餘矣。未幾，純皇  
帝南遊，先生歡賦，投函闕中，言再啟年，切進士，故吏部文選司主  
事朱茂。上聞，四年，館諸大，止舉先生為纂修官，議叙，改翰林院  
編修。先生大喜，遊宦先生，既言文先，女九，潤章，心較善，編卷其上  
而事不理，又好周戚及家，書惡不采者，或強施之，付會計于家，奴  
一任，盜侵公不防，詩以救難，有仗助如沃雪，填海自辰，此情，誓不

能支已，擬赴陝中，辦某之，華中，亟，為歸，老計，至冒暑，獨至，暑未  
半月，年人，爭借之。

松宜卷

松宜卷在宣武門外，响明為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  
馳，事堂會諸僚友，釀金土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狹隘，  
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歸也，亭先生有過  
忠愍祠詩甚佳，是丁未年初立祠時作也。

趙忠愍公祠

趙忠愍，諱雲南人，明崇禎間，仕至監察御史，之視南城，城陷時，為  
流賊所害，於白明胡同，其特堂，人氣感公，以遠遺之士，未足繫蹟。

清流故南中登第及本朝 賜茲特旨未之及乾隆初公同鄉侍  
御傅為訟為之表白始補茲志念其考祠以祀之在詞思奇旁今  
為書南會館云

成容若

成容若 字為納爾太傅長子中原縣人進士時太傅權要當時  
而傳街素嗜丹青諸名士交與初不干預政事且英漢語諳成  
黑龍江以頗自觀舍人向侍衛乞攝故侍衛關其書委小詞詞甚  
捷善詞然曰都村河橋之作子荆楚而之吟並此而三矣此事三  
十六日中弟當專任其責毋咄咄足史多言也自觀曰人生幾何  
願以十年期之侍衛乃曰太傅後例故選一時賢名大者又到家

凡明諸家經解歌子卷名遺志堂九經解一時傳論焉

甘肅志

甘肅志 遼陽平人為忠景公文也曹孫少護父司為公游川楚  
滇黔西至衡嶽杖詩體渾厚通勁有唐人風味為劉海峯先生弟  
子海峯甚賞識之與先恭王文最篤先生既處試不中茲教隸形  
微日酣飲酒肆中遇與夫買飯皆招與飲曰適日公卿皆苦儉華  
吾余有何區別為故人多忘之晚年始仕為英德縣象岡司迎檢  
傳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松司疏為令紹先生履  
言曰甚難不肯宜可以筆墨為羔屬之舉不赴召其歎今也若此  
在余所時與韓旭亭先生最為四梁園賓家皆充歡輩詩書可當

其進其極傲白眼之習至老猶如故也

賞詩賦

曾為城邑觀漢軍人其祖某任陝西道以會焉籍政孝廉少年落拓曾雖自立與朱石若兄弟砥礪為古文學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因是至如中元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坐中便酒薦空人皆歎之獨先王識其品與朱子韻選較為莫逆文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督於為府尹弟捐以自給以齋奉終年奉三旬先恭王甚憐惜之時邸中有老儒王功傳嘗嘆物方之士文字迂腐與孝廉同年生先恭王嘗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貴斯城死益非天下快事難一時謔語亦可現孝廉之學矣

姚姬傳之正

桐城姚姬傳先生履歲癸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劉文正公景如嘗識曰近日文人能知政體者惟姬傳一人而已公為方宦非弟子故古文學歸震川而精神過之其記事體多仿模應茂殊多神逸文正薨後公即請假歸里以教誨為生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中有費人子以重幣聘公力却之曰敝生雖貧不能受無義之財也今年八十餘強健如故猶嘗述不休云

何義門

何義門先生值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 仁皇帝輟至不及避因置鐵坑中久之不聞 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



上大德欲置之法先生檢曰先天不考之謂者首出庶物之謂爾  
又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誦謬也 上大悅乃舍之此錢龜堂傳  
即龜觀者舍者以 南宮房侍臣相傳為故事云

先禮烈王欲蕭

先禮烈王所遺者一頸與臂骨以木為之縱長八尺六寸徑三寸  
圍九寸周圍有磁紋者六寸處穿孔數寸如之奇長三尺六寸指  
之度從處寬可容指非純石者不能發兩中之按應六典鳴  
箭曰欲漢書云鳴鶴管也字古或作鶴美葉詩遠及鳴鶴箭  
皆此物也世或欲藏於廟舍命王處士 嘉善增為圖延請名士題  
之其中天舍人 嘉善孫太守 爾早詩為最因錄之英蘭雪詩云烈

王腰間大羽箭射為射人 經百戰耳後勁風呼似鳴箭力所到無  
重圍是鵬翻雲虎人立一洞穿射鬼神泣陣前登冑難賊鋒雪夜  
所量收奇功遠噴踏破中原定 帝銘形弓射家慶箭傳三尺六  
寸長百石能開拔臂強白翎金鈔不可得此物厚守存乎澤王有  
名烏龍報恩事見江先 作歌我昔貼王孫千金散骨方誰買三晉  
狼牙骨猶存願王寶此功載旌樞矢音已來 周廷孫平叔詩云  
白翎森森剛素練云是烈王腰下箭心如畫揭胆寒何況沙場  
親眼見沙場鐵鳴叫鳴箭首路所向無堅敵敵人來識六鈔弓魂  
慘情宵飛露寒我 朝孤天威八荒暫王香子仗 天國獲箭許  
戰如花陽二十萬眾走且僧電閃旗馳克勒馬獸踏明騎如掃場



八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天推天復層清海宇仗神物有射草間  
尤與穆勳成麟閣銘殊曠異竹東香存牙澤銀牙鴨嘴不可得獨  
此流傳有深識我國唐代傳繪射主皮禮射專用膠印今金華水  
不誤猶又性自適包書文孫七輩慎七字寓意已比形弓紹

楊文和

楊文和公為松江陰人任增帥二十年以清介稱 純皇帝喜寵  
之其時滑運通楊琪丁密庶大度輔之以濟後兵柄之制漸泉進  
南滑野告余曰見公所定條例每項皆有憲號除刊使人樂於從  
事故一時所理井然久而為行其後甚公言如博節 國課所省  
無幾而諸事叢生私貨與滿餘板而官米以數虧社運導故老

成之見其淺識者之所能知也

謝濟世

謝侍郎濟世廣西桂林人中年子進士補諫官三日劾河督田文  
鏡偏袒如燕張球而妄劾黃振國即被奉之事時田督以威勸自  
恃為 憲皇帝之所倚任疏上 上震怒以公偏庇科日必有所  
主使者司下刑部嚴期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是有其人眾說之公  
曰某自幼讀孔孟書如事上以忠盡即為孔孟所主使也執者語  
塞獄上遣戍軍營數載 純皇帝登極赦還再任至湖北督糧道  
復與廷撫許容結罷職人爭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嘗為提督有蘭奉子石思任封題以奇虛稱而公以寬大  
濟之得至浙江逆撫有康數共以為未大端公後一人而已入為  
禮部尚書時侍御李公淑以知忠厚公家奴驕大以直舐稱復  
以條奏大職除禮部主事會有員外缺公以孝一人引見無礙  
陪者 純皇帝以其達制法名識為副都統守固體特高樓以會  
肅回民志怒將康變公首知其事 上說曰永奇之罪原不至朕  
爾然朕令其西行適足以發高樓之奸爾禍亂于未萌似天替朕  
喪也嘗語某大臣家數公人破言萬里遠行皆自怨罪及毫無訟  
妾之意在言此地他物皆備惟缺壹使賜數兩請語 上口  
引罪自守言大臣風也命保賜 御厨壹柱數斤以旌之會 呂

選拜編辦大學士未幾免於任公少時值軍機時與阿文成公齊  
名時稱二姓云

金海佳先生

金海佳尚書 中士戊戌元值 上書房寶莊親王為其弟子公  
善時文應製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融通 諸皇子有嬉  
笑者即面折之體肥憐夏日櫻體園中初無忌憚時 禁庭詞直  
皆有所言獻公過 萬壽節賞菜石菊花一枚號曰東苑壽友同  
事者請其命馳公曰 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奚賴吾輩措大  
所貢獻其所以收納者耶君臣之情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實請  
丹陛書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

英夢評

夢輝居士為寶永相公子也其兄夢江阿任進士一門詩英而居士隱居不仕有振攝之風善繪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書法俊逸可喜尤善指頭畫識者以為高且闊侍御後一人而已其兄樞齋時居士聞其廷納始流又文結進侍御然口大以封所大臣素極自勵擬避世隱猶恐察訪不避自招蓋度宜可結交權要倚冰山為巢窟其禍不放理矣中丞崇以吏故人皆敬其先兄云

海參頌

海參嶺秀滿州人為楮庫已副貴顯親前幼患症在鼻壘裏人多嬉笑參嶺和之詞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血淋漓下尋逆其衣

乃已時方七歲其父歎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海至正紅旗參嶺以庶能稱特和相建議以官廩為散兵丁餉奉會八旗大僚議人皆應言如鸞公獨曰國家所以不惜數百萬金錢以為募牧費者良以天關重務備緩急之用也今若散給兵丁雖稍濟其生計倘一旦用之則恐侵冒者眾使以警刑害眾無以濟實政也和屏然曰汝是何處假官才敢抗乃公議耶卒如和議後今上習知其弊復命立苑飼養所庫踏蓋之費不貲而公屏已數年矣玉閣奉侍師伴文士也風與公喜書曰使八旗參嶺皆如海甚是有益玩之兵卒我將為於朝而公力辭卒以勞瘁終論者惜之

費直義公 吳康公 寓佳氏為麻完郭長國初時首先歸順 高皇  
帝任為五大臣事其國文則先恭王言公病終時有侍衛某乞假  
歸里曰 與京時路過大風震甚乃下馬伏地見風中大張烈然  
有數百小蛇附風而行已而見巨蟒其頸如鬘某懼慄無人色聞  
巨蟒驚人語呼曰汝非某侍衛乎吾乃費英東之魂本由翼宿所  
降生今事畢歸本國任汝可歸矣 賜春日初曠勿以吾為念也  
捨罪地而而去已而風息侍衛歸時公已薨二日矣其事雖近怪  
誕不經然先恭王親聞其正世孫哈達哈語者諒非虛謬故筆記  
之以誌降甫騎箕之瑞焉

汪魯軍

汪魯軍 和漢軍人少為恭頌為李都統 時所言微情如左右手都  
統公被薨公亦隨片先恭王延為託室邸中復街多輪悍不法各  
預於中調護之頗更舊習時傳又忠當位以寬厚博家眷公獨不  
善其所為口為臺為重任不知身任惡勞以濟國事惟知含貽納  
巧以博一時聲譽吾恐日後必有拘庇之失假公譽以濟其私者  
玩愒之風由此日甚 先朝恭嚴之法必因之懲理夫後和相東  
政果以叢脞為風以闕完為解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有  
以啟之也

解大任

解大任 歸降余已詳載其入覲時 仁皇帝以其為吳逆將因留



為內務府已衣恭領復隨倭寇公調納征甯甯府官兵已致勝  
而伏賊將發忠毅公殉於陣大任誓曰吾聞能降大帥兵家大罪  
吾以叛逆之黨入公謀戮家上忠不死得足殘喘已十載矣今  
豈可生必死之律白頭愧州身肩疲履復對獄吏手以死殘軀胎  
苦後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首犯人欲降手才數十人然彼致死  
時英逆將為保降命九卿會勸有某將軍為彼所欺時亦在坐保  
某誓曰某帥慎勿多言吾雖不識汝面而無識汝之背矣蓋職其  
欺實也某將軍為之親臨在彼時必以吳逆所賜衣衣上曰吾  
不忘其舊德蓋效小說家開帝覆舊袍之故事亦可謂忠不畏死  
矣

趙勇略

趙勇略良家軍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陝甘總督孟喬芳  
覆安王征陝投澧關遊擊再隨大學士洪承疇征雲南選副將廉  
熙元年平西王吳三桂奇公奏推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必反以  
疾辭三桂大怒欲誅之總兵沈應時與詞以解先隨入關禍大  
津總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陝西大震寧先忠安兵變校總略提督  
仁皇帝命公征之議者殺公使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  
已平勦兵前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  
兵歸原沈勦食墨恭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無算尋四人寧夏平  
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塞樹閣遇賊賊之擒其將徐成龍遂取處  
避高山深著數十重晝夜兼行欲白水城時廉照之十八年除夕  
也樂為川江上流與肥化唇齒俗號鐵門也賊防守尤力沿江立  
營為石固木柵張鐵公下今日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勒  
募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獲為馬為驕竄返濤盡立呼數  
震天賊逆發砲傷數十人無散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者將軍令如  
山不可說也方格關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量  
議等旋旗賊器械為巨無算餘賊奔竄遠之再屠於石岐漢十日  
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餘副千卷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家義濟

黔倚蜀為屏蔽今苟已得而吳王桂又斬死宜乘機進討 上許  
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彰泰自貴州進兵滇地將軍額塔自廣  
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水斗日坐月雲來  
六萬石公立軍師向日子陳三策其一稱我兵區圍太遠自歸化  
寺至碧雞山來而七十餘里呼調不靈宜極種糧相攻連其一騎  
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已為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  
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激誘而公久  
不解腔自欲悟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  
二十攻得勝橋公望先橋頭礮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  
兵于南嶺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營壘壘多牆上擊文給于母礮身



拔犀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擒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  
戰三週壕塙而伏共三起應之列在如星踏賊而下賊散走公奪  
橋進至三市衝舟賊之天橋未明也平旦入東面二門郭壯圖自  
焚三柱搗世墳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公本秦人性懲取蜀時見  
苗捨將軍吳丹丹為明珠姪珠心懷之乃授意兵部故柳公公  
復不平安上疏爭珠主使其黨人御史龔爾麟劾以大不敬宜革新  
上優容之命乞骸歸里 上征噶爾丹時復幸其行間言略以  
行報公功封一等子爵 諭侍臣曰趙良棟亦良將雖性褻狎與  
人每多齟齬朕不用實係全功臣也故歸敬丹存諷氣忠純隆中  
純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題曰泌為一等男奉順云

拉傳二公

拉志襄公名象姓董鄂氏以世廢楚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  
思每有變求服修理洋鐘表皆稱絕技乾隆戊辰奉 命同傅靈  
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傅為 孝賢純皇后之兄性甚忠鯁其弟  
文忠公貴公尚於人前呵叱之時藏王頗難為新政其子朱爾墨  
特扎布性尤悍與準夷勾通詎其兄某謀逆手刺其胸計日棄市  
二公密劄 上命岳展勅公辦兵事兵討之道里遙遠岳公不時  
至而賊逆謀益日熾二公計曰語云千里展體士有氣色况兵行  
萬里乎今賊謀日甚吾儕若不殲 詔誅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  
人亦必為其庸害而安公不獲進討非惟徒死無益而美量二賊

地也不若先發制人雖死猶生亦可使繼之者為功也二公因  
婦詔呂木至膝上宣詔預去其婦木跪拜降情公自後揮刀  
立斷其首賊眾聞樓數重二公知事不濟得氣烈先自刎死壯志  
最揮凌久之決刃跳樓下殺數十人獨出妻絕於地然後死事聞  
上震悼封二公為一等伯定雙忠祠於石大人胡同以祀之

已將軍

已將軍者為鄭獻親王孫其父武襄公已勇猛仁勇逆將被創而  
死公同謀逆大將軍傅公質升伍早與傅公無隙傅公力戰  
清園出覓傅公不見以其已被賊害慨然曰余為天子官臣今  
遇危患之秋不能斬將寒旗以雪國恥乃以陷跡得罪何面目歸

對妻孥也國復起人做堂有旗將景迹出周史見其人以手批黃  
帶妾曰汝之寤室已被吾輩戮矣事聞贈公爵諡哀感乾隆中以  
其子簡恪王嗣獻王封追贈王爵祀 昭忠祠

曹學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 上書房者為內閣學士曹某性迂魯母以  
帝子皆生深宮身體柔脆必須輔以藥石因上疏言述曰 請  
皇子日習書史純躬鞍馬身甚勞瘁皆宜服六味地黃丸以補腎  
水之源等語為 上所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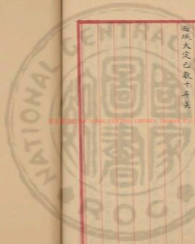
都爾伯特

都爾伯特汗策凌親王策凌為已什於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





上錫以玉爵纓印奴僕定其爵狀地方以資生息策等處 上錫  
字之恩深入切骨葉凌辱時得認告其長吏曰 天可汗之恩為  
世不可員也屢凌為已竹枝識將年最多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時  
西域大定已數十年矣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36075 - 1



嘯亭雜錄卷十

辨史

按說晚嚴宗伯濼陽蹟錄載王大神事力辨其妄因恐卷項較  
雖不足與辨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如關公釋曹  
美臨楊素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練墓逆事乃以鐵景二公  
為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為元惡大慙又本朝辨撫院自詞  
以李文襄公之善為奸臣已庇其弟此皆以忠為奸使人監製不  
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傳後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華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道士往潯西嶽夜宿湘子亭見一道士  
豐頰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餘與之談 國初事最悉京師道  
士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喜曰吾本滿人少從吳王西征戰功最多  
迨至參旗後隨燈幕莫洛保王輔臣洛為輔臣所誘殺吾憐恐以  
陷時獲罪乃隱避此山中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涕久之命道士寄  
書歸並告其居址卷于海州字道士歸訪其家又已徙去莫知  
誰何云

宣侍御

宣侍御字元句客人居官有直聲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象官  
而去不知所終有吉邑金氏子隨其舅氏之官甘肅遇道士於漢

龍山年九十餘作紅面髯狀貌偉然頗善書法自云曾為陳穉以  
勳權相去官某自稱禪髮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屬中也不  
告之復金氏子歸告諸士大夫皆云其狀彷彿侍御然終無在証  
也

南征小校

大兵討吳逆時有涪州小校充軍以行校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  
飪故留營中為軍士具食一日蒸飯初熟賊相營入軍軍奔潰校  
倉皇恐無餘糧因以飯囊繫馬飯囊盡為背馬吃嚼轉入賊隊賊  
將驚懼我兵因之轉敗為勝大破其寨王將嘉之拔為隊長後累  
功至領軍參領李靜軒先生少猶見之其人日其言頗末初不善





詩云

壹相國

壹相國中何獨洲人雍正中某任督撫無所說為人爭部之其意  
若銀銀蓮子為中丞相云然性篤厚置產家城中有楊歐山  
祠壹感其忠自撥二頃付丹子孫以為香火費而自食其餘租復  
以軍務沒其田又無甚者上念其忠舊因命賜其餘產惟此田  
存焉竹人以為其一念之甚報云

珠營增世襲

國初舊制八旗官員降亡賜官騎射世襲珠營則沿明制例與雜  
處者特古者不予焉乾隆甲辰上諭兵部云國家滿漢視為

一體同為殉節之士豈可功賞之間有所異也乃命文臣自大學  
士及典史武臣自提督及把總皆以次賞給世襲與滿臣同之故  
川楚之役將士爭先用命皆上之厚澤所感也

蔣欽

今傳奇家演楊椒山寫本時見其書有鬼哭初不見於史策按明  
史御史蔣欽劾劉瑾時曾夜聞鬼哭云云蓋即欽事演劇者以椒  
山名重故附會之也

忠臣押妓

自古忠臣義士皆不拘於小節如蘇子卿娶胡姬胡志蘭公鉉  
女皆載在史策迥偶聞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歐陽文忠公諸集皆



有贈妓之詩數公皆所謂天下正人理學名儒然而不免於此可知粉黛烏詔固無妨於名教也偶偶題詩云布衣正氣千秋在歐凡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甚具在也皆有贈女郎詞

李巨來風集

李侍郎性聰慧少時家貧無資買書乃借於鄰人每一翻釋無不咸誦偶入咸市街衝撞店名號皆熟識之及官翰林唐中書識有木樂大典曰香蓮之詞條取架上所有袖以歸公無不立對人皆驚服後典試江南聞中卷受為本公告族示給羊給披無不中肯實過世文人所不逮也

劉文定

劉文定公給武進人又時家貧嘗至晚食官以竹煙筒乞煙草於鄰家鄰人請曰煙草消食為多吸之公笑受之吸受如尹文端公首及博學宏詞張文和公喜其文頗銳既讀其詩至可能相對語關關句口真奇才也同根第一根致位宰相本朝漢閣臣不以科目進者惟公一人而已

劉武進相公

劉武進相公於義性剛毅愛 憲皇如曾祖而將軍印屢破軍夷時八營之亂隆中公平已七十餘歲事 養心殿跪覽良久立時誤踏衣袂得例公雖素肥壯加以 御座高窄因之暴斃 上甚惜之博文忠公出告人口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時人以為文



政

權臣身儉

世之論人者莫不以奢為驕汰以儉為美德者然大臣賦畀自當  
論其大節初不在奢與儉也汾陽王姬妻數十人馳策公蠟燭成  
堆卒為名臣暴殄之不若黃衫王五石之曰首領而事不儉朴然  
終不免為小人此史策之尤甚者近日某閣臣恩私封所蓋且不  
納其家舍法異常此大節有虧死之衣姬妻買花費數萬錢官  
格漢士卒有司某適親親王為某揮散軍士器無吝色至於和相  
則賦性喜奢出入金珠無不持籌握算視為得兒完中支費皆由  
下官承辦不發私則其家姬妻雖多皆無賞給日增傳而而已然

二公會藝如出一轍初不以奢儉易其行也

周文恭公語

周文恭公旌壯武政時語也乎師云今天下惟州改楚豫甲兵甚  
少其地當中原腹心道路險阻一旦有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  
辦者欲見上陳奏經畧會以病去官不果行後州楚教匪作亂  
果以兵警羸弱不及防備遂使是延几載始定公言不幸而中之

曝師勇

曝師勇去聲廣州人古匪賊時公同弟兄數人辦令師兵應破賊  
寨苗人憚之謂曰縣奪奪博文夏王倚為左右手喜寵信之公為  
之置策括視苗洞山川險易如拈掌聞苗人憚之聞公兄弟出



夜中潛兵圍宅全家被官兄弟甚情激請兵於王會王疾甚地將  
忌公易容不再一卒且調激兵牌兵各刃平兄弟支身入黃河  
力殺數十人遂被官事關於朝上甚悅惜贈雲騎尉世襲其家  
云

八大家

滿洲氏叔以水爾佳氏直義公之後鈕祜祿氏宏敷公之後舒穆  
祿氏大敷王之後納爾氏金台吉之後董鄂氏溫順公之後輝發  
氏阿爾泰之後烏喇氏卜占泰之後伊爾根覺羅氏某之後馬佳  
氏文翼公之後為八大家云凡滿土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叔僕皆  
以八族為最云

文體

汪鈍翁先生有云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頹促政敗衰世之文也  
顛倒純樸亂世之文也後生為文宜可昧於辭義投於經書專以  
新奇可喜異然自命作家倘亦曾向書所謂亂道求晦翁所謂文  
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乃知文章盛衰關于世道今章值石史  
之世而近日學者多以割裂古書割裂成語以為博雅而諱古者  
復多取之域亦過矣惟予尚料王翰庭掌北閣一洗前人陋習專  
以清醇為主而落第者反整營不休亦可笑矣

權臣同列

自古權臣擅國必以簡默易制之人引為同列以為事無肘掣神



且姓已之長如楊因志之於章見素盧杞之於關播慕容之於何  
執中等暴輪之於楊急段洋溫體仁之於張四知等無不公然惟  
蔡確與溫公共相嚴為辱辱先從同列從者為其所制近日和  
仲相時首相為阿文成公遇事輒相執從阿公薨乃引其戚蘇  
公汝阿同相遂辟無忌憚吳閩中惟王偉人相公素與之忤從仲  
會獨時首坐即轉賊之政始古今奸臣如出一轍亦豈不容已也

三王絕技

國朝自八則後日尚懷雅天潢世胄無不務於從事如紅蘭主人  
敬亭主人皆屢見強洋雜著諸書及乾隆中蘭儀親王品行醇醇  
崇尚理學其間直可與薛文清政隆可與王陽明殆有過者慎請

王詩筆清秀擅名畫苑可與此絕術少把臂八林近日儀親王為  
今上之元端醇雅書法擅長論者謂國朝自王若輩下一  
人而已三王皆以屏卷之貴涉瀛洲翰墨非佔畢之士所可及者  
信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書賈語

自子和嘗權假朝士習為奔競棄置正道賤者詭營五人以文已  
過迂者株守考訂營議宋儒遂將瀛落開闢之書宋之高閣無讀  
之者余嘗購宋薛文清讀書記及胡居仁居業錄諸書於書肆中  
賈者云近二十餘年坊中久不貯此種書恐其無人市易徒傷貨  
本耳倘或足言主文術者可不看歟



本朝理學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間理學大臣顯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  
大猷孝感之嚴薦趙泰觀公之純直張文清公之自潔朱文端公  
之史伯田文端公之清廉楊文定公之事君不苟蔣文定公之名  
冠當時李巨來侍白峰之剛於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寬於  
待下郭西林之熱景偉然劉諸城之忠貞素著以及印中丞星湖  
特節然之懷推卷閣之大博傳龍翰秋之萬學甘莊恪汝來之庶  
顯河神府之剛陳海甯史澤陽之端方陳桂林尸文端之政靖完  
履仲欽時貞二河神之治河錫勳格公純政之理潛聲揚名於一  
時誰謂理學果無益於國也

滿洲二理學之士

近日士大夫皆不高及宋德輝江浙文士之教慰其仕朝者無一  
人以理學著者轉於八旗之士得二人焉一為松尚書阿蒙士人  
雖不以科目進然品行嚴整立朝不苟和紳當國待賞與之抗  
統皇萬任之居家好理學程朱之書終日未嘗離手性孝及其叔  
某虎而冠者之優佔其田日相詰詈雖公官至六卿而其執驅使  
之無異奴隸嘗命子執炊公笑受之而已人有代不平者曰公倫  
常在焉何可非也其孝友也如此其一為唐水部萬壽滿洲人咸  
早已進士曾往覓濟道少時以才能稱孝而歸於理學白輝足以  
自懺耳理學之書無不具在余嘗借觀之公驚曰君狂誕之士而



乃詳察及此耶蓋于素以清狂著也二公雖官階出處不同然於  
舉世不為之時尚能為於伊洛非知道之君子不能為也

古長城

自本國北數百里有小堆巍然東至鄆嶽斯而抵摩夷界蜿蜒數  
千里也或傲傲獨有存者土人云古長城也按始皇前未聞長  
城者蓋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非抑策跋兀揮過所築也然則  
始皇之見亦為愚矣

海道

按宋史職官志馬政教書於金當時云艱險阻絕遠其西云云  
按金時已據會稽今 咸平諸地俱為所有宋使自登州航海可

朝發而夕至何艱難之有是政不識海道致詳其路與押記事家  
之附會也

侍衛教場

國朝最重騎射凡習練虎賁之士其進直假嘗親射於教場中即  
明內操地也積黃欄在皇城東北隅臨御河正黃旗在文華寺後  
正白旗在少海城即明內外地也

異姓王

本朝罕有以其姓封王者 國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以從海  
東歸封孔為定南王耿為靖南王尚為平南王吳三桂以請兵功  
封平西王揚古利以世臣狀逆贈吳敷王孫可望來歸封吳王黃



茅度以餉餉贈志勇士然皆不世其爵惟傅康安以紅苗薨於軍  
特贈嘉勇郡王其子德麟現襲貝勒蓋職典也

直格公厚德

野直格公諱超輝滿洲望族也曾歷任西安涼州安西黑龍江諸  
處將軍 乾隆萬姓之嘗曰滿洲世族未忘舊習者惟某一人而  
已公性直篤任西安時其前將軍杜賴性貪鄙每種餉至自製餅  
餠令軍士以重價購之公至三日立勅其愛士卒於之任而女提  
督金礦事於帝連數百人欲未去公竟命釋之僚屬有請之者公  
曰金礦軍不容足安可容數百人盜者必獲重賞以逃賊萬累足  
無事也後盜巢於他境獲之任黑龍江將軍奏開信市許開墾諸

疏夷民便之有醜參者公笑曰吾日啖數升自能強健安用足物  
為之因取小參啖之曰已頓命矣然其味甚苦無所取之人笑其  
朴亦可概其風矣

索家奴

索相嘗權時性貪賤一時下屬多以賄進然多謀寡三逆叛時公  
料理軍書調度將帥皆中肯綮英邁惠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  
秉燭治軍書見一修髯偉貌者止其旁問曰汝得非吳王刺家手  
客長跪頓首公曰然則取吾頭客曰若果官公早取公首領去不  
待公命之吾至良久見公批示軍機成如身至其地料理軍書竟  
夕不寐誠良相也某雖愚豈敢刺賢相固及接請死公笑揮之去





次日乃授公解中執以價投甚奉公驅使無不如意復公下獄家  
潛入獄積獄會及公伏法家料理喪殮事畢痛哭而去不知所終  
按公此事可比張魏公然欲以忠貞立朝名播後世公乃竟直不  
禁致于國死反有負於家所望矣

王西莊復明

王先保鳴其家居時日已替者數年後遇高郵醫曹某以金針醫  
其醫雙目復明趙馮以首以詩將其事云

舟書法

梁川舟曰古文莊公子七官侍讀即引蘇詩善書法遙遊馳名日  
本朝鮮諸國竟使予以重價購之論者謂近日善書者劉石菴相  
公朴而少安王善樓侍讀體而無骨翁草讓撫摹三唐而日僅存  
汪時孫謹守家風無型猶在韓公屐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刀鐵  
橫揮如天馬行空江文瑞張文敏從一人而已

勇健軍

雍正十四屠木靖 上召號天下壯士得數十人其最者能開二  
十石弓以爲鎗射其物雖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擊刀十斤者  
號勇健軍命史文靖公司之七已里坤以傳不虞從西夷米朝始  
亂北軍故當時盜賊掃戶四海靖謐論者謂 帝喜於守寵勇士  
不使其為非也

車騎營



雖正中 上命凡御善禦而失之策去威信公毅車營法其製仿  
印漆舊制情加損益凡車廣二尺長五尺用一夫推輦而四夫護  
之五車為伍二十五車為百車為隊十車為營行以載輓糧軍  
衣夜則圍聚為營或時而隊居前導司冲突三隊後以隨之其餘  
五隊則圍聚尾成以防賊入敵獲其圖以進 上命滿洲護軍  
習之號車騎營後北征時屢以車騎取勝然其制嚴重難以遠行  
和通之暇林亂播靡道路塞塞士卒多有傷損論者歸咎車戰遠  
廢其營然此設乃將時騎慢快隨賊計未必皆車騎之咎也故存  
其圖以待後之用者

一車圖

伍圖

乘圖  
內隊營  
以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車大車將

車

卒 卒

車 車

伍 伍





帝王八服

傳世家漢帝王未異時多有入獄受囚者按古今惟漢宣帝少時以巫覡繫獄賴西吉護之以免元武少時曾與李秩詞訟於殿尤陳宣帝流入西魏繫獄多年此外更無他帝王繫獄也

宮女四萬

按開元時後宮女官多至四萬又禁不教亦猶法極矣按本朝定例後不揀擇天下女子惟八歲男女三年一選擇其凶嫺自靜者入後宮及配近支宗室其餘者任其自相匹配後宮使令者皆係內務府已在下殿之女亦於二十五歲放出後無久居某內者誠盛德事也

宋明二相博古

索頭圖明珠玉相特推擊相併丞相仇執後索以事伏法明為鄧制府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忠鏡盪玉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真贗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畫處無不詳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以此對索者亦一時之盛也

宋八後裔

兩漢以下惟宋室最為悠久雖屢遭變遷其業猶存即亡國後其後裔亦未有遺跡焉者按野史謂元順帝為天不吝裔事雖暗昧未必無因也近日董鄂治序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為宋英宗



越王之有後為金人所遠處居重野以地為代數百年之後尚有  
巍然與者何誠德之至也

三年庚

自漢文帝詔褒成侯成帝王吉臨其陌惟晉武帝魏孝文帝德宗  
宋孝宗四君純意行之然武帝路感杜預之議孝文嘉善慕述之  
婦唐德宗實驚虛名宋孝宗成慕杜恩皆未得其止故後世亦無  
述者惟我 純皇孝督性成力阻浮議使千載之陋史於一日  
今上復能繼述前美格遵先志實為三代後之第一美談也

四年癸

乾隆中 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群儒劉文正公為御學士

涵予文襄公為御學士尋周編修永年藏東原檢討震於朝 上  
特授御等三人編修藏為原君子皆監修四庫書特人謂之四庫  
在云

本朝從祀

自明嘉靖間增祀孔廟兩唐諸儒及宋元明三代無不具列 本  
朝罕有繼者惟乾隆初增祀陸稼書閔學一人而已按 國家石  
文之代名儒蓋生如名臣湯文正公李文貞公孫文定公楊文定  
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敏有苞之於理學顧炎武  
則謂七奇齡朱彝尊惠棟任啟運江永顧棟高善之於窮經極一  
時之盛才有古稱者從本議及何也



明非亡於黨人

近日嘗談理學者皆云明人徒知講學不知大體以致亡國何  
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必庸弱暗損政其隨之勢已定及不保  
者幾矣賴臣下克明大義還事數言以彌縫其過失不然如英宗  
之被虜武宗之溺萬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國而國未遽亡  
者未必非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闢擅政謀戕賢臣殆無免者  
然復寇擊日熾中原王廟興東林諸君子何與焉及大厯桂諸王  
奔竄海上其勢無無可救者而諸臣日謀恢復殆死如始足明人  
之報主亦云至矣而今猶嘆嗚呼不已者何哉

三分書

乾隆中 上既開四庫全書館發帑師諸處甲辰春 翠華南  
幸念江浙為藝林之藪其天府秘書多有寶士難購辦者因命繪  
錄三部分置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閣杭  
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併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錄寶藝林之  
盛事也

摺子

自明太祖設立選政司凡內外章奏皆煩於其司掛號後始能達  
八九重故權相多以其私人專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動作無不先  
知故使諛言正論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嚴嵩之於趙文華是  
也 憲皇帝夙知其弊乃命內外諸臣凡有緊密章落改用掛卷



專命委事人員若干以進唯古無不止道 御前初無輕稱數百  
年之弊政於是始革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無曩日之權也

### 國爾恭

康熙中有滿洲科臣國爾恭者嘗河臣獲之與明珠同獲初不善  
其所為嘗劾奏滿臣權重漢之六部凡辦事行文書而已滿人聲  
氣之下無敢違者殊非立政之體以軒當曰權臣論吳龍江公素  
高理學於戎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朝夕禮拜人爭笑其迂亦可  
以規其行矣

### 朝鮮廢君

明人十六朝小紀中曾紀朝鮮王李瑄篡殺其叔惲事朝鮮則王

乃謂其誣其載於池北偶談中今明史依違其詞亦無明文然吾  
郡舊有韓氏者其譜言先世明建為朝鮮武臣為惲所任用瑄奪  
權因誣於宮間據李大臣因惲於某歲中以石及礮共日韓氏盡  
被殺誅惟其始祖實與其弟竟在夜逃竄獲被擒獲凡三月始至  
盛京投誠 太宗義其忠於所事因授輕車都尉世襲云云則  
是小說所載未必盡誣也

### 將軍

古有伏波樓船諸將軍名號本用以將軍為官名者國初四方未  
定多有以重臣佩諸將軍印符袖袖乞戎者後遂沿為滿人聽兵  
之名號惟察哈爾烏魯木齊及天津水師樞密都統皆稍為某處



將軍秩一品視提督上 咸初名內大臣從亦改名云

世祿品級秩本

本朝沿三代之制設立勳員以待有功有古世祿之寵而不異以  
權使功臣之役安享太平而無敗壞法製之患實法三代而有勝  
者焉初定公侯伯名位應祿有九子男以下以同語稱之乾隆初  
元御史舒赫德請改子男等名號為世視三公冠朝服牛車備  
襲次二十有四秩系六百石侯伯服與公同秩次二十伯次十八  
秩系四百五十世視正一品服麒麟最稱三百石次十六男位視  
正二品次十秩系二百石秩系都尉位視正三品次八秩系百石  
騎都尉位視正四品次五秩系五十石雲騎尉視正五品次三秩

系六十石九位八級二十有一品位登然使功臣之育有所瞻養  
較漢唐之制遠矣 國初以開創勳者不論階次咸世襲因替  
其順治九年改封者始以次為沿革其間有功業偉然 上特命  
視朝國元臣世襲因替者蓋其數焉乾隆中 純皇特念陣歿殉  
難諸臣其從賞官一人賜口恩賜封位視正七品世襲因替亦曠  
古未有之澤也

三語

國初世爵再職任官員無異每逢 恩詔輒晉其秩故有以子男  
而視至公侯者爵位本免滋賜康庶中議準凡三語所加者皆遠  
減至其本封故近日常景亦有三語遠減之語即此考之三語者





謂八關定都及世祖親政詔之

岳成信始末

岳成信公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八親命提督魏公成試權其幕會  
畢夷人進騎馬脫萬餘匹不時奉乃為總督查即阿所發邊梳岳  
公爵置脫於法然嘗聞老卒有云岳成入朝也魏公偶人誘動因  
以脫馬命副參領委庫額年其人驅救康性懦甚畏邊地寒因以  
馬脫付偏裨以五十人救救而已軍米運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  
挾娼妓以為樂會畢夷人脫偏裨報康康笑曰亂監之軍不久自  
散因撥兵不拉及馬脫救指康聞信乃先棄軍去邊曹總兵為亞  
呼曹救之曹性下急因軍兵往為其所救軍騎而奔賴吳提督建

平本樓奔逃之轉戰七晝夜始解其敵庫見魏公嘗委事於曹勳  
紀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解將欲轉斬之會岳公至魏告其狀岳  
公驚曰君今救夷滿人為國舊人室爾其不吾憐漢臣豈可與之  
相悅以平其怨也因解康縛以善諭之因皆委罪於曹斬之以徇  
而以捷聞康乃恨公入次骨會堂輝阿庭邊故康康也康因矯捏  
岳公請不法書以及魏公掩救為功請杖查杖怒岳公因誣實具  
書以聞上大怒斬魏公於營置岳公於罪獄而庫官固如故也  
嗚呼世宗之於岳公君臣之際可謂至矣因誣一滿人再賊者  
乃使曹魏之鏡為禍若爾持國柄者可不着眼

何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徵苗四民賦 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時阿文成公視  
中軍決口工未即趨赴 上命和相往攝其軍和固自負其才欲  
於公至前先行驅賊乃刻期進師卒為所敗又所調至將帥俱不  
為所用和每發一議軍輒沮之予不能難也及公至和去迎公問  
其失機狀和報然曰將帥皆傲慢不為吾用公請試之公曰然則  
斬耳和復問進兵狀公笑不答令諸將帥於次日晨集蘇州公每  
時一將入帳命和坐其側公有所謂撥及命七戎處其人帳應如  
響如是者數和至上甚去憤公許署軍閫和曰諸將初不見其機  
尚方劍不知誅罪之議也和戰懼無人色公乃命和帥日衛命帥  
和於是恨公入刺骨故終身與之齟齬蓋構孽於此也

異僕

乾隆己卯宣封爵嗣總督陝甘時時盟詔和取凡四體毛戾官吏  
和往來暇至者盡被所獲立正典刑有敢阻撫者食死之以罪成  
邊使其僕李七往來取工事發李挺身自認謂主人初不知情大  
吏稿以三木李觀辭如初因論李大辟罪某奪保而已及被刑日  
李尚謂人口以代主戰是其命之初無悔心嗚呼公以宗戚之近  
而為商賈之行乃使其僕衛寬地下令舉華蒙顯赫不及死者多  
矣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善往安徽按察使時有書士年九十餘相貌偉



照自陳表表道人杜公善遊之嘗說及京都道人言之并并杜性  
問之道人惟然談下曰某本滿人初屬滿洲將軍從征吳逆某  
將軍以軍降某輕為其下故某夜得逃過流落江湖間以賣畫為  
結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高善貝勒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  
陽以此降者殺蔡制府執蔡持之以免故走燕雲州城下八年不  
或諸將皆聞營壘掃諸婦女逃樂而已後幸吳逆翼謀其室日潰  
又聞東西兩路唐火秦徒必不得已進兵松水路為先衣靴及  
賊平後諸將皆蒙上賞而東西兩路又有以賊亡數軍者良可說  
之杜亦讀德政八都報舉舉以告人云

清宮宮

國初 列聖皆以儉朴聞基天聰間雖卜都 盛京然其宮殿制  
度率皆草創 清宮宮為 列聖后慈履處其型閣應以算燈  
純皇日記以詩仰見 祖宗勤儉之風譬天陶復陶宮可正駕而  
驅矣

純皇愛民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每歲命大臣視其水旱無不見於翰  
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政倉賑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  
大夫以冒濫致罪嚴甘省殺災遂且有以前事言者 上曰朕寧  
可冒朕不使子民有所裨賑之獲諸詞臣有以 御製詩錄為頂  
冊進者今未相聞且祇錄 上紀誅水旱堂款之作若存惠金書



以溫 上大春賜以詩扇告近且口饒者之為因不同於眾也

理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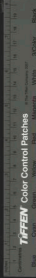
理藩院古典屬國官也 國初建置故上林舊址初置蒙古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執視六部同漢院制一人執三品滿蒙郎中員外上書若干人漢如事四人主事二人經歷二人教本竹院幕中有贈家院列女云蓋沒室尚書曾任是官也後康熙中漢員盡裁去惟編員獨存司蒙古內外都總務務各司六曰旗監前設司錄報署宗理刑後改雜稽後司曰東達賓客曰土倉錄數曰典屬又將設接邊以司四部邊折為七旗稽專掌內四十八部藩儲成裝封藩旗旗制請典故各科印改抄成令使便佔其台吉有分行者以

如其賦人丁滋養滿百者訂改軍屬以警之其滋畜牛羊諸物視其土之寒暖可種植者許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畝留漢人及以賣易土者或之凡諸侯有襲封者先許以新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後授以印璽其稱小者擇族人之忠正者選其印璽而後納之三成修其禮輝輝其責成分許司職為責以良為善每旗設都統一人執三品副軍二人執三品命諸備自選其軍之良者授之而都臣歲課其政令有不職者易其吏者罪之并飭其諸侯為王會司掌朝貢會盟聘享或備諸政令藩王凡充補近侍者歲一朝餘則三歲一朝各於歲終令班人觀分其名位給以厚膳凡朝即官頒八人內位宗室王公下朝見如儀元旦上元復如之歲朝 上



宴諸藩於 紫光閣卽官領進自陽澤門入宴於階次奉幣拜謝  
如儀翌日宴室三公序以享之拜舞解謝於 乾清門禮臣宴享  
如儀嘗宴有差實則視其上之所宜奉水皮簪以及牛羊諸物毋  
雜受貢璧玉寘其伎於吾中休幣則視室室三公之羊有數景者  
如之各部落有差雖者部長捐金以救之則盡於方楨計昧於朝  
凡使人許以弊俾視其遠而奉之用有夫良則集諸藩王命於八  
次舉哀如儀典屬司掌外儀塔四部落北八瀚海西跪跪及又青  
海西藏諸土屬各分視其珍或貢其土宰款以禮此理其政續  
標封會盟或如內藩之成將紳士牛套其九月之則請鈞濟之每  
歲閱大木司員二人任視之其技良者晏其部長其伎弱者予以

罰焉恭逢司掌外盟諸部親親宴方聘始諸儀以堪諸長四歲一  
朝藩海諸長三歲一朝焉本西藏諸部長不限以年上歲請命於  
朝許則親之貢期似堪三歲一貢西藏間歲一貢各親王之所宜  
儀堪實馬駝羊馬諸物馬藏青海貢藏香氈氍毹馬鞍其享便項奏  
如內藩馬探速司掌四部體土令封朝會聘專請或嘉峪關外四  
部有十口吐蕃四石古口沙爾巴昆尼辰口鄯頗口班白或始口新  
幹口葉尼口和闐盡跪履之其舊禮建諸工二成如蒙古諸藩餘  
則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長夫之各親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績  
優者衆以幣卷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戶口丁數皆藏其籍三歲  
更之回俗以十為數計一帕得中土玉石有奇錢口番兒皆奉伯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先以司鑄馬四賦以種為則官四什取其五次考什二氏四十一  
有常賦為國稅三十版一皮幣二十版一其畜產餘物各視其多  
寡以輕之或負各視土之所宜賦實皮幣裘毼金刀毛毳以歲終  
納為休寧稅投授以四土以代傳薪長丈三百版中士百版下士  
八十版丁二十五版有其之或納虎豹其禮以羞之外落如布特  
錦段若集此竟馬軍諸屬國皆置譯使以通其語朝聘宴享志如  
朝鮮琉球儀制理則司掌蒙古諸刑名自新政外罪止鞭朴不及  
流徙而以牛馬作贖刑為罰數雖凡牛三馬六過以加之罪者責  
之富者倍之賤者其人自秦漢後句奴突厥遼東其部漢唐並不  
能與抗乃五和親納幣含始志辱以求三王之安而寇警邊畔又

環然至矣至若 禹胡威德偉然禮度月窟之長無不聞制庭除  
爭為臣僕故 列聖製土封之世界其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  
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國如足也至漢唐盛弱之主所能及哉

#### 八旗之制

我 國家以神武開基 龍興之初建旗制已用節武行始建而  
翼其後歸附日眾乃析為八以本鄉所屬者為滿洲蒙古部落而  
遠人者為蒙古明人為漢軍各為二十四旗制度備馬每旗制都  
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參領五人佐領以百丁為率無定官而每以  
驍騎校一人隸之驍黃正黃各都統此次內白次內紅次內藍守  
四圍至供以環 禁城凡城池街署倉庫皆以驍騎馬兵守之各



於禁門外置公帳都說副都說更番直夜以備不虞火災則各  
位款之出曉者不預焉 禁城又則至往視忘者能之 皇上地  
習則增街備之官以以所歸別款之每三歲編審戶口稽其如杜  
除其逃古書版藏於戶部其有冒充濫入以及隱匿不報者罪其  
罪同為聞選寺女以三年為率兩湖戶部核文遠籍中選有隱匿  
不報者罪之俱人有所逃亡途中刑部以督捕馬太閱寺卒 皇  
上純御中宵巡閱營隊八旗將士簡情舊規其於漢所為賊軍令  
紳法復軍大憲左翼四旗以次而東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東  
上每旗鹿角二十步每八十八引旗四人長槍手二十鹿角倚列  
隊十鳥槍百藤牌百礮夫三十八御礮車夫百人轟十款嘉嘉年

三十小旗二十負旗將士二十紅旗二十鹿旗二金五鼓一金夫  
十海螺五每旗參領五散秩官十驍騎校十每翼都統三副都統  
每旗各一滿洲火器營左翼四旗在漢軍左翼左右翼如之為儀  
夫百二十人護軍百二十八總統五人每旗轟三執纛四海螺十  
人金五鼓一委傳宣官八人傘下鹿旗者揚旗鼓聲大作鹿角夫  
前邊分隊而立藤牌卒跳舞作斬虎狀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聲  
一進駕箭夫列隊而進鑼聲齊發聲亂聲虛之地于落者罪之鹿  
頭者落旗金聲初暮箭聲頓止儀而搖鼓如前鹿旗者揚旗登進  
如前如是者九連環鎗作滿洲箭鋒護軍乘馬者自兩翼出彼此  
奔馳烟霧冲天三軍作冲圍狀呼聲如雷擊鼓者款鎗止乃已全



聲再奏八旗統騎弁衝鋒而出海嘯盡角齊奏旌旗耀日隊伍整暇傳宣官呼拔兵者三軍士咸頓首歡呼再叩而進兵部臣告禮成上還御營翌日賞養有差每歲春秋成基於仰山窪村駐門四十簡練如儀惟將士衣素服不着戎冑以別之議試火器礮石歲以春秋用兵臣奏請 欽命大臣同漢軍都統演礮於廣講橋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有賞否則罪之軍政五職一舉行有四一操守四庫子食一才能曰長平短一騎射曰優平者一年廣曰壯中老以次定賞罰焉故其紀律詳明守職甚重倍周禮選人之制眾而為官出而為伍凡力能奮勇者無不持戈執銳為王節操其報前代養無市井之徒而徒庶費國帑得失不啻倍蓰矣但承平

日又休養生息甲兵有願而生蓋浩繁加以奸宄之徒冒濫其籍故使聞者日眾不事生業不無窮屢難 國家慮有厚養難以博濟其衆若在湖公卿有為 國家計久遠者宜仿周禮寫兵於農之策闢墾塞上開田以及京畿驛驛稅官地使其各事南畝生有定業三時務農暇以講武 國家若有所調遣可銅呼而夕至則其體恤者甚之利益昭然從厚矣

駐防

古人云千里持糧士有餓色則知調攝之兵非惟緩不致怠抑使糜費國帑疲營士卒故 國家駐防之兵最為良制蓋遠虎賁助藏屯戍四方督其操練嚴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驅除不





頃邊方調撥以候時日如近日河南寶豐教匪時有不靖當時河  
南鎮兵皆調指殆盡賴開封士卒從馬中丞選往相攻討立時  
肅滅亦其制之一效也

吳廷楨

吳太史廷楨為諸生時以詩鳴世宋漫堂高書其之 聖祖高遊  
睿迎 駕於好宋漫堂指以泰曰此吳中才子也 上問命扶上  
御舟當而 御試以 聖堂通字為題限江韻吳應敷曰龍舟  
彩鷁動旗幟 聖主巡方至越存 上問詩世曰舟至何處對曰  
已至吳江公乃續曰民慶關心處處所傳臣傳語別吳江 上天  
曰御情生景真才子也因 飲賜舉人

賜奠

國家高命蕃星降鑿 福 昭諸陵王公諸功臣 翠華臨幸  
必 賜奠焉以寵耆舊之臣先烈王入闕後始慶遊故未陪筮  
昭陵乾隆戊戌春 純皇帝念王首創義舉功冠諸臣因特行  
賜奠禮於園寢中宸撫又之 賜詩以旌其功實盛典也

配享

國家有大勳勞歷顯中外者皆行配享 太廟禮蓋古祀於所常  
之道意也西廡功臣為湯武勳王額宏毅公費真義公圖怡勳公  
圖忠義公馬文義公蒙古超勇親王鄂文煥公張文和公傅文忠  
王傅文展王祀文展公諸人東廡諸王 國初推以武功郡王等



四人配享蓋以其絕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賢親王乾隆戊戌  
上特念開創諸王功業懌著未得與斯尊國今增祀禮親王及睿  
志王鄭獻王豫隨王肅武王克勤恭王諸王於東廡中亦一時  
典也

郊勞

國家厚待功臣以報士心凡有將帥凱旋歸者列聖皆行郊勞  
之禮康熙中先良親王之平耿逆安和親王之定兩湖貝子彭奉  
之平滇南凱旋時上皆親幸蒞講橋以郊勞之乾隆己巳得相  
公柱平金川歸純廟特恭壇於黃新莊以旌其功後北文襄公  
惠平回師歸阿文成公平定兩金川歸上方行是禮云

拉總憲神力

拉總憲卜敦董鄂氏滿洲望族也有勇力能彎十力弓左右射善  
詩文不加點頃刻數篇以及外國音語無不畢具奇人之性剛  
直立朝不苟嘗忤甚相國因遣戍西藏會藏王叛公殉於難事見  
前卷茲不復載

呼延碑

乾隆中大臣收復西藏烏魯木齊築城郭時拉得漢農本敬呼延  
碑字體完善造像曾金夏俱備福本石道千載尚存刻落真奇物  
也紀晚嵐尚書曾廣一通字以示人云

書法



余素不善書人爭鑒之深以為恥然明王鳳洲尚書素不善書嘗自云吾自有神喜脫有處近時紀曉嵐尚書袁簡齋太史皆以不善書著名按晉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來官官領而以尚書擬事令其判決費氏乃令張湛代對而太子手書以呈武帝稱善按惠帝惡閹世所罕見乃能手書決辭以對筆畫端楷可知然則善書亦何足貴也

董副將

董副將清臨清人游至本協副將王倫之喪公嘗抱疾與知州奉公哀時聞守其城凡十餘旬賊人請聚甚多畫夜圍之公應時增禦志射疾勢甚委頓董公嘗勸其休息公曰吾聞均之死也與其

死疾當死于賊逆帝病殺軍糧大兵雲集其城復全公平以疾死上甚憐之

畢制府

畢制府汝康廣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儒無遠略救困之始畢受相國和坤指不以貴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譽之至姚姬傳先生曰戰畢說之底蘊足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澗如洪稚存題味草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戲以為金編惠賞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

湖北議

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晉為逆撫陳望之准為布政三人朋

此為奸華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廢廟荒道陳則謂  
人服疵醫使下屬伺釐解畫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寧不官福  
死要陳劍色之語又言華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為蟻福如  
獵虎雖人不免陳如鼠盡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徽成救匪之受  
良者以也今華公此後籍沒其產陳為初願園所劫羅惟福首為  
列仕版人皆恨之

八大王

蘇州閶門外有八大王祠神像積屑儂然者 本朝永寇有風疾  
者禱之輒愈俗名箭風八大王云係 國初王公孤舟招撫其土  
土人疑為奸如畧舟寃之後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按 國初下

江而特雪毛席捲所向無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蓋偏裨  
之將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為王公建祠以祀理或然歟

土國寶

土國寶者明太湖盜也 國初歸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欲使國為  
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輜紳故吏無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糧量  
糧建生員數百盡行斥革末劫一時復又文通鄭汝欽以地叛為  
制府麻文信公勅吉所知因撤取其兵馬糧餉盡赴江甯然後盡  
奪劫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因夫婦縊死發塚中外快之

王迷卷書

已奉貞侯中有杖責諸生之獄今得王迷卷少司寇與平托書文



其道即故具載之書云違略經時伏檢執事與居安書以蘇  
湖大故劄劄入都前日始曰英下備知諸生履罪深為厭其諸生  
寒士居多未嘗於富戶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課為業或以筆  
墨為生無力償還亦其常分賴有父母師保之責正宜加之憐惜  
或代為寬解或再為分限俾得投容措緩即使伊語言租庫亦何  
至不能稍贖乃至仆責寒士以媚富戶實無情理此非該令平日  
與富戶交結往來受其賄賂即德意存成奸為事後得錢之計情  
事顯然不特推求而可見諸生之不平則嗚有何足怪惟是胥求  
客之員非該令平日結納之上司即係狼狽為奸之實奸道某將  
赴闕南不顧其後而撫軍初莅新任以至四處查弊遂獲數十字

嘴頰項瘦骨木堪成何政體當律令內從來有生員借資不還  
遂至責革之條若以衆眾為名亦當視其應眾與否耳漢時太學  
生舉鵬閣下見於漢書不一唐之太學生為陽城而聚集宋之太  
學為李綱而聚甚至周朝瑞等為道汝惡而聚集史冊載之不一  
而足以為美談且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諸生理屬詞窮科家以  
執判避令重懲之宜也若與令先以執私道制州人有同心並敢  
取爾一呼百應顯告上臺以求判斷自無不可斯時即宜告承審  
各員研究富戶平日與該令有無交結何以討好如此果無他故  
然後科以性情兇暴違制擅責之卷仍另為該生起限寬緩清還  
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獄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

中解輝堂司空宣撫軍爲人仁厚劉竹軒會場亦言其老成務  
細及昨過蘇相見諫和恭敬豁然自下實有古賢臣風範特其特  
兩司未到發棠已成而執事又無一言敬王擬地方官之所欲恐  
其違闕此必非撫軍之本意也合者符家 皇上盛照如神洞燭  
其違倒極責之由降 旨再勸制軍研審制軍居心公正未必謂  
然然成事不說是否履歷在否尚未可知倘執事以繫鈴者解鈴  
則日月之吏民皆仰之矣第此次進京仰見 皇上典學古文而  
王禮城劉諸城二相國以及右都察軍輝堂司空贊誦 照朝受  
才好士力持大體惡承 旨之下於此亦不憚然第見數十年來  
小省學政秩分本微奉督撫如上司與州縣相結納甚至弄其弊

爾敢爾之助煇炳唯唯殊爲可恥若夫江湖學差皆三品以上大  
員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然自立哉還有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  
學董不進詞章不工齊令廣文及夏楚之其餘則是曰是莖曰華所  
以重人材而勵廉恥今執事又以詞林雅望治受 主知翼望夕  
入贊論虛推是執持士類主張名教庶可與右君諸公相見辱至  
近來州縣所以魚肉諸生其端蓋在立威或立而諸生藉口結舌  
則庶民何敢出而爭控是以欲訟之願倒徵收之加耗無所不至  
此者言路大闕江南漕政橫徵重斂已一一仰 聖鑒故制府  
亦多爲振作令各定作清漕之局但州縣或有陽奉陰違倍收多取  
恐生監進名訐告兩州縣指爲閹宦聞事者甚多未知執事可能



不朽矣

世俗之論

完其是否儀案定而後量加量減抑或如此案不料州縣之夫而  
卽科諸生之罪若使仍助其跋而長其氣則吏治之壞不知伊於  
何底也第承案三司且於大理寺解察院刑部三法司均為堂上  
官所見生監控告之案不勝枚舉然未見有人因其執令而右袒  
之至於此者第與較事諸生並無門生故舊之嫌誼一至蘇州卽  
知此案已上聞蓋何聖明指議所以不辭說者實以此案  
追債事較關於士氣者大而關於將來清弊者尤大且為執事最  
節所關以四世好度無肯故忠告之體者故應其為體用皆區區  
如或以規為璫則韓文公之評臣論歐陽公之與高若訥及與杜  
祁公論石介書狀而研之可也其文亦真可與韓歐諸文並傳而

世俗鄙夫之論似是非足有關於風化矣中丞之廉正余嘗記  
吳人所作岳青夫歌以美之矣今有某嚴騎見余記談之曰岳公  
本儒人耳受其下屬欺罔不知省察又吏張為異報銷之政重使  
尋提問問受其災害焉得為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夫正  
人之過如日月之蝕非不顯區其光然而久之其光華仍照耀於  
天下也况自古正人貽笑於後人者亦復不少如子產之智高受  
玷於校人青霸不識朝羅皇甫嵩以董卓為正人袁架夫計於劉  
東屠杜以蕭瑀為俗學魏元忠為郭霸當鄭公以王安石為君子



胡安國之附秦檜嘉西山有一鶴龜之謠皆不失為君子又何獨  
岳公哉况當時替換不高厚而高才故使貪婪之風偏於天下奸  
民國之搖動至今滋毒未遠反覆懲之實堪切齒而岳公獨能自  
守持人頗非天之岳公不顧至今天子力革其弊天下守臣始  
稍有自好者由是其風始革獨是岳公於累世不為之時而慨然  
為之言榮傑之士也樂使有所遺夫諸君子宜代為隱匿之不暇  
何況岳公清貞剛介其過未必為斯之甚今吾子不備責狂日之  
貪墨者而責岳公翻船之過亦見其自比於貪墨之夫故淫詞而  
助之說也果誠願而遲

嘉慶初年替換

今上親政之始政治雖新一時替換固非五人如岳中丞輩已詳  
載於前其他大吏亦皆卓然一時今因某公之論故詳載之長公  
繼登羅氏中丞未進士撫吳中時應名素著嘗私行街市間以察  
下吏賢否首清濬政下屬狀之公斥其最貪者力持其議故吳民  
至今賴之嘗梓和相遭戕伊輩數年今上召八命為陝甘總督  
陳公大夫會稽人咸平印進士乾隆中應撫兩粵以能吏名今  
上初政首調山東其省大吏屢非其人吏治廢弛貪汙徧野公至  
日剔清濬務首勅會吏三十餘員公性深嚴以下屬甲見督溫顏  
以對談論良久然後正色申之曰汝某政事會贖若干予皆悉知  
若不速改予勅章已定章矣故下屬咸畏之故聞傳曰山東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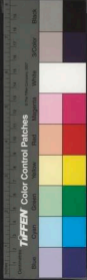


反而官反之言亦可觀公之為人矣覺羅吉公慶武功郡王其世孫性溫厚長者初撫齊趙諸邦雖無所施為去後民懷思之每於署中構厦三間不乘不輟僅庇風雨室中惟設長几一椅十數案僅書數冊而已凡判事見客起居飲食無不於其室中他及封鎖之具餘備也如此會任兩廣總督加協辦大學士高公吉肅文德公晉之子也首擢安徽巡撫有善政 純皇帝最善之加兩江總督以許和相故朕諭西塘數矣 今上親政首推浙閩總督再調雲貴初罷前督富綱人謂仁者之易其弟副憲公廣興以勅和坤擢官原勅丈文公不專其所為字於 上南岳之後調兩湖總督廉奏大授字於美著中擊賊山谷間猶勦數匪不使人境幸以是

擢疾覺上其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汪公志伊桐城人以樂今起家累任至福建巡撫皆以廉著嘗陞見熱河公惟乘一駟車東橫破於其中後隨三美叔而已往來都邑數十人皆不知其為封疆大吏也請客惟用三盃不事口腹又嘗疾天下廢講案儒因刊切學儀節之書皆總括濬洛之書為之入爭自為擇物書制府時與之甚契後易以其制府性情不過因引疾去人爭惜之台公方家古人初任戶部銀庫郎中時和相事權傾者皆以貴進故任竟倉廩侵盜官項又勅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見納公至日與員外郎和公德監請庫神積憂為之一清人以為瑞云後任廣西巡撫粵西儲糧虧缺甚多公調停數年倉廩充報下條事慶公

性廉明而不外顯嘗不喜制府吉公之沽名太甚與之較格時人有疑之者余曰韓范上殿爭之如皮鬻洛三堂幾如冠冕然均不失為君子亦可定二公之品矣初公彭彭某陽人初任御史劾彭奏攻元瑞兄子冒充吏員事彭公為之罷官時言路又閉無敢與大員忤者公毅然入人謂之鳴鳳朝陽云江西巡撫陳淮性貪婪又信任南昌徐平人爭怨之其民謠云江西地方苦過夏陳老虎大燕要三千小燕一十五過付是何人首惡名徐平公即並其謠勅之陳為之罷官任雲南巡撫前無江編虎而籠者公又勅罷之逾年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後任巡撫為伊魯阿任黔撫時即以貪婪著又官銅仁苗洞功績入境後勅查盜器供用並殺下

屬公已去任聞之嘆曰均為 天子大臣豈可以去官故即日親下民受害而責之不顧又露章劾之 上震怒以手書獎公而楊伊自盡漢民大悅其公恩尤著然人初任軍機時以才能著 純皇帝與余少司農戴公衡等將擢仲武和相以非己保薦故改相外吏 今上親政首擢河南巡撫時豫省重遭旱災俸布之慮益熾編野民不聊生公至之日為之定保甲聚鄉勇堵禦慮民東境不容一賊犯邊處之數載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賴之今遭雨湖總督王公東臨漢軍人以兵令起家累遷潁州守丁巳春嚴匪聚光州去潁州甚近豫省大吏皆畏惡聞避寇任其飽颺而去公慨然曰均為 天子守臣豈可以疆域故致遺害於眾也因因說



臣定公柱國結鄉勇數千戰於境上定公故知兵軍容甚整公復  
厲以忠義之言勸其糧餉破賊營賊甚畏之跟踵而去豫有賴  
之以安朱石君同農時守皖撫甚器重之今上親政首薦為本  
天府尹有德政令任南河道總督公性方正不好沽名長劄府屬  
汪中丞志伊皆以廉名著公無不喜其為人嘗曰長三汪六皆名  
過於實者莫足為貴也劉公道進介休人性直樸為縣令時嘗著  
敝衣短獨步上報寒應子出入爭笑之不顧也以朱石君薦代其  
為安撫巡撫雖無所更故而下屬畏之不戢予以非道請察惟用  
五簋飯脫粟而已後以疾去官人爭惜之既公元儀後人家世任  
武職惟公以科甲著自稱楊至始歿甫五年好博學有經諸子無

不道貫尤精爾雅小學諸書以朱石君薦任浙江巡撫前中丞以  
會名著而公易以寬和下屬相慶以為更生溫台盜賊充斥公與  
提督李長庚設法捕之其風稍戢性和霽而能守正不阿嘗有舉  
令與謀其缺以贈于其父某代為之請公謝曰元未任時此身本  
屬父母今承乏焉天子大夫豈可以私犯義絕不充其請云  
上待之甚厚每欲其指嘗婦之而不名云

嘉慶初年諫臣

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詔故一時言官皆有干采指摘朝政改如  
轉圜雖其間不無以妄言獲咎者然其補益良多矣故列名於後  
廣公春滿洲人下詔時春回廣興首先應詔奉勅和坤奸惡請

欽即時伏法人爭欲之今任內閣學士蔣公攸相漢軍人嘗初外省會吏宜降革者李奉翰景安奉承恩諸人固之先後獲罪外省吏治為之更張實自攸任發也副憲公湖國堂所宜制府邸子也性豪遠不屑小節今上親政公首條開稅監務諸弊又請禁餉貢獻停止捐納一時皆體其平來云馬公履泰仁和人今上親政履泰首論湖督景安畏編檢安老師康鈞之罪要為之羅織又論湖北救匪奸民宜除羅氏宜撫諸條上書從之禮公善滿洲人雖為和相所引無所依附時端譯科場皆遠臣子弟藉以進身預言傳遞之弊警不應言官以其傷衆無敢言者惟括取文場弊跡凌不休惟善首論端譯諸弊場務始嚴公後遞太僕卿八諫

士年高養為已多有冒領其餉者十不二三出牧時旨番使以金帛為蒙古所囑善復犯眾怒言之其要選清滿人恨入切骨至驗馬日衆談以戴履糖磁為善戲之戲變事聞首諫者伏誅今遞威京禮部侍郎發公為展廣西人任御史時頗為敢言嘗陳奏出師八弊政皆中要害刑部郎中金元樞素使任專權一時諸堂官多已病之後遺光祿少卿猶聽聽其司職鵬展初請離任其略云以天子之刑部而金元樞一人專權二十餘年其餘司官皆出門下故使比擬為奸無阻之者良可恨也上遽允其請人爭快之和公請滿洲人以端譯起家而素重文士滿洲舉人善例三科後始滿洲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竄塞非歷科三十餘年不能

入仕反不若漢人大批之捷徑。竊深憫之。因陳請曰。漢人創一體選授。應令百年禁改。一旦改之。人爭頌其德。云衛公拯濟源人。成事已進。七年七十餘始為誅宦傅文。哀王康安。雖屢立戰功。然所歷封疆。官資廣進。沒後復廢。所重其未免。灌鵬令上責。研輝堂司空。諭旨有駟。康安應任封圻。蓋不飾之語。謀因備論。王會著諸說。不宜配享。太廟于禮。事其非分之榮。上雖未允其請。一時之公論。與之周公。秋富夏人。初論外省大夫。多有奉勅屬員。初無考跡。恐惻愍。無華之人。不得上司之歡心。以致被勅者。衆請嗣後。相大計。例許其付。密引見。則其員之賢否。自難逃。空明洞鑒之中。可使大吏。身推之習。為之稍減。上尤其請。廣中。其彭。其緒。

為書入內。落馬。昏仆。米石。君司。農。因以已興。裁出。故事。大內。無特旨。不容。車輪。出入。輒。因。勅。之。其。略。云。米。陸。無。無。君。之。心。而。有。無君之。運。云。云。又。滋。藩。司。承。忠。冒。以。歸。導。功。為。己。功。又。依。附。罪。撫。泰。承。恩。致。使。武。關。有。失。亦。附。勅。之。言。特。難。奉。嚴。旨。未。數。月。石。君。與。大有。聞。聖。門。設。殿。傷。守。者。上。切。責。之。嘗。曰。周。秋。之。言。甚。正。珠。堪。嘉。也。沈。公。以。歸。安。人。江。蘇。生。員。之。微。巡。撫。宜。與。花。道。屬。員。又。信。任。管。門。家人。致。使。芑。宜。日。進。特。選。嚴。刑。以。訊。告。者。有。小。夾。棍。頭。履。極。請。名。目。又。於。國。表。中。任。意。演。劇。無。所。忌。憚。環。皆。一。一。陳。之。乃。罷。其。職。道。成。上。欲。巡。幸。盛。京。現。復。上。書。阻。之。亦。見。稱。一。特。云。蕭。公。足。漢。陽。人。久。淹。詞。館。及。用。劄。史。年。已。七。十。餘。上。疏。奏。端。正。風。俗。反。朴。

道淳以天道人心處法 上聞其文洋洋數千言皆有關於政治  
一時翕然稱之王公富貴山東人嘗上疏言 上之用人行政宜  
習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舉遂如升用如金元樛黎兆登等雖不  
有人薦用然改核其實殊有未稱者云游公元輝福建人嘗上疏  
言今大臣未盡和衷武備未盡整飭願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  
化 上獎之從滿漢某侍郎因公事憤 上曰游元輝之言不為  
無見殊屬可喜後以初黃公永泮罷職人爭惜之

苗氏婦

乾隆戊午春和相妻死發殯於朝陽門外一時王公大臣無不往  
送余亦從衆而行以至車馬壅阻同飯於某家遂識苗姓有女婦  
云觀君容正必非不知者今和相歸滋已整禍不設嗟奈何趨此  
勢利之途以自傷甚品也余報類以退不踰年相果歿卒應其  
婦之言置夫宮和相棺槨時一時貴位無不仰其葬恩視之如春  
山之安初欲終身以賴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婦識也

舒太夫人

滿洲舊俗凡所婚娶必視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計其一時之貧富  
有時感於勢利之見以致以賤凌貴以高就下人多知之然至戚  
具義行與之雅姻初不計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難能於吾外祖  
母舒太夫人見之太夫人姓馬氏為文襄公曾孫女直恪公嫡配  
也初戚吾師趙護衛之義類胡名婦欲為吾表兄某聘其孫女



吾母以其為家君傳屬故為之代辭太夫人曰吾雖貴族然能與  
忠義之士結為親誼其愛多矣莫必計其族之貴賤也卒訂其婚  
生于崇禎驗已入學舒氏雖世出名臣然罕以科第進者人皆以  
為太夫人感德之報云

紀晚嵐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晚嵐宦仙無書不讀博覽一  
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十年間典藉持論獨而明學詞源  
而雅人爭服之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  
咳一飯粒真奇人也

明周度善費

明代歲入帑金不過數百萬然其用十倍於今九邊月餉平饒  
私費六部耗費多不可計其宮殿一切鳩工取材皆倍於今乾隆  
中重修明長陵故其寢殿覆殿皆以生銅鑄之又康熙中過漢濱  
其溝皆以巨石築之其中管輅數尺皆生銅所鑄也又西什庫中  
尚餘宮人鞋數十箱皆以寶珠飾之其糜費也若此故約至末年  
國帑匱乏致借餉於朝臣良有以也而不知者尚遠贊語言中庫  
財帑豐盈莊烈帝斯之不賞軍士何其備也

噶禮母

康熙中兩江總督噶禮滿洲人貪婪一時家釐巨萬嘗進金絲飯  
以獻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言女尼數百而其母視其少子初不



吾禮之所為會禮與張清公伯行互相奉初 聖祖初頗右禮乃  
置張公詔獄而吳氏素服張公從行者數十人爭至 楊春園代  
為張公請命 上益厭張之沽名會問安於 孝惠章皇后宮禮  
母固 后適成 上避之不及避 上因問其子所為何以與張  
齟齬故其母乃言其子貪欲且言張之冤誣 上佛然曰其母尚  
恥其行其罪不容諱矣因置禮於法而復起用張公後其母貧窶  
以織絀為生其族之無知者成歸怨之時諺曰噶禮之母為福之  
祖云

方靈皋之直

方靈皋先生父 世字和以宦保而致幼賦性剛褻遇事執乎常

與履恭王同列禮部事王有所過當公執袖拂袖而爭王曰竟老  
子敢若爾公曰王言如馬勃味王大怒入奏 上兩罷之公往謁  
查相圖其僕侍相公怒不時稟公大怒曰狗子敢爾以杖叩其頭  
血淋漓下其僕狂走告相公相公避見公云君為天子輔臣理宜  
謙沖恭敬款待下俸豈可輕辱僕以忤天子帥哉公誤多矣卒拂  
然去查長揖謝之乃已後復至查邸其僕望之走曰辭杖者前又  
來矣其僕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載政事多有匡裨嘗密屬米相公  
保魏尚書足珍方敏憲公覲承顧河帥璫方中丞世後於朝後皆  
卒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毅敢表出之



近日皆以青樓目為娼妓之所按南史齊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  
世人謂之青樓宋容侯云武帝不巧何不燒用琉璃是青樓乃帝  
王之室未可以名賤者之居也

應制詩

近日有滿洲某制府初蘇科目進身頗語其所長自以為善又  
好擬和應制諸題目人爭笑之自不覺也竊治亭使嘗與戲曰兄  
詩殊勝少陵某尚謝謝治亭徐曰少陵應制之詩無如此之多也

庚子火災

乾隆庚子城南火災燬焚數千家廷及城樓堆塔埋月乃已或言  
火災之先有賣菜傭步一人告曰京師當有大災汝視某大神廟

額字如來即其期矣某日往視其守者詢知因暗塗赤血以戲之  
次日果有是災人皆以為妄言按淮南子云歷陽有老嫗頗行仁  
義有兩書生過之告曰此國當沒於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使走上  
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血以  
塗其門明日妯早往視使走上山國沒為湖然則古即有此事也

孫文靖

孫文靖相公士敏卒時余嘗作四律挽之或有譏察非其人者因  
焚其稿近讀東坡集見有魏韓詩三首備推其人按韓為王荆  
公所引世人呼為護法沙門初非端士而蘇公褒之如此可見先  
輩之忠厚也嗟夫文靖雖有結交權要頗師安南之咎然其遇事



明斷下屬震畏當其時貪吏如李侍克輩布滿天下而公獨以廉  
著每出巡輒車減從不擇飲食嘗郵傳至江西時余業師程晉江  
先生為縣令往謁之公即呼與對食惟蔬食數簋而已又連劾已  
從三當初澤二滿洲貪吏皆時人之所難能者余嘗以此之明周忱  
胡宗憲信非阿諛反有勝於絳也

黑理

喇嘛有咒誑之術凡蒙古有所爭門必令其誑諷之時有驗者名  
曰黑理然其實增番僧往往自覺蓋邪術也按漢武帝嘗令丁夫  
人祀祠以誑大宛匈奴此史天竺有婆羅僧善咒誑人魏太武帝  
用之蓋即此術之滋觴也夫以堂堂之國不能以威德勝人而欲

仗區區之異術以壓其敵其志亦鄙矣

蘇州街

乾隆辛巳 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 純皇以 后素喜江南風  
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於萬壽寺營造屋傍江南武林市層塔卷  
無不畢具長至數里以奉 慶與往來遊行俗名曰蘇州街云

甘肅格

甘肅格法朱吳江人少任涑水令有德政時有 御前侍衛某往  
款御鷹隼翫田苗公即命鎖至夏大杖數十大吏聞之囑曰某令  
藏罪因共劫之 聖祖笑曰不畏強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後  
遷至吏部尚書乾隆初 純皇聖意復三年長諸臣吳詳其制公



時任禮部儀禮經注奉定大經學副管理後皆遵之後來悉於著  
同事者為相公訥親因親送其喪歸訥先入見老姬避於屋訥  
誤以為叔姪因呼曰傳語夫人相公某喪於某婦愕然曰汝為  
誰訥備告其故老婦泣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訥因問有餘資否  
夫人曰有敝囊出銀八金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相  
公檢計日以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以衣衾殮之歸奉  
於上 上亦感動命內務府代埋其喪入祀賢良祠

書光顯寺戰事

雍正庚戌歲軍之事余既詳書於前奉天今聞先外祖行述乃思  
光顯寺大捷之事其詳乃發出一編歸因詳書之以誌程事初

富爾丹之既敗也雷誓曰欲無救擇其詳者因闖入喀爾喀界時  
趁勇親王某凌遠之他成商帥利其厚賞欲將其將救其副曰彼  
為盟表北藩之最強者若欲其恐以邊吾歸諾願羅生還也酋長  
不從因破其寨將其妻擊墮牛羊數萬以行因而犯大青山當是  
時先鋒親王屯歸化城順承郡王屯賀蘭山互相將為關營先鋒  
王調宣大二鎮卒整旅以待事聞 世宗命大學士馬爾賽領撫  
達大將軍印一等侯李秋副之率精卒數萬人逼其歸路屠酋知  
有備因而南據諸蒙古無敢拒者敗亡者數部後特趁勇王聞警  
趨歸知其妻等已被擄倉卒計無所出特先外祖舒穆魯直格公  
諱輝爾舒以理藩院侍郎轉餉至彼趁勇王因諾之告其故且欲

奔許於朝直格公笑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乃知王直匹夫耳夫  
蒙古諸藩以王為最朝足方特以解職令雖妻孥失陷然其勤  
卓尚存王若統率諸部盡力向敵過其歸路則可一戰成功然後  
妻孥可全疆域可復朝廷則必報王之功厚矣以酬其勞其收  
功遠矣今若不顧大計平騎歸朝諸將帥不明王心必以王為  
敵憤收付廷尉按律定科吾恐漠北諸部不復為王有也起勇王  
感激歎曰君言良是勇兒一腔血當為諾顏倒也聞反許以向敵  
諾顏者蒙古所謂君也直格公復命使滿順承郡王乞出師以相  
助起勇王聞之益用命其設衛某能日行千里宜立高臺上拱手  
作鵬立狀賊人不覺王固命潛入賊營悉知其虛實然後檄調諸

部落蒙古兵得三萬人王曰賊衆三十萬以一誅十可以禦敵矣  
乃會順承王請其屬弱滿軍以行順承王簡其精銳付之起勇王  
笑曰吾所以請王師者欲以其餌敵也不然王師縱強焉能禦彼  
百戰之師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先顯寺王笑曰其險  
已為吾據賊雖百萬可成擒也寺左阻河右山泉請王登山據險  
王曰賊知吾據要害若自上流以渡吾軍反不易成功也因命諸  
滿軍背水而陣諸蒙古軍於河北而已率勁旅萬人伏於山側且  
屬諸將曰聞胡茄聲即率以進部署始定賊衆果大至見我背水  
軍盡滿洲卒其酋笑曰前日敗亡之餘復敢與鬥曰僕可增額矣  
其前曰策凌人傑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豈甘心於吾而吾往來

數千里並未見其禦敵恐彼駭歸於此以遂吾歸也肖笑曰彼國之制從無以外藩將滿兵者彼為敵在此哉因率眾趨險以避滿師營據崖景甲沿河而走虜眾適避探聞開陣作胡語聲頗大鼓旗滿滿山谷間王侯作蒙古語曰暮夜在此阻君之行因率眾從右山下馳如風而王將懼於地曰不破賊不復冠矣其軍無不一當百爭先用命谷中之鹿可踏而行也賊狼狽渡河以逃河北諸蒙古將聞聲結隊以避復平渡以擊之虜眾大潰其副戰死首級無數百人騎白駝駝陰夜以避河水盡為之赤王役密於馬上彈琵琶唱胡曲以歸先是馬爾寨之師也於烏爾城以為虜不復經此因日置酒高會置軍事於不理李秋故馬威惟其言是用及諸路

捷書至其軍士咸欲出師立功馬屢止之復聞賊哨旗至諸將復請命曰吾奉命屯戍於此未奉命進賊也諸將士仰刀斫柱間有泣者李秋以鞭揮之曰守吏聞其間其趨出者吾以軍令斬之諸將益憤傳聞奉為書獻時以偏裨從軍諒慨言曰相公奉命進賊歸路今逆賊天亡其魄卒笑於此正男兒殺賊立功時奈何繁剛其間任其馳去坐天機宜也因率本部斬關而出馬不得已始下令進賊時虜已逃去適副都統達爾濟受先修王節制迨至馬誤以為虜帥因命軍士擊之兩軍互多傷損然後知之乃收兵歸託辭為賊行逆急難以逆及入告賊竟得從容去奏入 世宗大怒因斬馬爾寨於軍李秋長流塞外起勇王等論功封賞有差嘗

帥歸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謀誘我備未可慢其詳也然  
後唐尚始徵兵戰衆傲吐和意上復遣傳問奉尚書冀河文勳  
公克致往諭其間和議乃成事詳傳聞奉事詎不獲哉越十年起  
勇王冕於軍純皇帝念其勳勞命配享太廟蒙古王公以勳  
勞備享廟庭者王一人而已嗟夫當是時諸大將坐擁強兵者  
不下十數莫不垂涎自重不肯棄職事而直格公善畫於前起事  
王嘗欲於後乃始推挫其鋒和議始成若非馬爾察之開關縱寇  
則其酋可擒其部可滅不特夫日後其國內亂自相斃已歷二十  
年之久始克收復其土也

章嘉喇嘛

國家寵幸黃僧並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諸部敬信  
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使其徒使其誠心歸附以障藩蔽正  
王制所謂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然亦有聰慧之士生其間者  
如章嘉國師者西甯人俗姓張少聰悟熟悉佛教經卷純皇帝  
最優待之性直疑上嘗以法司蒙卷令師判決師合掌曰此國  
之大政皇上當與大臣討論非方外之人所敢預也又寺與某  
相國隣師惡其為人年不與之往來其尤著者為折服招數番僧  
叛謀之事故詳載之乾隆己亥阿逆之謀既露師諷誠勇公命察  
爾喀親王額林沁律之入覲額中途泄其謀故縱阿去上震怒  
賜額自縊故事元太祖有從無正法者諸部蠢動曰成吉思汗後

從無正法之理因報其兄誓歎國師為主誓多臣淵師時危從本  
爾上以其事告之師曰 皇上勿慮老僧請折簡以消逆謀因  
夜作札備言 國家撫綏外藩恩為至厚今額自作不軌故上  
不得已施之於法乃視蒙古與內臣無異之故非以此盡殺外藩有  
異心也和云元裔即不宜誅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况吾儕方外  
之人久已棄骨肉於版外安可妄動集相預人家國事也達其徒  
百姓者日馳數百里旬日始達其境指數已整師討日起事聞白  
至嚴兵以待坐胡床上而命白爾勿入白敵善游說乃備陳其事  
頗末指數已折服更請師札乃善諭白歸其謀乃解大家古素稱  
強威應代以全力崇之忠不能克師乃以片紙立遺其好亦可嘉

也師守戒甚嚴晚年病日能以手們經典盡識其守人多異之亦  
彼教中為行之士也或言師有奇術因造諸怪誕不經之事以歸  
之則非余所敢知也

#### 江陰口設之証

國初穆通王下江南時所至推朽拉枯無不立下惟江陰城守拒  
典史聞公應元為之拒守九十餘日 大兵四集然復破之夫以  
卑員末秩能於萬不可為之時乃欲堅守臣節誓死不降亦可謂  
也乃近日江陰口嘗謂聞公守城時 大兵屢為所敗至於三王  
九將盡被所害云按 國初並無親藩預備即滿洲諸大將亦未  
有殉節於江陰者蓋當時編禡之將偶為所傷土人欲彰其功故



爾張大其詞和不如簡公之志在於齊將不同初不計其謀忠之  
珠容也近日劉國三祀關典文火亦有云遂使南頓舊臣幾傷首  
復濼梁諸將先殞死言云者亦沿其誤故詳辨之

毛文龍之說

表堂頌之說毛文龍其事甚寃世儒以崇禎後死可憫故爾誇飾  
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文龍守  
皮島多年雖有言餉抗據諸狀然其志為強敵將士多出其門  
本朝修張二將畫為被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無少補崇禎乃  
不計其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而諸將陰懷三心反  
為本朝所困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豈可因其後日之死乃遂掩

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嘗奉陳眉山檄作文陳述以重價毛新不  
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禎為  
董門生任遼撫時嘗往謁董量以陳語告袁袁欲決意為之然則  
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乎也

此武毅公

徐英公還將必用方面大年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爭笑其  
証然果有恃其福命而成功者如歐恭終返玉門之道澤城不將  
吐著之加載在史冊近日如此武毅公忠果其人也公白氏 孝  
恭仁皇后誥諱 王師父伊犁時公以偏裨從事會將軍策凌王  
保等先後被職 命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特部受阿逆招攝





強敵迫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入內境官兵未損一人  
上大喜云今子朕奉不遜如是固封公武毅伯 晉春無罪復命  
公佩定西將軍印往勸回部特推將軍 爾希善以進緩致罪公乃  
輕騎直入至阿克蘇為賊所困公因照黑水而陣先是鄂春督軍  
曾祖公曰我兵還路生疎豈可冒險入倘敵人夾以攻我雖欲  
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致使全師受困誰之咎也若  
聽言官焉得至此公漸甚因命勇士數十人各懷引微突圍而出  
抵阿克蘇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時屯阿克蘇因立命諸將往救且  
提督斌高總兵天喜石都統二奉先後往救皆沒於陣石為賊獲  
縛諸高罕命石降石罵曰天朝世臣安肯屈膝醜虜以求旦夕之

四部奏報欲擒公獻於阿逆公先時知時所帥惟蒙古兵二千官  
軍數百而已諸將震懼承相國責時在其第曰均之死也與其束  
手持能何若全師以歸止戰且行不遠逐月可抵邊境時以烏魯  
木齊為歸  
皇上念戰士之苦未必盡施於法也是時得軍字  
通新以故 縱受茶餼  
不昧孤死首師之義士卒猶可得而生也公高騎深白水將軍假  
鑿不遠不如唯壯鄂二公於地下可也都統莽阿羅克將也欲廢  
笑曰將軍休怯若以何難獨當敵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公從其  
言莽阿羅克百人敵隊於後有追者至則為莽阿羅克所敗又聞賊  
爭畏之曰無敵傳聲將軍精戰數十日磨賊漸遠公欲屯營休息  
士卒善曰我兵無餘十日糧而去邊境此數十里若使敵盡兵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生哉大罵不絕職因用假李之補開其厲聲云時程已絕鄂公言  
等先冲圍阮軍士咸意執事以全其生懸使山谷間以致其飢殍  
富將軍楊舉偏解會小道入賊不為備因得冲隊以入殺眾無算  
公獲軍殘兵自內攻之人各因命遂解其圍報效而歸公先後兩  
遭危患皆死生不容變想竟得保全其身解膚為壽非其福澤貴  
厚焉以致此也

蔣生

年大將軍姜文鎮西安時廣求天下才士辟幕幕中許孝廉<sub>折應</sub>  
聘而杜拜其愛其才曰下村狀類當屬君之孟年聲勢赫濯諸武  
官皆不敢違故也蔣見其自用威福驗委已格因告同舍生曰牛  
公德不勝藏其禍立至吾信不可久居於此其友不能蔣因傷疾  
發歸歸年以千金為繼蔣辭不受因說年與之乃受而歸未逾時  
年以事誅幕中置其罪年素奢僱費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蔣得  
故許辭干而受百者此也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滑稽一時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為屬官黃  
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袁子才以才子自命敝先生曰然黃曰然  
則命汝頃刻為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  
賦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詭  
字盡如水雪頰臍而說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虛也



憲皇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內務府時 憲皇時說得是郎嘗有所請公報之曰  
皇子宜祇德恭華不可文結外臣 上心善其言及即位首召公  
入其戚友以故嫌故代為公憂 上見公即諭曰汝以郎官之微  
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命任汝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託  
也因立授江蘇布政使不十年超登首級

確制府

確制府名元文農公種也歷任四川總督有賢聲邑白首暮年已  
身頹而長字亭如樹俗呼曰元聖天官云

姚制府

姚制府咸豐從先良親王平收逆有功隨園文集載其任南海令  
前官有虧空數萬公盡任之解其因使去而已鑄十萬彈往謁先  
良王王與之語大奇之因檄兩廣有司均其所虧云云余聞姚氏  
子云公為虧空事已罷官解送歸旗抵揚州暫寓於兩淮商程氏  
家次早公起沐而程氏子窺其貌偉然語其父曰甚難令非久在  
人下者昨聞其為首官代認虧空釐斤吾家屢嘗貸財何不可借  
彼以償國帑使彼得復其官他日必復其報也其父從之公因得  
復官會先良王南征公與吳伯成進撫與穆善識故因吳為介紹  
以見王王乃重要任之及後大用以十倍償程氏子程氏因而致  
富與表記有所據據因筆記之

施青天

從滑帥世給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罷素冠一  
時輜前常擁八騎施過諸室乃拱立道旁長揖以候之託駕驛下  
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騎馬吾以為諸王至此拱  
立以候孰意其為汝也欲立劾之託謝之乃已同時于震勳公成  
能二公皆名成一時俗呼曰施青天云

錢而園

乾隆中因御史王蓋彈劾春先後劾大臣復各致諫官皆職歎無  
言轉相戒誨錢而園遂深惡之曰國家設立諫官原欲拾遺補闕  
今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徇野而上不知要用諫官為哉

乃陳泰山東巡撫圖奏請會葬不法及圖擊虧寧事 上震怒令

劉石菴相公往彼審訊盡得其實乃置春於法立選公官為道政

副使時謂之鳴鳳朝陽後以事錮奴再福言官時和相擅權朝中

自立私寓不與諸公共坐公立劾之謂國家所以設立衡者蓋欲

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任者既明目共視難以執私賢者亦集

思廣議以濟其事今和坤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今

諸司員傳語其間即有所私弊諸大臣不能共知難欲奏議無由

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攪權之漸請 皇上命坤折毀其寓遇事公

同辦理無得私自覆判政入 上嘉其言即命公入軍機以監之

適年公暴卒 上甚悼惜之

荆州倣

丙辰冬賊犯荆州時屯卒皆遠調兵力甚寡副都統德福日夜守之勢甚急尹太守乃於城中掘得大破數十皆康熙甲寅所鑄銅雖鑄法猶可施用破聲所至賊立奔潰其圍遂解按康熙中順承王勳爾錦守荆州聞英逆兵至跟蹤而歸蓋當時所鑄者恐以資英故埋瘞於地下何期百餘年後猶為我兵所得用致使是破之賊危而復安亦有天意存也

神史

神史小說雖皆委巷妄談然時亦有所據者如濟之王倫平妖傳之多日神已見諸歐陽公奏疏及唐會記王漁洋曾詳載居易錄最近有盛世鴻圖雜劇演曹彬南征故事謂南唐有妖道某能使藥迷宋將自相殘殺語雖怪誕不經按北史魏真州沙門法慶以妖詞惑眾與李歸儂作亂自號大乘王又合狂藥令人服之子兄弟不復相識以殺官為事後為刺史元遠所破然亦有所記也

季教諭

稽起亭師言江陰有季教諭性怪誕語多不經起亭師好游覽山水季謂之曰君何時遇虎豹乃作其小卷也其鄉有耆英會季曰何所謂耆英謂之風燭會可也又戲作討海寇檄或有謂非宜者季曰人要得博向菜市口錄及通頭更如水霜以為快也按北史



劉居士為千年儒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辨是非辨道  
蔭上乃知古今竟有此怪誕人也

謝錦泉

謝錦泉侍御性豪宕嘗蓄萬金遊道江浙間拋棄貲盡嘗曰人生  
貴適意耳銀錢常物何足惜也與余交最善嘗屢戒余之浮妄跡  
進余愁服之嘗曰君子之文可疎而厚不可傾益之間頗稱莫逆  
其交必不久也嘉慶初和相當權時其奴隸執輿無禮無敢許者  
公迓南城遇其妾凡甚馳車衝關從公立命擒之杖以巨杖囚其  
其數人爭快之王給諫體從希和相意初罷公官管御史甘銘笑  
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問之者答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

之患不過一身失名之患致傳千古矣 今上親政復 特召為  
祠部主事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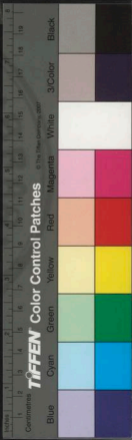


嘯亭續錄底本

隨齋珍藏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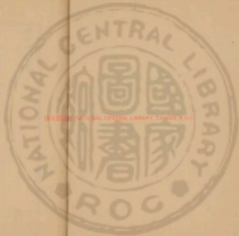
© 20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11/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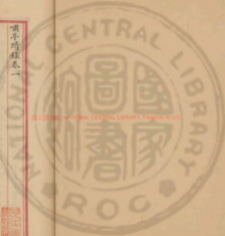
順享時錄卷一

純皇后之賢德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婦也性賢淑節儉上侍 孝聖憲  
皇后恪盡婦職正位中宮十有三載珠翠等飾未嘗佩戴唯插通  
草織絨等花以為飾又以金銀螺索織成銀囊珠為最珍用物  
故歲時進呈 純皇帝銜包惟以鹿羔線織成珠為銀囊估諸 先  
世關外之製以寓不忘本之意 純皇每加敬禮後從 上東巡  
崩於德州舟次 純皇帝深為哀慟故於文忠又于慈寧異常寬  
念 后之德也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DOCUMENTS PROJECT



大書

本朝 列聖憂勤民瘼每於兩澤德期必敬謹設壇祈禱乾隆七年特 旨每歲巳月擇日行常書禮如冬至郊壇之制 皇帝躬詣行禮所用敕衣旗幟皆皂色以祈甘霖建隆常書既舉如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去歲三壇次祈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以齊戒陪祀如仍不雨還設神祇等壇祈禱如初予甚乃大書 皇帝躬禱昊天上帝於 圓邱不設圓舞不除道不作樂不設配位不奠玉不飲福受祚三獻樂祇用舞童十六人夜元衣為八列各執羽籥歌 既皇帝御製雲漢詩八章於儀興常書同祭殿內凡則敬祀之所以感格蒼穹珍念農耒實為自古所未有

七

御營制度

凡 列聖每歲秋獵木蘭逆幸直者除近畿數處建 行宮外其餘皆駐蹕牙帳名曰 御營亦常向餘朴兼不忘奉之意也定制護軍統領一人率其屬預往相度地勢廣狹開武備院御司帳及工部官設立 行營中建 帳殿御帳殿以黃漆木成建旗門覆以黃幕其外為網城正南暨東西各設一門正南建正白來建銀黃西建正黃護軍旗各二東西門側三設連帳旗門領侍衛內大臣平侍衛親軍衛衛網城門八旗護軍統領率官兵宿衛又外八旗各設帳房專委官兵禁止喧嘩 御營之前處從諸臣不得駐



宿東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 御營百步處從人等各  
按翼駐宿皆北上最前為王公次大臣侍衛其次大小官員從從  
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帳御前大臣內府官員人役均駐北  
面去行營二里外前行營相形勢設于倫於路左右各暨飛皮帳  
幟以為領哨以禁行人之誼置者其中領營或一或二各視道之  
遠近焉

拾祭降尊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 統皇帝念 宗廟執事禮宜盡用近支宗室嚴奉裏背  
以聯本支百世敬述 神庥之意故命嚴基 太廟拾祭凡降尊  
執爵諸執事官皆用 聖祖以下宗支諸王公將軍充之特 賜

花翎以優寵焉視明代僅使輕緞青冠數人灌瓦勛祭者其起越  
其制多矣

太廟周王府中太監

乾隆八年 統皇帝以 太廟中司香太監為太常寺召募悉皆  
庸懦老雜 官府所不收留之輩借以充數不足以昭誠敬故  
命自 仁皇帝以下王公府中各交太監二名以備 廟中司香  
洒掃復賞給七品首領一員以司其屬不惟下聯宗室之情而各  
王公皆選青年潔淨者充之奔走 廟庭以昭明禮之禮典甚鉅  
也

國初定制選王公大臣以及滿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十五人充  
禁庭射者 嘗戴花翎凡 皇上御射皆侍其側 命射則選射  
之名十五善射云

白宴宮室

每歲元旦及上元日 飲燕 皇子 皇孫等及近支王貝勒公  
由宴於 乾清宮及 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或個身二人一席  
飲詩飲酒行家人禮焉

筵筵宴

每歲上元後一日 飲燕大學士九卿中之有勲勳者筵於 奉  
三無私殿名及臣宴其禮一如白宴宮室禮蒙古王公皆預是宴

是以制燕元行筵之義也

茶宴

乾隆中於元旦後三日 飲燕王大臣之能詩者由宴於 重華  
宮演劇賜茶俗稱茶宴命聯句以紀其盛後當席 御製詩二  
章命諸臣和之後遂爲常禮焉

山高水長殿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於上元前後五日 觀烟火於 西苑西南門內之山  
高水長樓樓凡五楹不如丹臺前平園殿項比甚矣樓連眺西山  
如響出死橋間渾如圖畫是日中刻內務府司員設 御座於樓  
門外凡宗室外藩王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 南書房 上書





房軍機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圍前設大樹棚外圍以樂棚上入座賜茶畢凡各營員役以及僕從充雜之戲以次入奏畢上命設桃花大樹扇掛插入雲霄洞真觀之膳房大臣跪進茶金頌賜上方絡繹不絕凡侍座者咸預焉次樂部演奏燈籠魚龍曼衍球耀耳目夜畢然後命設烟火大碗紛繞若如飛電俄聞萬爆竹轟雷震天遠矧乃已上方問宮諸大臣以次歸時時已皓月東升尤無如畫車馬聲驟塞滿觀陌尚昇平盛事也

除夕上元慶宴外篇

國家威德遠被大漠南北諸藩邦無不盡誅版圖每年終請壽王

貝勒史番八朝以盡款珣之禮上於除夕日宴於保和殿一二品武臣或侍座新歲後三日宴於紫光閣上元日宴於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

禮詳前卷內典甚鉅七  
禮詳前卷內典甚鉅七

大家古巴宴

乾隆中庫文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上宴於山高水長殿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帳殿可容千餘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上親賜卮酒以及新降諸王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俗謂之大家古巴宴嘉慶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嚴密備例舉行焉

暢福字



定制 列聖於嘉平朔謁闕福寺歸 御建福宮開筆書福字夏  
以進新禧凡 內廷王公大臣皆過 賜之奠日 上御乾清宮  
西暖閣召賜福字之臣八班 御案前 上親揮宸翰其人自捧  
之出以誌 寵也其 內廷翰林及 乾清門侍衛皆 賜雙鈎  
福字蓋 御筆初石者也其餘 御筆皆封貯 乾清宮於火藏  
不問 特賜軍機大臣 御前大臣數人謂之 賜餘福云

賜荷包燈盞諸物

定制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 賜子 御前王大臣皆 賜歲  
歲平安荷包一燈盞數對及福極廣相連末底尾翎燕諸珍物無  
算外足大臣擇其 聖眷優隆者亦 賜荷包一皆佩於貂裘於

領間泥首 宮門前以示 寵眷蓋堂廉之闕情意歡洽渾如家  
人父子實一代之美制也視諸前朝高座深宮寄耳目於宵小聲  
歡之際揀炭立遺者真不啻霄壤間也

派吃跳神肉及膳戲王大臣

定制 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 神於坤寧宮  
飲派內外番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吃祭 神肉 上面北坐諸  
臣各畔袍補服入西嚮 神儀行一甲首禮畢復向 上行一甲  
首禮合班序座以南為上蓋視 御座為尊七月班官拜穿八各  
寶鏡盤膳部大臣捧 御用磁盤碗進以辭體為貴司班官以臂  
肩端盤各盤設諸臣座前 上自用御刀割所諸臣皆自割割進



國俗之食畢 賜各各行一叩首禮 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  
晚各 賜程餐配盪各賜歸即至元日及 萬壽節皆 賜諸  
臣於園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 賜盃餐有假於禮畢日各 賜  
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 寵眷焉

大戲節戲

乾隆初 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各進呈以供樂  
節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投渡子安題閣諸事  
無不備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內典諸善慶事奏演祥瑞瑞應者  
謂之法宮雅奏其於 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神仙神道浴善賜福  
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日捷連壽者故

母事折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  
古人備載之意演唐元共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  
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益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為起  
妙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諸葛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傳  
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文兵戰狀北狩諸事謂之忠義旗幟  
其詞皆出口筆遊畧之于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襲元明水滸義俠  
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多矣嘉慶癸酉 上以教匪事  
特命莊潤諸連臺工元日惟以月令承應代之其故除聲色至矣

端午龍舟

乾隆初 上於端午日命內侍習說渡於福海中皆畫船鑼鼓飛



龍鷓首絳輝於鯨波怒浪之間爾旋鼓動旌旗蕩漾頗有江鄉競渡之意每召逆侍三公觀閱以聯上下之情今上親政後亦應循舊制觀之然每以兩澤愆期罷演者多矣

御前大臣

本朝鑒明弊政不許寺人干預政事命內務府大臣監之然內廷事務亟之統領之人仁皇帝知善樂特設御前大臣皆以內廷熟識諸臣充之無定員凡乾清門內之侍衛司員諸務皆命其統領焉上出宮巡幸皆命其常親扈從代宣王言者位優重倍兩漢大將軍之制而親隨過之初尚命軍機大臣代攝今上親政後特分折其職而體制尤為嚴正初與王公大臣攝者免

隆中 命喀爾沁圖山貝子扎爾豐阿養之其後蒙古藩臣遠攝其職嘉慶初上特命睿親王及定莊二王兼之實曠典云

紅絨結頂冠

國朝定制 皇上燕私宮中冠紅絨結頂冠凡 皇子 皇孫皆以是為禮服其屬尊卑迥異王貝勒得 上賜者許常冠戴輔臣間有 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蒙 特旨許元旦日冠戴時以為非常之榮或王嘗戲謂余曰吾帽冠僅值銀百文然勝汝輩數百金之項多矣時紅寶石頂帽甚昂故王以為戲云

金黃蟒袍

定制 皇子服金黃蟒袍諸王 特賜者始許服用乾隆初諸王



家賜者過半實稱一時之盛及其末年惟定怡二王特賜之時以為榮今上親改復惟榮格郡王蒙賜駙馬

青色定制

古之東宮皆綠綵紗袍蓋淡明黃一等國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皆用青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後儲位久虛漸忘其制近日庶民習用青色至於車轎中概無不蓋用有司初無禁遏者亦未習典故故也

制服龍圖

定制惟皇二御服制衣於膝間下前後繡龍圖各四諸王以下皆用素服數則以為區別近日南中所購制服衣料無論品級皆

用龍圖各四初無以素制者余嘗購市料服之成王見而責曰君素制守禮者亦混為服用耶先輩之知定制若此

四圍龍補褂

舊制親王服四正龍補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龍補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為典制服無別乃奏改親王服二行龍二正龍補服郡王服四行龍補服以為定制諸王有特賜四正龍者許服用焉其姓初無賜四圍龍者雍正中年大將軍有特賜四正龍補服不久即以騎駝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優寵其文襄公也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也以平定兩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公也以平定臺灣功皆賜四圍龍補服蓋文靖以八安南功賜之未



沈向即以潰兵聞邊城還成命為惟文忠公每入署辦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稱服以示謙云

大臣賜紫

國初諸款臣以周創大功 賜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但福又襄王庶安阿又成柱和相神勳成則福齡馬 隆安福尚書長女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超勇 爾登皆 賜紫也與朕嘉慶中慶文恪公柱德繼勇 拉旺額 勇 爾登係以平定之密教武功亦 賜紫焉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與服日勒貝子用紫色與服宗室公與大臣

同乾隆五十二年 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與服其未入八分公仍舊制云

賞朝馬

朝制諸朝臣皆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既無賜朝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顯係為時人所憐云 國朝定制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 禁門至 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 上念諸臣侍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為艱險因特許諸閣臣乘馬入 內以示榮寵嘉慶己巳 上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 賜肩輿入直尤為曠典云

黃馬與定制



凡領侍衛內大臣 御前大臣侍衛 乾清門侍衛外與侍衛班  
領護軍統領前引十大臣皆服黃馬褂凡 遇奇危從 臺輿以  
為觀瞻其他文武諸臣或以大射中僕或以靈勞中外 上特賜  
之以示 寵異云

花翎藍翎定制

凡領侍衛府官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員五品以上者  
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鴉羽藍翎以為辨別王府頭  
等護衛始許冠戴花翎餘皆冠戴藍翎云

親郡王賜三眼花翎

親郡王貝勒為宗臣貴位尚例皆不戴花翎準貝子冠三眼花雀  
翎公冠雙眼花雀翎以為臣僚之冠乾隆中順承勒郡王 奏其  
內以充前鋒統領故尚 上乞花翎 上曰花翎乃貝子品制諸  
王爵之反覺失制傳文忠代奏恭王年幼欲戴之以為美觀 上  
始許之因並賜 皇次孫今封定王者三眼花翎曰皆朕之孫輩以  
為美觀可也由是親郡王屢有蒙 恩賜者嗣後 純皇帝欲定  
五眼花翎為親郡王定制為和相所阻未舉行云

雙眼花翎

國初勳臣功績偉茂多有 賜雙眼花翎者乾隆中 賜雙眼花  
翎者副臣為傅文忠公 和尹又瑞 順善北文襄忠舒文襄 和德子  
文襄 叔中阿文成 柱和相 冲福文襄 康安孫文靖 士毅 勳臣為官



勤勇為伊 勳國海超勇前奏水利府保覺羅制府吉慶和制  
府琳嘉慶中得 賜者閩臣為保文恪才慶文恪和勒相公保勳  
臣為明參政主額蘇基 副參保德超勇 都察院制府才成惟彰軍  
門承克王軍門得保以綠營將位得雙眼花翎之 賜尤為寵  
遇優隆以 之不育於九齡時即蒙 純皇帝賜雙眼花翎實為  
千古榮遇至今思之猶感 激涕零云

外官 賜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兵 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德 觀承官且謀制府  
時 聖眷頗優以古北口火閩故公特乞 賜花翎 上笑謂若  
爾休德狀亦安花翎耶因 特賜之嗣後外任皆推廣有蒙 恩

賜者非劉文正公皆後時 特賜花翎公同京時即日職運 上  
亦優容不加厚責也

賜獎

國家寵待臣僚遇有勲績昭著者皆終之典有 上親臨賜獎者  
亦有特遣 皇子大臣代賜者代不之人惟乾隆戊戌 上命先  
以親王開創功特在園寢 賜獎嘉慶丙子 今上命朱文正公  
特導功親往其處 賜宴旨一時盛典云

賜定羅紋被

本朝王大臣有喪沒者 上特賜定羅紋被以白綾為之刊金  
字番號於其上時得 賜者以為寵幸蓋即古人賜束圍社器類





賜完

定制漢員皆備寓南城外地勢孤微凡贊成時皆高其值京官咸以為苦入聚票一方人情怯怯勢所不免 列聖咸知其弊故漢閣臣多有 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 賜第護國寺胡同孫文肅 賜第李公衡裏文達 賜第石虎胡同劉文定 賜第阜成門大街劉文正 賜第東四牌樓汪文端 賜第汪家胡同吳文定 賜第拜子殿董太保 賜第新街口皆一時之榮遇也

清字姓館

乾隆壬辰 上以大誠佛姓有二三番字漢文蒙古諸編譯悉其

碑悟深遠故漢經中究偶惟代以翻切並未譯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姓館於西華門內 命張嘉圖時經理其事達天達後諸僧人助之考取滿曆纂脩若干頁繕譯經卷先後凡十餘年大藏音藏然後四體碑字始繕焉初貯經板於館中後改為 寶錄館乃移其版於 五鳳樓中存貯焉

石鏡

漢靈帝時立五經石碑於白虎觀唇色等為之校刊其碑既觀音之亂盡皆湮沒唐開成中刻九經文於國學至今傳千餘年字皆漫漶失真又間有明人補刊者字體惡劣實無足觀雍正中有生員蔣衡字湘帆者善書法立志書十三經十餘年乃成於乾隆初



上之 特賜國子監學正藏其書於 大內乾隆庚戌 上念衝  
尊堯之功未忍廢滅乃命刊其書於大學中乙卯春告成凡  
碑筆力蒼勁燦然兩廡間士大夫遇者無不摩挲賞鑑焉

千叟宴

康熙癸巳 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 乾清宮預宴者凡一千  
九百餘人乾隆己巳 既皇帝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 乾清宮  
預宴者凡三千九百餘人各 賜鴨杖肉辰春 聖壽蹄登凡旬  
適逢 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 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凡五  
千九百餘人百歲者民至以十數計皆 賜酒聯句百餘年間  
聖祖 神孫三舉盛典使貧寒無告者歡飲 殿庭視古虞庠東

序耆老之典有過之無不及者實以朝之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 上翼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更其殿名  
俾飲殿以示行普燕毛之意乾隆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凡三  
十餘人極為一時之盛嘉慶甲子 今上遺編舊制復宴近支宗  
室百餘人於得敬殿 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為成王所擬書詞翰  
並妙行寫一時盛典如繪非他詞臣所擬者之可及也

北郊齋宮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北北郊因循未建齋宮 既皇帝  
念祀典甚鉅未可二郊異宜因建北郊齋宮規模一如南郊然後



二節之制始備乾隆己巳 上宿齋宮以天時暑熱從者多有賜  
者因仍舊制齊於 內宮體恤臣僚故也其後齋宮為史水別殿  
不復 旗碑焉

親禱

康熙中玉夏間八旱 上虔誠祈禱由 乾清門步禱而郊諸王  
大臣皆雨纓素服以從南未至天橋四野濃雲驟合甘露立降乾  
隆己卯 上因旱應禱於 三壇 社稷而不時降乃步禱於南  
郊次日澍雨普被歲仍大禱 上喜甚而後以誌之 二聖於念  
農食惟嚴廿在為來之尊為民請命其於桑林之費千古若舍符  
節也

射布袍

國家以弘天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無不習勒弓馬殊有古風每  
歲 上行木蘭首狩派往扈從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等習射於  
出八賢良門 上親閱之以定優劣其中三五天以上者優者有差  
今上自甲戌奉命八旗護軍前鋒營每旗揀選善射者百人  
上親閱視其中優者立為擢陞歲以為常大為安不忘危之意然  
周制有大射燕射賓射之制今每春習射及秋獨前習射有古人  
燕射之意至於春秋大射之儀尚未之備余立朝時每為言官等  
言之初未有入奏者然此大禮終必有議及之日也

文臣射鹿

每歲射布靶時漢大臣官員有能射者亦許與及 上每持賜花翎以旌獎之趙謙士侍郎每歲首候慶為文臣之冠 上甚嘉之載文端公庸才任勞誤時隨從木蘭嘗射鹿以獻 純皇帝大悅曾賦天章以記其事烏雅江晚香中丞 蘭於習射時而擊弓其鏢崩壞弓矢盡落於地 上大笑時相之江三去云

### 奏事處

國朝鑒明季科臣盼蓋每致政務叢雜特設立奏事處遴選六部內務府司員之能書寫者為奏事官十年一為吏易既屬於 御前大臣又命 御前侍衛一員總統其事凡外庭章奏許其傳遞蓋以其官職卑末不敢墜渾耳目至於露奏本章仍令六科傳遞

以符舊制仿周官小臣致命之意也

### 奏蒙古事侍衛

舊制選六班蒙古侍衛中之熟諳蒙古語者與奏事官同事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 國語謂之卓親轄蓋以其語言氣習與之相近易通曉其意指亦番邊人之一道也

### 常朝

自後唐明宗改入闕儀為百官五日候起居之制歷代相沿以為經典本朝 列聖憂勤政事凡舉官燕巖無不披覽奏章臣對大臣堂廉之際甚為道達然相沿古制凡王公將軍六曹冗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朝集於午門前朝殿坐班 上駐蹕大門

日王公皆於 太和門北班侍衛 賜茶始散 上駐蹕園中時  
王公則同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官輪班察核不至者立劾之時  
謂之常朝云

萬壽節

本朝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咸蟒袍補服於黎明時排班  
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五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  
上龍袍珠冠八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 上受  
賀畢始還宮如遇 上幸本廟時諸王大臣則齊集午門外遙祝  
萬壽云

本朝祖廟之制

自商周時尊契稷為始祖歷代相沿各遵崇四親帝位供奉太廟  
而開創之君及居其下至親玄廟統時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歷  
有百年其典不備如唐之獻懿宋之僖宣屢經亂復渾如兒戲誠  
者識之本朝 太祖肇基東土撫有寰區遵崇 原皇帝四聖神  
主即安奉於 太廟後殿遇四時登享遺親王一人為之攝祭元  
旦 萬壽節日特遣官致祭每歲拾祭時則命覺羅官恭捧 四  
聖神主合祭於 太廟中禮成仍安奉於 後殿為時享之時既  
不預 凡廟之數復不廢 萬皇帝南向之尊實祭典之良制可  
世宜遵奉者焉

為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爲饋於廟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後爲  
新所以示親漁也今奉先殿每月爲新仍沿明制而列聖祇  
猶木蘭凡親射之鹿障必擊得至京薦新於奉先殿卽月令  
王親漁之意也

射牲

古禮王祭於廟親射牲以獻今坤寧宮設神儀凡牲入上道  
出戶候牲進上道入跪視應人報鷺力以扇對畢方甲顯典卽  
古射牲之遺意也

皇后入廟之制

古制后先帝廟則稱祀於廟設位於其祐下然過行禘祭之禮動

多闕殿聖明世宗預祀仁宗以方后入廟真非法矣奉朝定制  
凡后先帝廟時則奉安神主於奉先殿夾室中俟大  
行皇帝崩後始一併入廟如孝穆憲皇后孝賢純皇后孝  
儀純皇后皆治是制有勝於古制多矣

壽星殿

壽星殿在景山門內正北殿凡九室重屋金樞一如太廟之制  
供列聖御容上遇元旦歲暮及聖誕忌辰之日皆行親  
謁禮凡諸皇子皇孫及近支親郡王皆從行禮其旁永思殿  
卽列聖苦處地凡諸謁日必於永思殿傳膳辦事蓋亦示孫  
蒸之意也



安佑宮

安佑宮在 圓明園西北隅朱庫黃堂一如 葆廟之制內供奉  
仁皇帝 憲皇帝 純皇帝三聖神牌 正於臨御園中日行  
轉謁禮每年四月八日率領諸 皇子進侍拜揚其朝望為熱徹  
紙一如生時禮皆錄內務府大臣承辦即古原廟之制也

皇文殿

皇文殿在東華門外運南興善庵寺相近蓋明南內地之殿廟七  
楹扁額楹以石代之內貯金漆樓數十蓋古人金匱石室之意  
凡 列聖寶錄 玉牒 聖訓皆藏其中設桌員屏老者八人守  
之地甚嚴蓋余於丁年冬奉迎 純皇帝寶錄曾一互其地嘗聞

徐荒山先生述聞善穆堂侍郎言其中藏金分水樂大典較全餘  
苑所貯者多一千餘本蓋即姚廣孝解婚所修初本編寫精工非  
隆慶間膠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忽患瘧禮不得從容翻繹未嘗是  
書尚存與否也

皇上日閱寶錄

列聖於每早臨沐後即啟閱 列朝寶錄一卷自巡狩齊或外日  
以為常雖寒暑不間也聞費羅侍請 皇 言其書皆收貯內閣大  
庫內每前一日中書舍人啟輪取書用黃綾被包裹外用楠木匣  
盛貯次早同奉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啟輪同事以為次早可  
及遂不復開五更時 上已遺小內侍索取是日承值乃白曰



啟序取書未及成臣 上已儼從者再矣亦可現 聖主之勤於

法祖也

喜起慶隆二舞

國家肇興東土舊俗所沿有喜起慶隆二舞凡大燕享選侍衛之  
僕技者十八咸一品朝服舞於庭除散者約度排節備用 國語  
奏樂管數隊 國家慶勳開創之事樂工吹萬擊鼓以和舞者應  
節合拍頗有古人起舞之意謂之喜起舞又於庭外升陞閣作度  
的舞獸彩扮八大人騎馬作逐射狀頗沿古人儺舞之意謂之  
慶隆舞 列聖運基 祖德至今隆 上元是宴皆臨用之以見  
當時草昧締構之艱難也

武官集輪

舊制武官一品皆集輪 統皇帝以滿洲大員皆宜風習勞動不  
可能前安邊故將都統將軍提督等乘輪之制盡行裁革惟領侍  
衛內大臣例無明文然向率以諸王大學士兼之未有專銜者故  
皆因循乘輪惟其誠公何凡林阿一人初無他官以家室貧乏不  
能養養與夫故騎乘車以行役趙勇王 杜旺多爾濟以足疾乘爾  
沁貝勒丹巴多爾濟以受重創故皆 特旨賜輪權其位者為科  
爾沁郡王 董鄂木多爾濟科爾沁貝勒 烏爾遜以圖皆因循坐輪  
兩子冬 上特旨罷斥仍文部嚴議為自是武臣無乘輪者矣

鷹狗處





鷹狗處而在東華門內長街設總統二人以侍衛兼之秦備御  
前鷹狗以備扈駕之用其技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許其雜施輝  
阿為執事人中之品最貴者今上士戍以其非急務不宜首於  
禁垣內因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其職事為之稍嚴眾視為冗  
員焉有吾宗宗室暇嚴侍衛履形圖者素好與文士交及乘鷹狗  
總統因書鷹狗處少卿銜始收利於輸託家累爭美之

上虞備用處

定制道八旗大員子弟中之環捷者為執事人司上巡狩時執  
輿擊蓋插魚管雀之等名曰上虞備用處蓋以少年血氣憤激故  
令習諸勞動以備他日干城侍衛之選實有稱漢代羽林之制而

稍觀過之蓋善於竄取近侍之制也

虎槍處

定制運各營中將校精銳者演習虎槍之伎凡巡狩日相導引  
上大獵時其部長率健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踪跡凡獲  
獸出其部長揮鎗以例虎躍至猛便先以鎗刺其胸外之謂之遠  
頭槍然後有槍林至其頭槍者實養後逐故人思致命焉此皇  
帝定制凡殺虎時為虎脫鬣及被刺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恤  
焉

御槍處

乾清門侍衛中選大器精熟者數十人為御槍處巡幸時日相



導引其長服黃隊紅馬掛餘者皆紅隊白馬掛以為辨別凡上合圍時皆下騎執大器襲列危從以防猛獸奔突上用御火槍擊獸時則爭相截割馬舊時亦行免其相從近自英西之變後凡御使大祀皆服琳袍以應

環馬

喜撲營

定制選八旗勇士之精練者為角抵之戲名喜撲營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與外藩部角抵者爭較優劣勝者賜茶酒以激之純望最喜其伎其中最著名者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寵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員者蓋以其勇擊有素也和相當軸時令選捕營將士亦選是伎其伎又違奉 甲任金吾時以其殿學不宜近

工前因奏罷之人稱其儀大體云

密導處

定制凡 上巡狩時預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典圖書社勳程運凡 御蹕 火營相去幾許及橋梁頓比道宜無渾者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密導處先是覆是處者皆為美選沿路邑里拜意微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宜為名凡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如虎則敢指拂其意後 純皇帝知之得具最暴者懲治數人然後其風稍戢焉

蒙古醫士

定制選二三漢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八人隸工部院名蒙古



醫士凡 禁廷執事人有跌損者咸命其醫治限以日期赦愈逾期則惡治為齊息國侍郎壁為傷首腦洛深然家古醫士常以牛解毒其首以治之其創立愈故時有秘方能立奏效非以黃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覺羅伊存阿者以正骨起家至於鉅富其技從法先將手官取前數段令彼包紙摩挲皆使其筋骨合接如未破者無礙如法接骨皆奏效焉

此本處

國初鈕明李東平太監專擅弄權之要特簡滿翰林官一員滿內閣侍讀一員滿中書舍人六員在內是行是專司批發之書凡本章大學士票擬上經 上批覽畢即文該處用清字批示然後文

付內閣學士恭錄 聖旨發抄故職宜慎密從無敢遲滯刑改者實當代之善政俗謂之紅本云該處行吏人員皆許掛珠用紅兩襖荷每遇歲時 內廷賞賜咸預其列以示榮云

翻書房

崇德初 又皇帝患國人不知漢字因知治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者舊以為臨政規範及定鼎後設翻書房於 太和門西廊下揀譯漢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道經性理精義古文詞鑿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其深文奧義無煩注釋自能明晰以為一時之賦有戶曹郎中和者翻譯史籍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既節字句成中紫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貴人皆爭請焉

上書房

本朝崇社代嫡庶爭奪之禍亦不建儲 皇子六齡卽入 上書房讀書書房在 乾清宮左五楹而北而近在 某崇以僕 上稽察七雍正中初建 上書房命鄂文瑞張文和 二公允總師傅二公允 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允受之實從古帝王乞言之制也當時師傅皆稱訓臣之選故 列聖學問淵博固皆天縱亦一時師保訓迪力也定制卽入中出攻五經史漢兼問詩賦之學某習時藝忌蹈舉業命隨之習日探詩賦雜竊寒成暑不輟皆崇爲實之學其較佳代皇子出閣講讀片刻卽賜從以爲飾觀者莫不

當書環分也其 圓明園書房在 勤政殿東廡凡三進地守幽邃有 純皇帝御書先天不違中天立極後天不老三區額時呼爲三天云

南書房

唐宋優重詞林最爲清秘凡制誥草麻外一切機務皆與商榷故其品爲高要明代設翰林院於東長安門外視之與御史等並秩休實毫無一事惟以爲八閩之階故大拜後不稱政事動爲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識情而二字鄭以律有窮於數行之嘆要問其變理之道也本朝自 仁廟建立南書房於 乾清門右階下揀擇詞臣才品優者充之康熙中 諭旨皆其徵選故高江村之

權勢赫奕一時 仁廟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別墅經義無異同室  
師及故一時卿相如張文和蔣文肅劬尚書及後魏尚書廷外等  
皆出其間當代榮之 列聖遺像 祖制竄春不覓為木天儲材  
之要地也

如意館

如意館在啟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文及摩挲玉器楨指帖  
軸之諸匠皆在焉乾隆中 純皇萬歲之暇常幸院中看繪士作  
畫有用筆單筆者輒手教之時以為榮有繪士張官蒼以山水擅  
長仿北宋諸家無不畢肖 上嘉其藝特賜工部主事實為一時  
之盛其他如陳李沐徐洋筆皆以文學優長或 賜舉人一體會

試或以外郡佐雜陞用皆各視其才具也

廷寄

列聖天縱聰明凡 召諭外吏到切機宜極中竅要恐傳抄誤有  
所洩漏及使幹臣難以施為故一時機密事件皆命軍機大臣封  
緘嚴密由驛傳遞名曰廷寄向例封面標軍機首標名姓自阿文  
成公沒後 既皇帝嫌涉專擅命改為軍機大臣等寄云每月兵  
部將所寄封數及寄外任何人名目彙奏一次蓋亦杜大臣有所  
私請託實一代之良法較諸前代諭旨未傳而輿謀成聞者真不  
啻霄壤之別也

上諭館

本朝列聖家法相承 諭旨頒自樞府或每諭萬言或日數言  
諭時或題積累繁富恐有所遺漏故特立 上諭館設主事二  
人筆帖式若干人專司恭錄 清漢諭旨每數月復彙奏一次文  
起居注收藏特簡閣臣二人綜理其事真達磨往代惟命詞臣視  
草詔制又以新體膚測陳陳相因所謂依樣畫葫蘆者真無濟于  
實事也

### 國史館

國初沿明舊制惟修 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勲於四載履歷官階  
而已康熙中 仁皇帝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  
臣傳載於內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

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勲業茂著者仍缺如也其所取材皆充  
家乘來筆詞臣又復觀其好惡任意褒貶如聞國名臣何溫爾公  
和理費直義公吳來等諸傳其文寥寥數則而如蘇琮達 蘇蘇  
侍郎丹戎至其言皆割裂碑版中語也 純皇帝夙知其弊於乾  
隆庚辰 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重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  
之將舊傳盡行刪蕪惟遵照 實錄檔冊諸籍所載詳錄其人生  
平功罪彙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後又重修王  
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家古例郡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馬  
嘉慶庚申 上復命補修 列聖本紀及天文地理諸志來儒林  
烈女等傳附之一代之史畢具矣其續錄者以十年為則陸續修

之以為萬模之計也

本朝欽定諸書

列聖萬機之暇已覺經史及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  
官以為士子仿模規範實為萬日之巨觀也今謹列其目於右  
註部 易疏通注四卷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御纂周易折  
中二十二卷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儀禮  
義疏四十八卷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日講禮記解義二  
十卷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

卷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御注孝經一卷 御纂孝經集注

一卷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御纂律呂正義五卷 御纂

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欽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欽定

西域圖志二十四卷 欽定音韻闡微十八卷 欽定同文說

韻六卷 欽定叶韻彙編五十八卷 欽定音韻通微一百六卷

史部 欽定明史三百六十卷 御批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御定三

逆方略 親征平定朔漢方略四十八卷 平定金川方略三十

二卷 平定平定朔方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二

十三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 臨清紀畧十六卷





廣州紀畧 石碁望紀略 臺灣紀略 平定康爾喀紀略

平苗紀畧 平定三省救匪紀畧 平西工賑紀畧 太祖高皇

帝聖訓四卷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 高

宗純皇帝聖訓 卷 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 林批諭

旨三百六十卷 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 欽定睿堂王公功績

表傳十二卷 欽定蒙古四部王公表傳六十卷 欽定八旗滿

洲氏族通譜八十卷 欽定勝朝簡節諸臣錄十二卷 御定月

令輯要二十四卷 大清一統志五百卷 欽定熱河志八十卷

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 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皇清職官圖九卷 欽定咸京

通志一百卷 詞林典故八卷 續詞林典故 卷 欽定歷代

職官表 卷 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 新定大清會典

卷 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 新定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

十卷 欽定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 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二百六十二卷 欽定續通志一百四十四卷 欽定皇朝通志

一百卷 欽定皇朝通典二百卷 章奏成典四十卷 萬壽成

典一百二十卷 欽定大清通禮四十卷 南巡成典一百二十

卷 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 閩朝宮史三十六卷 續閩朝

宮史 卷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八旗通志初集



二百五十卷 八旗通志二集 卷 大清律例四十七卷

欽定天珠琳瑯十卷 御製詳微圖彙二十卷 子部 御撰

寶政要覽三卷 聖諭廣訓一卷 歷代格言一卷

御製人臣儆心錄一卷 御製日和香奩一卷 御定孝經行義

一百卷 御定內則行義十六卷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御

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御定欽法成憲八卷 欽定搜時通考

七十八卷 欽定醫宗全錄九十卷 御定歷象考成四十二卷

御定歷象考成後編十卷 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 御製

數理精義五十三卷 御定星歷考源六卷 欽定編紀辨方書

三十六卷 欽定佩文韻府書譜一百卷 御製珠林二十四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增石渠寶笈 卷 錢錄十六卷

欽定西清古鑑四十卷 欽定西清硯譜二十四卷 御定古今

圖書集成五十二卷 欽定詞韻類函四百五十卷 御定解

字類篇二百四十卷 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 御定子史稽

舉一百六十卷 御定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五卷 御定韻府拾

遺一百十二卷 御注道德經二卷 集部 聖祖仁皇帝初集

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 世宗憲皇帝

文集三十卷 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三十卷御製文初集三

十卷二集四十卷餘集二卷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二集九十四

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五卷餘集 卷



今上皇帝味儉書室集 卷御製文初集 卷御製詩初集

卷二集 卷 御定全唐文一百卷 御選古文詞彙六

十四卷 御定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 卷補遺二十二卷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二卷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 御選四朝詩二百九十二卷

御定全宋詩七十四卷 御選唐詩三十二卷 御選唐宋文

體五十卷 御選唐宋詩體四十七卷 皇清文韻一百二十四

卷 續皇清文韻 卷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 御定歷代

詩餘一百二十卷 御定詞譜四十卷 御定曲譜十四卷

續皇清文韻卷二

續皇清文韻

旭亭先生寄子尚書公家書命已載前卷矣先生少執岐嶷日炯  
如電善作銘刻語使人莫能禁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閣學  
堂懸 當早貴恐不承身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以自警凡利  
不濟人事皆斲方為之乾隆庚寅暮京邸嘗大病夢人語曰汝發  
憤故過速也己延汝書矣及病愈執和齋有識之者云非復當年  
形狀矣老年遠遊燕粵矣翅身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書  
八十短 上賜扁額之題二歲無病殊實近世之罕見也憶丙午



今上皇帝味儉書室集 卷御製文初集 卷御製詩初集

卷二集 卷 御定全唐文一百卷 御選古文詞鑿六

十四卷 御定賦堂一百四十卷外集 卷補遺二十二卷

御定全唐詩九百卷 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二卷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 御選四朝詩二百九十二卷

御定全宋詩七十四卷 御選唐詩三十二卷 御選唐宋文

賜五十卷 御選唐宋詩贈四十七卷 皇清文韻一百二十四

卷 續皇清文韻 卷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 御定歷代

詩餘一百二十卷 御定詞譜四十卷 御定曲譜十四卷

續皇清文韻卷二

續皇清文韻

旭亭先生寄子尚書公家書命已載前卷矣先生少執岐嶷日炯  
如電善作銘刻語使人莫能禁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閣學  
堂懸 當早貴恐不承身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以自警凡利  
不濟人事皆斲方為之乾隆庚寅暮京邸嘗大病夢人語曰汝發  
憤故過過也己延汝書矣及病愈執和齋有識之者云非復當年  
形狀矣老年遠遊燕粵矣翅身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書  
八十短 上賜扁額之題二歲無病殊實近世之罕見也憶丙午



聞師嘗設席余師則余性下愚諱詩相或已以身為譬喻不啻再  
三其余終以暴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辭也

鐵雲汀

鐵雲汀名寶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小節詩學杜韓其七古  
蒼澀勁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詩家禮節諸師與香山叔父甚為先  
王喜其才而謂其品嘗曰使雲汀請宋儲一著書其收僻當不至  
是嘗與先王飲於清江澗滿飛騰醉月之候禪落於席人爭笑之  
而先生不顧也後以落拓卒於京師臨王訃蒼生入嘗刊其詩以  
行世亦甚傷其才也

黃稚林

黃稚林初名復字石成遂陽人為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祿未  
大去破青州太守胸節其子孫遂流寓籍 陸京云先生學問  
淵博於才使氣誓卜藝術之書無不用覽時時述種官家言聞者  
輒倒自以其名不雅馴遂易名顧以藏者自居蓋俗說顧者亦  
好奇士也詩畫仿郭板楊有意矯俗反仗性靈泯沒先春王甚惜  
其才華不由正軌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揮如揮擊酒酣耳熱  
賓主噴噴聲響四座先春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時未嘗不  
嘉其忠告交誼仍如故也館於宣好時貝勒亦稱已贊封先生督  
責甚嚴時有佞色先生勃然曰爾冠則 朝廷責爾爾身猶吾弟  
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至去聽謝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元水村

元水村名蓋儀真人善騎事對宗政首開者清新之句助賊入都  
從先恭王之遠藩社遠數十里有出塞得一春皆蒼涼而古之作  
索爾齊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曠不屑小節周謀墨作黑竹  
琅玕百尺頗有漢雲之勢江鄉諸賊塞多珍重之名譽王營樓相  
增曉年寄跡擇遊於內典頗精熟年八十始得早

趙勇觀五

余向說趙勇王克顯寺職隸於前卷今於其嗣王處得王家乘其  
功尚有未詳處故補書之王克世為元太祖第四子後裔居喀爾  
喀塞因控顏汗康凱中準噶爾曰吉噶爾丹嘗謀侵喀爾喀四部

蓋為所破王時弱羅漢祖母年弱故因降

仁皇帝慎之置宿衛

校輕車都尉首 賜第百師尚執憲長公主至海封郡王雍正中

遣歸游牧九年征準噶爾時王請從社 王從之命從噴承王駐

扈汗河傳雷丹既備師於河通海爾見首賊眾連隄關入內境噴

承王擁兵不救王憤慨曰使虜騎充斥大軍敗亡安用騎師為也

因率本部卒攻賊於野營焚劫時賊營竭張赤幟遍野王曰此來

可以力爭因命其部將巴海夜入賊營以殺師王仗精銳於林莽

間已薄率哨騎奔賊大擾賊眾走之仗起王交刃於賊截兵無不

一當百轉戰竟日賊舍卒過大敵不及備遂為我兵所殲王陣擒

賊首二皆百戰渠魁賊帥小萊索獲騎裸身跨白駝避溪南爾清



時謂北征第一戰功云遼年復有元淵寺之戰王威名鎮漢北虜騎震懾不敢復南牧矣及 統皇帝即位授王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傳聞峯尚書歸定和議經前 上命王會議虜使略柳至強辯甚也詩王於京師哈爾語王曰聞王漢北有營帳其必居於京師王曰 國家都於此我隨 君而居即為吾土喀爾喀乃藩部若人有國固然何足道也柳又言王幼子恩歸 願有欲傳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言為各稱長其餘孽何足道及汝部被殺歸吾其請於 皇上必廢於宗也哈喀然道王復面奏 統皇帝曰今北虜畏臣子以為重臣若許之適足以長其驕心恐無益於國事況此不肖子不即預滅報類倫生無足存也 上詔獎之比

之樂羊云復 命王修書悉之和議乃成廣平王奏於軍還表請歸附公主圍藏 上悅惜之命配享 太廟及賢良祠外藩得預備舍者惟王一人蓋異數也忌慶甲戌禮部尚書成寧以王為外藩故擬賢良祠神牌於殿事聞 今上震怒立成寧成職蓋稱念王之勤也其孫拉申多爾濟頗有祖風尚和靜公王掌宿衛四十年所領將卒無不感激用命以忠勇持躬和相當時諸王大臣盡支其門而王獨與之梗 今上甚為優眷癸亥春有陳德之逆喀爾利貝勒丹公某已為所刺傷王以手拔其腕德莫能走遂被擒其勇力可知也今以罪廢時王面詰某責曰禮王何罪公乃羅織至此使宗藩斥革如營蒙振落吾備外臣何足道也責臣報



然進王因於歲首謝病歸薄憤怍而亮余與王素交乃情等  
若此深願感於心也劉文清公嘗比王為余日輝余以其說情等  
過處有期省大將筆日輝尚非其意實為朝庭重臣也王亮之  
身有大星覆於西北斗五格如其期亦一異也

褚菊心

褚菊心先生名琦長洲人為說文慧不弟子少時與題舍人文習  
曹學士不茂等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成唐無宋元年磨之習嘗  
修西域圖文志譜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詩詩音律尤蒼涼  
合格先奉王嘗曰近世不為袁題所感者唯菊心一人而已性五  
鼓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日中人不以先算待之和相憐然

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詔選曰此器不為權臣屈  
也官賞繼念詩文賦歸時余題四律贈行先生即日挑燈和之其  
末作玉蝴蝶詞尤多規勸余心感其言然性好戲多為人所惡任  
湖南學政歸以官嘗問凶肆以其利溥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

宣勇生石乾

納蘭侍衛宣勇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異數十豎羅羅閣下年  
弱貌類雙蒼老宛如四五十人奉三十卽下世其家因之日督亦  
一異也

張漢湖張漢江

嘉慶戊午夏秋匪張漢湖自奉竄入楚境擊其招撫楚督景安長

慎遠避武昌賊如風飄承安無所抵禦漢湖欲渡漢江以窺金楚時漢陽最為富饒市廛毗連數十里甲於天下聞警萬民驚避有走賣菓新於閭帝廟魯天風驟起賊泊賊人舟解繫於江者如鷲也漢湖亦落水得獲因獲網返春中自是不敢來下金斗乃為明參政道所論當時假使賊得漢湖江淮其禍不可問矣信夫關神魯磁水伯得以默為佑護也

時事數則

乾隆末定王慶福金吾印信正陽門外大矣延及民居王祀叔之有福家題文萃五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王不識說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曾笑之

陳春澗副憲性嚴直敢言滿朝以性物日之廣屢屢侍郎嘗謂余曰仕途以戒與王暨陳副憲為三怪殊為憤懣余笑曰吾今日誠為副憲為五押以廣為虎陳為蚊也後春澗降官歸修嘗路過余余降輿立市間語移時陳大旨說和語曰是何位僚走翁而王為之謀避若此余聞之笑謂僚者曰非然夫不能道此語也

張靖遠來轅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嘗侍班而馳履忽斷不及緩切怒上出見之乃以下條故事筆於額下踏之如履無人傳為笑柄云

宗室鎮國公永玉嘗領蓋轎於順義侯田公國華聞人語以蒸鴨告之田說曰吾年已老從未見此巨鴨也後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書笈得 上賜人奉書極過望感淚涕零是日 上  
祀雲壇某不及伺 上回宮乃於天橋路側設首飾肆成玉笑曰  
自有 郊祀以來從未有此叩首者某公此舉恐格神亦有所  
警誡也

曹劍亭之幼和桐家奴劉金金已載前卷或有警之者曰公嘗押  
糧某修童後為金所奪故公謝恩勅之復廿餘年花晚亭侍御杰  
之幼雖貴有所後旨 國謀人復以此詰歸之甚矣不樂成人  
之美若此

甘肅高先生選深為思某公曾接幼歸劉海羊書畫精絕詩文上  
宗七子殊有采氣乃穎藉文士之冠然不甚工相書有某大臣延  
其書寫篆隸先生以靈飛盟法為之某公大恐揮之門外曰甘某  
名望若爾乃其書法尚不如吾部曹察吏之堪指也

哈軍門象龍為將軍元生子元生隨郭文端公征苗有功軍門子  
國興後以勇健著三世擁旄時人崇之公為回鑾素絲家肉外祖  
爵直恪公<sub>名見上卷</sub>任西安將軍時與公甚善嘗謂會會哈公毋踐蒸  
羊品味不佳異日庖人將以豬肉託羊領哈食之甚美幾獲情至  
初不覺異味也

張天和公晚年頗以謙抑自時每遇故事者立勅云好好一日有  
閣中齊史請假公問何事曰通聞又詐信公習為常事云好好全  
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補篤心學士於庚寅科同調學士杜典試江西國故文理庸劣而不許補同定一卷乃自為批閱同時全閣舉親與邊學士繼祖與試浙江全故疏懶終日不聞一卷任邊選中時人諺曰全彭邊繼祖襄任補延璋云蓋北人呼彭襄與繼祖國同音也

成王性澗稽選事喜作反語自言直極屢時嘗召見上通問

明奉政使杖額命王闓之王習為常奉此職備未覆罪首使張漢潮得稽明先始為佳事上五色曰若是則不佳矣王始者借

先施呼謝出

唐蘭學泰滿洲人甲己酉春來以資深應顯職而日瞻驛入事獻之與人言習語可不畏三尊人以廢可不呼之宗室輔國公習性

性滑稽一日於坐中戲問卷曰今日天氣甚寒卷言可以不應之又云君觀某大臣就可作龍陽否卷亦漫應之為某大臣所責至跪謝乃已

明副軍左憲夏軀防人以功得晉至副都統人多相疏一日帶儀引見時明司璽黃莊漢軍其都統為榮恪郡王王又兼攝領侍衛內大臣故事領侍衛府階最高故先入殿明親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賜坐上命之坐眾大臣叩頭謝明亦隨之叩坐如儀為上說之明始知誤先跪謝罪即日罷之

王文靖

王文靖定宛平人為文簡公曾孫子少年舉第章皇帝喜曰公



輔也然當草創之際非習國書無以濟大事乃命供奉  
上親為之教習情文兼習稱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偕公為古  
日侍西清 上登遐時命公與文偕同撰 遺詔同授 制命康  
獻中正首擢英逆賊其子應熊因尚主故留京師特蒙赦言公首  
勅之其流妾語云不斬應熊無以塞老賊之屬云云 仁皇帝乃  
正應熊之罪特入世之公家訓云登星無以難牢惟以蕪巢代之  
人有言其過俗者云曰今以羊相祭墓誠為太儉然日後子孫傳  
於庶人時則易於措辦若叔氏之鬼不互於易侯也人履其言亮  
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喪為之罷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國初詩人以王阮亭本為諸名家查初白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  
名當時其詩句亦頗從速峭視為佳義門諸公自為假楚公以  
晚年入翰林常隨 駕木蘭渡衣襖服行山谷間 仁皇帝覽而  
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看以弟嗣 庶獄釋繫入  
京 憲皇帝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荀流也因免其罪為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剛直甚相國嘗相時與余師為姻戚先王惡其人與之  
絕交又嘗時舉齊文端公相嘗先王願不以為然曰君相位者當  
有相度西林係祖樹棠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善劉文正袁文達  
曹文恪諸公母訓 枕必以諸城為式文恪亮王親臨其喪壬戌冬



路過三河張店見壁有文述詩批鱗屬和冰無波下其具誓也如此人喜料事甲午秋王倫及於青墩率黨北上圍臨清誓甚洶怒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而南下惟傷而也矣於壁破之下北自賊之道也適自粟為野文襄公所滅又石峯堡回民叛時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其調守自罷後何又成公果用其計以破賊當瑞旬用兵時王嘗答其不用火攻後杜是明象改是述先王言公曰當時吾嘗屢言於文忠以索密地臣月無厭難以施行亦天意耳又與先王言不謀而合也

張太子

明監軍張公 於大凌河被擒見 太宗不屈 上挽弓欲射之

先烈王諱曰此人說不羅死奈何殺之以威其名 上從之命述文成厚養之公獨處蓬宇中數被譴詰一時聞創名臣如從忠貞嘗文毅軍官曹執經受業者也為數十年 上厚養之時人比之文中子擬授河汾諸侯所以起唐之基也自古扶持國忠臣莫之能及既亂全彼之忠又不傷我之德以元世祖之將文文山視之 文皇殊有愧也滿大臣某人都後告明臣某曰汝國有一張太子而不知用反為我國教育英才誠可惜也余嘗請明臣奏疏至有毀公為李陵衛律者真所謂顛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臺中有海神祠塑明內官像三人祀之傳即景宗於南海羅舟



時世帝所溺斃者帝封三人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故當時正人君子為魏閣所害者始不屈其遠左舍安殉死請公如王三善願錄等亦願有人帝周知慎慎乃照照於潛死之間端亦可謂辱其所薄矣

休昭報

休昭報公之為報為忠正公善正之族姓國初特遣忠正來歸從征朝鮮北京遷化大凌河諸戰皆有功大聽甲戌為明曹忠某又詔所害文宗其指之賊三等昭報伯世其家通日大崇伯處是其自也因其地周時有新齊將高枚曹者周人歲賜其幣至周亡猶未已曹忠某乃能摧斬大將實為明將中誰能若莊烈帝

不惟不賞其功乃反以罪法論成矣將化其屢救之不報賞罰則例若此欲圖不亡焉可得也

英六奇

英六奇漸人少負天志家奇首落拓充舍冬日經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妻廉中項奇其人嘗如周世公澤感之後往粵西桂王時嘗有功至聽兵官投誠奉朝隨尚平南可看屢擒海風有功洛至提督老康嘗以與修偽史故株建獄中竟不能免死公特認為之解脫卒由其黨因誘查至粵中原為賭賭以解其苦中有雙石高數尺查愛之摩穿換得因解題瑞石次日送矢石及拉家石批立其灰中蓋英潛使人運至矣今越中傳為佳話云

郭尚書

郭尚書四傳納蘭氏為金台石之役即明所謂海西部落也以文  
蔭歷歷間處任繼任嘗以宗伯兼攝司徒數年嘗異數也然聞其  
多權術任將道時有以問進者公終夏日度眾重慶間雖升室中  
見之雖乃仍登白簡其人及望公語其揚兒時日其人言衣地居  
處賦眾以為必無之理乃就身事外亦坊官之杜者也

趙本教

趙本教中令登第後以古道日番人爭獻之公托疾歸嘗買妾接  
其家故宦族女以負債被責之公視如之嫌然曰吾奈何某人之  
急以污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為之類乎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

朝 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命出海至公所以廉貞  
著任司寇時廉解於人殺人致情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  
能為上屈也 憲皇帝重其人卷極後屢獎譽之以為人臣之式  
云

費真莊之教活佛

費真莊公之平陽商丹中見又號耀於人耳目公嘗隨 仁皇帝  
之番僧寺番僧之說活佛者見 上頗信微公即揮刀斬之 上  
尤其行公曰番僧雖尊亦人臣也豈可使其侮於 君父前亂我  
國法使其果有異術則臣拙刀時伊早令如蓬萊撲撲不延頸待  
戮矣人爭服其言

百菊漢劍府

百菊漢張姓內務府人成士衣進士館選編修嘗領著事阿文成公見曰公輔器也異日功名當不在老天下其後官侍讀踐朝朔科進者二十餘年公頗與中殿望赫亭帥嘗曰大器晚成公無須躁進也今上親政復立權山東按察使不數載遂至封疆公性聰敏遇事敏於實踐人材如未白泉唐使溫集使水島皆我自徵員故人樂為之用以集大數其再任粵東時百姓自荀廣府以避其益蓋恨其來速也將海盜充斥連橋百艦出沒彼時聞人莫敢視公但滿末二公入盜艇中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果未覘如其老郭一曉則勇健倍素畏之乃以販賣百萬償之曰百公

良吏非前將降以邀功者時不可及也溫山石人故年少美眉遠游入鄭寢中解衣臥寢訪鄭以薦枕為鄭氏因嫌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賦甲縱縱公至妻亦解甲降妾乃說保曰吾所以贊汝者以汝有丈夫氣也今暮之非如時事者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蓋因督臣僅弱不敢卒櫻其鋒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為必殺盡珍滅其黨類以報天子今不及早稽首軍門則其兵剗暮下汝輩儼如齏粉矣不敢回君蓋也請自今始斷其補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懼因問鄭降公復督率將帥攻馬石二匪礮石壁發二匪艇皆傾糜海水為之色赤粵東洋匪盡殲實海上第一功也事聞加公官併銜賜雙眼花翎朱溫諸公賞奏有美公說收叙

而如削瓜雖談笑聞而慘然有常狀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  
廉直自天下民以包龍圖比之連夫名譽既彰乃頓改初節探求  
苞苴動以鉅萬聞其為江南制府時每出巡閱後車數十乘微收  
珍錯海物至數百桶之多他物稱是又以重贖又結權要偵探秘  
書然後得會進合故人莫敢探其鋒銳和順固大司馬素不直  
公所為因避察江南時憲政動之上命重臣往查虧弊公左右  
阻視初卒以不實罷職人頗不滿公所為也嘗為御史吳雲奏劾  
終莫能害而于冬以勞瘁死上下詔褒寵之繼以諱笑為松相  
公所劾始罷其真敵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 番禺人少生海陽河和鹽莫利弊去歲監謀有易稱  
之弊每引浮數百斤以致鹽滯難消動損 國課又有緝賣鹽或  
富適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探其鋒銳日見疲弊公補官旬日即  
露章劾之枚舉其罪 上天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咸皆引服查  
有所論成其餘降革有差人卑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調取文卷故  
為臺長所劾罷歸其中與投未易知也

李鴻賓

鴻賓之稱鴻賓為所廣總督時會而縱之致令該處  
詳行新恩善難結是日鴻賓始也

李御史鴻 新建人咸辛酉進士館選改官御史時值林清之變  
公上數疏皆言 朝廷利弊洞中窳要 上嘉其直言立擢河東  
副總河漢員升遷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運河淤塞





微山湖蓄水盪漚種穀墾湖公立車下屬疏濬上流湖水通暢船隻得以通運實近年之罕見者逾年丁母艱歸

### 靳相公

靳相公傳溫相國孫之子也溫以木末債事公統帥時孟反又攻持歸營士卒頗優厚與文士論交諒知石殿撰繼王石太守作瑤筆官收羅門下馬軍門忠志壯公弟鎮將繼統為金子公皆與之論世誼故人皆樂為之用惟滿兵切恨入骨己未之後幾受青蠅之害賴繼起者債事公乃復擁旌托與顯殿署署先獲賊則楚救匪為之盡殲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快指飲酒嗜香頰豔過人投其所好抗身得宜人喜與之交在軍中不喜談兵語笑

如常日而寄心醫務將帥使其各盡所長又力持聖鑒清野之策故賊人無所據據以嚴賊亡入關後益徵許亡日事徵巡以取要人之歡遇知大體者亦加禮貌實多智士也然徵任封圻蓋蓋不飭在蜀數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賊之譴見胡柏坤之彈章又性下急者以錄多酷虐有徵斃者所使令皆優伶致喜怒為若輩所操亦有聲色之過也

### 金司寇

金司寇元字安徽含山人性豁朗外貌剛果心實陰險任刑部司員特性以酷虐為政濟其貪婪何文成公為其所結以為參吏頗任信之和相理部督時立斥其柄人事快之嘉慶初和既債事公



卿交章薦之金亦廣為交結使嚴廷卷於朝張通政 昭慶曾憲章  
幼之不能傷也游至江西巡撫入為司寇既持大柄倚芥夫為耳  
目任意周內羅名有軍金幣賜者雖入大辟立為昭雪否則船底  
猶如故也故使司員嗣此為計又成公所貽良法吏改無餘至今  
猶為烈也有市賣藥者其妻和街半人隨之逃匿為翼墓所傾  
獲因以重贖歸金金後以最上妾律官擬斬決諸大臣欲調停其  
既念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滿毫立定其獄二人皆戰於市  
未幾月其子慕年全於途中遇寇連輒悔之無及於輿中泥首者  
再解之歸尸已僵矣後事聞於朝 上曰光緒信死晚矣因屬舉  
其事以該刑官焉

許壯烈

許壯烈 世守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時以功洊  
至專閩河文成公顧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而已  
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惟祁為其鄰清化王阮光平所逐敎  
關請兵其時孫文靖公士 毅為廣督自負材士意用兵公曰蠻  
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其言乃率領  
兩廣諸鎮兵伐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帥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  
調兵孫公遂以大校聞入黎城據其王宮飲酒賦詩不以賊為意  
公諫曰戡兵深入重地自應慎重況光平未戰遽退恐有不測宜  
及其未至探報入關上計也孫曰介冑之士爾何知也及光平復

率帥至雖祚獻妻國丈歐陽洵潘孫莊然夫指殺以身殉公叩馬  
諫曰公為大臣若有所傷有闕國體世守一介武夫受 上知遇  
敵盡段馬尤半遠尾追又時至富良江將及戰時總兵尚公雖升  
平南王爵也少年勇銳因年兵警之轉戰竟日尚子獲數十人甲  
盡敵馬以獲技不及因撫劍歎曰丈夫死戰志也然不死大敵而  
亡於小敵未甚盡吾之勇將以說先世之恥可也因自頸死孫公  
遂撤江橋張猗率殘卒入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殺死馬所  
有鉛重甲仗盡為敵獲事聞 統皇帝以公為知大體甚加惋惜  
封社烈伯祀昭忠祠其子軍門公文煥以侍衛擢至福建提督川

張總兵

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焉

張總兵 芝凡川中人少為小校隸宋總兵元從麾下宋撫位甚厚

公感其德復宋公以枉獲罪從僚而卒其二子皆遭戍公復隨明

舉政 征大金川有看僧某為賊偵凡軍中事無不洩漏公遂言

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為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看僧某受我封號

乃陰為賊謀非翦除之則賊無滅日矣明公信其言會大風雪乃  
命公率數十人赴為出差秋後宿寺中公故道者語自取囊中贖  
鮮與僧密者酒痛飲情甚歡洽看僧皆醉飽眠去公出寺舉燄焚  
之風火酷烈看僧皆焚死賊謀乃斷後公屢立戰功洵至恭將

丙申春金川平凱破特公書宋總兵戰狀檢一冊又陳軍門阿文  
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此故不報其大德况宋公所  
以覆罪者乃屬怒聞神履殲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陳其  
戰績乞公轉奏於朝若稍以功微罪重則當罰出有朝廷芝  
元心無憾矣又成公笑曰壯士也因代為奏聞遂思報其子  
歸人皆以為宋公知人公能報德云卒友冬府南家再亂擒擄札  
什倫布公率數百屬卒將戰山崖中時大雪鋪漫山谷皆平而公  
手揮大刀指揮者卒皆感激用命卒擊賊歸業孫文靖公曰逆類  
喇嘛之行轉不如朱總聞之乃靈也時人傳為笑談公以勞瘁卒  
傳又哀王太后朝上甚悼惜之

成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循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駱全迪  
以冒賂伏法子孫皆遂成其妻李流離失所嘗覓食直隸至州不  
其妻病旅店中因責其德為奴公買其德歸成婚日備其酒脯及  
溫詢如其家世慨然曰等為外吏正可重其妻難奪及家室安知  
吾子孫輩世日不至此也因立遺囑並厚贖質償還其妻德歸稱  
土人爭頌其德焉

劉文清詩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高倉庫凡輸苑部曹為軍無不美麗自吾衣  
玉襪褶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個幅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特別



又清公故為徽宗惡厭禱祥璵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  
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廢越者何也寄語郎著請公亦可以  
鑒矣詩人爭厭其言

佛異屬

蒙古興屬佛前顯顯義王倫答爾也其祖拉瑪校場三抹工加  
院改馬仁皇帝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急急答曰此金日碑  
也國權侍衛憲皇帝御極原親王允禩等觀視大位拉公首發  
逆謀憲皇帝悅之擢內大臣其子孫皆膺顯任公長孫也年  
十六即擢宿衛管營蓋於馬工假寐誤驚御時純皇帝急之  
以貴在子不即責瑞祥禁閱三十餘年未述一級公性滑稽喜

作詭語時上最喜贊禮部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蝴蝶筆亦足貴  
御其雖不肖實能揣摩其調秋娘嫩老猶可獻倚門技也因與  
其通上大喜曰爾亦能作是即立擢鴻臚卿未逾年授副都統  
時和相擅權古未時下有賀之者公告人曰余之陞擢猶與者  
反者其子尚未定也人爭笑之今上時游至埋落院尚書公素  
不信佛謂世無輪迴事病革時母子孫環列榻前眾以為有遺囑  
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尚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寄語世人莫信  
浮屠說也詭罷瞑目逝是臨終尚作笑柄也

劉鳳詒

劉少保鳳詒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



眾監試大臣欲遷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書法極秀勁可給場使  
殊屬榜發權高第公於常公終身執弟子禮人爭笑之公性豪宕  
少擬館將司馬元並宅將公喜其俊雅欲納為婿久之公嘗使酒  
墨僕夫將公曰非大器也日善選之游至吏部侍郎與修高宗  
寶錄告成加太子少保進可試卿如宮衛者惟公一人人爭羨之  
督學浙江以展醜獻士子為言官所劾請成某龍江時將軍有賀  
表命公代撰表至 上謂進臣曰此劉鳳瑞筆也其文愈佳於昔  
可謂窮苦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後北魏時高聰以罪遷成瀛州  
代州改為奉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聰之筆古今事  
時相同若此

### 德尚書

德尚書 姓通顏曼羅氏滿洲望族也年六十餘始權太常寺卿  
又二十年游至戶部尚書已八十餘矣與宋文正王天瑞等作五  
老會時人崇之公貌清癯性餘樸廉潔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駟馬  
人比之公德宏以其剛毅勝之嘗入直禁庭其下屬告人曰其他  
費不具論即四時衣冠之費或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貧也若此復  
以夫暴胥吏罷官至今年九十餘身猶健云

### 帽頭毡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然若皆施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其上用  
紅片錦或石青色線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綬



尺餘無老少皆曉皆冠之惟老翁夏日晨早涼用青緞縫制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至於結帽尚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曉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端金釵粗縷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款開編祥巾額欲求一紅縷頭冠者未易見也至隨帽則以細絨為之應用皆黑色或有綴金珠縷龍以為飾者非後柱日粗野之製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使帽之製不復觀矣

明象政

明泰政立金川本威諸戰功也詳前錄安其少時尚履懿親王郡主夫婦勳懿王碩厥之玉母定太后惠奉移之東陵狀聞還

路積海解夫皆憚行公時義事因以巨杖擊昇夫自先行泥潭中昇夫乃說說從命往行數日蒙使整肅而行軍馬王大喜曰誠吾佳婿也他日可為名將是公少時廉止已不凡矣又公八閩鄉試純皇帝偶問傅文忠公曰汝家有與試者無文忠以公對上曰世家子莫必與文士爭名則推藍翎侍衛命從征西域公甫出閩即恩恩就道亦一異也公雖以武功顯然頌文善吟小詩善寫墨竹故屢居文階人不以為過也

劉清

本朝用人不以資格故寒衣客以進自用總兵官見澳洋池北偶談然皆國初開創之際逾百餘年未見以文勇改武者劉松齋

清以縣史起家著青天名廉征川楚山東徵匪皆有戰功公性粗  
率喜嗜醇酒於文史並使酒罵座吾與士卒共飲其初乏方面之  
威儀又以彈雀笮足故頗有蓋瓦不飾之舉遂遭疏疏 今上悉  
知其人因功高寬貸之內子欵以山東鹽運使改盛州總兵官公  
大喜過望曰老臣得以盡其職矣 命下之日崇朝成以 上用  
八得宜同材器使云

小說

自金瓶歡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草其造宵龍門故世之嗜編者  
汗牛充棟牛鬼蛇神王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  
為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即以前二書

論之本滸傳官階地理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為魯達由代  
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及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  
志裏急行數十日尚未至又對至山更鄭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  
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生身始為善書體裁如太  
史公漢興諸王便是也今於魯達林冲等語去鋪敘平虛復義關  
楊輩乃大至著名者及皆草草成章初無一見長處又於馬騮將  
敬等四五人層見疊出初不能辨其面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  
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  
能辨別者金瓶梅其筆勢不特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  
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僭亂其間最費可笑是人向未



見商格家凡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會州山人何至揚他若此必  
為屑作無故也世人於古今經史莫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鄙  
之書稱贊不已吾無謂也

考據之難

本朝諸儒皆擅考據之學如毛西河顧炎武朱竹垞諸公實能洞  
徹經史考訂鴻博其後任翼聖江永惠棟等亦能祖述淵源為後  
學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簡齋太史趙甌北龐稼詩文秀維恭助為  
一代大家至於考據皆非所長隨園隨筆中載宋太宗高拱之獄  
中邊人言前以崩雖本王鉉默記然太宗自幽州敗歸後二十餘  
年始崩實晉之毒馬能若是之久沈默記所載然武襄跋危輯魏

公擅權是以司馬溫公之劾王廣淵乃殺執政之指直與胡絃之  
劾真魏可同傳矣其跡駭不一而足奚可據為史要至趙甌北蒼  
眼雜記以湯若望南懷仁至乾隆中猶存其言且同誓詔本署老  
史何以昏惰若此亦若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論先朝王

嘗讀金謝山結場亭集載明人夏文節尺身言曰東國乃能修遠  
威命惟讓其弟又託為之捍禦邊圉舉止與聖賢何其異國焉  
得不興蓋謂先烈王讓國事也其時傳聞異辭尚不知先王攝戴  
文皇出於巫烝高皇帝初無成命也董崇如與友人書云宋  
國都主雖老其子其雄尊非常才表不出襄寧公之下將朱達等

尚未已也是二人為明臣僕乃推尊致王至此當時神武英雄洵可知矣

定數

太平廣記載唐張文瓘居中書數年未能食一啜餐以為命塞余自己每餐封至乙亥十載間凡朝廷大聚會及內廷聽戲等嘉禮皆未嘗預已已今上五旬萬壽余適丁內難不得與逢或與自今患之易勝匪徒或致其命之塞應與文瓘同也

海樞勇盜馬

海樞勇公爾蘇從征西域金川臺灣諸戰功超封五等為近日武臣之冠也 內廷時與蒙古巴林郡王已圖相善二人皆有驍驍

危 蹕木蘭王欲以己馬為公騎公不許王曰今夜間使人盜去公勿疑也公笑應之曰大往曉聞王果使人往竊見駃馬獨立荒原駃草因滑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鞭伏其內蓋公像為之備也因大呼曰寄語汝王吾公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防閑嚴密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來馬避矣俄而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岳崩勢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駃已失蓋公潛至王帳後伏者聲呼及防者出視而公乘馬行矣事雖委瑣亦一兵機也又曉二人相見歡飲竟日王卒以馬贈公蓋深服其智也按太平廣記蔡昭弟盜馬事與公正同古今豪傑皆未可絕以法度也

郭汾陽逆髮

雷頌劍俠傳昆峯奴益紅睛事其人曰雷朝一品再造社稷語實為郭令公無缺表樓紅頰曰家本良家為王君逆髮為妾至今心猶耿耿故願隨崔生潛逃詣諸事雖出於樵官家不足深稽可見當時法國之寬赦人樂為盡力雖如汾陽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舉而世人並未以為非立若後世人情善得難行如曹史稱有不當則浮議蜂起利害隨之其切實要得建樹也

元裔之多

自古勝國之裔以元裔為最優順帝之嫡支雖為魏森所滅噶爾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際昭然其他科爾沁巴林塞曼拔漢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裔今悉列為藩封又四部中尚有元裔樓元史其長子 封於絕域去中國萬餘里其地似今俄羅斯然則元之世澤延長較諸江平乞食三王同戰者不可同日語矣樓蒙古藩封中惟喀爾沁土默特二部落姓烏梁哈為元大將阿木孫今杜牧郡王邸中尚有諸羅喇王晉命金為序故知之甚詳今元裔簿之曰德漢人王姓蒙藏其地非蒙古裔者誣曠之誤也

本朝待外國禮數

列聖垂遠綏邦撫安華夏皆得操縱之道噶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歸降時皆不去其汗名蓋以其地廣遼荒不足



與較今既仍其名蓋異日即稍有變化亦不有傷國體所謂變矣  
相攻王者不治較諸前代嘗缺帝之名受吾祖之貽者其得矣信  
何如也又俄羅新國未通貢表故彼此關會不用詔旨惟令理藩  
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寇牒之狀實得中國欽使大體  
勝於富鄭公之事多矣使室室於契丹罕行此制焉有燕雲遼兵  
之禍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時其妻子為舒文襄公所檢獲其少子某年甯周祥  
純皇帝備之命永綢監中年五四十餘尚未出獄不識牛馬之形  
狀垂慶甲子乙丑間始卒獄中皆推為答治焉又四部彙集古之

子某 賜傳文忠宅為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為殷富回  
部王公朝瑞至者叩拜其門甚生受之主僕之禮優如也

諱避

國朝定制凡 皇子六齡入學時遠選八旗武員弓馬 國語嫻  
熟者數人吏番入衛教授 皇子騎射名曰詣達體制稍嚴於師  
傳蓋古保氏之責按明順義王俺答即為小王子之保氏故眾相  
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貽亦奔隨之一端也近皆選  
東三省人充補雖其弓馬純習然人率皆舉止獷野取素輕之未  
文王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純陽為師今柳仙偵察即世所謂柳  
魁者公敬禮視呂祖稍敬時皆以為荒謬成王怒曰然則為朱先



生之標詣達安眾皆發然

榮格郡王

王諱錫德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時國始時射獵習為純皇帝所鍾愛設立儲位純王早喪王少失怙恃溺於聲色身體為弱至中年無日不病或對人終日不復投談今上令王乾清門行走以日勞動然其疾終不愈也性德敏善書法諳古今經史出口如瓶瀉水余嘗以荀子淮南鴻烈解諸書詢之王贊誦爛熟然亦未見王常讀書也遇大節侃侃不苟卷函之變王時危從聞警或猶泄泄然王注然出涕曰上為吾輩何人即以親誼論之猶當代分其憂况萬乘之尊乎固進諫請上速回京中以靜人

心 上首肯之即日 迴鑾固重視王曰朕覽筆惟綿德有骨肉情也寵眷日優王適年以勞瘁甚 上悼惜之

陳壽山

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豪宕善繪事少游楚不過入京客余邸中先奉王甚喜其人曰與壽山設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為人所訾議然喜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設設有聲如身立深山中人爭愛之以先生終身筆畫惟此為最云滄蹇以終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奉王厚為恤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鬚滿白髮亦可憫也

顧星橋

顧太守望本長洲人少為諸生時喜聲望某月滿樓招延賓客飲酒賦詩無暇日為沈文愨公弟子故詩筆清雋尚沿正宗強仕後始登甲第能寒粉署廿餘年壯志不為稍衰客邸與余最善有詩賦相商惟先生必為忠告亦濳樸之士也然性喜躁進以巧官自目序余詩揭書官階至三十餘字冠亭師笑曰公世兼攝事者自和相下即星橋數其數中也如此晚年負債山集一庵出守東甯帥日集其門如市卒乘食棧車階逃出京人曾以為笑柄吾粵東後以結習致罪制府勅充其官歸蘇門後寄苦益堅寄舍及人以卒先生初以文愨致通聲氣及文愨被論後先生惟恐牽連

人告曰沈公非我之師亦稍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輕薄猛視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書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京師如未嘗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過王侯其家及字至千餘間園亭瓌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乎查氏戚氏其富麗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以為千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致興獄訟不及祝氏遠藏於密也懷素部八骨彼萬頃喜苑濟貧乏人呼為好善人 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進奉 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使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云王氏初為市販弄童後以市易起家每歲萬

聞招集優伶耽於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累世變置猶足食五十載其他可知矣亦皆極一時之盛也

麻狀元

本朝順治壬辰始許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另置一榜頭場四書又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信公字中廷試首名人爭呼為麻狀元今其宅猶存人呼為狀元街云其後停試至癸丑復開科即與民籍貢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肅

王文肅公字性剛毅諱守廉澤州人歷任其官屢如故也母早卒朝家不舉大儒切子同與往公入內堂警市餅餌數枚令其

子生與中舍之充微而已履端王與之善嘗欲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凡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其子侍御念孫以彈和相助登望喜講水利屢任河員卒以河決罷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孫也

陳文肅

本朝漢閣臣率以耆儒碩德始獲登庸故唐黃昇無不白髮駸駸者惟陳文肅字文以大夫考受上如其參政時去釋褐甫十載入重慶之公性剛峭峻獲保親善吏事歷任封圻以廉取稱職諸下屬畏如神明莫敢欺詐然多器刻恩惡分明既賦之仇必報有道員明公字者伊文端公孫也為公門生任粵東糧儲道公之兩粵制府時明公適丁艱歸過諸水程明公具刺謁公公適假寐聞人



不時通明公慨然揚帆去及眾欲見之而明已行公心志其事至  
粵中撫拾明淳收糧米業勅之明因致大辟後數十年其子輝祖  
卒以會婁伏誅眾皆以為公苛刻之報云

王功儻

王功儻字漢軍人性迂拘學問余隨除四子書時文外他書籍  
莫觀也性直樸顧明大義見有人交以錄取者必從旁證之康道  
人怨詈先生不顧也自以為善陶猗之術廣開市居貨財為人貽  
盡而先生日以為倍獲人前洋洋道之其志終不衰也以致落魄  
布衣縵袍尚不能給訓課蒙童以為餬口計蠅牘土銍終日書聲  
啞聒不已而先生不以為厭也嘗病瘳嘗恆恐驚於道遂身出行

必小紙書其姓名居址以防顛仆余笑謂曰昔劉伶荷鋤自隨今  
先生之骸骨惟以不歸於田廬是廣何其不達也若此先生亦無  
以對也後卒以貧困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嘯亭續錄底本

隨齋珍藏

卷下

2025.00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D103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542647 - 7



續通志卷三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稍善有嚴於節日故錄者近日讀之其  
大端與明史無異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嚴瑛馬惠宗邊國事  
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邊國之事皆為刑罰不及  
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已承業以落臣存問今古大變王本於  
庶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道筆然則其編別安華亦足與耶  
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序足撰與沈淮沈一頁畢自嚴與陳  
新甲同傳未免寥寥並錄珠無全斷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馥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為成制國脈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循吏證權謀革當之亦  
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誤及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  
者雖王纘遷者易善也然二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遂亦已  
凡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摺多合辭今者續筆於  
庸行則二史兩處相踴躍有礙於龍門唯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

變弄相公

鄧曉春采政司本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備詳詞館者三  
十年以著述得歸野或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沈度碑宋端本  
王賢余嗣以易歸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帛乃易屬物滿架閣  
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約玉篆罕與朝會恭簡理爭於部

餘遺事直書從亂胡其亂專序以見滿余是日遷公於九松山古  
寺中公歷言胡變法政司吾身也及良尚憲懸此位何為當以去  
就爭之不可使朝廷之法自我壞也余欲服其言以為有古大  
臣風上書重其品望詎日賜內府禁園部由以營之然性多  
疑忌嘗侍下屬嘗於政事堂請餘亦遷君曰汝部中皆貴法之人  
何面目入此堂也以致嚴懲爾部司自曾仲欽被逐去賴同事者勸  
諭乃止故僚屬嗔怒不以貴告某官先數載致廷林清之變而公  
尚不知也是日踰牆入朝履聲索索向人語曰事出倉皇我亦  
無法措置昏然坐單機處階上政無一語取竹笑之卒以是免官  
歸時囊無百數至貴書畫以行間法時慨言公所著年風堂叢談



隆載近日士大夫嘉善德信類為富道近所刊本皆刻製故書為  
之實無及哉也公善吟詩雅興正宗廟有體州青邱遺趣實近日  
公卿輩所罕能也

和相見題令

右安門外野寺僧入言和相雅愛凡人亦謁道寧以語見為榮有  
山東應城令某入都某恩和一向以詩雅於同寅以三千金贖其  
聞者於和相歸時衣從門有自立于殿和相於殿中呵曰縣令  
是何由乎亦來叩見耶時情以為笑相

質莊王義大

質莊王嘗蓄小天名苑婆顏馴馴所識入章王堯夫不食三日斃

亦一異也

伊總憲

近日宗室中沿門叩戴者多不稱其職任如祿相公室中應其彰  
明較著者繼起為伊總憲呼何為某良王王子以晉深殿大員初  
無所表見於世甲戌秋任總憲甫數十日忽奉諭給無名揭帖有  
清韓氏某首告重節有林清逆黨欽於 為壽節起事聞入 神  
武門之語某朝駭然至期間無其事人多疑之移司馬某所告余  
司吾僑家長碼頭之期其子弟俱長尚須戒同事司以不祥事見  
知令 為壽令伊公以或能入語人告何其詳也余首肯其言  
又聞中城副揮史作案步 政言前期伊公已至公署聞中丞無處



奉事母若預為引泣者次母即有得帖之事又其宅隱僻高為隱  
蓋何以許者即詳其居姓官職殊堪贊美或云伊素好左道嘗引  
扶蜀邪術之人寓其宅中其造詣秘莫可詳也但是見稱烏里雅  
蘇台將軍人心大快亦適年復蒙獲授理藩院尚書初不恨公論  
也

胡桂書

內府佾官胡桂善繪事繪畫北苑黃雀山狸諸家臨司畫作長城  
雷聲圖見 乾隆帝御製詩中其子九思善畫繪事遠書新研法  
時既登酒為師家習師以父事自共嘗作小詩清員可善歌之時  
慨嘗入室弟子也

關槐

關司馬槐 浙江人家居富以賢為中書黃燦成進士初奉嘗能文  
翰也拜傅斯明孫女為師自相誇耀人事師之亦自以為能繪事  
凡歲時有畫數百幅以供 內廷糊壁後魏遺諸內侍故其位居  
中槐畫為多時中書風公亦嘗 亦善繪事故人請之曰關花鐵樹  
歲朝胡益三人所長也槐年疏又尚復戀技嘗同余 召見乾清  
宮槐雙雙上階咸司馬嘗謂余曰吾若有其家貧早罷官歸去尚  
獲阻後進之路何為也槐乃以貧寒自居某日服單綈衣空不舉  
火謝燕展侍御拜之地之坐王鍾工窗不糊風寒感涕然謝笑  
曰余雖年過然不以此成樂陪君為凍餒鬼也而槐初不作然但



謝賞之而已

關文襄公傳德

關文襄公于憲轅關川既戡切余已詳或前卷矣幼時聞先外祖  
母舒太夫人言公嘗刑嘗時與姓編區公同定律例將  
明代酷法盡皆刑除秦縣死囚盡和臣林以充擬平凌虐又擬明  
代鎮撫司酷刑和呂公磔九編種諸虐具以充擬八設法當時奇  
異頗德至今馬坑二氏嘗懸不齊有所由來汝小子其益講余  
以志刑治編異故引刑例作惡罪惡其有能先外祖甘楚則已

劉金母

和相家似劉金幼時為人教鞭家甚貧之立不為者單衫製有

券和相攬雅時甚為倚任屋宇潔遠五百餘間曾為劉子所葬  
幼士大夫不負者爭與之結姻眷有香山楚蘭之戚其母甚賢楚  
及金富時其母必曰索屠豕下餐曰昔曰君此而不為得令難養  
富散忘著日景叱耶故余受恩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其子暴暴不  
肖致有南輝私覓人命事以遭刑誅而金母卒以善終

王西莊之會

王西莊本第時嘗儲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揖物狀入問之  
曰欲將其財吐氣攝入已懷也及仕宦後泰謀莫誰多所就沒入  
問之曰先生學問富者而石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  
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王



百年後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善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  
書多復被激弄語蓋自非會隨也

鐵冶亭尚書

余來鐵與冶亭尚書又已廿餘年喜其詩才敏速議論今古是非  
優侃正論以為有古大音風範後聞其應任督撫以微吏稱才美  
下屬任性因違其多寡定其優劣又視歷科日趨磨滅人急習乃  
因王仲漢之獄調陝西城 各月未返年又以在西北時遊覽人  
爭致遺或言林嗣純其言行不符治至若是我聞人言當察百秋  
林清之變時公獨 居勸畫逆聞富不親之謀又於十七日夜之  
事本具天賦 上收其言探捕逆軍頗意大直楊遠避逆刃逆謀又

為其門生御史陸汝曾感得所勸於我聞富保之切茲逆諸要語  
上聞適遇西賊之怒重遭重譴公嘗運入雜詩者甚詩數十卷  
頗為聖宮任英撫時進呈 上御製序以寬之 賜名曰獻朝雅  
頌甚頌行天下

玉蘭亭傳序

治亭弟蘭亭司馬 上 賦詩才敏捷過於其兄品高雅不趨聲聞  
統皇帝時應八旗詞林學問兼優特 親試之擢公兄弟二人眾  
以執轡御杯比之公學海博覽或短諸書自以為知矣臺灣之  
後傳又襄玉海題弟公肩士實公以藍鹿洲平臺紀略示余曰昔  
廷珍以上日論巨寇甫廢一經事御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



其功不及蓋以多矣則楚數匪緩時公政請總自爲人尼止  
上如其事欲推爲晉卿者公解其公先以贊頤和相引屬其贊格  
較五鼎焉謀 上悅和言以公首許曰暮風元已入解家之司其  
蒙使遺婚道不踐終日物怒因醫醫成疾苦居治亭園庭以故人  
爭備之

蔣允學侍郎

蔣允學侍郎字景少司空允孟子也文子同居允川時入禁之公  
好講辟穀術宋文正公引爲入宦弟子又以探遺世下之道異哉  
同功故命降道二學者書三說時公願以爲信靜然歷進戰意於  
名刊凡要津雷道無不交授其人稱疑訖即康素如教教嘗其異

使某於私室以通有賂之者皆容成御女之術及奔就安津松寂  
耳畢子尚方處濯處之曰元字之傳存說與川楚數匪何異况假  
元漢之古以爲終南捷徑何具神已余以畢子爲知古後卒以師  
事僧人王樹勳爲石御史 永進所勸范晉賢歸去又之居死

戴鉛山司寇

戴鉛山司寇 以江西人少中成子解元應任封疆以儒弱名下史  
多機穢之年六十餘始登九列士成科主會談曉義於閭中提雲  
文字荒疎不堪八日有天玉亦八耳之句爲稱優子傳爲笑柄紀  
曉處此異文曰中有一團洋釋之氣亦識其不中軌也公以江西  
名爲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疎至此也



陸大司馬

陸司馬前朝少年科目居大司馬任垂三十年 既皇帝召見備  
其長吏數年中並擢大司馬嘗問之曰卿年逢暮自揣精力尚能  
衛大柄乎公對曰臣任司成時日課國學生乃自文章非中間旬  
出者殊不以為苦也 王又頌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狀元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為王者所必誅故仲夏之  
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蘇彭氏素設文幕神此境內的先生以孝友  
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魁祖強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 彭觀  
石升 彭其 彭其 彭其 彭其 其曾孫 彭其 皆成進士今司寇公

亦選 復登元列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正真復粹之佑耶抑別  
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村居雖以委官失職然其人性仗義未第時為深水  
方氏主計臣士八百萬計無遺與方氏類之以富為中州學政督  
課士于最勤五吏時即制服坐堂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多奢  
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試以諸士于勉於學問語諸其教中州試  
隨有女士于余誦不已至有懷紙代請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  
雖嚴烈亦見其苦心也余商榷征湖北學政時聞林清龍懷說就  
道數日是驅五京時清縣道被公王僕數人召辱紙墨而過嘗曰



吾既以身許 國豈可獲福而行以千名義也途中工破調刺兵  
余語多轉差 上後行之故滑越之成功載述公之策居多公為  
余之親友丁卯冬余舉此遣田孫公母勸宜急修葺以存 國體  
至丙辰修葺洋殿千語以責之又余既從隨其屬公拒不納其  
歲屬也若此

陶莊聊

余素押使餘辱為吳春屋侍而此雙五司空所存必甚銜惡若輩  
逆哉青天雖其常態然亦有深如大義者如陶莊聊名復喜江都  
人貌雖磊落性多佻儻才敏詞頗可人意侍母嚴孝凡所得  
隨類任母為賞惟恐不得其歡余每欲言安諭伊必阻此口此招

福之遇也存應其喜伊於晨母外其所蓄寶財多周濟貧窮曰國  
為世人何足見其富雖歸後余以慕羨致怨乃林連及証聊入獄  
數旬日夜長號恐母聞者度之因以厥死亦若輩中之魁是也

慶丹年相公語

丹年相公三世調梅古今罕觀性和平居福府數十年初無過失  
舉趾不離寸地人比之玉政公備其初 賜雙龍花相時戲事出  
神武門屢及去期眾譽之曰世罕見此和平風度所以貴厚福  
也祭百款林清之亂公年垂八十抱疾於邸政堂坐有輿入內卷  
然坐 頤貞門階下終日無所指揮人有告其變者尚從容曰此  
語自何所聞若輩妄敢如此橫迷人爭笑之卒以是致仕歸適二



年費於解誼文恪

姚姬傳先生

先嚴王善指衡天下士己亥夏來子穎南遊攝姚姬傳詩至解先  
恭王曰此文居不出之筆英日許墳宿勇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  
故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嘗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  
乃移居歸里字文叔右四十餘年石文道勸歸姚姬傳震川而難  
得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遊虎橋 賜回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  
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云

楊升菴詩

嘗讀楊升菴集海岱引云海岱帆來輕浪飛鷗富夜成萬珠磯翻

身駕起或龍騰血汗青冷竟不歸似月堂空龍舞塵靖妥坊冷慈  
性入芙蓉蓮子隨也去不及當年看李倫乃擬夏文惠之詞是桂  
洲居相位時亦復會要偕儼原非實位不過為分宜所陷死其  
罪人多謂之今為風說漢河秦劇居其黃髮老臣可與葛氏姚宋  
並列者亦未克過矣耶

傅文襄王夫人

傅文襄王夫人姓何朝覺羅氏慈哲明公山女也性夙從溫事身  
決斷配文襄王廿餘年封魏壽康為任理妾而周王阮光年既  
歸降 純皇帝欲其來朝以質其罪而阮畏 天朝法不敢親坐  
文襄王薨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先平不親至何以歸報





君命因呼役臣吳俊入署隨廉其之高雖久之曰吾得雖稽欽  
革秋以此期保先平不死務願招其主尊以彰 君德吳故善辭  
令馳入安南方說先平以夫人辭告之先平始入覲 純皇帝大  
悅頗優眷之以解夫人之力也文襄王亮後夫人持家數十年以  
嚴厲稱聞門庭盡諸人爭畏之

明大傅家法

余嘗自歎子英勉為朝前氏之甚復言明大傅 味於康熙中此為  
鄧華野所劾曰勅君既不殺謝立長時保家之道可也因廣置田  
產市賞奴僕厚加膏香祿口賜以銀米冬季賜以布帛諸物使其  
家給充足無事外家立土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王家

者立籠杖下所進出之奴皆無寵之者曰伊於胡底而不能存何  
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同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千金子孫  
歷世富豪至成公女時以保徽和相故總於法網石籍沒其產百  
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惟奸佞家異才故有過人者所  
以能應百年而不敗也

蔡萬山相公

蔡文忠公新文勤公世道柱也文勤為 純皇帝藩邸舊學政  
上待公尤厚公性純整理學傳世為安漢正統故雖以過失遷遣  
上嚴旨而敬禮猶如故也為 上書厚禮師傳三十餘年諸  
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子告歸里請 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



之疏傳庚戌秋入京祀 殿 上謂和相等曰今歲王會圖值勿  
使感新見之恐其諫章即至也其為 上所重至此余勿用光泰  
王言嘗自深陽過過公於進公立降與先王比之公曰某非為王  
降與已乃王謀北面恭請 聖安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苟如此  
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實非干人端也

王鴻緒

王尚書鴻緒之在禮廉王余已詳載矣觀 近讀其明文稿於水  
樂集逆反地履方若瑣語惟每多咬齟而於皇帝則指頓無完膚  
狀蓋其心有所險蓋不啻流毒於書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  
王司徒之言不可學非也

宋文正公淑溫

淑溫起閩戴宋臣楊勳為真宗東宮官即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  
幸其第所居在臨卷中筆不能進帝因蘇筆步至其第慰勞甚至  
按床又正公喪時 上親往弔問不哀 御輿入 上步至其室  
前哭之甚哀古今 聖君賢臣如出一轍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偏惡嘗為賈汝霖王所箴曰凡至不取親離時始信弟言  
之不誤也余嘗以為過激之說今終以暴戾致怒深悔不從其語  
然古以節份傷威德卒因暴怒致死判官張謙陳執中為宋相以  
無道虐死婢子三人迺元年方十二累行首提窮冬解得脫其飯



食學曰五先為趙清獻所勸漢相觀相以投覽柳子故為趙廣漢  
所究治管應見諸史毋諸公皆當時名所相其過失如此之甚  
終亦以此罪所何也懲治強暴法雖苛則究未數覽乃使先王封  
爵自余而失深有愧也

古文筆墨疏飾

余嘗怪前代正人君子若節錄重篇不厭可近時人材寥寥何古  
今之不相及若此嘗與單子約書屢歎及于節曰君沈讀史毋諱  
故視古今莫宜不知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先朝無  
論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王文弼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  
之高談理學岳少保之著勳堂之壯之原明書著載文編百萬漢

之才餘數建慶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乎謹讀願經略德將軍之  
戰必元獲楊軍門五五之靈勞而壯王提督得祿之揚歷東南事  
壯烈長庚將忠果元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元提李太守益昌之死  
事汪屢卷之外吳山尊義起雙五柱星之文學殿之前代人才有  
過之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闕節皆一代名臣也余題其言述諸  
王又正筆記了霍相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筆  
疎飾欲為後代美談耳言雖出于奸邪亦必無因而發也

報應之異

宋時童守少時私人之妾為人所侮辭而出誤踐娼婦為婦所  
訟贖銅乃免其後為政苛虐卒有頤南之行道有其相公少時乾



甚其麗嘗軒於大姓宅其僕僮極欲刺殺之幸誤中唱乃免其後  
高祖令終為一代之寶世時亦異矣

盜賊之說

聞見錄載相傳黃巢不死時澤之諒乃自是為僧鐵金義見於洛  
南標寺數嘗禪師有自題小經詩云猶憶當年早上遊鐵衣靴  
盡挂僧衣入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說說巖際陽精錄  
亦辨魏則不死事或乃假想說似者以代之表箇齊又古事聞不  
死凡客山為某寺和尚曾有見其遺像者云余按黃巢聞闕罪惡  
通人雖臨誅之本盡人快奈何將為隱津塔以考政弊之本審執  
筆者又何心也又麻正中平俗都正北任時有僧入贈工刻說書

閻宇有亦以為李逆不死余以忠佞賊人遺物為善善僧人所獲  
獻之以邀厚報耳未必悉逆軍威佛也惟明惠帝世以為出亡又  
唐王被擒後有言脫逃至五指山為僧之語乃遺民未忘故主之  
意無論真偽猶有取焉

舒文襄公未詳

余第以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時極言天下利弊當時號為鐵漢後  
內任金吾外掌軍機皆以剛正見稱故劉文正公乃視為相及居  
首揆錄其日錄殊踴躍之習王倫之役復進軍威多疑與草又  
上疏言禁民間私蓄火器為言官所劾此以泰皇銷兵云然則雙  
之役初有欲括換者以故賊人蔓延日熾及不和公之除善務盡



之善又天器之然自古所無自明中葉始入中國賴 本朝化治  
昇平故猶未盡其害者亦朝五代之際便有足器以然敵攻城邑  
吾民無子遺矣蓋公之智慮深遠亦未可序焉也

年大將軍先述

年大將軍賜弟在宣武門內右隅其額書邦家之元及年賜汝日  
甚有識之士遇其第四曰可改書啟家之元蓋以字形相似也未  
適時年果領事

朱文正公之道

朱文正公在 謀惟時以羽翼 今七故許某首在後其與人  
傷官兵某首在國收護軍統領其重勿之以演前院續 上後侍

公唯治其與人眾然謂儲在日師傳所當優禮者至其與人務須  
以法治也後天適時首在師獲罪陀祭以然統領家以中屏之私  
致傷其子脫領亦以他事勅先將吾社孝廉笑謂余曰丞相公某  
能驅使黃金刀士陰疑伊二家耶余曰而使朱公具有其術以伊  
素日品行亦必不為其天報之不及耳將以金言為庶

夜談隨錄

有滿洲縣令也尹斯著夜談隨錄行世皆見怪不怪之事致卿齋  
志異之類文章粗獷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友者云與若輩  
為友終為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捕之事直為符逆之詞指  
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與所壽物者亦僥倖之生矣



松相之謫

松相公自蔡因救出攝伊等又復三載而卒故始歸朝任御前大臣以直殿稱丁未夏自稱元早上下詔褒嘉公上疏陳阻蒙恩上以其技達相制廢置重典令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滿為塞哈爾布統其疏云宜甚延奉為恭請殊字論首惟恐其急欲酒撤既事竊臣昨日仰蒙召見命則仰製望爾有慈說畢臣隨赴軍機處蒙官公問捧讀之下為分新味獨獨不安茲因順天府所屬缺而以起哉皇上引咎自責實好是勤天時稍釋遂成臣工因循疲玩復一論及祭西九月之變誠如聖諭早蒙甚可畏也如臣在列首務僅知趨走為勤實有應得之程若

徒以虛言塞責不唯辜 皇負職亦恐天理難容因念 皇上於

聖年誥 威宣慈謨 列祖慶慶以告成平典禮使開日不宣廢

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迭迭各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銀典唯今夏亢旱尤甚上天昭示獨在三輔之區臣愚以為 皇上展

儉之誠已荷 列祖 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日奉差奉天

查勘 陵寢工程沿途曾見旗民困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間

由新額會題恭摺奏請 皇上矜恤 嚴京荷蒙 俞允自去年

八月臣入都之後日侍 天顏屢蒙 諭及二十三年春賜 禮

宗陵寢使時臣以連年雨暘時若收成豐稔周應舉行斯典今

乃三輔旱象已成或德 祖 宗春儲昭云景來物停舉行以為



蘇是破滅父老之意未可知也後不稱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  
伏乞 睿鑒臣無任惶悚祈禱之至謹奏

詩又溫體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兄頗類其新唐書好用僻字蓋可以於其詳  
使入讀之胸臆開豁格不齟齬不與詞近日本司河學士詩文亦  
然余嘗謂法時既沿潘岳諸新唐書及本司河幕如人嘗嗜腐症  
實難好嗜也法公為之大笑

服飾沿革

國初尚沿明制套褂有圓紅綠藍縐者先民親工有月白耀花褂  
先恭王少時猶又見之今官服用縐素服用青無他色要花樣康

熙朝有富貴不漸江山萬代恩元五福諸君日又有暗紋蟒服如  
官制蟒袍而却縐縐者余少時猶服之袍褂皆用縐縐縐縐行列  
如蟬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縐如戲縐名為蟒褂蟒褂今唯蟒袍尚  
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與著行衣者白縐又忠臣金川歸善其  
使提名得蟒褂今無論男女無服著者之妾色袴初尚又藍氈陸  
中尚政現紫本年福又裏王均著深綠色入爭故之謂之福色近  
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綠色無貴職皆服之裏  
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 國初皆衣之尚沿明代  
縐袍之義 晚皇帝恩其時然道青色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  
後俗輩皆用青色縐縐縐縐等縐衣邊闊如古深衣然以為美飾



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為首子士大夫而無服者皆一時所尚之  
不同也

貴臣之制

定例 坤宮官祭 神廟自皆 賜侍衛分食以代朝祭蓋古歡  
福之意有貴臣領侍衛者則制其屬曰若家以貧為要若等朝祭  
既食作肉餅家銀口香等物開惟以權至質鴨鵝野可也某侍衛  
應曰侍衛家首不能購此珍物某公乃語某其生長富貴不知闕  
卷之艱難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尚甚虛也又誠則數少年  
日在外俱曰胡亂行走少年性點因故為不解狀某公報類良久  
曰所謂標故等事是矣少年曰我輩外間皆名爾端也一堂開然

明相國

丁丑夏松相公以久旱萊免拜明來政為百祭公於乾隆丙子丁  
丑間即從征西域又權推節重大保居政府廿餘年視公猶為後  
進年已大耋乃登白席自渭濱釣璜之後實為再見信乎平八端  
也

松相公行實八十餘年  
此相不入人即見其文語也

安三

明太傅禮部時其臣僕名安嗣最為豪橫士大夫與之交接有恩  
頃焉山之威其子孫居津門世為顯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八仕版  
有斥典州牧不肯宗室至有與其連姻者亦數與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後古公道誰然必有濟於國始為可貴若如趙括邯鄲之  
徒非不與尸同死不為世所重之闡明相公言本果本之氣海越  
勇公實預其事善又後海公印大時口筆氣韻戰此清軒之也  
魯馬首殺來諸軍努力衝圍盡奔師於其謀可也國難馬歸政身  
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惜也春好軍言亦世代推戴者  
言則敵如負氣此稍是誓其印父子存此之懷不然必題作其日  
古如邯鄲之役凡節度之數皆師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經軍旅者  
其置論后如是此與楊舟中舍准守江之論相似非題身經歷者  
必以其言為強矣

朱檢討題詞

朱檢討又歷謀文吏官事命之職之矣近於安政寺觀松臺而高  
紅杏園小帳度經中詞林如王漁洋朱竹垞輩亦曾題詠公題上  
絕一首詩亦為逸可喜乃知其列字體田也聞分習問者未得抄  
錄其詩以殊堂依例也

謁歌

聖祖既廢理邸孫欽王鴻緒輩悉其後立福錫因進講臺語以聞  
仁皇帝怒欲置王於重典眾共救諫領侍衛內大臣某公後所  
仁皇帝近侍之年已處善解人土意時 上自賜恩爾還宮欲  
明禍 詔旨公先日燕見日聞護軍統領某得某疾肉盡消瘦已  
嘗以委某公素以體胖著者次甲 上入宮某統領佩刀侍 神



或門魯傳如故 止諸公笑曰可知人言本可信也體之靈併  
乃現於外者尚能傳至此何況前狀乎哉 正首肯其言立罷其  
語云

流俗之言

避者避其國家時流俗言避者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期蓋當  
時以取燕為忌母已厭正甲嘗與母共講共置忌亦自於成者必  
曰汝偷得來王至耶何自誇張若此蓋謂其壯布也余少時  
聞者媿婦猶言及之可見早矣獨張一時非 統皇帝之神威要  
龍首滅其肉矣為郡縣其 威德勝於宋代不啻霄壤之別矣

置威不用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威法言子威以十二辰為一年更不用十  
二月直以立春為置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歲成齊盡本  
無間餘如此則四時之辰常正歲收不相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  
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為平上符天運無補殿之勞云按春而  
之法本以日祀歲初無置問之法入中國後始增置問之條姑當  
時聲教不通乃其論與西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收卷相同

收卷相同 卷相公長解 量祖吳皇帝自已成已未進士以布曹游至督  
換性聰敏應任封所以原明稱任兵換時論獲強恩其上者皆嘗  
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朝第兵人傳為其故換者時和



相親視上公之爵乃周市八董二探者迂進王倫潛匿晉昌某家  
和相因公 陔見至董羅子 官門柳下嚙執拜三日無論其真  
偽器坐為迷廣各與公偕得 上震天公生晉語之皆與實謀某  
寶重仇家欲傾治公晚 曰吾友妻曰奈何或入死夜以相權  
相也國董董二以誣告大柳和相意後因關中事嘗建請成西域  
孟為之報復也 今上親政後 召八應任開陝諸制府後以中  
老入部參知政事以目昏致仕久之召平金嘗與公直宿 禁中  
聞其私行余以高職大員小民有所熱議恐無濟於實事公曰其  
中風俗狃詐故欲其和吾私行以警眾也余服其言公亦暫修葺  
律說言將為難生政竟日使人志倦人亦樂與之交然性行奢華

置私宅數千厦毗連街巷鎮治亭家半嘗規之公曰吾久歷外任  
亦知置宅過多但日機校既卷入知有吏制府之君足矣亦善為  
拒諫也任司寇時比既甚而書政治廣屑虞侍斯之微頗急又談  
刺至益事致傷多人頗為人口實云

李膺公之死

李公膺字江蘇奉賢人咸康氏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  
請時以為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開善時汪公忠公為開制府汪  
故吏史以布衣起家婚為廉潔嘗判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  
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魯者必舍君初為方面大員  
慎勿美於服飾尚往昔窠口也公憤然曰美雖不肖為 天子大



吏銷飾與服誠不為過實如效布被服東之平津侯以取司 朝  
廷也江公心術其器會前以誠懇令未及中許公交其陋規及其  
僕黃元索詐獻錢數百元皆係相油為規江公石靈章幼之命福  
州守余以轉運嘆其敬法若江竟私其狀備公書請公不服以轉  
拍乘歸舟船之日夜銀錄不依公榜票入寫懷充狀存題死事聞  
上命侍御史公召上公引之往鞠其獄聞中士大夫爭欲  
差駕門以鳴公冤江公不得已引疾致仕與王二公乃力反其狀  
事聞 上震怒遣江公及地撫王福蘭就法以斬以說合故遣代  
黑龍江後 命高拱二月於成所公竟乃白關中將帥復建公祠  
於省中春秋輪燹以報其德云余向不識江公書聞其虛石心甚

新服李承夏會注於 觀明廟神陰下獲其說吐揚飾頗不愜意  
然愛其名亦未敢加輕懲又聞王河帥 某為云長三注六皆矚名  
之士未足為責必有疑之後通收卷奏政於朝悉知其入於江公  
終有所感不意終身之名歟於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矯詐者矣

刑部評官

乾隆不恤文襄王征廓爾喀時有刑部評中某以為權 台見  
上問福康安海爾察二人外間譽名如何某應聲曰外間或服二  
人將略比古羅成敬德也 上笑遣之出阿文成公論之皆於人  
曰老大以某相貌豐偉政登屬履就意為熟諳小說人也人傳為  
笑柄云



阿爾博畫

舒穆祿武勤王之孫都統公輝不以武勇聞大兵下江南時曾射  
江甯太平門洞穿其扉入殿公勇後坐事誅其孫少家宰公阿爾  
得幼有漁陽相公家積於時事益得公典陳相祀祀故也曾以畫  
虎善名實譽家寶之以此僧羅龍云又繪西域寶獅圖見紀文達  
深陽消夏錄中今於秀峯上人處上見公畫鷹鷂日翎張勁翮鋒  
銳有風雲扶搖之勢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峯御史

憲皇帝時求諫甚切凡滿漢科進士令輪班奏事如轉職者立加  
罷斥有兩洲御史某奏其責雖八母許橫賢能首以落朝題上

斥其官時傳以為笑柄謂之煤峯御史云

國朝列載

沈歸愚宗伯選 國朝詩列載集選至 御覽 純皇帝以其去  
取純熙今 內廷詞臣更為刑定行世其集中猶有未及改者如  
聞孝軍著祀事詩乃崇德奉本鏡餘親王伐明自荆州入邊其父  
歲元款詩有別郊路非元道冠難已當其時海宇未一不特屬詞  
憤激歸愚選入已為失於檢閱而 內廷諸公仍其純熙此其商  
輅續綱目錄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困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  
舒穆祿少宰阿爾博為元人蓋野鴻木登朝籍既引證或有所偏  
誤而詞臣輩古治其失何其鮮也



吳制府

吳公達善任雙管時謫編江洋大盜甚夥已載之前卷矣近聞其鄉人言有童子竊盜數輩為群人告發公即詣王命誅之人皆以為過當公曰孰哉童子即免殺若夫侯其成也為大盜與殺義矣其嗜殺也若此又謂其父為西面要隘防家甚富嘗年利於王算者王算者算盡歸其父猶以為不足王算者飽死曰然則一本義利莫隨者若乙其父仇然仇服因廷名師督課風肅故公昆仲皆以科第起家至今為巨族云

胡令丞

胡令丞太宰任楚撫時有下僮違謁以事為公訓責下僮謂罪自

稱糊塗誤死者再公以祀其塚名曰曰糊塗又復無禮此所以宜責也其人始語人請為笑柄云

書母

戊寅春雨淫綿夕狂風日起浴佛日金結伴遊萬壽寺時天氣晴和杖屨甚厚衫襖覺汗汗午後復更雲由東南來風沙霍霍余即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又聞昏冥室中燭始能辨物至這時頃火雲四起又漸明而暮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聞市廛車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徇僕為風吹覽者又有遺失幼孩者一傳傳為笑柄云

孫文正取回城

嘗讀孫徵君夏率集中孫高陽相公行狀或崇禎庚子收復永平  
四城頗多保贖以爲救屢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  
時 大皇帝雖未歸所留守者皆一時勇將謀士如周維勇公賴  
圖某毅公爾必克大肅公又和及勞薩素臣等俱在關中高陽能  
以新集烏合之兵力禦其鋒使諸名將音城進去實一時之奇捷  
較之輝斯王大猷鎮孟或傅木仙鎮之功有遜之無不及者明茲  
烈帝乃視爲逆常僅廢一節衣指揮其後因波河之役立如芻斥  
真實不測功矣然則亡國非不幸也

法時既誕詩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器應以法割髮之弊救經又多割髮法  
時既學士必急其行其後某復督學吳中桂辭法公多所獎譽  
某心喜悅又臨行時時既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枚文代爲誣誣  
可于某詢其姓氏時既曰孔孟二天子著述已千載諸公慎勿將  
其文再行割髮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皇帝嘗問睿忠王傳以其政明文忠正公書本經具載回札因  
命將內閣庫中所貯原稿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真 大聖人之  
所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嘗聞法時既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受假  
乃谷書爲使朝容方城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容  
時明理谷書義展詞正不惟詞韻一時闕足以傳千古亦有賴忠



王闢邵二人之石高銘著跋也

添翰

高皇帝創業之初有添翰者不劉姓中歷人以備至道初給事於建州頗勳治有勇力高皇帝賞識拔為侍衛覺歷觀其振時陰夜懷刃入高皇帝公堂以手格之因指曾孫卒衛士以出復擒執就繫獄高皇帝嘉之倚如左右卒於起義之前故不得預五大臣之列今其裔隸內府間先不王言王若蒙太文曾為公作行狀手書錄以行世惜未觀其本也

侍衛貼銜之談

周朝定制凡御前朝夕侍側者名御前侍衛其次曰乾清

門侍衛無論王公或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姓名領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迨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其門侍衛皆書御前侍衛相沿成習實為得安全為我族大臣時曾憂向侍衛處主事等言之令其日宜飭禁彼皆以為不急之務未即更正不知實為紊亂官階也近請錢平福詹事所作許敬賢族神道碑亦誤書為御前侍衛公為當代考指名家乃亦未諳本朝典故何也

魏相解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為巨擘今觀二公家墓蔚州初為馮銍所置雖云庶主究僅比魏氏人後又以海昌縣建范官及





復 古後以謙落事請謀明末二公乃而袁蓋故報又以此處請  
謀索相以應受等亦有違宗景之心立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  
有七旬苗格之語雖曰時重然誤國事尤非大節之所用心至相  
解相公居珠璣時首勸張瞻彥為明莊烈復仇其後屢西到正宗  
陳之逆請開位為 章皇帝所引重生指范吳三杜居濟南一疏  
尤為張測奸策其要語曰其路窮也方違違命行滿矣違據恩  
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再則襄為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  
以一重臣督之無事蒞制邊區以消奸究逆測之心有事驅除以  
通四方水陸之道之語尤為卓識後當時聞其言可無三逆同叛  
之禍其相業據蘇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皇帝初政時擢用滿洲諸臣為封疆大吏皆極一時之盛若簡  
儀親王尹文端公黃文良公等事已具載矣其他如那公蘇圖以  
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受日家無錫石其撫苗一疏議論宏遠  
據據末年紅苗之亂尤為卓見吳春鹿傳御嘗讀其疏謂余曰那  
公初無憐慈名石能深慮至此反勝焉督名將多矣時時督為張  
公唐四以知兵著也馬公曾奉為賢直義後番任兩江間有請制  
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曰為某殺公壽性剛毅極為眷屬所忌然  
談見明故卒為世重雅公爾明醫理嘗侍 孝聖憲皇后醫藥  
為 純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其請罷祀田制



府文鏡一疏世多稱之傳公德清貞剛介素嚴程朱之學為徐文  
定楊文定二公所賞識任某臨時有批臣王士俊以曾醜為民所  
怨公下車時立受其刺數弊摘野有三月曾治之攝去任時萬民  
載車泣送擁塞閭巷實皆干城賴公之選不負上委任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之下人品每正可譽美高周者惟東漢及元初而已抑  
將氏起自沙漢一時所用將相如廉暉文正楊中修惟中之相業  
許文正實學士然惟又憲之文學劉太保中之謀畫商孟陽  
魏邨伯寧類之剛直廉中書弟兄之忠純文丞相又澤伯石相類  
之戰功張都龍石苑孝純則惟阿六尉不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時

者數諸襄鄂居社功甚相似而歸茂選之並題中今曹武惠所能  
合及蕭曹徐常李之類許願說者更無論矣其後浙蘇滿俗專用  
周人致使至元仁政廢歇而喪亡隨之亦自始伊成也

李師史

乾隆初李師史嶺外德州人身軀偉傑而敢言直諫上於上元  
夜賜諸王公大臣觀天戲公嘗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上喜吟  
詩公亦諫悉以謫翰有好政治上題其言見御製詩注中  
上嘗召見曰是何涉大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奉曰臣面隨心善  
上大笑又嘗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應舉前  
代之政洋洋萬言已預料近日錢價偏貴之弊矣



滿洲祀神儀合於禮祭

余考滿洲祀神儀書前卷夫遠闡宗考云其南宮后祀正中位為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為祖宗殿蓋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溯遠祖旁及瓊廟與今滿洲所祀者味多相似然則既神禮儀宜治古明堂之善則益有徵矣

白鳴鐘

近日奉西氏所說白鳴鐘表製造奇美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 純皇帝惡其法巧當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漢天銅儀立木八二於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刻自擊之其一前置鏡以候辰辰至一辰亦

自擊之皆於樞中各施輪軸鉤健闕紐交錯相峙置於殿前  
以示百官其制作有所仿矣

史書典故

魏收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系歷其至其人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階階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以族類蓋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落叙多所遺落致有違不台一人二傳之誤見說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焉亂舊亂至是我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卷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卷和尚書官有禱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

高谷性雖名馳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成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死  
子鄉人咸感其惠有盜鄉甲辰不道者數百人鄉為閭閻之害邑  
令不敢擾君慨然曰日親所坐受害而不為之謀獲非大也因選  
強弓利矢命壯丁員職夜攻其巢成射殺之獨鄉甲潛逃隱匿以  
骨槽海禁在嚴君素慕都廷平如兵賞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  
鄉公且用朝木祖獎王能保諸鄉甲故望治論邑中邑令亦素  
有禮讓因誦君通海上置滿款甲君素勇健夜設榻輸垣出匪某  
上舍家久之亡走漢南會吳逆叛偽將軍鄉人任昭政賊下善為  
賞鑿日奇男子也會大任歷寇降鄉為委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  
歸鄉大任失其日吾竭力以事兵王何相迫君走之是君則其語

大悅曰此文大報國時也因說大任自新軍之事吳王亦王矣為  
之開此攻城戰無不見數月之間招徠數郡水關王有尺素之詞  
為之獎譽今一旦偶然歸期即肆竟尋苦鐵然以收揀侍之今天  
下兵戈方始其侵土已如此遠大大業起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  
復有見於今也韓為之色沮會先良王道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還  
疑未決君復進曰今大清恢復開越事業已成其王之歡在於  
日使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致有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先良  
王奉制表使道衙君慨然曰吾本朝以赤子不幸陷於莽輩不  
得已逃諸賊賊今得返歸鄉井復為威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  
繅因之福有汗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受久之雖髮為僧居杭

州侶雲臺號轉泰和高年八十餘始遊亦近代奇人也

王會成

惠定宇精華汪或王會成通寶之下保寶賦析蘇色不降公披襟  
曰何不射或賦不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關這入井里不罵  
曰此仁義將軍也近刻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宮賦亦到弓不射  
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光以降古今名將  
之相同也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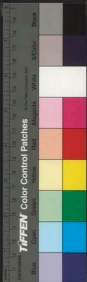
佛古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由旬日月繞山週行為其華影所蔽遂分  
書夜其言與敬原已之術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度之以公度數

今南北兩極皆有微驗殊堪以荒誕可紀蓋經文成於六朝其時  
何承天輩皆言蓋天之術故開宗華剽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  
也貝勒存泰王八水明言今日之翻譯經典即如南人學習 國  
語祇能仿佛大概至其曲折微妙處終有一問未達者真有識之  
言也

和相投香

和致齋嘗獲時蘇英一時其賜死後門楣表替異子疊紳鼓德說  
天爵善小詩俊逸可喜而 和孝公王初 賜貝子品級因文獲  
罪降職秋大臣中革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余每嬉侮之卒以  
是致喘疾號數旬元年未艾不戚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若曼



卿伊錫執石谷切集空勇公嗣落髮其祖廕一尋輟車却爵善堪  
與貴家爭此致之胡有驗者以何醫欲飲酒過婦人卒以勞瘵  
終去其弟沒本數年也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邱文莊言以海運為必不可復可前國家經費無非後見陳  
瑛十議乃知明成祖廢故後海運以其害多利少乃罷其役又向  
以當後肉刑若以死治罔止以刑治軍律以刑治盜以刑治貪可  
歲免死者餘人嘗觀此論其辭杜絕司寇府結得莫能答道請家  
收杜絕傳王安石時欲復肉刑先議以刑減盜死罪絕論曰刑惡  
所在勢莫能過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十人若以刑代死

罪人知不死犯者益眾是誘民為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  
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湯養仍製曲

湯若士四夢其詞為秀典非久已膾炙人口矣近讀唐書始知明  
皇東巡陝州守遵百寶才盟及殊勳獻伎乃享樂事吐蕃信唐聞  
琛謀故悉喉囉丞相乃蕭焉事皆載在正史若士取材於茲託為  
盧生夢中事蹟以真為幻亦可喜也

以羊運糧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時和制府琳督糧餉以久戰荒蕪徵取於轉運  
公乃命鑿羊員來以濟軍食人服其智俱全史承安中以邊界卜



版分丞相義位之職人通器既遠逾會惠之食之虞完廟安國曰  
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羖羊以進之義履其古邊輪職首國  
先有行之者矣

NEW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SAIGON, R.O.C.





202503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